

中國名人傳記叢編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總發行

碑傳集

碑

傳

集 錢 儀 吉 編

原第五十六册至第六十册 義行・方術・蕃臣・列女・附存文・集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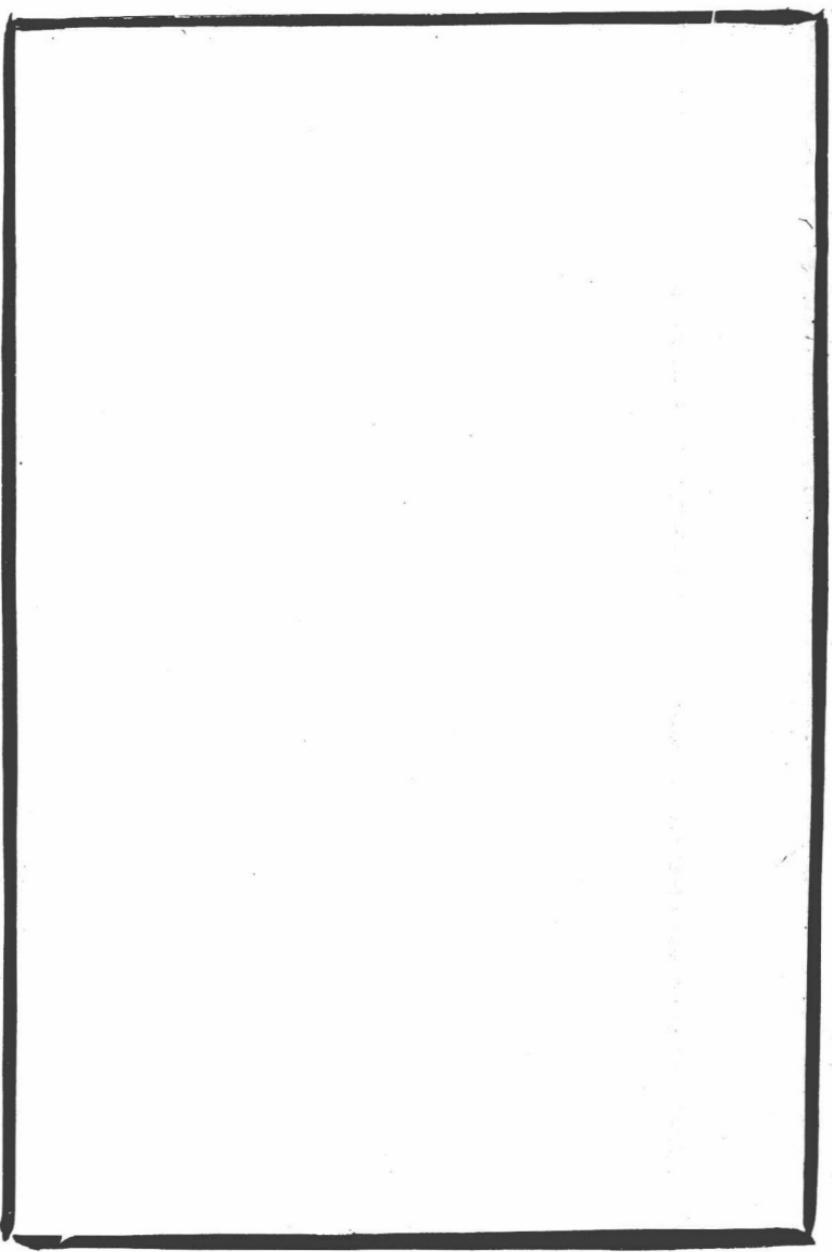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碑傳集

第五十六冊
義行 方術

蕃臣

卷一百四十六
之二百四十八



6824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目錄

義行

旌表義士李君應卜碑

劉青芝

王先生睿墓誌銘

錢廷文

傅昇傳

韓則愈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雷公世墓表

任啟運

初陽子顏鼎受傳

朱辰應

潘太翁志道墓表

蔣衡

書王漁敬葬棺事

張澍

孔生繼禹贖女記事

吳江

婺原董君世源墓表

彭啟豐

劉先生首昂墓誌銘

沈德潛

趙永漲傳

陳浩

書王君聯事

焦循

苑亮傳

李之芳

諸老道兆元廣銘

邵長蘅

郭氏義僕某傳

顧棟高

烏蒙義役傳

常安

王隸傳

張洲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義行

旌表義士李君應卜碑

劉青芝

古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言察舉此里中什伍中民所爲之善惡皆以告監官而不得有所隱也又鄉置三老凡孝順讓財救患皆扁表其門言旣知其善惡必擇善而彰之使民咸興於善行也後世旌閭則命之朝廷造自有司有聽事步櫺樹烏頭築雙闕規以丈尺夾樹槐柳典愈隆而制愈侈然其爲鼓動人心維持風教之微權則古今一而已郊城義士李君應卜乾隆二年里耆列其狀於縣以次達於巡撫都御史覆按無異詞上聞於朝下儀部請用故事

賜旌表今制官給直自建造五年七月落成大書曰

旌表義士李應卜之門其子綰感激

君上之所以惠綏其先者謀文獻刻金石以侈君恩而揚先德乃乞文於太史氏劉青芝芝聞君之歿也家不異烟而食者已六代矣門以內不問服有無咸烏烏哭盡哀闋里聞若宗人戚

屬士大夫以及農氓商賈皆來哭奠遠方之人亦哀悼於是羣謀於君之子若姪斂金錢建祠以祀每值君忌日登堂而祭者常數百人又有垂髮戴白扶攜提榼而來者焚香奠於庭或稽顙拜於門外歸憩道旁語及君遺事有歌而誦者有泣不者厯歲以爲常及表閭命下邑令祀君於忠義祠其雲會而來者一如君初歿時嗚呼君之所以致是者豈無故哉君字台三應卜名也太學生父丕承歿應卜年纔齠齶跳叫悲號終日不食叔丕基故遺側室一事之如母壽百歲終姪緯早失怙恃煢煢然飲食教誨之一日病危甚居層樓上時霖雨浹旬君已老矣日必數數登樓省視泣語緯曰吾夜不能往慰汝然終宵未嘗成寢也弟應會亡遺孤緝方一歲瘠如割一夜鬚髮都白其撫緝也食必呼其案出必視而行返必問在何許緝病瘡醫針黹下淚輒雨墮曰吾有何方爲汝分痛緝每出必倚門望易簀前一夕緝歸稍稽更深矣猶坐以待及至厲聲責曰獨不念吾望爾乎君之內行醇篤如此其施於外者尤未易更僕數有典其田而遠遊者牽其孤詣君室涕泣以託君爲授室且復其田焉有喪其妻者君爲之娶再亡復娶更給田六十畝以資其生有以困故欲遠徙者與粟百石以留之其他貧不能自存者或與之

金使貿遷或授之田使耕或代償其債或歸贖其產又有受其資賈於外者及歸貨財都盡愧無以見君君無憾容山西賈人閻文煥居君肆負君債而死其幼妻攜稚子涕淚而訴曰吾夫貧有負主翁寡婦孤兒家鄉千里奈何君太息曰往事勿復言市棺以殮歲給粟布其後子娶妻完貞路獲遺金守而還之又有攜金市粟者聞其金有官封心竊疑之與粟遺之去攜封立起入縣庭縣令坐堂皇方夾訊庫吏盜金而君持封金至乃釋吏闡縣官役六十餘輩咸謝君令亦雅重君造其廬欲舉爲鄉飲賓而君固辭不就一時遐邇咸嘆嘆稱嘆君爲古之尚風義者予謂君厚於其親以及於比閭族黨殆內外行無慚者與嗚呼義根於性人之與生俱生者也而

國家顧必藉是烏頭綽楔爲砥礪斯民之具以厚俗而興行與然天理民彝每有所觸而易動過其門者見夫草莽一介之臣一行作善巍巍表厥宅里雖頑懦不振之夫未有不悚然動容悛心而改行者傳曰彰善瘅惡樹之風聲不其然乎綰之意欲使李氏之子若孫歌詠

聖德於罔極而迓續先猷至於歷世久遠而不墜余則推原朝廷所以獎善維風之意及其先人所以邀茲殊典之故俾刻於庭曲

之碑使後世得以覽觀焉

王先生睿墓誌銘

錢廷文

西華自理寒石先生以氣節文章高自標置其時有胡亦然淇冷川諸君子與之志同道合主持風會稱一時之盛焉其流風餘韻久而未艾余生也晚不及見諸先輩若胡先生溯遠張先生子厲皆則古稱先不肯汨沒於俗學者余猶幸得見之其與兩公交契最密無間形骸者則元哲王先生其人也余在幼年先生以後輩接引之高情雅度蓋至今不忘於懷焉先生歿以雍正八年距今二十餘年矣其孤廷煥卜葬有日以孝廉朱君聲遠狀來請銘按狀先生諱睿元哲其字世爲西華人始祖克明以徵辟令臨淮其後世有達人祖諱一統生二子長諱多士以明經任新野訓導次吉士先生之生父也新野君無子以先生爲嗣新野君風裁峻厲望之凜然先生小心敬畏能事事得其歡心新野君卒後太孺人春秋高先生晨夕溫清承顏順志里黨以爲難少而嗜學尤潛心濂洛之言規行矩步動以古人爲法仲弟元照季弟元池皆知名士家廷雍睦自相切摩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然迄不得志於有司比以歲貢入太學而先生亦絕意仕進矣先生賦性端嚴於人

不輕許可然片長小善未嘗不津津稱述之至於師友之誼厯久彌篤士大夫無不樂與締交者嘗從金雲骨問性命之旨雲骨者不知何許人蓋逃名遺世自稱雲骨客死無後先生與諸同人經紀其喪擇地而葬之已而歎曰世情不古師弟子之禮在今日幾不可問矣願洗此澆風以無忘先師之訓每歲清明與諸友人共集雲骨墓下掃地酌爵相向而哭旣乃各出弓矢習射塚傍竟日而後去終先生之世無一闕者嗚呼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貫械讓爵之事不可復覩矣若夫常景酌酒於裴墳何點植花於卞墓而世猶且艷稱之得如先生之服膺師訓義同資敬者幾人哉先生之行誼足以停澆激薄至於輕財好施及一切周急扶危之事不可殫書雖末俗之所希有而先生絕不以此自多也其賢於人也遠矣晚年飭斷家事幅巾筇杖徜徉長林豐草閒時時出其緒餘作爲詩文每一脫稿人爭傳寫之所著有洗心齋詩集厯代史斷二書旣而感時會之遷訛歎知交之淪喪列數舊游作八逸讚蓋余所見溯遠予厲者先沒十餘年矣端居無聊恆取所作八讚自諷詠之往往歔歔悲感至於泣下未幾而先生下世人往風微此可爲世道之一慨也已先生之女遜少稟家訓以殉夫著烈余爲作徵詩小引請於

四方之能文者其秋鄉試遇先生於大梁旅館殷勤致謝情事款然曾
幾何時忽忽三十年矣先生之神爽長在孤城烟水閒而余濩落無成
年迫桑榆感舊懷賢恤恤乎有餘恫焉幽竈之銘其庸得辭耶元配周
孺人繼配劉孺人並著婦德皆前卒先生生於順治十五年年七十有
三子男三人長廷覲出爲仲父後次廷煒又升俱太學生子女四人皆
適名族其稱烈婦者則歸胡子本甯者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月日合葬
於賈魯河東新塋之次爲之銘曰

十雉之城提封百里望古遙集多隱君子吁嗟先生卓焉高峙其學維
何枕經藉史其行維何採山釣水旅客孤墳幾爲餒鬼誰其酌之有門
下士不有芳型誰式薄鄙東漢而還此風邈矣我作銘詞表揚遺軌疇
無師門庶其仰止

傅昇傳

韓則愈

傅竹亭昇其先開封人宋南渡隨居錢塘遂世爲錢塘人竹亭生而磊
落不羣爲人尚風義重然諾每以孔北海魯仲連自負以故四方賢士
大夫至錢塘無不與交竹亭之名盛海內予客杭故舊有爲予言竹亭
遺事者曰昔有某者遷官過杭以道經洞庭恐有風濤虞以其裝寄竹

亭久之不相聞一日其子忽來敘乃父見厄於洞庭生平蓄積盡付巨流近家業零落不可言竹亭愀然動色語其子曰天下事固有定數尊公昔年以箱數隻見託若預知有此者今塵封久矣盍取去遂以還之其子驟獲數千金且喜且嘆欲以半爲竹亭壽竹亭謝不受又有某者以乏嗣娶妾將之官過杭館於竹亭其妾頗不容於河東之室日凡數見其人度不能留遂以贈竹亭竹亭慰解再四終不見聽則陽許之竹亭有姊幼瞽不守屏居一室竹亭因令此女與其姊共起居十餘年其人之短長肥瘦竹亭未之識也後某任滿歸復過杭年齒日邁猶無嗣息與竹亭述往事泣下竹亭曰君向所託者幸亡恙合浦之珠可復還乎具以其故述於某某不勝驚異而向所不得於其室者今亦感悟是夕竹亭爲置酒歸之其後妾生三子孫枝蕃衍至今與傅氏稱通家嗚呼竹亭固多長者之行此二事尤人所難故詳書之

贊曰人之所最易喪其守者財與色耳竹亭能揮數千金不顧又能不負友人之託委曲以全其宗祀裴令公韓忠獻奚讓焉其子孫昌熾有由來矣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雷公世墓表

任啟運

皇帝卽位之初詔徵翰林庶吉士雷鋐入京鋐故蔡文勤公高第弟子端重有學問時方以假省歸值王母張太君喪猶家居

皇帝素知其行詣特召至與啟運同侍皇子講讀而江陰楊文定公以宗伯兼祭酒亦入直蓋以養正是賴故重其選也鋐奉其父狀以王父王母合葬墓誌屬楊公以墓表屬啟運啟運德業文章不足擬楊公萬一顧與鋐舉於鄉歲同成進士歲又同今職業又同於講讀暇道兩家先人事貧苦患難志節略同輒相與感愴雪涕用敢題其墓石拜言曰公閩之甯化人諱世字衛天號慎菴以覃恩貤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太君亦以覃恩貤贈孺人公生有大志好讀書凡天文地利兵陳律數以及百家技術家言靡不究悉然一以孔孟程朱爲歸由學得其正則百家皆吾用不然非道而行小慧祇足殺吾身當是時吳逆倡亂五嶺外多和之其以閩叛者爲耿精忠布僞劄誘致羣不逞或告公曰君幸受其劄可庇族且君夙負兵陳略或藉就功名何爲栖栖挈父母走嶺崖間取危困公叱曰爾敢爲賊在說客耶彼瘦犬狂噦旦夕醢耳吾無兵陳才吾才將爲

國用寃爲賊用告者急走遁迹耿逆平而公尊人以他事爲人所誣公

代訊晝夜走二百里嘔血數升庭鞠詞慷慨理直事大白而室則已懸
罄矣乃屈首爲童子塾師訓諸弟子以邪正義利辨日嚴嗟乎士君子
不患貧而患不能安其貧不憂難而憂不能正其難貧與難自外至者
也安之正之自我立也當國之初正貞元之交剥復之運一切故家大族與時中燐不安義命妄
負才能思藉羣不逞以自張一折而入於亂賊比比也碩果旣亡安所
得復龍蛇不蟄安所存身若公之負奇傑才而能審所處不苟用斯可
貴耳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公雖終無所爲然以此信公
之大有爲也有爲者之所蓄不於其身則於其後今鋐方強仕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且素學於蔡文勤公他日不負所學其大有爲者庸
非卽公之有爲乎祖孫一氣翕張一機固以公卜之也公孝友孚於家
睦於族修宗廟續譜牒訪遠祖墓求族父骸表無後之抔土與太君之
所以收親黨恤鄰里其爲政於家者事詳家乘不具載載大者表其阡
使人知君子之必有後而後人所以光昭元德尤在辨邪正析義利以
不辱其身不隕其名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

初陽子顏鼎受傳

朱辰應

初陽子名鼎受字孝嘉系出曲阜復聖顏子後徙嘉興之桐鄉父統字士鳳爲楊園張氏畏友士鳳早世初陽子兄弟師楊園凡數年初陽子旣補學官弟子避盜居郡城郡之賢豪士咸樂與交已而之楚桂陽令秀水盛君聘入幕中居二年西南變作郢襄沔岳閬守土官半汚僞命跡知初陽子將奉書徵爲五經博士備復聖後初陽子聞之佯醉立辭盛君入衡山登九疑變服爲道士奉書者跡至見初陽子立法壇執劍書符籙諸羽客環之乃舍去旣王師四出僭亂以次削平初陽子居山中方構材聚工治精舍爲終老計友人作書招之且告以狀初陽子發書知世已平乃歸先是衡陽陷於寇郡中父老子弟扼腕思顏先生及聞歸相率迎於塗初陽子入東郭門冠黃冠衣赭衣童子荷杖執塵尾猶然道士也及見相視大笑乃改服旣歸家居立意造就後進與人處冲然淡遠而時露英警有古烈士風年六十有五卒子諸生元胄以工制義聞

朱辰應曰當士鳳未死時東南盟社方盛士鳳惡之謂楊園曰壞俗傷教莫此爲甚他日楊園舉此語教初陽子且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則夫初陽子之斷然不污僞命其得力於父若師之教固已多矣楊園見

聞錄又言顏氏先世闢牆多釁惟士鳳諸子友愛異他族其季念兄常至垂涕嗟乎觀初陽子父子兄弟閒不愈有以知初陽子哉士鳳子四人初陽子其長也

潘太翁志道墓表

蔣衡

錫山潘太翁嗣安諱志道一字謨菴年八十以壽終杜太史雲川旣爲之志其仲子果與余相善請表其墓翁生而聰慧有至性甫能言母抱膝上問曰汝欲爲何如人曰爲善人又問曰何以奉我曰惟孝耳旣長力敦善行懸粉板于臥榻前記每日所言行有不慊默自悔改終其身無敢懈家故貧曲盡孝養父養田公性儉約好山水翁日獻鮮閒曰此每餽遺也密持錢與親友邀父出游復治具答之母老目不辨物每旦詣榻舐之得復明女兄弟五人父母所愛翁別貯錢米果餌以備不時私與其曲體親心類如此母年七十病革剗股和藥籲天請代母夢神語曰汝生孝子錫十齡矣後果然居喪哀毀盡禮凡父所嗜終身不忍食歲時薦新呼父母嗚咽不能起以故無貴賤賢愚少長輒呼潘孝子中年家小康尙義好施與長姊死季姊寡俱撫其子成立爲之授室從弟不能自存厚遺之其子歿迎歸終其身至於鄉黨憐老恤孤救急難

助殯葬者不勝紀康熙己未庚申閒歲大飢募賑于崇安寺翁田不滿三十畝而出粟獨多已而大疫死者相枕藉翁獨力瘞焉杜太翁韓仙太史雲川父也時與翁號錫山兩善人凡邑中諸義舉協力爲之杜翁質直翁周緻杜翁嘗曰獄囚義不赦姑息惡人無庸也翁笑曰我若不恤誰復憐之遇寒暑周恤倍至一囚臨刑大呼于市必欲詣潘善人門印謝翁之委曲好善又如此年六旬析其產不留一錢諸兒固請存少許不數年而盡蓋以利濟人也守令累旌其門

詔舉民閒孝義請以翁名聞力辭舉鄉飲賓不赴翁少多羸疾老而神明不衰髮較壯時長五六寸許喜抄佛書夜輒趺坐卒之日散步里中與客談笑良久浴罷就榻氣漸微而逝苟非至靜胸無些微塵滓烏能如此哉初翁年十五勵志讀書婦翁張公憐其貧勸服賈遂依張氏翁苦念父養田公累告歸不許翁毅然曰君至尊尙容一子侍養今獨不許壻歸耶歸未而月大盜晝劫翁事者死焉翁之歿也其仲子果由恩科進士任宜章令二年以賢能薦擢永順撫苗司馬甫二月新苗叛被論下于理久乃釋歸閉門課子孫後起林立嗚呼翁以孝免難教子成名子雖受屈罷官生平行誼有不愧古人者善人必有後觀于翁可

興起矣其生卒年月日及翁先世子姓俱詳志中不復書

書王湧敬葬棺事

張澍

王恆一名湧敬西安府咸甯縣人與余交數十年矣爲人有心計而翔實慎密好行陰德未嘗告人余廉知其葬邵氏七棺事卓有古人風爰紀之咸甯邵君友渠壬子科舉人宰山東樂陵縣以負公帑褫職監追瘐死家籍沒妻憤恚卒子愷庚申舉於鄉以風疾逝妻憂殂友渠弟友洛亦孝廉中年淪喪妻子偕亡貧不能葬匱俱寄於南城外洪福寺恆一偶游此寺見破廊內棺纍纍風雨不蔽前和多齷裂甚愍之間主僧曰此誰氏之棺也而朽敗若是奚不葬僧曰此邵氏之七棺也寄此有年矣後嗣替微歲時且無焚紙錢奠杯酒者而又何能葬恆一曰余爲之葬可乎僧曰此大好事矣不可者恆一遂蹤跡邵氏之後無人焉得疏族某同至其兆域按昭穆位揆日悉竈之以羊豕酒食祭之揮淚去張介侯曰昔漢陳寵掩雒城外之露骸而冤魂息哭曹褒葬射聲營之停匱而軍士騰歡史氏以爲美談自俗習澆薄此風曠寥今恆一于邵氏素非親故又無人激勸之而慨然葬其七棺此豈有沽名之念存于其中哉蓋其惻隱自性然也余又聞某孝廉其母病棘酷貧無以爲斂

具恆一卽厚聘之以畢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甄狀也乎

孔生繼禹贖女記事

吳江

濟南長清村民女及笄矣未歸也值歲祲父母翁姑議鬻女而均其直圖存活於是販委直攜之去女哭曰何更令吾適他族終以一死報親耳每蹈暇求死防之嚴不得死抵饒陽界鬻於老妓之邀買婦女者於是妓委直攜之去女則大號求死愈急抵孔店村孔生見狀大爲愴惻商贖妓索金五十生謀諸兄兄喜付之而妓纍索不遽已生怒脅以訟乃聽贖生詢女里地及村名曰焦家臺王三也女自是養於孔生家閱歲生裂紙數十臚其事囑進香泰岱者云至長清界卽偏黏懸以招三而不識字鄰人讀之走告三三駭泣莫之爲計眾義生釀錢與三使赴饒生復資遣之於是三叩頭攜之歸而女與婿得合卺鄰問三孔生兄弟何名字三茫然鄰大詬曰受如此德而不知名字何名人復釀錢使再返詢名字生終弗言詢生鄰人始得耗以白於眾生名繼禹字治平兄繼湧其十四祖克菴至聖五十五代孫元末避亂家於饒子孫繁眾世有隱德云

論曰見孺子將入井無問賢與愚無不有忧惕心顧或以遲而惰以轉

而移爲德不卒夫豈其始念哉孔生宛轉殷勤成其志此善之所由積也夫吁其家之餘慶可知矣

婺原董君世源墓表

彭啟豐

君諱世源字逢其世爲婺原人祖諱一貫父諱光裕皆隱不仕君十二歲而孤旣長值明末荒亂君約己治生能保其家業有餘輒推以與人贖被掠女子賑飢民掩骼埋骼修治道路橋梁一邑之人皆稱曰董善人其事母程孺人甚謹孺人病不解帶者五十日歿之時慟哭絕家子起予貢太學例得官以孺人年老不欲行識者益歎君之孝又能教其子以孝也康熙二年巡撫張公榜君名于旌善亭七年邑令劉君又舉充賓筵適遇恩例服子之冠帶爲鄉飲大賓是時君年且七十矣君性寬厚于物無所忤自少至老未嘗一履公庭人亦不忍欺之順治四年大祲里中無賴子使其父先飲鳩而造君家利其死可索重賙及入門君延之上坐父忽自懟曰吾兒誤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去踣于道旁又有鄰嫗鬻犬于屠人犬逸入君家嫗尾至百呼不出君償其直而遣之自是犬不離君側及君歿臥柩旁不食數日而死人尤異之曾孫大鵬篤學

敦行能守君家法次先人事行乞余表其墓余旣慕君高義而又嘉大鵬能不忘其祖可風世也故竝著之君歿于康熙二十年年七十有八配張氏以勤儉佐君有賢聲合葬城南湯塢

劉先生首昂墓誌銘

沈德潛

先生姓劉諱首昂字閔客江右安福人世爲安福右族少負氣喜談兵生值明季歲甲申流賊破京師明年乙酉王師下江南時天下未平草寇竊發有逆僕某糾亂兵數千據山谷叫號殺奪死傷者夥劉氏禱廟被燔先生奉母奔竄負創幾死賴救免少愈奮泣曰我家祖廟旣毀族黨不保何生爲若不勦畔逆復祖宗仇非人也刺血書狀號於閭臣楊公公憐之發兵二千往勦頓師六日徵餉迫促無應者幾激變先生傾家籲族屬供餉晝夜督率數瀕於危始髮櫛而草薙之揃刈奸慝復我宗族修禮廟安神主爰復舊觀方逆之旣勦也喜事者以脅從未殄乘先生往詣閣臣駢集拘係欲置之死人心復搖先生聞之急馳歸釋縛縛縱之去眾心帖然後折節讀書籍學宮食餼絃誦暇仍講擊刺戰陣法眾嗤之先生曰將有所用之也未幾果有逆藩之變逆藩者吳三桂也康熙甲寅反滇南勢連江右吉州降附郡縣響應人多恆擾謀附之

以緩禍先生矢於眾曰吳逆旣不殉明又畔

本朝不忠之尤者彼行授首柰何昧心應之眾皆曰然又曰方今勢窮
蹙徒困守無益爲目前計練鄉勇樹柵欄置火器結四方鄉兵爲援計
無急於此者眾皆曰然遂一一行之已而僞帥劉集統五千人薄近郵
將會兵攻吉安先生合鄉兵迎敵迫於險幾爲賊禽賊中有反戈刺其
僞帥退然終訛言朋起日夕數驚先生曰此詭計搖我志耳守益堅一
夕有僞帥遣人至曰從我當得大官授劄爲券否則屠遠近如雞豚從
爾家先先生叱縛其人遞送大府戮之又一夕盡燒郵前積薪煙燄蔽
天先生誠曰無動率眾靜以待之寇逼發礮石轟擊乃遁去後屢至屢
卻寇不敢窺當是時妖氛方熾人心倉皇其不靡然從風者罕矣乃一
夫之志屹然山立奪眾論冒九死卒能保全遠近由明順逆秉忠義者
素也丁巳王師復吉江右漸次平凡有扞禦功者皆授官先生功爲同
姓武弁攘去沈晦恥自言有代爲陳者不報後循例以歲貢生終嗟夫
人才不易得而

廟堂又急於需才今有其人又有其功而卒使之鬱塞以老此足爲

國家操用人之柄者太息也強藩既寧先生不談兵事奉母暇肆力於古學謙退巽順不矜不盈遇有爭競者陳理義利害如春風拂人聞者忿平躁釋教子嚴義利之辨曰人欲有爲當自不貪始又嘗言節己方能利人不節己已先汰侈汰侈則耗蠹欲其及人不可得也爲文章有根柢著有古忠臣言行錄諷嚴兵陣圖法六卷於戊辰某月日卒年六十七未卒前一月夢宗忠簡公招之往曰我當逝矣已果得疾或勸醫藥不從遂卒識者謂之知命劉氏出長沙定王後宋帝昺時輦米千石助文信國勤王者二十五世祖也諱莘隱高祖諱耀判泰安州曾祖諱仲垣祖諱繼志諱寶珩者考也名諸生明末時嘗夜觀天象知天下將變誠其子傾產捐軀義勇自激憤時事不可爲歟血而死先生識其言生平遇事敢爲奮不顧身承父教也娶曠孺人繼留孺人先卒子男子三長昆湊次昆潛康熙癸酉科舉人知嘉定縣次甲祥縣學生孫男八人曾孫男十人仲子旣令嘉遇覃恩例得贈先生如子官而以清介自守不能骯骩事上官被黜不及蒙恩宜仲子之縷述先德歛歔欲絕也某年月日已葬先生於廬陵之永福鄉而墓隧之石其辭未立罷官後手狀乞誌銘潛無位不文不足增前賢光也鑑其誠乃銘銘曰

狂猘跳梁哭依庭牆齷其奸猖孽藩吞屠且戰且驅保全疆隅孝敬祥
順敦忠守信秩秩家政同善於人眾草薰蘭凡鳥親鸞涵泳聖籍名不
稱惠後起滋植存何有歎音欠沒何有憾永壽匪翫高原坎中歸藏佐宮

千載是崇

陳浩

趙永漲傳

趙永漲字纓可國學生少倜儻每以事自負其於公事尤汲汲若不及居西平西平之汝水繞城西北而潁水西來注之下流至朱皋鎮入淮每夏秋水泛西平上蔡汝陽新蔡固始諸邑並受其患自元明以來壩舞陽之渦口截潁流北入澧代修代圮遺址尚在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西林鄂公巡撫河南建議修築

天子聞而嘉之蓋潁水匯西南諸山之水入於舞陽澧沙則所過地少而害輕趨西平合於汝水則所過地多而害大公計之熟矣檄下郡縣永漲卽以身任爲請于是因其故跡是完是增運材以值集力以時費以二千金計後壩潰復與邑人堅修之費亦數千工竣邑令上其名於公公著之牘爲中州人士勸余以乾隆十八年奉命視學湖北過西平之官署邑令林維新余已酉所取士也問其邑之

賢者以永漲對其孝友行於家而義聞於鄉他諸行事多可述者其子
恆麗近從余游以公舉之牒請爲之文憶自己未歲與鄂公同官詹事
自公死節後余至河南河南人士數頌公惠仁障西平諸邑之水以除
民患其一事也嗟乎永漲亦幸而得公以傳也哉

書王君聯事

嵇循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簏得向所撰王君事
略鼠囓過半庚子秋閒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
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鷺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秩餼於庠乾
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
者貧蹇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
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
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局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
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
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
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
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

不舉王君云

苑亮傳

李之芳

從來義勇節烈得之光明俊偉者居多而難槩於椎魯卑棲之子謂其見理未明而赴義無識也若夫身不越輿隸之徒智不在堂廡之外一旦有故而感主之恩忠主之事且全主之名節而不惜捐軀以從者余於義僕苑亮有異焉苑亮籍鳳陽之亳州投里中韓氏爲僕者有年韓爲故家斌卽苑亮之主也斌業武登辛丑第尋授閩中興化守備甲寅

春耿逆叛初授之職不從後爲逆所脅勉受副戎然其心戀

木朝念及國恩輒感泣涕零會有歸誠人來述其忠悃欲得我信使卽乘閒來歸余因備移江省制府傳其子世晉而苑亮遂同一夥僕奉幼主來衢世晉方弱齡未練苑亮則頑然偉漢貌言樸率余慮往彼突曰其一人年差少體亦短小欲屬之以行然猝未定也因發平陽王鎮杭協馬副將本標後營趙參將公同驗選於兩人之中擇其當可者以報僉稱苑亮能勝任余亦思此事巧慧者或至浮露誤事若苑亮者庶不負命耳遂諭以所遺亮惟唯再示之方略使之全主以自全時亦漫無可否但請奉諭以往余卽授之札平陽王鎮與斌子世晉皆屬書去

時世晉拜亮亮亦拜主相向號哭隱然有永訣之意焉越兩日鎮將具報斌果率其部將某某等渡河輸款時余正在元戎賴公師中亟問苑亮探者覆云隨後卽至少頃又問答復如前比斌至余復亟詢苑亮何在斌答曰斌負亮矣亦不禁爲之黯然也斌悉閩中脅迫狀與前歸誠人所述同再悉苑亮齋諭情事過河西卽爲賊卒所執僞帥馬九玉訊問供爲斌僕因家中被籍竄入投主逆卽傳斌辨識時主僕不敢交語亮乃泣請詣斌所逆令二卒押赴卽回不許通一言亮於此時計無所出乃抱主足慟哭卽於此中示意哭罷稱履爲水淹請易之予之及去斌料遺此雙履非無意拆視之則余所付諭札竝諸書也由是忠懷益奮遂攜劄率近員詒爲河濱酬神策馬歸誠嗚呼斌之志尙矣若苑亮者又豈僕中人哉當其身赴危險毅然無他諉一何壯也置札履中無片語輕洩一何密也主僕痛別示以有死無生之義一何烈也及抱足傳心哀號易履俾伊主見諭傾懷以成大節又何瞻與識交絕也前之見爲椎魯卑棲者豈意其智深勇沈若此杭協馬副將復稱斌父昔年被誣在監肄業官索不得亮至官刑拷幾斃卒不供吐其地前州牧票傳世晉竝其家僕時蒼頭不乏斌之母曰是行非苑亮不可亮卽身任

無難色此皆得之斌與世晉口悉是苑亮義勇之槩本於天性故前後赴難履險若坦嗚呼苑亮豈僕中人哉頃有自逆來歸者稱亮在馬逆處夾訊已三次從未供有齋諭一字惟仰天待盡是亮之生死未可卜豈不痛惜雖然亮而生也忠膽將與國士賦同仇亮而死也亦義氣盈於寰宇炳炳麟麟與古之貞臣義士竝垂不朽豈直以荒煙蔓草動人悲惋也歟余深嘉其義竝爲抒管紀之以愧世之得寵忘恩背主操戈者

諸老道兆元曠銘

邵長蘅

諸老道者馬文毅公僕也名兆元江南句容人老而蔬食喜佞佛故稱老道云文毅公撫桂林遭變拘賊中四年抗節不屈語具在公家傳及新都朱昉所爲殉難紀略方賊遣騎收公時并縛其僕次及老道賊以其老縱之去老道大呼曰吾得從主人地下甚幸豈效鼠輩叛主苟圖富貴貽千古罵名耶奮然隨公行公至箕踞大罵老道亦訥詈不絕口公遇害賊亦竟殺老道或曰老道僕也於法不應銘邵某曰嗚呼老道之死烈矣所稱殺身成仁者非耶吾見今世士大夫訾謬人輒詈曰奴儕嗚呼奴儕乃有是是宜銘銘曰

生也主從死也主依其遺骨竈於斯

郭氏義僕某傳

顧棟高

義僕某者山西聞喜人郭景汾之僕也先姜壤反時有劇賊章惇殺掠聞喜景汾父祖俱被殺景汾時年三歲僕負之竄匿山谷得免既姜壤

歸正

朝廷予以官職而章惇亦授某銜仍居聞喜景汾稍長勵志讀書甫冠成進士乃上書言情僕得受旌曰義僕之門而景汾日夜念祖父仇誓必報顧已經

朝廷赦命無可柰何遍訴州縣官及邑中諸縉紳而無錫邵伯麟時爲聞喜令縣中諸公爲居間令章惇詣景汾門謝罪祭父祖墳事解始章惇受職

朝廷得與諸縉紳往來顧念平生怨家多潛屏伏鄉里中未敢出及郭家事解意謂無復事乃揚揚乘輿馬出入縣城景汾伏壯士中途猝擒之毒毆至斃斷其形以祭父祖冢而身自詣縣獄縣令心義其所爲欲爲之地乃具獄辭惇復謀反景汾率眾擊殺之旣而大吏覆訊謀反事無實景汾擅殺

朝廷命官邵令擅出入人死罪俱論大辟踰年減死戍福建時康熙某
年事也暨耿精忠反景汾汙僞命事平景汾坐大逆戮死西市僕走三
千里具棺殮其屍章惇子後上言景汾法當暴屍某擅收之罪當下刑
部獄廷鞫時僕慷慨言具臣一介無知因負三歲主出艱難萬死中得

蒙

恩受朝廷錫命景汾因挾仇擅殺事論戍福建其傅耿精忠造反臣無
從知而主固臣之主景汾罪當死主死而僕不收殮則爲負

朝廷獄上

朝廷恩命臣寧就死不敢負

天子重哀其志特下詔再予旌山西人至今稱之而邵令初以景汾事
與景汾俱論戍景汾受僞命時耿精忠欲以邵爲某官景汾乃謂曰是
且不辨一縣令何能爲遂不用以是得免於禍其子孫今在福建云
論曰景汾與邵令俱有可矜而未得所以處之之道令景汾成進士時
卽上言臣與章某義不戴天今臣蒙恩爲官而章某亦蒙赦授職同在
一土覲顏人世臣念若報仇則違法不報仇則無以立于天地臣願先
死以謝祖父魂魄

朝廷自別有處置而邵令當景汾獄事卽據律入景汾死罪而徐申其祖父冤狀

朝廷必置不問胡竟不學無術一逞其血氣以狙擊一昧于律令以市恩俱罹法網最後景汾身陷大戮不亦悲夫語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其兩人之謂乎而是僕兩從危難中始奪襁褓于流離兵火之餘旣收遺骸于縣首藁街之日昂首對簿詞色不撓天子爲更加寵錫豈特其大節偉然其志慮殆過士大夫遠矣嗚呼令兩人者知此詎至若此哉

烏蒙義役傳

常安

義役烏蒙武職之礮手也不知其姓名烏蒙之變文武多遇害逆裸猖獗乘我官馬披將帥戎服執軍器肆行無忌得鼓吹樂人與使令之役夫輒釋不殺令供其事義役之主死充礮手裸中裸戰不勝謀欲施礮不解施義役以口向上裸亦點曰須向彼義役詭曰若然須別製礮裸許之義役於無人處碎其火門視傍近有藥一桶持火奔至桶前裸急禁之不及火發桶暴裂響如雷山石爲之崩墮近火之裸悉死延及十里外而義役亦燼矣予嘉義役之忠烈將疏請於

朝會調任於黔倉卒不得其姓名事遂寢君子曰嘵人而役賤也而義則役亦不賤也烏蒙之變何與于役而役死之天下後世誰知役之死者而役竟死之嗚呼義矣設義役畏一死而教以礪向我軍我軍無噍類矣以一死全滇南百萬生靈義役之死不死也

王隸傳

張洲

王隸京都西城人爲刑部直隸司阜隸好義有俠士風御史某與其鄉人歲首爲酒會徵伶伶不時至至者僅且數人其僕詰伶伶與閨御史聞聲叱之伶朱三者遽以言語侵御史御史怒方食茗擲茗椀以擊然不中伶忿忿去伶故出入諸顯貴人門大有勢力夤緣關說詘御史御史欲與辨都御史以爲非體止之御史坐削籍歸發伶刑官笞責王隸職行笞伶具酒招隸酒半出金五十爲壽謂手刑者往往因賂有無多寡爲重輕冀且稍稍持已護之第簿責焉隸聞伶事不平於心至是賄屬毅然卻之瞋目視伶髮直上指良久乃罷刑官議三十笞隸且二卽氣奄奄待盡刑官懼罹杖斃處分逮止隸笞隸意殊恨歎曰吾所以不受金者欲斃此伶爲諸搢紳吐氣乃未獲如願惜哉伶因傷至數月以死當此之時王阜隸之名滿都中王元亭給諫蓋數數道之徵之王蘭

刑部而信加詳焉書其人以厲凡官役者

南林子曰王隸以區區刑隸抱公憤至卻金以伸法義已當時諸公貴人或且受賄謀爲伶俐聞此能無恧乎豈刑隸之未若也悲夫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目錄

方術

盧之頤傳

杭世駿

沈翁士逸傳

柴紹炳

徐隱君國麟傳

趙士麟

葉君桂傳

沈德潛

儒林郎徐君大業墓誌銘

彭啟豐

書李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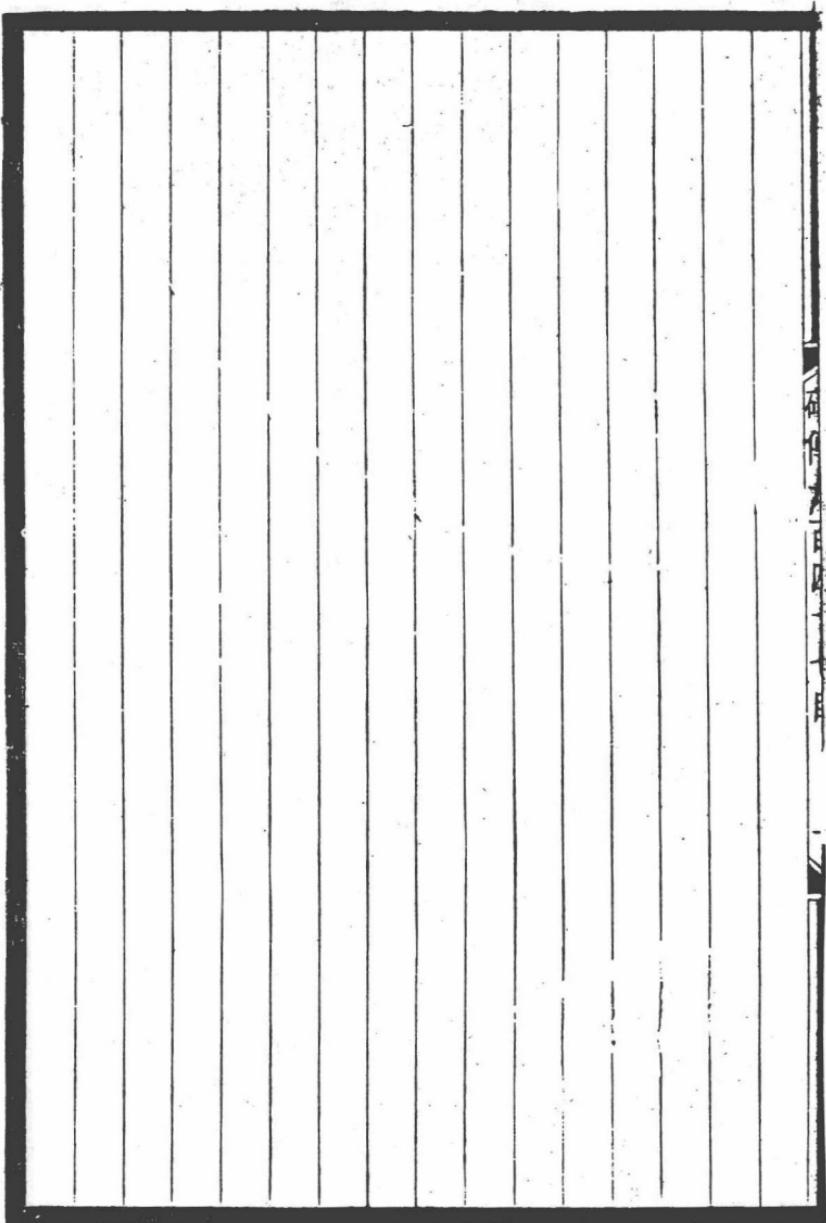
趙懷玉

朱爛鼻小傳

王友亮

名醫李君炳墓誌銘

焦循



6856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方術

盧之頤

傳 杭世駿

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字不遠精於醫理從遊者眾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誓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滿十二部燈香前卽時時現一童子相旣滿子繇生焉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纊塞形若木偶眾以爲癡九歲時依父禪坐現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語令參能舉心爲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因其師明年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略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旣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于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

有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種稍補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乘雅半偈凡十二卷今已行世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繼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鑑疏鈔醫難析疑遐引曲警幾三十萬餘言難扁鵲誚華陀曲王叔和駿成無已自孫思邈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入閩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張天生名彥如陳允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先得薛案之私染而李不夜嚴忍公則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耽禪學于聞谷慾山二大師得其南車于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閒施笠澤古婁潘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曰麌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後行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已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毅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謁大

爲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閒與舊相識者往來門庭雜沓踪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貴出入乘軒車盛僕從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諱者謂必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眊眊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絕詫歎一室竟以憤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沈翁士逸傳

柴紹炳

沈翁者名士逸字逸真別號廷獻仁和臨平里人也世系本吳興其先有某者洪武中出贊于臨平韓某家始爲臨平人子孫因冒韓姓數傳曰復春公苦貧迺以醫自業用能起家卽翁大父也父曰怡春公亦以醫名翁爲怡春公長子生而穎拔眉目朗爽絕爲父所憐數歲常抱著膝上指曰異日亢吾宗者其必此兒乎長治毛氏詩試有司輒不利棄去習騎射應武科旋復報罷已獻策幕府從

上補材官稍遷裨將頗有幹略稱會丁父憂謝職力請終制旣念母老諸弟幼屢辟不就陳情侍養曰微臣烏烏有私柰何以千夫長易一日邪閣門自免生計日落因奉母入都僑居慨然發憤思復其祖業于是探篋讀禁方日盡一卷得其要領垂簾于市且學且出醫時人未之奇

也逡巡數載翁覃思益精病者稍稍進翁爲臨證切脈別白五行虛實抉藏府癥結形氣標本斷死生可治投劑刻效造詣日眾聲益以大起先是菰城一士夫延翁治病就診次有一村人在傍戲謂翁脈之其人自謂亡疾翁試脈已顰蹙曰此人怪脈已形將不可猝諱經所謂行屍者也因屈指予短期座客咸訝之相笑以目不旬日村人暴疾而殂一時咸服其神棲水胡中丞偶于舟次謁翁目視傾左言微蹇翁望而謂曰坐有疾不治將深中丞意頗不然之尋別去半歲所疾果發召四方名醫治不驗一厥死矣舉家盡惶急蒼頭奴乃述翁語子是中丞趣使者敦請翁翁至診視卽慰解之曰此不在死法中雖危可拯也酌予牛黃琥珀人薆如干劑調攝踰月竟獲痊譚者比諸越人之起虢太子云里中趙上舍患中寒發熱中滿脅彭彭然體尪甚不支他醫類束手且臆對言人人殊因鄉翁乞命翁予獨參湯一大劑體稍可不解趙自請更進參湯翁便急止之別予陷胸湯一服豁然熱除羣醫就請其故翁微哂曰此是醫法諸君顧不察耳頭趙患諦屬可下第內虛不任故先補後泄之新安張太學子才十餘齡患洩血醫看動指溼熱予以五苓八正諸方隨療增劇翁至診之曰此積損致然褚相所稱精未通而御

女五體有不滿之虛後來有難狀之疾是矣且經曰虛者十滿勿一泄
之淡滲下竭其何以堪乃與主人約悉屏前藥爲處清補平調之劑應
時加減兼令慎起居節飲食經歲洩差吳中一富人卒中仆地不省人
喉如曳鋸口張手撒觀者咸謂痰厥將投星香活絡丸散翁切脈久之
斷屬氣虛若從痰治則逆而刺之刃矣其家狐疑不果翁自處參芪六
君子湯加竹瀝薑汁躬爲調煮坐視服之盡一劑卽霍然以起富人叩
頭扶服德其載生也凡翁臨診裁決所全活多此類然持論平易所至
不求赫赫名性隱惻赴人之急寒暑風雨絡繹塗路未嘗以事爲解士
大夫亦以是爭重之爲置橐中裝毋慮數什伯金翁緣手散盡晚年乃
就其故居之旁構園池爲娛老計疊石引流養魚畜鳥蒔果木雜卉曲
欄小閣日抱琴書坐臥其中有好事者過之置酒談箏宴笑竟日夕致
翩然亡倦也少子謙文弱有美才最工詩詞人事小閒不廢吟咏從容
過庭時顧而樂之恆謂韓伯休賣藥長安恥令女子知名而李廣罷官
遭灞陵尉呵止至銜而殺之吾老矣得攜若屬葛巾草服往還田野間
卽何與橫金躍馬馳驅唐突我父兄弟爲哉故翁自業醫十年返臨
平里居比遭亂益自斂跡自頤曳杖僂而遇人絕口不言故將軍也歲

辛卯年六十有六患瘧瘧卒所著有翊世元機繩樞約言凡數十卷藏于家

柴生曰予嘗觀古史紀名醫多列方伎中儒者故卑之然仲景自長沙太守華元化亦舉孝廉異世談美不以名伐將醫流取貢有同四科沈翁洵長者好行其德何必故將軍哉又予比歲徙業習雷和家言嘗手列數事就翁質難翁遜謝不敏已曰用兵顧方略何如不至盡泥古成法矣然翁臨病指授輒兢兢尺寸昔人謂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東垣乃多多益善耳沈翁要爲取衷焉嗟乎持論若彼用心若此近世醫工蔑以遠過也

徐隱君國麟傳

趙士麟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憲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岩徙居於鄞方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苦備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遇賊賊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鳳其母甘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病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親次卽求有濟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

因取黃帝岐伯之書朝夕習之歷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緒言而一生得力尤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仁心棐篤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屢滿戶外公輒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詩酒遇風日晴美佳山水在目則銜杯琢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人命所關耑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倣陶節菴之意取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意代之察於脈理能決生死於三十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者如朱丹溪孝友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起萬人之疾更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寶生之以縮斯民之命豈偶然哉公所著書有素問鈔註十二卷運氣便覽註八卷論脈指南六卷本草發微十卷諸證玉籥十二卷重訂醫指六卷傷寒典要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翦紅真髓八卷重定婦人規八卷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雋十卷本草摘要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

三卷幼科慈箋四卷治痘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學全書五卷類經選要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憲居士知非集十六卷凡爲書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學之大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文炳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學者尊謚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眾曰元也好學近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葉君桂傳

沈德潛

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嵒先世自歙遷吳諸生蘆山公曾祖也祖紫帆有孝行通醫理至君考陽生而精其術范少參長倩無子晚得伏庵太史生無穀道啼不止延醫視之皆束手陽生翁至曰是在膜裏須金刀割之割之而穀道果開太史旣長爲紫帆翁作傳以報焉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陽生翁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弃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爲醫朱君卽舉翁平日所教之君聞言卽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涼熱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習用參附丹溪創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

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卽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行脩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商爲剖析成敗利鈍如決疾然洞中窺會以患難相告者傾橐拯之無所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歿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龍章奕章亦善醫以君名掩孫二人曰堂曰堅曾孫三人習儒業食君之德高大家聲將於是乎在論曰自太史公傳倉公件事陳承祚作華陀傳因之後戴九靈宋景濂倣其體作名醫傳君不欲以醫自名并不欲以醫傳後臨歿誠其子曰醫可爲而不可爲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吾死子孫慎無輕言醫嗚呼可謂達且仁矣

儒林郎徐君大業墓誌銘

彭啟豐

君諱大業字靈胎世居吳江祖諱鉞康熙朝舉博學宏儒官翰林院檢

詞父諱養浩授州同知不就選老于家君性通敏知時務喜豪辯跌蕩江湖閒自年少時已落落自奇異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搜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鍊習得其要領其于醫理尤邃上下數千年窮原達流參稽得失書之于辭沛如也以諸生貢太學尋弃去專以醫活人數應人請往來吳淞震澤閒因以曉知諸水原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君輒正論鑿鑿持是非有司不能奪常委曲從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公欲興水利將開震澤縣七十二港以洩太湖北流水君白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北流開且無益又將壞室廬墳墓不可算數唯附城十餘港爲湖下流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卒從其言時諸大吏稔君才又見君論事剴直因民之利多所補益咸引以爲重會

天子聞其善醫召之將授以官辭免三十六年再

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九

詔賜之金贈儒林郎君平生著書甚具多自得之言嘗創樂府曰洞谿道情警動劉切士林誦之妻周氏繼殷氏子三人長煥次爔次燁孫五人挺聰祖培堉君出自汲水港丁氏故與予爲重表兄弟少而相

習既老猶時時往還閒歌詩相贈答以予平昔戚好之閒求如君之傑然自立者亦已罕矣子煥自京師以君喪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六日葬于吳縣石湖之濱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君之醫世所師陰行善人不知其骨俠其心慈時屈伸道有之貽厥子

昌其施

書李芬

趙懷玉

李芬者甘肅皋蘭縣人少孤貧無依因入行伍隨定西將軍兆惠公平伊犁擢千總爲行營傳宣方大兵之征回部也未抵葉爾羌遇賊首和吉占率眾掩至環營積土爲城城高三丈許外濬深壕削木爲槍林立壕底賊踞城施礮晝夜巡守我兵無一人能出逾月糧且盡公束手坐帳中芬進曰兵飢矣將軍盍急以糧濟公怒曰若知無糧而故倡斯言欲蠱軍心耶曰軍自有糧不取耳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請遣兵發之公曰掘地無糧汝當軍法從事苟使眾知則無所逃罪姑先試之命家僮六十三荷鋤隨去頃之二人握米來獻公大奇之促令往掘果如其數因問他處有乎芬曰西北角尙有二千七百餘石亦如言無毫髮爽眾皆驚歎公詰其故曰以占得也問何日出圍曰旣占之矣某日援

兵至次日當潰圍出某日大功成將軍當進封公爵已而皆驗及凱旋芬留烏什

上召參贊永貴公還將上馬問芬吾能回京否曰不能曰驗當酬汝白金二鎰不然屬新參贊鞭汝四十無悔也自此去十日內見羣鳥飛鳴如陣則不可行行必有禍將仍返烏什耳旣去九日宿庫車之合塞爾晨出帳有鴉鵠萬餘飛鳴上下駭極不敢前進次日聞報則庫車大臣德明爲嗎哈浸所害矣遂馳回烏什督兵進剿久之始歸芬終甘州中營參將旣死寄棺蘭州西郊廟中一日見夢於其妻曰速移吾棺否且有厄是夜芬弟夢與嫂符異之而未果移也旣而二人復夢芬來顏色慘迫曰明日日中不移則無及矣大哭而去詰旦其弟覓城東北一寺遷焉棺甫停而薩拉爾回賊至蘭州城西焚掠殆盡時正日中也吁亦靈矣哉聞芬在軍中頗好讀書而於騎射不甚措意生平所占靡不奇中或令人拈一物斷之思議百出出人意表烏虜以芬之術使乘時得志預謀帷幄雖裂土封可也然芬武人不好武卒登三品階非術何以致此況如芬者其湮沒草野又豈鮮哉青州副都統陽春儉齋與予同官交好述其事甚夥錄一二大者備史官之采焉

朱爛鼻小傳 王友亮

朱爛鼻浙江秀水人忘其名有異術鄰家夜被盜既去乃求救朱書符於掌指盜所去方天明盜自返若有驅之者捧所劫物跪門外鄰得物而縱之盜偵知朱所爲伺其出刺之傷鼻至爛人遂以此呼焉乾隆十二年有賊夜二更至爛鼻宅竊桑擔筐二繞屋前後行迷惑不能去達旦爛鼻見之大笑呼云汝欲去須寘筐賊如言乃甦長跪求免予米三升慰遣之自是盜賊屏跡一村以寧某年元夕秀水兩生來謂曰聞揚州燈絕盛欲覩無由君能爲我縮地否爛鼻不應強之曰行止皆聽吾言乃可兩生敬諾取木橈一令跨兩端自居中一手挈一生戒閉目唱曰行橈自起飛行空中少頃止於地張目已在揚城矣兩生樂甚忘歸再三促不聽天將曉爛鼻不見兩人腰無一錢不得歸行乞於市月餘遇鄉人載以返怒爛鼻之誑已也往欲毆爛鼻倏隱柱中笑吃吃且言曰吾法不得久留前言已悉不自咎而反咎人耶兩生意解爛鼻不娶年八十五依族子以居一日族子他往道遇爛鼻撫其背曰我往峩眉不復歸矣挽之不見乃大驚至家則爛鼻坐榻上已逝

名醫李君炳墓誌銘

焦循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子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讐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歛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贏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勻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

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抉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瀆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眾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合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性命誓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閒爲詩

歌不甚溺也子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
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眞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
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艤船
泛我湖海囊中有帙指奧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
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目錄

蕃臣

噶岱默特傳

回疆通志

額敏和卓傳

同上

霍集斯傳

同上

卷一百一十五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蕃臣

噶岱默特傳

回疆通志

噶岱默特烏什人初爲拜城阿奇木伯克隸準噶爾乾隆二十一年聞大軍定準噶爾棄拜城來歸道遇逆賊阿睦爾撒納使脅附不從間道至伊犁以告二十二年從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勦厄魯特孽賊二十三年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討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噶岱默特請從獎授三品總管賜孔雀翎抵庫車霍集占以賊五千來援擊敗之賚銀幣庫車克復從赴阿克蘇烏什抵葉爾羌定邊將軍兆惠遣偕副都統愛隆阿屯喀什噶爾路防賊援霍集占以兵驟至抗兆惠軍於喀喇烏蘇噶岱默特等欲破圍入不得歸阿克蘇偕辦事大臣舒赫德議集兵援和闐復告急噶岱默特曰賊困我軍和闐諸城驚懼不以兵拯恐滋變舒赫德遣兵五百赴和闐以二千援喀喇烏蘇噶岱默特攜阿克蘇伯克等列前隊告沿途回眾爾等或早悔罪身及家無慮也否必就滅以故無梗道者明年喀喇烏蘇圍破

詔擢一等侍衛尋授拜城伯克復從大軍征葉爾羌霍集占等棄城竄尾擊之敗諸阿勒楚爾伊西洱庫爾

詔封公品級明年來朝

召覲於正大光明殿賜章服行飲至禮於豐澤園賚銀幣行有期召宴之溫諭遣歸詔授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有阿卜都喇伊木者霍集占逆屬也初爲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聞大軍至請降旨宥從逆罪授葉爾羌伊什幹伯克至是偕噶岱默特等入觀旋派蘇巴特伯克呢雅斯喀什噶爾商伯克邁喇木等謀逆布僞檄達葉爾羌約爲應阿卜都喇伊木懼首之噶岱默特語參贊大臣舒赫德曰阿卜都喇伊木等聞賊倡亂不無疑懼請防之舒赫德以聞時叛賊呢雅斯等就擒阿卜都喇伊木族無附逆者

諭曰噶岱默特心有所疑卽行稟告具見悃誠但阿卜都喇伊木等係初次入覲轉回之人且邁喇木等黨與內並無子弟名目若以會經霍集占委用遂懼其反覆則恐於伊等不無屈抑而回眾更生疑懼著舒赫德密諭噶岱默特以天朝法度惟顯犯罪惡始行懲治從不無故猜疑致有屈抑但爾誠意可嘉恩旨深爲獎許並明白曉示阿卜都喇

伊木云爾等係入覲之人不但未知賊匪倡亂之事卽子弟等亦全無附和者皇上已洞鑒情形與爾等無涉嗣後惟當矢心報効以期永承恩澤曉示後仍令照舊辦事二十六年以噶岱默特及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無侵漁回人習

詔增養廉示獎二十七年噶岱默特倡議偕諸伯克輸穀千石貯城邑

贍貧戶復助材建兵屋三百楹

命獎賚二十八年喀什噶爾辦事左都御史永貴疏言噶岱默特告回部田畝資溝渠利喀什喀河一曰赫色勒河出喀什噶爾西喀卜喀山溉東南托果斯遷賽爾璫喀什噶爾哈喇克爾多羅特巴克阿爾巴特派蘇巴特諸邑過巴爾楚克匯羅卜諾爾一曰托庸河出喀什噶爾西北托庸山溉東南玉斯圖阿喇圖什阿爾琥呼爾罕阿斯圖阿喇圖什伯什克呼木諸邑與赫色勒河合流一曰圖巴里克河出喀什噶爾西南吉斯嶺及西界烏帕勒山上流向東溉汗阿里克塔斯琿赫色勒布伊諸邑下流向東北與赫色勒河合流一曰庫森塔斯琿河出喀什噶爾西南英吉沙爾城西羌琿山溉東北英吉沙爾諸邑散流入沙磧惟赫色勒布伊塔斯琿汗阿里克三邑分引圖巴里克河水不給用臣偕

噶岱默特往視自赫色勒河東南浚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
又視托庸河水湍急田畝被衝刷議建土石堤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
報聞先是布魯特額德格訥鄂拓克長阿濟拜以霍罕額爾德尼伯克
掠其邑憾之聞霍集雅特之丕色勒伯克與構難因潛兵襲霍罕使至
葉爾羌掠布魯特樵者十人告梗道噶岱默特察辭誣詰之會丕色勒
伯克與額爾德尼伯克釋怨阿濟拜懼請檄霍罕勿侵已永貴偕噶岱
默特責罪均令各安處未幾額爾德尼伯克以布魯特薩婁鄂拓克長
沙巴圖掠市馬告噶岱默特索所掠歸霍罕霍罕復侵額德格訥奪鄂
斯邑永貴責霍罕罪霍罕詭稱鄂斯爲己舊屬不卽歸額德格訥時阿
卜都喇伊木爲喀什噶爾伊什幹伯克以不獲爲阿奇木懷逆志數通
霍罕永貴等不之察遣侍衛托穆齊圖偕阿卜都喇伊木赴霍罕責不
聽命將以軍討阿卜都喇伊木遣屬摩羅郭帕和卓哈勒默特告額爾
德尼伯克曰回部和卓皆就誅惟爾存今索侵地使不以兵從爾勿懼
而迎且喀什噶爾兵寡爾潛至我將爲應額爾德尼伯克懼市已以不
色勒伯克構難謝之托穆齊圖抵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不之迎示順逆
義乃謝罪以鄂斯邑歸阿濟拜托穆齊圖歸不以不迎故告二十九年

噶岱默特屬噶帕爾赴市霍罕偵得情告噶岱默特首之辦事大臣納世通疏聞

詔磔誅其孥及赴霍罕使悉緣坐以噶岱默特發逆謀獎賜幣三十年烏什逆回齊哈木圖拉叛遣賊黨巴布敦等乞援霍罕抵布魯特揚稱諸城悉附逆噶岱默特自喀什噶爾遣屬愛伊特默特赴布魯特額德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自烏什外他城皆安堵薩爾巴噶什長車里克齊遣弟海蘭達爾赴軍噶岱默特索逆使車里克齊擒巴布敦獻尋克烏什

詔敍噶岱默特續四十年

詔世襲罔替尋卒子阿卜都喇瑪噶阿卜都喇瑪噶岱默特長子乾隆二十一年從父至伊犁乞降

召入覲二十五年

詔授拜城阿奇木伯克視英吉沙爾城伯克秩四品四十年襲公品級

四十一年卒

額敏和卓傳

同上

額敏和卓吐魯番回部人祖素不和卓爲額敏和卓阿輝父尼雅斯和

卓爲吐魯番大阿琿額敏和卓嗣聚族居魯克沁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撫吐魯番額敏和卓族以魯克沁降軍旋準噶爾脅徙喀喇沙爾固拒之遣使告內附數乞援軍雍正四年頭目托克托瑪木特攜回人六百餘內徙魯克沁有眾萬不盡行以額敏和卓轄之八年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額敏和卓歲勤屯田務

賜銀幣九年準噶爾侵魯克沁及喀喇和卓額敏和卓閉城伺閒擊賊退而至者三皆創之我軍至賊遁額敏和卓出郭迎十年遵

旨攜魯克沁回眾內徙

詔封扎薩克輔國公十一年置派州

詔視內地官祿支糧米乾隆二十年以兵三百從大軍征達瓦齊檄招吐魯番達爾漢伯克莽噶里克內附事詳總傳伊犁定徵還阿睦爾撒納叛遵

旨遣所部兵從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將赴阿克蘇宣諭伯克霍集斯勿附逆

諭曰額敏和卓帶領回兵直抵伊犁甚屬奮勉今復派伊所屬兵丁前赴阿克蘇城著加恩封鎮國公復以所部兵甫自伊犁旋輒遠道行

詔優給裝資已而譏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

詔停赴阿克蘇二十一年額敏和卓自派州歸魯克沁尋以兵四百迎會甯夏將軍和起勦逆賊巴雅爾抵闢展厄魯特及莽噶里克兵驟叛戕和起將擒額敏和卓莽噶里克謂厄魯特曰此回人也乃釋歸魯克沁莽噶里克旋召之不赴遣告變

諭曰額敏和卓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報信朕甚嘉予伊身在賊中實深軫念現在甫從派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整理豈有擒賊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克固屬甚善俟奏凱後其地方悉交伊管轄倘力有不能惟將駐劄地方嚴加防範靜候內地大兵前往即可戡定額敏和卓尋遣子素賚璫至哈密稱固禦賊乞軍大援哈密扎薩克貝子玉素卜以聞

諭曰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其子素賚璫著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西安提督傅魁著選兵五百帶同素賚璫馳赴額敏和卓游牧應援倘兵力不足卽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至哈密俟大軍到彼再行辦理二十二年春

諭曰前降旨令傅魁領兵擒拏莽噶里克後留兵駐吐魯番俟大兵至

進勦厄魯特逆賊今思莽噶里克就擒之後其地卽給額敏和卓管轄
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尙須時日額敏和卓轉不無供應兵丁之費非所
以示體恤著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飭知額敏和卓如辦
理莽噶里克事竣會同伊所屬回人力足以擒勦巴雅爾卽令其同傅
魁領兵辦理否則卽將內地兵全行撤回不必在彼駐劄尙額敏和卓
懇請留兵一二百名以爲聲援亦從其便莽噶里克亂定遵

旨徙吐魯番請遣子素資瑚入覲謝賜爵恩

詔馳驛至秋以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據葉爾羌喀什噶爾議遣大

兵討罪

諭額敏和卓曰布拉呢敦霍集占二賊前被準噶爾囚繫朕特加恩俾
仍領舊部乃負恩黨逆戕害我副都統阿敏道其罪必無可逭然皆二
賊狡謀其脅從回眾尙屬可宥爾受朕厚恩且係回部望族爲眾所信
若能設計誘擒或使回眾離心執獻二賊更可不勞師旅爾卽酌量辦
理若必需用兵若干應於何時進勦爾卽據所見密奏額敏和卓疏至
諭嘉之授領隊大臣時喀喇沙爾之沙拉斯瑪呼斯等賊以徙牧叛遁
額敏和卓遵

諭遣諜喀喇沙爾復以俟諜至遣兵恐不及期自率兵赴托克遜以待
獎協機宜賜幣復諭曰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時雖有將軍大臣
而回部情形爾所熟悉將命爾參贊軍務在前隊行走爾其益體朕恩
實心奮勉以奏膚功永膺懋賞額敏和卓僨喀喇沙爾無賊踪遣諜呼
嚕木什和羅復自請從戶部侍郎阿里袞軍勦賊

詔賜貝勒品級廩給視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從阿里袞由阿思罕布拉
克和什特勒克路擒嗎哈沁二百餘於塔木順和爾納木噶復馳赴呼
嚕木什和羅將抵肯色嶺諜賊誘戕我都統滿福遁哈喇和落尾擊之
賊絕嶺道走庫車阿里袞屯庫爾勒額敏和卓屯哈喇和落遣使檄索
之不達二十三年春

詔授參贊大臣俟歸從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勦布拉呢敦霍集占復諭
雅爾哈善資額敏和卓謀勿歧視且令酌以回兵從如數減綠旗兵額
易給良騎時額敏和卓將進兵庫車
申命歸吐魯番偕雅爾哈善定以額敏和卓僨沙拉斯等賊由庫車遁
葉爾羌復自哈喇和落旋兵呼爾塔克路剿嗎哈沁馬疲乃返
諭視貝勒秩設長史護衛司儀等員額敏和卓僨霍集斯仍居烏什告

雅爾哈善曰霍集斯勢埒兩和卓若遣使往間或成功速雅爾哈善以聞不署額敏和卓名

諭曰招撫伯克霍集斯等頗合機宜但額敏和卓既爲參贊大臣卽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之見夏四月

詔授多羅貝勒仍兼參贊大臣諭曰進取回部自可立奏膚功但擒獲逆酋後仍令選本處伯克令其辦事伊等俱係新附恐一時難知賢否且伊犁地駐兵屯田關係甚重亦宜預爲籌畫從前伊犁地畝皆回人耕種今俟回城平定卽將回人酌量遷移與綠旗兵錯處額敏和卓係回部望族應同將軍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嫋習主客相安再回吐魯番方爲有益至一切進剿機宜額敏和卓頗屬實心効力嗣後益加奮勉策勲懋賞朕將疊沛殊恩五月抵庫車雅爾哈善兵驟進賊自堞施礮額敏和卓傷右顴退誓曰我受

聖恩厚必舍身力戰奏至

頒賜御用佩飾銀千兩諭曰朕因額敏和卓老成諳練故命其參贊軍務並非欲伊身在行閒親當矢石也今聞奮勉得傷深爲軫念嗣後惟盡心協力相機辦理不可冒險攻戰致有疎虞復飭責雅爾哈善曰豈

有同爲大臣而聽其舍身攻戰不行勸阻之理額敏和卓額痊射降書入庫車城賊不應逆黨阿卜都克勒木自阿克蘇以援至敗之

獎賜御用佩飾霍集占尋攜賊五千餘拔庫車復大敗之獲纛二額敏和卓識爲霍集占纛雅爾哈善不設備霍集占已入庫車復聽逸沙雅爾舊伯克嗎哈默第遣子阿三和卓乞降告霍集占自庫車遁乃錄狀聞先是議以額敏和卓從定邊將軍兆惠赴沙拉伯勒斬厄魯特逸賊

次及回逆

諭曰額敏和卓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兆惠務宜優待以收其益尋議分道進兵額敏和卓奏自沙拉伯勒取道巴達勒達喀什噶爾取道穆素爾嶺達阿克蘇然徑皆險別有閒道臣遣使赴兆惠軍爲導詔兆惠俟勒厄魯特靖移師赴回部或不及可詢額敏和卓使屯要隘防霍集占等竄逸至是

飭責雅爾哈善縱賊罪以兆惠代將其軍復諭曰額敏和卓係回人雖與雅爾哈善不同亦不得爲無過念其素能出力姑從寬貸用觀後効卽在兆惠隊內行走秋軍校瑚圖禮俘賊黨阿里至詢悉雅爾哈善不善用羣策罪

旨慰額敏和卓賜三眼孔雀翎尋克庫車進兵阿克蘇兆惠至從赴烏什招霍集斯降

獎賜佩飾冬抵葉爾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額敏和卓等固拒之
賜郡王品級並紅寶石頂四團龍服霍集占乞和軍門額敏和卓偕兆
惠議斥小醜安敢以和爲辭

上聞而嘉之詔賜御用佩飾蓋至是凡三錫明年春援兵至破圍還阿
克蘇其屬有資資者偵嗎哈沁越阿克蘇遁偕索倫卒擒之
詔給俘額敏和卓夏進兵喀什噶爾謀布拉呢敦霍集占棄城遁以喀
什噶爾麥甫熟遣子協理台吉茂薩馳入城收糧濟軍食

詔賞茂薩公品級大軍抵喀什噶爾兆惠以茂薩理阿奇木伯克務遣

額敏和卓赴葉爾羌撫其眾

諭曰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乃回人根本補授阿奇木伯克甚爲緊要
朕意欲以額敏和卓管葉爾羌以玉素卜管喀什噶爾有此等舊人在
始堪倚任俟大功告成後辦理冬十月巴達克山函獻霍集占首
諭曰額敏和卓玉素卜俱著勞績此時若同來則回部經理乏人額敏
和卓著加恩晉封郡王駐葉爾羌辦事十二月復諭曰現在大功告成

自應令額敏和卓還家但葉爾羌等城俱屬新附必得熟悉回部老成
厯練之人駐劄辦理額敏和卓以舊人効力軍營頗著勞績深悉機宜
是以暫令留駐但伊數年來久離家室若仍令其隻身居外朕心深爲
軫念可傳諭量攜家口暫行駐劄俟諸事就緒即可復回二十五年春
詔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吐魯番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
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轉移夏四月吏部侍郎副都統海明

遵

旨赴葉爾羌辦事諭曰海明係內地大臣奏事列名應在額敏和卓前
但不可以名居前列卽輕視額敏和卓老成諳練辦理一切
事宜當與和衷商酌時議設伊犁阿奇木伯克轄屯田回民

詔以茂薩任之會喀什噶爾逆回邁喇木呢雅斯等叛掠克勒塔里木
諸汛茂薩從參贊大臣阿里袞勦賊派蘇巴特偵由薩林都遁和羅木
魯克尾之賊方炊以兵掩擒

詔封茂薩輔國公兼敘額敏和卓功冬葉爾羌伯克鄂對喀什噶爾伯
克噶岱默特和闐伯克阿什默特等訐額敏和卓縱通事等虐回眾參
贊大臣舒赫德察其誣飭責之鄂對等謝罪奏至

諭曰回人積習相沿彼此猜嫌讒毀惟在駐劄大臣持平守正嚴加約束著舒赫德曉示葉爾羌喀什噶爾回眾云大皇帝用人不過因材器使卽如茂薩先因喀什噶爾需員辦事故加委任今伊犁駐兵屯田又將伊補授阿奇木並非常在喀什噶爾等何得造言誣謗至通事等皆哈密吐魯番之人若盡行裁革轉至無所見聞且此番訐告呈詞實屬奸狡之徒所構嗣後通事等若敢於苛累回人亦卽從重辦理以示懲創二十六年冬

詔額敏和卓歸吐魯番俟年班伯克入覲偕至二十七年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偕額敏和卓奏葉爾羌和闐積穀多請令以其二折交騰格採買牲畜以其八折交納布運伊犁市哈薩克馬

諭曰折交錢布所及者廣最宜留心查辦卽如鄂對阿什默特二人鄂對尙可信無取巧之事然此特因額敏和卓在彼有所顧忌耳今以玉素卜往代雖同屬舊時臣僕而資望少減恐鄂對不無玩忽額敏和卓與鄂對宜從容開導云爾當勿改初心我暫歸一二年再來駐劄仍可相見如故庶伊知所謹凜將來與玉素卜交代時亦宜告知俾得留心辦理凡遇回部伯克等俱當詳悉訓誠務期正己率屬以挽頽風尋議

遣使巴達克山

詔額敏和卓暫留葉爾羌先是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戮布拉呢敦不謹視尸爲逆屬所竊蹙我使索不獲至是額敏和卓偵布拉呢敦尸瘞派蘇巴特逆子和卓阿斯瑪阿卜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等匿巴達克山將遣使索會素勒坦沙以兵襲博羅爾奪齊特喇爾地遣弟沙卜多爾噶達爾據之博羅爾長沙瑚什默特以告額敏和卓書示逆順義遣葉爾羌噶雜納齊伯克薩里赴巴達克山責侵鄰罪令獻布拉呢敦尸及其孥新柱奏巴達克山若違辭臣率兵往討留額敏和卓辦事諭曰巴達克山如斥責不從自當進剿但新柱尙未厯練戎行額敏和卓頗悉回部情事自當同往會喀什噶爾辦事尙書永貴等疏蠲回人賦役不列額敏和卓及玉素卜名

訓責之二十八年春永貴新柱疏調補諸城伯克復不列額敏和卓等名

諭曰前次或謂所辦係加恩回眾之事伊等不欲市德署名至補授伯克自應同伊等商辦復有何嫌疑不行開列額敏和卓等俱久隸臣僕用至參贊大臣伊等如意欲辭避亦宜曉示令其勿存形跡已而素勒

坦沙獻布拉呢敦戶及其子三覆書額敏和卓尊稱之曰父詭言齊特喇爾爲己舊邑不以給博羅爾額敏和卓復遣薩里往責罪疏至嘉協宜以御用佩飾賜之諭仍留葉爾羌俟事歲歸薩里抵巴達克山素勒坦沙悔罪歸所掠徹其弟自齊特喇爾旋

獎資額敏和卓時副都統額爾景額代新柱抵葉爾羌上慮不更事詔額敏和卓仍留處三月二十九年素勒坦沙聞額敏和卓歸遣使和濟克蘭齋書至稱葉爾羌大臣等前聽沙瑚什默特偏辭齊特喇爾邑請仍舊額爾景額疏聞

勅責素勒坦沙曰爾詭詞具奏豈以葉爾羌大臣新疆更替謂可欺飾耶前駐大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日後仍來更替爾斯時又將何以爲詞爾從前稱額敏和卓爲父乃伊甫回游牧卽詆其偏聽人言亦太反覆矣爾其循理守分勿萌僥倖無厭之心始可永承恩澤復詔錄額爾景額疏素勒坦沙書寄示額敏和卓令以己意達之素勒坦沙尋遣鄂斯敏伯克至奏嗣鈐部眾不敢稍存異志復覆書額敏和卓諉罪和濟克蘭稱以妄造語言故已懲之

詔錄示額敏和卓尋入觀

命乾清門行走每晝接輒詢諸回部情習三十年春遣歸甫就道聞烏什眾叛戕副都統素誠奏請馳勦時伊犁將軍明瑞以兵往謀烏什賊乞援霍罕

諭曰明瑞兵若尙須協助額敏和卓卽暫駐烏什軍前喀什噶爾與霍罕額爾德呢部落相近亦關緊要烏什事竣仍任參贊大臣駐劄喀什噶爾辦事復以烏什之叛由伯克阿卜都拉虐眾故諭曰阿卜都拉斯屬人等任意擾害回人素誠全未查辦額敏和卓與玉素卜俱隸臣僕自不致縱容所屬擾害回人然所屬愚人不知事體輕重希圖小利倚勢橫行著傳諭駐劄大臣等烏什旣有此等情事可爲警戒將來必須留心體察約束下人斷不可失於防範以致自貽伊戚有庫爾勒哈資伯克鄂瑞者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克責違役故憾之飲其兄噶雜納齊伯克和碩爾及族子弟等言曰我將殺阿奇木往取烏什和碩爾叱之率子三人急起走或以告色提克曰鄂瑞和碩叛矣時喀喇沙爾辦事副都統明普赴烏什色提克徙兵歸告庫爾勒將不靖

詔額敏和卓便道察順逆狀復諭明普聽額敏和卓議勿執已見額敏

和卓抵庫爾勒訊得鄂璫情以和碩爾不附逆將疏請免死明普執不可議誅鄂璫族疏至

詔和碩爾等免坐尋聞明普匿額敏和卓議飭責謬戾罪額敏和卓抵烏什長子素賚璫從次子茂薩亦從明瑞至額敏和卓督偕官軍擊賊績屢著

上以素賚璫茂薩善遵父訓詔給幣復獎賜額敏和卓佩飾尋烏什城下額敏和卓赴喀什噶爾三十二年還入覲命御前行走四十二年卒

霍集斯傳

同上

霍集斯烏什人父阿濟斯和卓爲吐魯番頭目準噶爾脅徙喀喇沙爾復自喀喇沙爾徙烏什因名烏什曰圖爾璫圖爾璫與吐魯番音近其屬邑多以吐魯番邑名之阿濟斯和卓死葬阿克蘇霍集斯嗣居烏什號圖爾璫阿奇木伯克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乾隆二十年大軍征準噶爾抵伊犁達瓦齊由格登竄踰庫魯克嶺定北將軍班第遣使分道索霍集斯設哨諸嶺隘偵達瓦齊將赴喀什噶爾伏兵待遣弟攜酒及馬給迎達瓦齊至伏發從者七十餘悉就擒

馳遣使告以兵二百監之行遇大軍往取者於穆蘇爾嶺以獻將自伊犁入覲阿卜都伯克告葉爾羌喀什噶爾將偕色沁希卜察克眾襲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回城請遣舊和卓子歸舊和卓曰阿哈瑪特爲派罕帕爾裔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準噶爾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齋恨死子二長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羈阿巴噶斯大軍至乃釋之將軍班第遵

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歸撫葉爾羌諸城而霍集斯私謁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請俟葉爾羌喀什噶爾就撫以己爲回部長班第密疏劾之諭曰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爲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勿過慮尋阿睦爾撒納叛

詔遣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等齋敕赴阿克蘇宣諭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等曰爾原係吐魯番舊屬今年春大兵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爾游牧爾能擒獲及其眷屬解赴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并吞諸部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爾雖不必派兵協勦但須預飭游牧伺察防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爵賞二十一年布

拉呢敦弟霍集占自伊犁集兵敗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

詔納噶察勿赴阿克蘇布拉呢敦霍集占尋據葉爾羌喀什噶爾叛自

大小和卓二十三年春大兵往討

詔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偵霍集斯若仍居圖爾瑞傳示之曰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皇上卽施恩賞賚尚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俱已平定領兵前來專爲問兩和卓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自必永承恩澤雅爾哈善奏霍集斯仍居圖爾瑞

上以大兵抵其城霍集斯必歸誠諭之先是布拉呢敦自伊犁歸善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倚任之霍集占萌逆謀懼霍集斯族強或圖已析其昆弟子姪居各城以霍集斯爲和闐伯克其長子漠咱帕爾爲烏什伯克以阿卜都伯克爲葉爾羌伯克其子阿布薩塔爾爲阿克蘇伯克行兵則攜以從霍集斯畏威強附之至是大軍圍庫車霍集占往援入其城令霍集斯等駐阿克蘇以待不數旬棄庫車走阿克蘇將徙眾赴烏什阿克蘇閉城拒乃令霍集斯及阿布薩塔爾等脅城外數百戶走烏什霍集斯陰約烏什諸頭目欲延霍集占入飲縛之霍集占疑詐霍

集斯請自召烏什眾徙喀什噶爾甫入城以兵拒霍集占懼逃大軍克庫車定邊將軍兆惠代雅爾哈善抵阿克蘇偵霍集斯及子漠咱帕爾居烏什馳檄招降軍進抵哲爾格哲克德霍集斯遣次子呼岱巴爾氏獻峰書翌日抵烏什霍集斯迎謁納戶籍五千口二萬餘兆惠慰諭之詣進兵道霍集斯曰烏什赴喀什噶爾徑險且霍集占必由葉爾羌遁溫都斯坦喀喇土伯特巴達克山諸部卽竄喀什噶爾而布魯特安集延與之仇必不敢經其地大軍往取葉爾羌擒之易兆惠偕諸將定議赴葉爾羌霍集斯請從軍以子漠咱帕爾入觀遣從弟額敏都霍什堤卜齊檄赴葉爾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

詔封公品級賜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裘服佩飾諸物諭曰霍集斯有擒獻達瓦齊之功今又歸誠畫策深爲嘉悅若能擒獲霍集占必晉加爵賞至從賊人內有霍集斯之兄姪此時若自投來歸應加恩賞卽或後時降附亦爲寬貸而霍集占以霍集斯內附禁阿卜都伯克父子及其戚族揚稱霍集斯雖降已爲戮上聞之諭曰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飾詞惑眾自應明白曉示或令回眾目睹至霍集占將阿卜都伯克等拘禁可見霍集斯從前附降

之心甚誠著兆惠傳旨撫慰仍加恩賞綏六端軍營一切事宜向伊商辦以收其用大軍抵葉爾羌霍集斯告曰賊建臺各城隅望我軍至輒施礮邇臺及城皆坎地設伏當謹備之以故我攻城兵無少損霍集斯復厲從卒擊賊

諭曰霍集斯甫經歸順卽率屬奮勉殊可嘉尚著加恩封固山貝子品級復以其族阿里木摩羅和卓等擊賊被傷

獎賜翎頂旣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霍集斯等固拒之賊不敢逼我壘

詔晉封固山貝子加貝勒品級賜四團龍服時參贊大臣舒赫德自阿克蘇以兵赴援道遇降者托克托默特詰爲霍集斯弟阿卜都里木屬

告霍集占乞和軍門兆惠等不之允

諭嘉之以霍集斯與軍謀詔並賜御用佩飾有薩拉阿琿者居葉爾羌其弟穆遜阿琿居烏什霍集占遣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由阿克蘇達書穆遜阿琿爲我軍擒呼岱巴爾氏禁穆遜阿琿戚屬告烏什眾勿驚懼諭曰呼岱巴爾氏之父霍集斯効力軍營伊復通曉事體深用嘉悅著加恩授爲內大臣賞戴孔雀翎會漠咱帕爾至

召覲於乾清宮賜公品級賚冠服二十四年

詔預朝正宴賜觀上元燈賚漠咱帕爾及從至伯克墨特鄂對色里木達爾漢伯克額穆魯勒等銀幣有差遣歸烏什復以霍集斯妻偕子呼岱巴爾氏輸馬四十助援喀喇烏蘇軍

諭嘉之大軍破喀喇烏蘇圍還阿克蘇霍集斯請赴烏什集馬

詔酌賚兆惠遵

旨詢由烏什進兵喀什噶爾道告曰烏什距喀什噶爾近然道多石且乏水泉不若由阿克蘇時賊急圍和闐城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後先以兵援霍集斯自烏什馳會之和闐圍解

上以霍集斯舊轄其地詔授總管和闐六城阿奇木伯克富德復遵

旨詢由和闐進兵葉爾羌道霍集斯告曰伊里齊達呼爾瑞取水艱甚不雅勒瑪至固璫雖有水草而賽爾勒克楚魯克通阿里克諸站多沙磧馬行易疲且距溫都斯坦道遠賊乘閒竄不及禦請由不雅勒瑪迤南行水草足且便休馬富德議如言霍集斯請以和闐六城伯克阿什默特巴喇特等從遣赴喀什噶爾招降布拉呢敦懼事不效或累已富德以聞

諭曰霍集斯感激朕恩招降以離賊黨深可嘉悅著加恩賞給緞皮至伊輸誠効策果如所算自必加恩萬一布拉呢敦執迷不悟於霍集斯何與時額敏都霍什提卜等私以霍集斯招降阿卜都伯克故告霍集斯占霍集占戕阿卜都伯克阿卜都里木等且知大軍將至偕布拉呢敦棄城竄霍集斯從富德軍由葉爾羌尾擊之敗諸阿爾楚爾賊遁伊西洱庫爾官軍分隊擊霍集斯偕阿克蘇伯克鄂對等執纛呼曰降者生否則必死其屬阿里木立纛前中賊銃死霍集斯呼愈壯回眾聞聲趨至乞降者萬餘霍集占等以兵阻不得遁巴達克山

諭曰伯克霍集斯之兄弟諸子多爲霍集占戕害深可憫惻伊此次亦屬奮勉著加恩晉封多羅貝勒賜恤阿里木及從霍集斯弁兵等銀幣時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不卽以布拉呢敦等獻其鄰部曰博羅爾居巴達克山東曰幹罕居巴達克山北霍集斯遣托霍斯伯克伊斯邁拉和卓招降博羅爾復自以哨探兵偕副都統伊柱屯幹罕博羅爾伯克沙瑚沙默特幹罕伯克密爾莽蘇爾遣使告曰巴達克山若不獻逆當助討巴達克山悔罪戮逆獻霍集斯乃自幹罕還軍

大事甚屬可嘉自當錫予優渥著加恩賞給郡王品級先是軍所効霍集斯議烏什賦謂舊例計畝徵什一別無他貢額憾阿克蘇伯克鄂對議事輒不協善阿什默特乞司和闐六城伯克務葉爾羌諸城頭目私饋受不辭知吐魯番扎薩克額敏和卓封郡王爵故以伯克稱之疏至諭兆惠富德等曰霍集斯或不過恃功率意卽暫示包容如情形叵測亦不得姑息從事霍集斯自巴達克山還請從凱師入朝兆惠約等待阿克蘇赴烏什倣裝如期會以第三子托克托索不從時伯克等四十四人兆惠令霍集斯偕哈密扎薩克貝勒玉素卜領之舒赫德等遵旨將遣霍集斯孥赴京

諭曰前霍集斯葉爾羌被圍時殊爲勞苦往巴達克山亦頗効力但仍令其居於舊地究屬未便俟伊到京時再酌量從優安置伊子漠咱帕爾啟程亦不必照厄魯特宰桑之例仍與前次入覲一體辦理舒赫德等當善爲慰遣至伊等起程後所查霍集斯家口不妨明白曉示以霍集斯蒙恩旨留京來取家屬團聚務宜供給饒裕加意照看蓋伊非獲罪之人籍沒家產者可比所有積蓄家具一同辦送仍約束兵丁回人毋許遠行偷竊其田園房屋亦應變價給賞以資生計二十五年以烏

什諸伯克許霍集斯父子虐眾

諭曰烏什回人等訐告霍集斯父子苦虐部眾經辦事大臣等具奏朕以霍集斯抒誠効力所有過失皆從前陋習若遽行治罪心有不忍但仍令其管轄所屬則上下猜忌不能相安無事卽如準噶爾人等亦因聚斂成讐上既凌虐下亦憤恨互相侵噬以底滅亡可爲明鑒因將霍集斯父子優其廩祿安置京師而各城頭目亦自知所懲創悛改舊習恐愚頑無識之徒因此遂長刁風摭拾已往之事公行訐告或伊什幹等圖得阿奇木之缺或所屬人等妄生事端挾制總管大干法紀嗣後有似此者非但不行辦理仍究明情節重治其罪斷不寬宥爾等知此惟期上下相安勤於生業勉爲良善永享昇平霍集斯至召覲於正大光明殿賚章服行飲至禮於豐澤園賜銀幣伯克等將歸詔宣示烏什許霍集斯狀霍集斯奏烏什怨臣甚臣蒙恩釋罪請留居京師

慰允之諭曰霍集斯懇請留京意殊誠切著照所請厚爲資給安置京師但其先世墳墓遠隔故鄉著加恩將伊幼子托克托索不遣回阿克蘇以供祭掃其烏什所有田產卽行變價在阿克蘇置業賞給托克托京師

索不承管著舒赫德等遵照辦理仍傳諭該處回眾俾咸知朕意
詔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
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時輔國公和什克額色尹一等
台吉瑪木特圖爾都哈什木二等台吉阿卜都爾璫三等台吉帕爾薩

等先後入覲

詔留京師統隸蒙古正白旗視應得俸銀給祿米資養贍霍集斯疏列

和闐戶產及吐魯番舊屬

詔給托克托索不會漠咱帕爾行次沙泉子疾

詔醫視俟痊乃就道復命霍集斯寄之書令若自攝疾痊偕呼岱巴爾

氏至

詔與其父聚處尋額敏都霍什提卜逮至

上以霍集斯戚族詔免死給廣東福建駐防兵秋霍集斯偕輔國公和
什克扈蹕木蘭行圍蒙古扎薩克等進宴陳詐馬什榜敎馳諸戲

詔霍集斯列觀旋蹕避暑山莊命觀燈火預萬樹園宴冬

詔預朝正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伯克等宴嗣扈蹕侍禁預內王公大臣
班三十年烏什逆回賚哈木圖拉等糾眾叛霍集斯遵

旨列戚族居烏什者以聞
詔錄示伊犁將軍明瑞俟克烏什察霍集斯族被脅者勿孥戮四十六
年卒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第五十七冊
列文

卷一百四十九
之一百五十二

6904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目錄

列女一

賢明

貞髦君陳氏墓誌銘

孫奇逢

吳淑人墓誌銘

韓炎

張太恭人傳

陳廷敬

貞節汪太君傳

藍鼎元

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錢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李紱

洪母蔣太孺人擴誌銘

鄭虎文

楊母聶太宜人墓誌銘

魯仕驥

陶思永公配施氏傳

陶元藻

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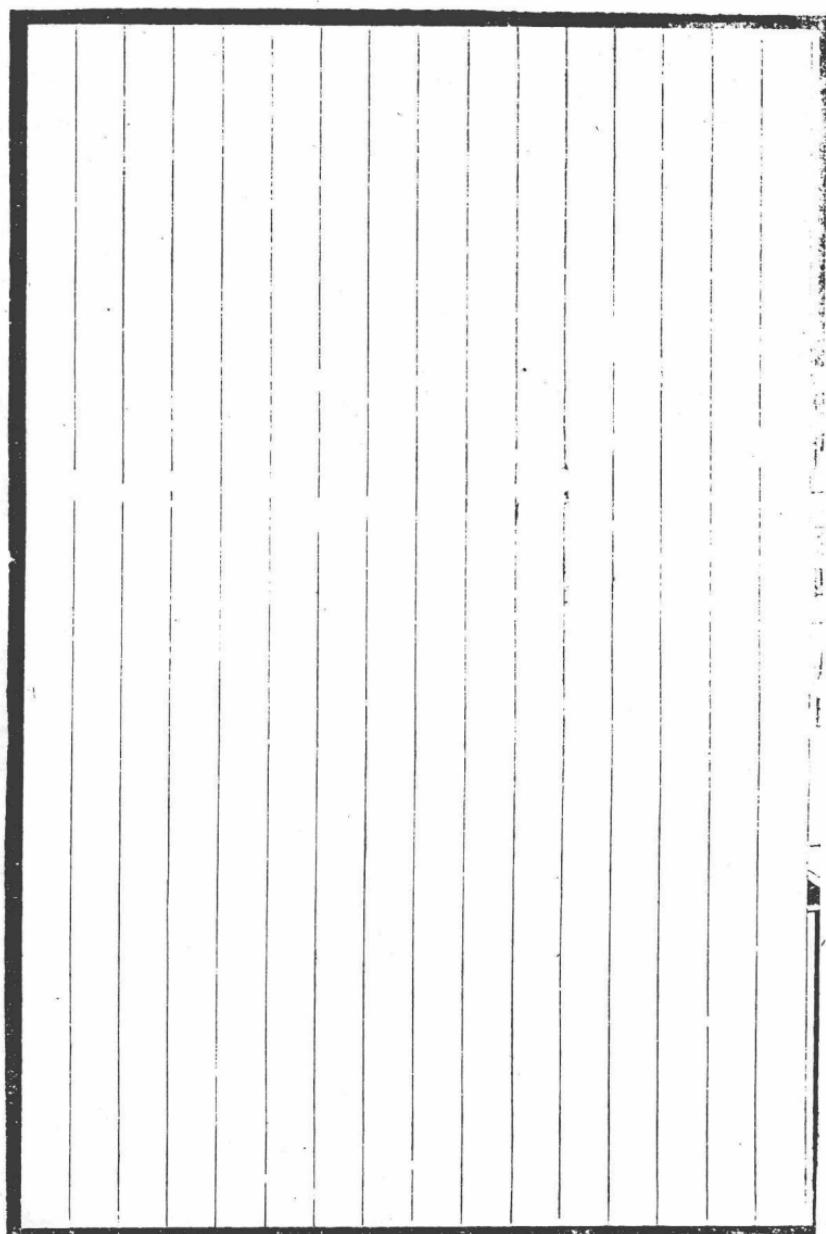
趙懷玉

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蔡之定

又惲太夫人傳

英和



6906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

列女

嘉興錢儀吉纂錄

賢明

貞髦君陳氏墓誌銘

孫奇逢

往聞陶母范母蓋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一成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功名非名節而沈靜深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所未經聞未經見者則貞髦君是已貞髦君太原傳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勔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厲柏舟操十七歲歸於擅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慎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卽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苦苣怡然安之迄歲之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游若僉議申救貞髦君要眾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祇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顧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旣非不得其死死復何

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絕不作
世俗兒女之態覺陶母成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髦君相
忘於無言乎貞髦君內美純備皆婦道之常不能詳述述此一端亦可
告後世矣生於萬曆丁丑十月十七日壽至八十四歲之庚子十一月
二十八日卒於松莊之僑舍山轉徙無常家庚子適在松莊貞髦君山
之友跡其行與年私稱之者也三子各有子庚子長襄爲諸生二十歲
亡婦李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景永永出嗣州守房
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醴眉有子蓮甦赤驥貞髦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
孫女六曾孫女亦有昏嫁今之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
山得爲輕世肆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
當深隱其詞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髦君之能傳者
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曰

貞髦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而笄人所嗤笄而冠
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於斯

吳淑人墓誌銘

韓炎

安溪厚菴李先生康熙十二年假歸省覲明年耿精忠之亂作閩士大

夫多陷賊中或不屈率不能自聞於中朝獨先生爲書疏蠟丸馳使者
間道詣闕言狀請濟師

天子深嘉之自本官編修超授侍讀學士當是時賊勢張甚脅污衣冠
以視民從己先生遯而野處誓抗不辱第恐貽兩大人憂而贈公與母
淑人俱勸以大義以趣是舉也王師旣收疆其明年亂又作漳泉所屬
縣皆陷先生守一村與府城相犄角時贈公已捐館矣淑人絕無兒女
子蓄縮怖畏態惟語先生等死耳吾不懼汝惟義之爲勿吾顧也先生
於是密請於親王將軍督撫告以進軍曲折約旣定身自除道梁水脯
資餼牽以勞大師之至而重圍解捷聞進官學士當危急存亡呼吸之
間脫涕泣援裾少遲回前卻勢卽俱盡誰實堅先生之方寸俾一意殺
賊成就如此卓卓以完大節而荷寵榮時無不歎母之賢明而能決也
而閩中士大夫又言先生自少時家多難山海之孽無寧歲當順治乙
未賊大至子弟之弱穉者盡縛以去而邀賂焉淑人與贈公謀安得多
金啖賊乎時賊踞嶮絕且千人乃空家財募鄉勇出不意破其巢盡拔
所縛者十二人以歸先生在焉蓋淑人之贊決大計多此類非偶然也
余嘗讀史至列女傳其蹈常守經之死不渝者故多可稱而奇女子乃

能涉險蒙難而識鑒堅定倉卒之頃無毫髮差以完其家成其子之名者不多得而以淑人當之可不愧矣淑人既歿先生以狀來不鄙余而屬之銘嗚呼是可書也其敢辭淑人吳氏安溪儒士諱參贊女自歸我贈公孝於舅姑姑早世逮淑人之歿將五十年每言姑在時事未嘗不出涕也舅病劇正當乙未家禍時淑人諸子俱拘賊所顧晝夜服勞不懈如未嘗有憂者舅臨歿歎曰汝不念而予以勤我也而子必歸無恙而亦當有後福兵燹後室俱毀墳壠亦頗侵雜他姓佐贈公以次復之建祠堂置墓田且葬族人之不能葬者以是家益落而從臾贈公無顧私也造次顛沛惟恐諸子或廢學聞讀書聲則喜曰吾不恨矣嘗爲其子言自我爲汝家婦適遭不造篭罩之是竄猿狹之與居而一無勃谿詬諱者吾處之以忍也諸子或追言遭亂時某某有力不相救濟者淑人徐曰置之卽汝曹通顯或情禮有所不周如何嗚呼斯眞可謂能忍矣惟能忍其小者故能發於其不可忍之大者也淑人生於有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而受先生庶吉士之封七十受學士之封又十年年八十及受掌院學士之封以終康熙三十三年某月某日也享有多福如舅之云贈公諱兆慶績學力行克反其身以刑其家子四人長

光地康熙庚戌進士今官兵部左侍郎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鼎徵康熙戊午舉人光廷貢士光坡監生女一適諸生陳寶璣孫十四鍾倫康熙癸酉舉人會孫四人淑人兆卜於某鄉感化里之南青洋窆以康熙三十五年九月某日去贈公之墓數里而近衷於古者之不祔而相望焉亦禮也銘曰

蛇豕鯨鯢毒我閩疆巢卵傾覆姑姑走藏懿惟淑人教孝以忠坐卻寇暴不出帷房嶈嶈善柔應機以剛生存三壽

三錫寵章歿寢君子曰代有終我作銘詩於彼青洋他年列女徵斯用

光

張太恭人傳

陳廷敬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通詩春秋傳及羣書嫁爲田大夫妻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麗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廷中牘籍句稽驗覆召管庫謹視賦徭所入曰代者至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庶謹修之後代者至果以爲言恭人牒太守請自臨督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恭人身自立堂下見太守顧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閱所入出無一舛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襯行當此時恭人提其孤歸數困於強豪孤零

子友也爲予言曰妻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閒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泣泣然不自止其後妻需先後成進士妻填撫三吳移撫黔需在翰林霖亦以文行選入太學皆恭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進封以卒恭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孤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詩之教也孤弗敢强然猶傳其茹荼吟三十首咏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爲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後悉取其橐燔之今著其存者一篇蓋恭人年七十時里黨爲恭人壽恭人以戒其孤之辭辭曰示妻輩汝昨來言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賓酒筵合諸名家文詞張屏幛如前歲壽蕭太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烏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可者今得詳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爲壽蓋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歿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十年餘閭戶辟績以禮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養我餘年然此中長有隱

痛每歲時腰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掩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爲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尙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爲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卽世不過十餘年爲白首夫婦汝父之亡吾年未四十更三十一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且其子侍讀君居里已十七年德望高善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汝曹中外薄宦偶歸里閭無善及人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爲情頃者米價翔湧邑井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饗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臯戾是懇矣汝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爲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其遇事引經傳以合乎大道類如此

贊曰初廷敬嘗私怪婁在京師時獨久從余游日以其所爲詩若文來廷敬居西街婁亦徙西街旣乃知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姜見文伯之友降堦卻行奉劍正履召而數之以其所與遊皆媚事己者文伯謝

而擇友引祉攘捲親饋事之甚至君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子於友無能爲益然亦自信非媚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得爲其子友與若子與氏見俎豆揖讓之事而悅之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予不敢援是以爲比也恭人之賢豈遂遠於孟母也哉

貞節汪太君傳

藍鼎元

汪太君八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爲宮詹某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戚族欽閨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遭籍產蕩析流離至無立錐地汪左右支撐佐宮詹敦睦宗黨宴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矢志殉亡哀毀絕飲食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無所倚賴有負亡人臨終丁寧之託因強起襄葬事含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旣中落茹荼集蓼甚艱辛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強延名師截所居斗室之半爲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飧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傳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不欲生因賃地結蓬編籬爲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

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愧勵癸酉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保同舉于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丙子仲子元旦亦舉于鄉三孤皆成名辛卯冬滿保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汪就養官舍凡地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則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有聲名庚子秋

朝命博訪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可嘉更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沒特加旌表海內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廈門調水陸諸師征勦復時時寄語勉以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強無爲湯藥分心六月捷書至喜動顏色焚香告家廟謝神庥謂人曰臺灣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兒能了此吾無憾矣閏六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論曰乾坤不敵賴有爲之柱礎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其一也顧立節各別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爲更甚矣鐵骨凌霜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茲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美又三子皆成名能

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難報之矣

當寧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今大學士仍總督江南河道事務太子太保嵇公之母楊太夫人以雍正十有一年十二月庚戌終於濟甯官署有

旨賜祭給帑金一千兩治其喪沿途官弁護送兼諭大學士扶櫬歸卽起視事大學士固請終制辭甚哀奉

特旨許之旣回籍走使京師以狀來請銘謹按太夫人世居吳之長洲考某縣學生祖某曾祖某皆隱德不仕年十九歸贈光祿大夫留山公公負經世才旣補諸生就故總督范忠貞公聘由浙之閩幕待以國士甲寅三月耿逆變作誘范公執之下光祿於獄搒掠備至范公旣遇害光祿聞哭曰吾義當同死卽日投繯絕命康熙十有五年九月十七日也時楊夫人年二十有七今相國生甫七齡舅姑皆老病旣聞變將以身殉則又泣曰吾夫得死所矣吾不可以不終吾夫之事拮据卒瘞事堂上益虔無何連丁兩喪自殯殮迄窀穸唯謹見者忘光祿之已亡也初光祿旣死難柩阻兵不得歸有義僕程治者崎嶇數千里扶還報命

夫人迎舟哭哭已謀速葬檢笥中敝衣典數金買地於邑軍障嶺前龜山之陽視窓畢泣語相國曰吾前所以不死以有舅姑在舅姑旣沒而葬今又葬汝父我則可以死則又有汝在汝父以秀才死國事汝未成人當如何則又嗚咽曰我其如何相國聞語感奮比長益從師力學歲己未庚申間米踊貴太夫人日織布一疋易市中米作飯指謂相國曰汝能讀書乃得啖此未亡人歎粥相國旣彊學不倦鬱爲通儒遂以孤童崛起掇巍科列清要

今上登極乃命入直南內出撫中州旋畀河防重任迎養太夫人署中太夫人勉之曰汝父故入淮海幕嘗言河防重與邊防等汝慎無辱相國益殫心工築口不言勞淮豫底定晉階台輔雍正十一年四月有公正廉明正己率屬之

詔越十有一月有敬慎居心忠勤襄事之

詔相國感激

主知盡然出涕曰皆太夫人之訓也太夫人生於順治七年七月初五日享年八十有四累封一品夫人子一卽太子太保大學士曾筠孫男八人璵瑛璜璵璇城珮璜登雍正八年進士第官翰林院編修奉

命回籍襄事孫女四人俱適名族曾孫男三人元孫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光祿公兆先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太夫人奉

旨旌門建坊光顯於世越雍正七年己酉贈光祿公復蒙

恩與享昭忠寺至是又特給大學士一品誥封前後六十餘年太夫人

皆親見之嗚呼

國家所以勵臣子其備至耳矣嗚呼太夫人其無憾也已銘曰

維易有言無成有終妻道臣道地道從同吁嗟夫人遭家閔凶甘荼集蓼以代先公先公從幕許友以死死國之難匪死其友孰侍高堂孰撫弱子公心炯然恃有賢婦惟太夫人知公此心存歿在予十指是任母織子讀寒雞夜瘡成茲國器爲楫爲霖卓哉相國

天子所勞簡畀宣防河流順道酬庸旌勳皇哉

明詔公曰匪臣臣母之教維

帝曰俞錫茲介福宮衣內製雲錦霧縠酥酪滑甘茶茗馥郁人蔭雄黃堆盤盈匱紫檀之龕列坐金仙玻璃御盞五彩爛焉花驄絡繹

丹詔聯翩暨其遷化數備禮全猗與夫人始厄終豐夫義婦節子孝臣忠爲邦國瑞匪直家榮書之形史疇與比隆軍障之下龜山之陽往卽

先公巍封若堂皤皤相國攀慕彷徨我銘是徵永世流芳

錢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李紱

嗚呼人之貴自立也於錢太淑人之卒爲之墓誌而益信其必然也太
淑人諱書姓陳氏其先世家江西信州至宋丞相文正公諱康伯賜第
於秀州之春波門外諸孫有留居者遂爲秀州人今嘉興府秀水縣古
州治也十一世孫諱憲嘉靖戊戌進士是爲太淑人曾祖祖諱懋義縣
學生父諱堯勳太學生善行聞於鄉以外孫陳羣貴貽贈中憲大夫母
氏錢贈恭人太淑人之生夢神降其家數歲能誦詩禮見法書名畫摹
寫輒肖母錢夫人恐妨女紅禁之夢神語曰吾授爾女筆當以翰墨名
世勿禁也始命從師受諸經歲餘卽通大義且曰讀古人書當學爲古
人古列女必繪圖欲相觀而善耳乃取女史孝傳所載繪於所居室中
朝夕省觀焉旣中憲公卒家大落以鍼黹佐衣食致孝養賴以不匱同
縣人今贈通議大夫文學錢公諱綸光者方負才名聞太淑人賢請爲
繼室生三子並早慧而通議公方侍親之官太淑人自教諸子績紡授
讀昕夕不少假並成其學惟次子峯以廩貢生早夭長陳羣則余辛丑
典會試所取士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官直

內廷今督順天學政轉通政司右通政幼界亦仕爲陝西寶雞縣知縣人咸謂太淑人藝且賢能施於諸子或爲作夜紡授經圖以傳其事以比曹大家宋文宣公卿大夫皆作詩歌以張之嗚呼可謂難能者矣往觀史冊士女之垂休問於後世者嘗以遭遇困阨因以節烈顯若安常處順則行不踰於閩太淑人乃獨能表見若此漢書敘列女謂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豈不然乎生平玩心易理愛復卦名所居小室曰復菴有復菴詩稿三卷藏於家繪事尤工山水人物花鳥並臻逸品縑繪所傳散落人間爭寶貴之而太淑人不屑意也晚以子貴誥封三品年七十有七以乾隆元年丙辰歲三月初七日卒於京邸哀榮大備庶幾乎無憾生女一嫁同里甲辰科舉人馮鈇孫男五人汝鼎廕生汝誠國學生餘幼女二人陳羣以今歲之秋扶匱歸葬其鄉某山之原瀕行來乞銘遂爲銘曰

石韞玉而山輝兮氣佳哉茲邱之藏坤爲文闕不施兮含萬物而化光
永斯石於幽基兮以保後生爲子孫之祥

洪母蔣太孺人曠志銘

鄭虎文

母姓蔣氏江南武進人明禮部左侍郎宗武十一世孫也祖諱金聲贈

母姓蔣氏江南武進人明禮部左侍郎宗武十一世孫也祖諱金聲贈

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父諱斆淳雍正甲辰科舉人雲南嶍峩縣知縣妣
龔氏封孺人母生有夙慧五歲能誦毛詩爾雅稍長熟漢魏樂府古詞
習急就章父嘗令手書以授弟若妹辨正古今字畫音訓無譌者父奇
之曰吾終不以許俗人聞同里山西大同守洪公嶧子公案償大同官
逋十有餘萬不以累弟舅受託趙氏孤坐累家破卒全之藉藉有孝義
聲喜曰是有隱德遂以母許字公案長子翹翹字楚珩倜儻尚義有父
風昏時母年二十一貧無居僦屋臨大池隘且溼母擇處其尤陋者暴
雨水浸淫漫牀下或覘之晏如也蔣氏饋以食則以食家之人辯乃啜
其餘盡則已處約讓豐卑己尊物門內之譽翕然以諧初楚珩以國子
監生應省試屢躡棄而幕遊母侍甘旨無闕闕則斥匱贈以濟衣飾器
物略盡或謂爾家素有德於人盍貸諸母曰不可是疑有取償心其能
刻苦以自有立如此洎楚珩病而歸母聞信倉卒挈二子舟迎及三十
里遇諸洛社識僕哭聲號而投諸水從嫗持之免數求死不得爲不食
者旬日時禮吉生才六年耳自是益困母則無早夜寒暑凡鍼紉織組
可力以自食者率三女靡不更習而勤事之龔孺人屢要之歸以舅姑
命辭後一婢至見母坐溼薦中淘麥屑作食大慟以狀告乃強迎之始

借子女從龔孺人居禮吉初從母受書至禮經夫者婦之天句哭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是句句讀凡爾雅及諸經難字皆令手習計字分日以課未嘗出就外傳也至是始讀書蔣氏塾中已而蔣以塾滿辭出母復歸禮吉乃從里中師里中師不辨音訓夜分母爲是正其誤者日不下數十字母織子誦至漏下四五十刻不絕聲東鄰有病叟惡之以手搏左壁且搏且罵母泣爲罷織而令禮吉默誦明日遂易以績勿與校也歲饑母與諸女食糠覈而獨飯禮吉禮吉不食泣母亦泣必令禮吉食或相視哽咽淚流灑槃案閒則皆罷食起蓋往往然也母故絕愛憐禮吉顧訓督不少假時時爲陳說祖若父抗節厲志事以勸其成雖一衣尺寸必如先制禮吉長出遊來歸檢衣有非制者怒曰此而從俗遷變異日何以自立嘗卻賈人金五百而寓書禮吉云汝歸於歲入外浮一錢非吾子矣時禮吉客某官所賈人其所部也是時禮吉以文章經術名諸賢豪間所至咸賓禮之母則力食如故常而節其館穀所入舉三喪七棺厚撫從子後先有寡者迎與共寢處性尤至孝雖貧寡必勉自盡然終以不滿志爲愧恨居舅姑喪毀甚旋又哭龔孺人遂得風疾疾閒歲作遂劇竟以是疾終焉母來歸凡十有八年而寡寡二十

五年而卒壽六十三歲子男二人禮吉乾隆甲午科副榜貢生娶蔣氏
即母之兄子迪吉出爲季父翻後娶楊氏女三人適芮光昭汪德渭史
禮孫男三人飴孫盼孫愍孫愍孫則迪吉所生也今乾隆戊戌某月日
祔葬某鄉先人之壘禮吉以狀來請銘銘曰

維稼維穡兒食不肥奚以肥之書田母遺丹鉛涕洟殷陸離充汝筭兮

貢

天扉母曰可矣勉無墮矣其旋其旋以報所天嗚呼噫噭鬻子之閔斯

吾銘其幽無媿辭

楊母聶太宜人墓誌銘

魯仕驥

宜人聶氏故瀘溪縣儒學教諭封奉直大夫楊公諱芳之繼室也初公
娶於李生韶韶生三歲而李宜人沒復娶宜人宜人始歸韶年甫四周
耳愛之如所生已而生子護又生子謨愛韶彌至護謨稍長韶處其間
自忘其爲異母兄弟也楊氏世儒家而公督子學尤嚴韶甫成童輒局
戶課其文每日晷移宜人潛就窺之慮其未就也韶或受譴訶宜人爲
飲泣退更慰勉之間值歲歉市米以給宜人炊飯飯韶而已啜薄粥見
者皆感動韶與護皆應童子試韶入學或曰護也宜人聞之驚愕旣審

之爲韶乃大喜其後護年冠而舉於鄉赴公車宜人命韶偕行韶欣然就道忘已之未舉也旣而誤又甫冠而舉于鄉兄弟卓然名動公卿聞宜人聞之憂惕諸婦疑而問之曰非汝所知也乾隆四十九年護成進士官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明年恭遇覃恩宜人受封而是時誤亦官南城縣儒學訓導以己身應得封典弛封兄韶蓋體宜人仁愛其兄之心也嗚呼繼母之慈於子如此蓋仁以義生者也然非仁之至則不能盡其義宜人之於韶其無所不盡也惟其心之厚於仁也此可以告天下之爲繼母者矣宜人性恭儉自始時處約至於夫子成名已入官布衣蔬食無所變年踰六十乃稍衣裘帛間御肉食亦不兼味然推分有無以濟族戚緩急無吝色存心仁恕厚李氏戚族一如聶氏娣姒或有違言坦然忘之待婢媼皆有恩乾隆五十五年秋偶得微疾踰月以仲秋某甲子卒距其生雍正元年十一月某甲子享年六十有八卒前五月猶見第三孫祖佑入學韶之次子也比疾三子皆朝夕侍側孫五人曾孫一人銘曰

序毛詩者於鵲巢之篇以謂國君積行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居焉淵哉宜人其弗愧諸銘以此辭非諛勒之金石

以爲世模

陶思永公配施氏傳

陶元藻

施氏陶思永妻山陰人其先世某以武進士居家厯官都督氏獨愛文翰幼卽知書逮于歸不廢課子精以詳余故於其善女紅秉家政盡盤匜箕帚之職概勿著於篇著其學博洽多聞以愧世之師而陋者思永嘗旅遊子愈隆八歲氏授以毛詩爲闡明六義辨四聲叶韻極於微妙又二年授左氏內外傳太史公記爲指解隻字義古通字及句逆用法外傳聞之驚又謂愈隆曰賣菜傭語往往有來處不多覽烏知之嘗寒夜篝燈縫紉有女左右之輒與女襍引通鑑吳越春秋世說等娓娓不倦女嗣是亦手執卷書不釋云思永家居不喜作鄙俗言雅好繆割人句及事以資談助親朋有瞪目不解何謂者氏聞之知某語屬某朝事或出某書了無窒礙古來婦人通文義訓膝下兒者層見疊出然率以窮嫠辛苦督課遺孤惟宋蘇洵遊學其妻程氏親授軾書軾竟以政事文章彪炳一代元虞汲避難攜妻楊氏與子集投居邊徼苦無書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及歐蘇等文後集亦克樹立蔚爲詞宗今愈隆雖非東坡道園可比氏之教實與程楊等吾越姚江孫文恪妻楊夫人淹通經

史教四子成名皆登卿貳有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之句功不自有
余嘗以是賢之竊聞氏誠其女曰房中人略識字廢古人四十五日工
願女曹勿以吾爲儻也女卽束蘭畹花閒帙勿覽然則氏之爲教不惟
不自有其功且若以知書爲悔者其智識不更遠與

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趙懷玉

吾郡錢氏自明萬曆以來名德相望迨侍郎贈尚書文敏公維城以學
術致通顯餘事擅三絕之目又嘗出使黔中戡平叛苗文經武緯暴著
當世乃其中圭稟承庭誥亦能出其所有以定變亂如崔恭人者吾不
能無異焉恭人諱孟鉅字冠之一字浣青爲文敏公女浙江蕭山知縣
人麟女孫湖北分巡荆宜施兵備道崔君龍見之配也九歲文敏遘危
疾割臂肉雜藥進之疾竟得愈母金夫人家世亦能詩故恭人幼好吟
詠嫋於史事蕭山君以爲讀書種子兵備君故永濟右族來家常州與
錢爲通門遂納采年十九就昏京邸明年中順天舉人又明年成進士
恭人隨歸事姑莊太恭人甚謹以不逮事君舅爲憾姑卒喪葬以禮兵
備起家縣令數厯州郡位至監司恭人內庄家政外襄官事秩然井然
無或失墜其在順慶也川東畝匪蔓延兵備率兵勇出勦賊間道襲郡

城吏民驚擾恭人知賊從西路來遣人疾掣李渡場泊船於東岸賊至水閣無梁遂遁郡以獲全其在荊州也值白蓮賊起兵備督餉出恭人在危城中烽火四逼警問日至籌策守禦不動聲色且以兵備指發書僚屬主堅壁清野之議促收附郭積聚賊偵有備旋卽解去兵備賦性夷曠每受代不屑與人較去之日多垂橐行自順慶罷歸貧困尤甚後雖洩涉廡仕長君景儀亦出守粵西故里尙無一椽恭人泊然不以爲慮文敏兩子相繼殂謝撫其遺孤頗力戚慟困乏者贍之嘗自蜀中歸泊舟燕子磯見渡船覆溺立捐錢募善泅者赴救全活十餘人問之皆應試士也登岸羅拜去爲詩品詣超雋力宗唐賢有所著詩若干卷夫中饋之職蘊習酒食而已不則執勤黹繡而已求其陳風緝藻與古才媛媲美已屢遘之至臨危處變動合機宜無論巾幘之所難能卽士大夫當之或不敢自信若恭人者豈非聰明有識搖染於家庭之訓深哉嘉慶十一年十月卒春秋六十有八明年秋景儀手兵備君述來告曰日月易逝卜壤未遂將以冬十月權厝於武進循理鄉祖塋兆次君知吾母審願有以志之也遂臚其行記於石而虛銘幽之辭俟葬而後備焉子六人景儀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改廣西平樂知府景儼甘肅甯夏

知縣鳴謙候選布政司經歷景偁國子監生景僖增廣生員景羣景僖
爲世父及從祖伯父後孫六人曾孫一人

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蔡之定

兩河總督麟慶見亭嘉慶十四年春余分校禮闈所取士始相見知其
府君爲良吏勞於外其學皆由母夫人教也以是聞母之賢甚詳道
光二年麟慶由中允出守徽潁淳歷河南開歸陳許河道按察使母夫
人並迎養在署其治亦稟母教爲多十二年春遷黔藩旣當封太夫人
將奉之以行矣會以道遠憚跋涉偕眷屬留寓豫省明年春擢湖北巡
撫未抵任而有

旨命督南河太夫人遺之書云南河當極敝之時任大責重汝身受
殊恩正宜藉此圖報惟有用人得當發帑無濫俾河流順軌農田漕道
兩無所妨盡心力而爲之必當有濟他非我所知也自此遂不豫四月
薨於邸豫撫以聞麟慶中道奉

諭來京成服百日後請安面見迎喪回京於八月二日合葬太夫人於
大興縣酒仙橋榮祿公之塋事竣遵

旨權署南河時余假歸在籍書狀馳山中乞表墓余素習母德且嘉其

孝思遂諾焉按狀太夫人姓惲氏江蘇陽湖縣望族八世祖紹芳明福
建布政使參議紹芳孫日初明遺逸守節講道世稱遜庵先生子格克
嗣以書畫隱布衣其處士贈登仕郎鍾茂者爲太夫人祖節孝唐孺人
祖妣也尉肥鄉後以外孫麟慶貴貤封中允者考諱毓秀也封宜人莊
氏妣也太夫人生時祖母唐夢老嫗授以巨珠光滿一室因命名珠字
珍浦穎慧過人稟父教通孝經爾雅毛詩大義兼明四子書十齡能詩
十三工絀繡有鍼神之目尤精繪事得南田法嘗夢至海中一孤嶼上
有蓮花大如車輪遇人告以舊在紅香島司秘籍偶謫人世遂繪圖記
之且顏其室晚號蓉湖道人降神之說肇端雅頌古來載述蓋多有之
至人之生於斯世豈偶然哉觀於太夫人益信已太夫人訓子以嚴絕
燕遊戒奢儉不許雜覽不經之書擇師擇交防範無餘力麟慶年十二
時入學稍晏舅氏方攝師罰令跪以紅日滿牕人未起屬對應聲云青
雲得路我先行舅氏以告太夫人乃喜命之起訓勉益篤及成進士自
浙寄以詩有科名雖并春風發心性須如秋水平之句何所見之大也
太夫人教子多名言偶見於詩生平志在主張詩教而詩不苟作作或
承長者命或哀逝表微或誨子女質直溫醇得風人之旨然不以此自

慊世之以詩重太夫人者蓋尙未深知太夫人云余聞諸惲氏長老言
太夫人志行高潔幼讀遼史慕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之爲人思讀
書論道以終其身後以詩才操履爲完顏先公索綽羅太夫人所知賞
因察執舊誼三使議昏固請乃許太夫人重違父命以不克遂初志爲
悵悵旣而曰是亦可以自立也則又致力於古來賢婦之道年十八于
歸盡孝盡禮深得堂上歡處分家政罔不當理遭重喪致哀極誠葬祭
有則叔舅卒無嗣以仲子爲之後男女及期無力昏嫁者出己貲佽之
孤女無依者爲之撫養御下嚴而恕織婢爨媿有疾苦必親撫慰之族
鄉咸取法焉其隨榮祿官中外宣勤布惠內助力居多及就養皖汎所
至以民物爲心崎路頽橋精廬祠宇多出資修葺而衣被窮簷矜卹岸
獄所施不可勝計方麟慶之出守也卽勉之爲二千石之良爲河道則
教之勤巡厯公賞罰廣儲峙其陳臬也則勉以慎刑洗冤遷藩于黔則
云黔地瘠苦雜居民苗當先以撫綏繼以化導俾衣食足而知向義斯
可矣尋權巡撫事有於苗疆墾田設學之請孝烈節義之旌胥稟母命
爲之遠近咸稱仁焉古所云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於太夫人見之矣太
夫人嘉慶閒誥封恭人今累封至例晉一品太夫人春秋六十有三聞

其卒時官民多爲之慟哭子三長卽麟慶次降服子麟昌武備院庫長季麟書廣西賓州知州孫三人崇實崇光崇厚降服孫一人崇壽女適董氏孫女十人太夫人儒術治體無不通達雖賢士大夫有所不逮自愧學識淺陋不足表揚太夫人萬一粗述其略以俟碩學焉銘曰

靈鍾川媚榮光降神彼姝者子謫自眞人女也士行賢能著聞額貞不

字依親終身上晞雲炮凌風絕塵有恪者胄爰求爰迎三使孔勞父命以申折節抑慤乃往作嬪有孝有德有經有綸篤生石麟爲

國蓋臣迓我安輿布爾陽春膏如雨慈暉以日晅施惠行仁流慶頌恩

述厥遺書尤明道源壺行閨章是輯是徵海內傳之維風植倫於乎母

儀拔萃軼羣磬竹曷單敬紀丹珉

又惲太夫人傳

潘世恩

女士以才藝得高名而膺繁祉獲大年者不數覩焉世遂以有才爲非女子福夫豈然哉觀於惲太夫人可以知處才之道矣太夫人名珠字星聯江蘇陽湖縣人故肥鄉縣典史諱毓秀之女適完顏氏舅河南布政使諱岱姑索綽羅太夫人夫泰安知府諱廷鏞子三人麟慶今南河總督麟昌今武備院庫長麟書今廣西賓州知州方太夫人之生也祖

母唐夢老嫗授以大珠生而穎異十歲能詩十三工繡紵善繪事閨中
有三絕之目今所傳錦雞詩及答謝戴佳太夫人啟皆髫齡作也可謂
女士之有才者矣及歸泰安君也事王姑暨其舅姑洒埽盥饋執子婦
之役惟謹未嘗恃才而矜泰安君厯官歐越齊魯屢典大郡其時幃房
燕豫足以優游詠歌太夫人潔衣疏食恆躬習勤苦爲婢媼先未嘗恃
才而佚麟慶等自讀書迄於成立太夫人提撕振勵亦旣備至而尤諄
諄然以孫夏峯先生聰明忌露盡之言爲大戒并未嘗以尙才訓其後
也迨麟慶出爲郡守至持節開府所至黔荆皖豫余嘗觀其設施如治
河明刑綏苗撫邊之法類皆篤誠明允合乎理道而悉由太夫人面示
機宜或手書誥諭則知太夫人明古訓而達治體其才之施於用至康
濟民物而有餘而平日之不以才自見尤難能也太夫人嘗栞其先世
遜菴先生遺書與李二曲先生集行世又嘗仿劉子政列女傳爲蘭閨
寶錄而選

國朝女士詩爲正始集則其蒐輯表章爲已勤矣而未聞急急焉自刻
其集吾又知太夫人惟不自有其才而後能公天下之才也若夫存孤
卹寡好善樂施之事此凡爲賢婦之所能不足爲太夫人述述太夫人

所以處才之道而世之女士之有才者庶知所則矣太夫人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歿於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春秋六十三

又惲太夫人傳

英和

吾從姉歸完顏氏爲河南布政使諱岱之夫人生吾甥泰安知府廷鏘以太母命求得寮友陽湖惲少尉之賢女以爲子婦今世所稱蓉湖夫人是也夫人爲儒雅世族其生也祖母唐夢老嫗授大珠有異光遂命之曰珠稍長知學能爲文辭迺字以星聯別字珍浦云生子三長麟慶次麟昌麟書初以吾甥守郡封恭人旋以麟慶貴晉太夫人以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夫人之歸逮事王姑及舅姑以孝聞相夫以敬理昏嫁以禮奉祭祀喪葬以誠教子以嚴且正發言動容皆有法則於儒書無所不觀而以餘事工詩作繪所纂有蘭閨寶錄六

卷

國朝女士正始集若干卷戚邠咸稱之麟慶旣奉夫人喪歸葬會迫朝命將起權總督南河乃述其言行乞余文余惟古者婦人言行不出閭闥其傳焉者必所遭不幸激而爲絕特之行至家室和平則謹職承順以率其常賢亦無由自見至爲令妻爲壽母而傳者寡矣若夫人之

醇粹明達近之作型於家遠之教成其子以施澤於世余所聞見彰彰如是揆諸古之女而士行者其庶幾乎雖欲弗稱將焉置之因詮次爲之傳

論曰惲之族有子居氏者傳其宗女名冰工繪事粉墨映日有光冰於夫人爲諸姑何惲氏之多才媛也然冰適毛鴻調築小樓借隱以終論者比之運期之偶觀夫人之相夫教子較之於冰更足傳焉且夫人嘗刻李二曲先生與其先遜庵先生遺書以傳世其所以教厥子者時舉先哲之訓言而長嗣守頴時以民俗犷悍爲憂夫人命疏濬潁川以宣鬱蕩穢厥論尤爲知本於此知夫人所學趨嚮之端其過人遠矣嗚呼是可多得哉是可多得哉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錄列女二

孝淑

郭孝婦傳

李崇

王孝女碑

黃宗羲

沈孝女墓誌記

毛先舒

李孝女傳

劉自榮

又李孝女傳

田蘭芳

徐孝女三割股說

張永鑑

徐孝女小傳

陳臘年

呂孝婦家傳

呂宣曾

許孝女墓表

陳道

閔孝女傳

沈大成

平陸呂孝女傳

曹錫寶

曾孝女傳

彭紹升

孝婦跋記

李集

追書亡女割臂肉療父疾事

曹錫寶

唐孝女傳

沈寶麟

孝女王淑春墓碑

焦循

記孝女武端姑事

李兆洛

孝淑

郭孝婦傳

李攀

孝婦開封郭鍾琇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閒闖賊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眾燬四郊麥百計攻城城中乏食推官黃澍括民粟三次麪一斤直銀二十兩纓珞草小紅蟲瓦松蟻螂每斤至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盃繼以糠覈庭前蒲萄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嬖迺以漚餉姑如是數月嫡日減嬖餓損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頤也而強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灌黃河入城家眾號巢水上食絕漚涓滴僅奉姑嬖竟瘦已而水益漲併高福得一小桴鍾琇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涘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鬚皤垂曳杖來曰而郭氏妻孥耶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胸泣曰天乎

吾願貸年活姑以乳餉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餉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遙指鍾秀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鍾秀故孝友嘗推產與弟鄉稱曰德育先生子坼績學有聲生數孫一女孫嫁余氏不數年嫠居守節養其姑與孝婦後先輝映云

李塨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瘞之闕得金乃全鄧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姪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續體以爲孝友烏在其爲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憾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噂沓聲戰以啟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并保其母子謂之何耶

王孝女碑

黃宗羲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

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
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擇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赫
奕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
琦齊之傅珍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
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
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
天地晦冥正氣滿闢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
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妹必告柩前而後行_{火之先家中細事}孝諱諱出夜半
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焰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
櫳舉室奔逆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吟呻磬水
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
不母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
百里千年雙碑翠鑠吾作讖語江流不墮

沈孝女墓誌記

毛先舒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驥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奇少卽嫋婉知盡孝嫁而

稱賢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
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深潛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
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
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殞
不及將斂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裹止血亦可生而必
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于是母病乃旋以甦身代之志
竟符奇孝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遷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併
赦之也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陷親不慈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
事有常有變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且母不知而
嘗之何不慈也國家值鼎革時人臣殉節而卒無救于其亡然必美之
以爲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爲孝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爲者嗚呼罔極之恩竟輕于食哉孝
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
毛先舒爲之記且銘之銘曰

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親死非死鬱爲神永俎豆詔後人猗人亦
孰不爲人之子孫

李孝女傳

劉自潔

李氏女鹿邑之南豐集人父麒生與族礎有隙礎從祖輩也誣麒生以卑幼毆尊親與其子兆龍杖之死且告於眾曰以其兵殺之也否將殺我眾以礎素猖披無敢議之者又以其從孫故或原之女痛甚寢苦枕戈將襲礎旣而曰不可父無子又將死其女乎吾知所以復之矣乃訴於有司三年而後獄成礎父子俱伏法鄉人義之以委禽請者日填其閭女曰無子而有子吾不敢居也有女而無女吾何忍老母在吾將焉歸矣終身不字母歿乃自經死事在康熙三十一年乾隆三年學使某以事聞於

朝旌其門

又李孝女傳

田蘭芳

李孝女者鹿邑孤柳樹人父麒生母某氏無子有女四人而孝女次居第三李氏族故大多相睚眦麒生與挺九及礎隙尤深往往於眾中露相報意二人聞之頗自危挺九於是嗾礎曰若與麒生有殺姊讐怨刺骨非可杯酒語言解也不早爲計終當死彼手盍先之彼無子訟必弗成卽成我當脫汝死礎心然其言謀遂合礎跡麒生將於某日適某所

道必出一古廟前乃與子兆龍匿廟中麒生至突出猝以入拳棓交下
脅折顱碎然後棄之去女聞不遑往省輒操刃麥鏹奔讐門門閉踰垣
入闔室已避他所獨子婦未及行迎斬其頸淋漓橫血中謂已死乃趨
廟視父氣才屬耳昇歸父微作聲曰讐所以敢殺我者以無子報讐耳
尚何言哉連呼天天而絕女旣痛父死非其命且傷父言曰女獨非子
誓不與賊其戴天也報讐之志遂決訟之官主事者乃以好語給女母
至其家則引而鑄之別室遂代爲願息之辭偕鈞金俱入獄遂變女覺
跳去求其舅與外大母導已自府以上遍以告身遂留會城不敢歸院
屬是獄於開封府同知使治之方攝諸囚未至而挺九已先橐金豫爲
殺人者地矣知治獄者不可動乃就女陽出相憐語以餌之徐以八十
金進曰冒息此獄解仍當以百金繼之使母不至累死而且得養是亦
一孝也女曰訟固可已然所謂繼者空言無憑慮負我翁誠誓神則決
耳從之爲神位置香楮預戒其舅局從者於外女爇香俾挺九酌酒甫
及一拜女遽前扼其吭以口齧面盡壞疾呼其役人求救以戶局不得
入女以右手抽佩刀以左手扼之力稍緩因得逸去交訟於官官直女謂
賄獄爲眞會逮囚至庭鞫之情得竟當礮以毆人身死律餘以輕重定

罪遞笞之上院院以爲允釋餘人待報而禁礮俟決礮聞之自縊而死
兆龍行自杞創重亦死案竟結女謂礮死不於市而元惡猶漏網報讐
之謂何欲叫閭而慮無助弗濟也知父死友子郭巖與所親郭維振有
義俠名往求焉二郭慨然任之遂行舅與大母仍左右之至京師投牒
諸法司皆卻弗視欲詣登聞院則逆拒使不得前女計窮乃徒跣被髮
詣鼓所搏頰陳冤且訴且號沫血庭堦吏卒皆爲飲泣直鼓者奇其志
哀其情準送河南詳鞫之事旣下諸當路大憲案經司署則曰一命二
抵法如是止耳囂囂不止固當重坐且二郭何爲者也疑有大姦乃行
縣名捕屬歸德府嚴訊之歸守考掠二郭無完膚終以女辭切不能讞
但以唆訟擬二郭仍以原招報罷而維振竟死女因發狂終日語喃喃
不休雖雜亂非一而殺賊二字十九在口一旦疾言曰吾今得與賊對
獄矣因仆地救之不醒凡九日不言亦不食以體微溫不忍殮家人環
視之忽蹶然而起曰罪人斯得吾事畢矣神色一如平時眾競叩其故
不答頃之有人自外來曰某甲中惡尋死矣則彼讐也乃發喪成服以
禮葬其父而養母久之有來爲女議婚者女泣曰父死非命理不忍生
所以不卽死者讐未復也今復苟活以母在耳尸居餘息顧可念及婚

姻會須一死以報罔極此語不敢聞也自是晝則侍膳母前既進必詣父墓所負土築墳夜則張燈紡紝或至達旦復擇里黨諸孀姥謹厚者衣食之與共出入寢處女自出訟日卽購利刀佩之衣紐皆百結謂讐意不可測倘變起倉卒則持刃殺賊不則自戕終不使得以有加其防身之周如此他諸細事亦無不秩然各當條理計永守墳墓非身所得常任而族屬中又不敢以爲託則爲母權養二螟蛉一五齡少者僅三歲皆爲聘婦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母卒女一痛而絕旣蘇收淚治葬具且爲弟納室爲妹理嫁裝葬訖假謝弔名遍酬素有恩者先祭郭維振墓爲樹碑以表其德然後次第遍及其餘私語其弟曰人命難常保卽我不幸宗老煥義兄巖可依也汝人田三十畝差徭旣易辦勤力其中可不慮衣食惟不忘父母墳墓則人將敬愛之羣思助汝矣二人亦不辨爲何等語但領之而已是夜女遂自盡含殮之具皆所豫治也遠近聞之爭往瞻拜墳巷咽衢凡數月不絕讐之嗣子乘亂闖入殯次破棺戕其屍時殮已經旬血乃汪汪湧不止以視化碧逆流正可相方而讐之日女刃卽刺讐人之胸則報父之事已畢是特福祿之龐娥親訟而

直亦不過免父之縕縈女必使之幾成而墜屢厄羣醜以極其茹荼銜恤任勞任謗之險危如崑山之玉經烈火而色不改卒之父讐雪母養終然後徐以一死償十五年濡忍之宿痛不幾與曹娥父溺之日卽沈身以殉擁屍其出無分先後也哉然人得一節而女兼眾善且慮患別嫌舍生取義皆古烈丈夫之所難女允蹈之故身死而公卿以及士庶無不歎頌欽仰書曰至誠感神易曰中孚豚魚吉惟孝之切故誠之至誠無息將於域內歌舞徵之矣嗚呼懿哉

論曰女方訟父冤時余適遇之中達見其容洸然以怒悄然以悲謂亦在患之常耳孰知其仁義極於性生如是哉迄今二十年女德焜耀天壤余將與向之道旁觀者同就萎翳焉可歎也

徐孝女三割股說

張永鉉

徐孝女者移風張子純孚之淑配也旣爲張氏婦曷以稱徐孝女曰孝女之割股也救其父徐翁心寰者二救其後母朱孺人者一皆盡其孝于徐故曰徐孝女也或謂孝女旣爲婦不當盡孝于翁若姑邪曰不然孝翁姑與孝父母無二理也亦無二心也今孝女特弗逮事其翁若姑耳使逮事其翁姑其孝必無遺憾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吾未見

能孝其親而不能忠于君者則亦未見女子能孝其父母而不能孝其翁姑者或又援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以爲割股不可爲孝禁例載于會典吾以爲爲人子女苟視其親之疾痛而不爲之救不盡其救之之術此其人爲何如況父母生我以身使或違道悖義以致毀傷則不可若子盡孝臣盡忠則死且不惜又何毀傷之足云是孝女之自戕其身正孝女之善成其身也而奚疑也甲申冬余讀大令李公書徐孝女割股事敘其割股救父而父病愈割股救母而母病愈人之死生係于天何孝女之隨禱輒應如此及敘其籲天請命願以身代其急急救親之心足以塞天地亘古今故感應之速若桴鼓焉斯豈易致哉因爲之說而并系以詞曰

人生世間若微塵耳一念之正充塞天地南州淑媛以孝自毀匪以自毀盡孝乃止於心則安於理則是能恢于心能當于理雖巾幘哉過鬚眉矣生女人嗔生男人喜吾不謂然視徐孝女

徐孝女小傳

陳鵬年

徐孝女字元貞今寶慶府同知徐公闢寶之女年十二失母哀毀骨立爲繼母王夫人所撫孝女率弟妹事繼母如所生歲丁亥冬徐公攝長

沙府安化縣事孝女侍繼母至安化徐公以公事赴武陵王夫人忽遘疾孝女侍湯藥終夜不寐繼母病劇孝女禱於天請以身代自剗左臂肉和藥以進越數日繼母病愈孝女不自言徐公自武陵歸覺而視其臂方創甚一家之人皆感泣官斯土者及鄉之士聞之咸歎息孝女至誠格乎神明或歌以傳焉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然士大夫有終身讀書敦行而不能盡者以一女子乃能刺血剜肉呼號於其親疾痛之頃孝而過者也且女之孝於繼母尤人情之至凡人愛我父亦愛我母繼母者體前母未盡之志以事我父也女奉繼母如此其孝豈獨父心之豫亦慰其先母于泉下知女之移其孝于先母者以孝事繼母抑足以章其先母之教矣或謂刲股奉親非中庸之道乃自古忠與孝之激發于天性而不能已者甘萬死不悔與其不及孝寧過于孝乎孝女之祖知嘉興有名而父厯官皆著政績孝女習聞于天之經地之義者有素矣某邦之人也又待罪書局孝女之事例所當書因紀其實如左

呂孝婦家傳

呂宣曾

孝婦姓郭氏洛陽貢士岷鎮女予族子從高妻也當其舅繼曾歿姑杜孺人方妊從高泣與家人訣曰倘男也當乳養之延乃父一脈不則以

死殉及從高生忍死力苦殫心鞠育而從高少羸弱讀書最晚疾病家事兩誤之遂不克有成杜聞孝婦明達聘爲婦旣入門授以內政悉領會持循一如杜家法裏從高所不逮杜因是喜慰自慶指目爲孝順媳婦云杜之死年四十有五於例不得旌而孝婦欲揚姑苦節嘗力求破格上籲而終不能以無例請也乃偕從高長跪于前乞爲狀志之載諸家乘予領之將十年不能就蓋自懼鄙陋之言不足傳吾嫂且孤孝婦之望也會

世宗御極詔天下立節孝忠義祠更定新例四十外身故者皆得一體旌表予趨以語從高孝婦卽贊從高與其事凡三年得邀恩旨如所請入祠從高及壯不知自愛好漁獵行無早暮或入山六七日不返冬月嚴寒嘗破冰下水手生魚爲戲孝婦泣勸曰吾爲新婦時姑嘗禁君出入逢九日戒勿登高酷暑杲日不得入山溪澡浴且哭屬新婦曰兒不比他人子君今所爲比登高浴河危險百倍奈何不一省母言從高因幡然易行旣而爲流輩所誘傾貲產以給優伶親故或勸諭之不能止孝婦乃斂衽泣請曰此吾姑一生心血所辛苦經營以遺留於君者君今浪擲於此他日將何面目見吾姑於地下從高旋散去

梨園子弟力復故業人皆指爲孝婦力予亦不欲爲從高譚以掩孝婦之賢並其從善納誨之一得也歲丙辰孝婦以厥證卒內御劉嫗浴其戶至左腕奉持摩娑乃俯對孝婦面長號而疾呼曰主母主母吾今乃可以此事語人矣一時親串俱驚訝問故嫗且泣且訴曰此金創痕主母嘗手割此愈老主母疾他人無知者惟老婦見之切戒不得言失今不言它日將以老婦爲詆語矣孝婦弟世奇從旁擊胸痛哭曰信乎姊言不我欺也向嘗論割股愚孝不能療親疾姊咤予不解事特未目睹耳古人豈無據而爲是說者嗚呼孰知此固姊之嘗試者哉夫剗股以事父母人子行之亦過中禮矧婦之於姑尤人所難而孝婦至性足以療久病之姑積誠足以留將燬之業豈非天之所鍾獨過於人詩所謂釐爾女士也哉

贊曰從高宗祀孝婦供蒸嘗唯謹其姑歿旣十年會祭享視肴核皆豐美余因手徹一簋遺細君欲其師孝婦不忘也杜孺人擇婦得此生死皆資其力而衰門祖孫所依託又甚鉅焉非純孝烏足以與於斯

許孝女墓表

陳道

孝女名福弟徽之歙縣許氏女也年十八夭死而歙之人士爭以孝傳

詢其事則云女年十三能割肱以療母病因竝道其祖許馗齡素有割
肱事其女孫蓋觀型有自云余聞而異之見歎人必咨訪之無間言乾
隆十四年冬女父秉恆客予家因得具聞其詳孝女少孝謹勤女事能
承母意乾隆八年夏母病侍牀席曉夜無怠既久不痊念父客外閨中
弱女無能遠求醫藥聞人內可治病遂引刀自割其肱雜飲食以進內
外人無知者閱五年女疾且篤母撫摩其手得一凹痕急詢之俯首嗚
咽不肯言母徵問益急乃垂泣道狀母相持慟哭而女竟死嗚呼爲人
所難爲之事而不求聞知雖學士大夫猶或難之顧乃得之兒童女子
若甚易者是殆其性然歟抑所謂觀型有自得之家庭者爲獨切歟在
昔盛時家塾黨庠熟聞孝弟慈讓之訓故其時農夫野老婦人孺子類
能知其義盡其禮相習于家庭里巷間視爲固然非其遭遇奇變亦無
以孝弟特稱者三代而下風教漸替民生不見庸行之軌其有天性篤
摯孤懷獨往若無可自效者往往以崎行貽風後世予深惜斯人之無
聞而哀其心之大可矜也許氏祖孫相繼爲此彼平居莫知敬養寢疾
不親湯藥者其視此當何如惶愧也女以某年某月日卒未字其父旣
葬于某鄉某原不忍令其沒而無聞乞表于予予惟其事之可以啟人

孝思也遂次其所聞俾揭于墓左以爲世勸

閔孝女傳

沈大成

孝女姓閔素名也浙之石門人父某有三子四女孝女其季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父任雲南布政司庫大使孝女年八歲從之官幼喜讀書女紅餘閒爲小詩居久之伯氏夭折仲叔相繼沒于外孝女泣告父母曰兩兄沒姊俱有家大人春秋高遠宦萬里歸孰與養先祖之在肆者孰與夕姪之藐孤者孰與撫吾女子子不字以奉親職也越二年雍正二年甲辰自滇還里明年葬其祖又明年父營生壙孝女預從祔示不嫁也父居鄉庭前老梅數株孝女行吟其下意蕭然自得屋後一楹卽孝女課姪之所謂醉鶴齋也中外女兄弟或偶內集雖怡怡父母起居左右順適皆孝女蠶杼之是出人不知其貧也未幾父卒孝女執喪自含斂迄禫除哀踊如禮弔者以爲難自父久疾醫藥旨甘孝女典衣飾以辦旣而治喪葬爲兩姪納婦仰以奉高堂俯以贍子姓拮据卒瘞孝女之心力瘁焉乃卽家訓童蒙以佐滌瀉村中人宿聞課姪事東脩之羊廩至母夫人因得優游晚歲齒九十乃終初姪之子襁褓失恃貧不能育孝女曰吾兩兄祇此孫宗祀不絕如綫吾安忍膜視遂收護視

之蓋獨力持閔氏門戶者數十年至是而孝女亦衰且病矣初孝女疽發于章期二穴之間醫曰肝藏傷不治寢疾歲餘而卒年五十有七其卒也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之六月五日逾月與其母同日而窆方病甚有沈氏妹來視憫而留伴因索其詩橐孝女倚枕口授沈轉述錄出今所遺醉鶴齋詩鈔若干卷是也沈新寡舅姑欲奪其志訪于孝女曰守節如何守得牢孝女呻吟中應曰不怕死便守得牢嗚呼至言哉

平陸呂孝女傳

曹錫寶

山西解州平陸縣民呂某病卒遺妻某氏女一僅七歲婦將謀改嫁女牽衣痛哭願母無去母不聽則日長跪母前且哭且訴日夜思父哀號聲徹里巷一日晨起至父埋處痛哭不已竟死于時家人跡之不獲及暮路人告曰某墓側有死女嬰兒至則女果死淚血盈兩眶遍地皆碧氣已絕不復活及曳其屍以歸眾爲取舊衣衾而殮之視其寢處則枕上血漬數層云是爲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日予於今年初冬將去任甫聞其事旣又得見海嶽遊人張白萼詩知馮廣文曾爲之傳而未得入志予又惜未有以其事聞之上官俾得達於朝者

舊史氏曰嗚呼若女者可不謂純孝哉夫弱質何知而哀痛迫切之隱

真有忍之不能欲訴而無從者君子覽古至曹娥之沈江緹縈之上書
輒歎歎感歎欲絕今女之年更幼於曹娥其所處又非若緹縈之沈冤
莫憇而諫母不從以哭父至死凱風聖善之說猶未足喻其懷也可不
謂純孝哉抑余重有感者國家至於草茆庶賤咸知孝義自處則風化之嫩豈非古今所僅見者
爲民父母者殆未之聞耶如謂事屬創見難以上聞夫奇孝奇忠之事其不可以常例拘也明矣

曾孝女傳

彭紹升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尙增以庶吉士出爲
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于官母病瘻不能起衍綸侍湯藥
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顧憐之
曰兒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卽帷外坐而
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薰衣麻老嫗遽驚起衣焚及帷老嫗突
火出呼救而尙增亦在牀臥衍綸突火入趣其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
衍綸出衍綸噬其手及骨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
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囂牀救者不得入尙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

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旣滅火衍綸身覆母兩體攀結不可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于

朝得旌如制郴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予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予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有給事于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卽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閒噏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予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于鄭先生者顧獨不

載噏手事予乃核其事蹟著于篇

孝婦陂記

李集

集令鄖之七載己亥冬坐廳事有投牒者手覽未竟色然起立蓋鄖東鄉栖士保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呼之案前得盡其言越數日孝婦之夫陳暨其伯叔兄弟至其言較詳隨命肩輿延孝婦進內署驗之傷痕宛然見者太息徐叩之其言婉而盡噫此非可以愚孝例也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幼爲養媳翁陳際亨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爲生方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閒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諸子婦環守之不敢惕息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

雞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砉然自割其胸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割其
半遂暈絕久之若有入挾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汝矣迺起坐以布束
胸刃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雞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
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卽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噫此
非愚孝所能爲也今旣馳稟大憲復手書彰其門界以白金二餅布四
端稍佐其色養孝婦屋湫隘無恆產雖終歲勤勤恆不給令作而嘆曰
傷哉貧也上無以娛二親下無以教諸子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
里許得大陂約三頃陂之麓有水田七區其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
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緻完好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梁
黍蔬果陂之周圍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
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分廉以廣孝雖山廬束縵令所甘
也而孝婦亦可受劉熙釋名山房曰陂言陂陀也作肇窠書曰孝婦陂
行勒諸石庚子首春文世挈二子來見且請名長七歲略識字次二歲
尤明秀令嘉之遺以五經墨刻數種名其長曰穀孫有馳之詩曰君子
有穀貽孫子蓋言善也善莫善於錫類今孝婦之子有田可耕有書可
讀孝德之光庇及十世殆如穀種之生生不絕乎其次曰蘭孫補亡之

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蓋言養之潔也鄖地生蘭有素心者是陂之產也侍白華之餐膳端素業於詩書蘭有國香而不言自芳吾知孝婦之後其熾而昌也爰書其顛末而爲記以授穀孫蘭孫藏之家

追書亡女割臂肉療父疾事

曹錫寶

陳氏女亡吾爲哀辭敘其行事旣略備矣已而又得一事尤焯焯稱獨行不可以無傳乃追書之曰壬午之歲女年十八其春三月予患疫昏不知人數更醫藥輒不效有來視者太息而已一日飲藥而甘初下喉輒似有異他藥繼進病日以起吾女喜溢於面而其左臂屈伸時若有礙問其故曰偶然耳予雖心疑之然猶在牀蓐故不暇致詳久之予大愈女手稍亦如故遂忘其事以迄於今女旣殮家之人環以哭無不盡哀而吾妾徐哭之曰若能活而翁於垂死今顧不能自活耶予異其語呼而叩之徐涕洟嗟吁良久而後對曰悲哉女之孝也其事爲不經而天性爲獨至旣已奪親之死而迴之然且深諱固閉卽死不欲人知此其用心爲九可悲也予又叩曰何如曰嚮者夫子之病飲藥不知幾斗然初無所覺獨於春盡之夕忽自言曰吾宜是藥後遂連趣以進而病竟瘳夫子頗記之乎予曰吾恍惚記之徐掩泣曰是非常藥蓋女之臂

肉也方夫子病劇家人惶惑不知所爲而聞人言凡疾之不治者得其子若女之血肉和藥噉之則猶庶幾可望活女慨然曰是可試之諸婢愕曰此何事而可試試而無驗且當奈何女曰是誠有之雖然吾非敢意其必驗也顧以羣醫舉窮於術茲非一術耶卽有不驗要以盡吾術不猶愈於袖手耶且夫身者親之遺也吾亦何惜不以還吾親而逆窮其不可知以自謝耶吾姑以是進萬一有當誠大幸不然則吾親且死吾雖由此以墮其生猶將從親於地下吾奚憾焉而又奚疑焉眾聞其語皆悚聽悲感不敢復諫乃爲市起創之藥謀攝護之宜惟恐有不虞也女一不顧獨求匕首沃水於石磨淬反復刀光爛然女審視曰可矣退而齋心盥潔俟夜陳几於庭炷香於鑪稽顙天願以軀命贖父於死於是出刃腹中橫穿其臂而驟割之血出如涌得肉委地大逾方寸七女於是時瞑眩頓仆不復自知諸婢扶掖於榻繆以瓊屑裹以純綿導以緩飲女息始屬已而目開體舒躍然以起不知楚痛之在躬也就竈爇火投肉於壺與藥俱熟乃手奉以進夫子所謂飲而甘者固是藥也女旣詭對以安親心又深戒家眾毋驚吾父故至今而莫以告也悲夫女今亡矣不可使其湮晦終久不著故敢卒詳之以彰孝也妾猶記

女之始被創也時方入夏陽氣暴盛血肉墳起糜潰破裂急不能合幸而及秋乃稍稍平耳使其不幸卒然進風體顫脹噤遂至不救者或有之矣卽不然而筋骨脫落血氣耗敗則其死亦旣久矣顧能延之二年而後盡豈非天之鑒其孝假之年以至此哉語未竟哽咽不能出聲余聞而驚躍大慟不止已而曰吾女乃有是哉吾先妻張恭人故嘗刲股療姑矣吾旣自愧身爲男子奉親之孝不如婦人故嘗謹藏於心不敢忘也及今又聞吾女紹述其母後先如一迹女卽死往見乃妣於地下亦將忻然相視而笑矣而吾又奚悲雖然難矣夫以纖弱之質奮然排眾論以自殘豈眞輕棄其生哉迫欲求父而不遑恤其他推此志也與古所稱緹縈曹娥者豈有異哉吾誠負吾女之生死而又無以旌之吾何以爲心于是忍痛書其事以勾於時之大人先生立言之君子有能哀其志而假以褒顯之辭吾女死且不朽寶亦感且不朽

唐孝女傳

沈寶麟

唐氏女名素江蘇無錫縣人其自題畫以二泉女史者識所居也家貧無兄弟念父母無以侍老請得不嫁以養顧量鍼黹所入不足供滫瀡能摹諸粉本折枝花藻因售其藝邑人皆聞女孝重其畫善賈購之父

母賴以贍年五十終事如禮

沈寶麟曰孝者百行之本也士君子俛焉懼弗及况女子乎夫女以事人爲正者也然淇泉河廣諸詩未嘗不以思歸望遠惄惄者爲用情之至焉蓋教人以思本也若唐女者不字以成其孝貞而正者也視衛女諸人豈不難哉余嘗遊惠山得女畫一幀以歸每一展觀油然感者久之聞郡人將爲請旌而爲之傳以俟

孝女王淑春墓碑

焦循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餧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乎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勲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夔墓側請旌於

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衛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予之咎也余感然因爲之述

記孝女武端姑事

李光洛

孝女武姓字端姑浙江錢塘人也父仁母范女少敏知讀書至性過人願不嫁以事父母父母嗤焉少長母偶疾夜起求藥蹉跌樓折脊屢而愈私喜曰吾今形殘不可匹人得遂吾終事父母之志矣父母亦遂不議婚也幼弟曰莅莊女教之讀甚有法度仁以佐幕活家方游黔中一日女泣告母曰兒猝心動殆不詳也俄凶問至仁果以是日沒於黔中嘉慶三年六月也時女年二十四莅莊年十五雖已授室僕弱多病母將往奔喪女請從母知其敏于事也許之遂奉母挈弟以行比至資斧罄女以十指佐母營朝夕幸黔中度日省嗇上奉甘旨下課弱弟裕如也又日積纖細所餘而蓄之閱十有七年始克偕母與弟奉柩以歸又數年母以久居黔淳受瘴溼遂病痺扶持抑搔惟女是賴逾歲餘病將殆屬女曰莅莊不能不出求食二子幼汝必以教莅莊者教之女泣

應曰諾遂卒母蓋慮其殉己以死也莊亦敬事如嚴兄凡家計悉奉孝女持之道光六年鄉黨狀其事聞諸朝有

詔旌焉

李兆洛曰不嫁非禮也廢疾不嫁則不謗於禮計孝女之所爲武氏宗實倚賴焉天殆所以曲成之歟在易坤之謙曰含章可貞貞者女道也而許之以可蓋三不當位而稟坤德動而之陽故爲謙爲含章而夫子復翼之曰以時發智光大跡孝女之行亦可謂光大而以時發者矣莊莊字婕生述其事于予中表魏君裴請爲傳予以古無生而立傳者爲記其事以授之道光十五年也孝女年六十一矣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目錄列女三

節操上

王宏撰

裴節婦傳

王宏撰

貞節員母孟氏傳

王宏撰

魏節婦傳

藍干秋

節孝郭孺人傳

冉觀祖

王貞女傳

尤侗

傅節婦墓誌銘

施閏章

路節婦党氏列傳

康乃心

金節婦傳

劉青芝
潘耒

沈節婦墓誌銘

儲大文

史節婦傳

魏禧
衛既齊

梅節婦李氏傳

魏禧
衛既齊

秦節婦母家傳

藍干秋

吳節婦傳

藍干秋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燕節婦傳

鄭廉

王治民妾傳

鄭廉

孫節母傳

梅文鼎

孫節母傳

丁子復

林節婦傳

徐文駒

又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毛際可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方苞

可母岳氏墓碣銘

李塨

弓節孝解母張安人墓表

張伯行

嘉興錢儀吉纂錄

節操上

裴節婦傳

王宏撰

予嘗至高陵益聞裴節婦事時其里人方上狀臺使者以聞於朝聚土旌門田進士雪崖屬予爲傳傳曰節婦姓藥氏高陵民裴汝清之妻今孝廉憲度之母也憲度生踰月汝清卒氏年十有九耳家故貧竭力以養孀姑姑歿脫簪珥治喪事葬祭成禮鄉黨咸稱之或有欲奪其志者氏截髮自誓日號泣訓憲度攻業織紅組紩以佐所需拮据顛沛寡親戚兄弟之助歷十有九年丁丑氏以疾卒又二十年丁酉而憲度舉於鄉

山史王宏撰曰予不識憲度何如人觀其母卽憲度可知也人貴自樹在婦女猶然哉當其毀容守約以立不可知之孤固已義固金石信貫神明焉推斯道也憲度可以爲人臣矣

貞節員母孟氏傳

王宏撰

員母孟氏者員公偉鉉繼配也公先娶於任氏有子二女一長曰賡瑛

將及歲矣任卒踰二年母始歸性嚴靜闇範脩明乃未四年而公卒母慟欲絕者屢時年纔二十餘耳上無舅姑二子又幼凡所爲公身後事皆力任之視含敦木賁崩卜藏誠信無悔宗族咸難焉伯氏以母少艾又乏已出子諷之更母以死自誓曰禮婦無二適之文詩著共姜春秋紀叔姬皆無子未亡人所以不卽殉決者以有藐諸孤在夫爲偉鉉也妻者是爲賡謨之兄弟也母夫死之謂何其或有他志聞之女憲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未亡人復何知於是雪涕督內外政益嚴男受書女受紅夙興夜寐機杼軋軋與咿唔聲相答首不重珥衣不曳地食貧茹戚垂四十餘年卽賡謨兄弟弗知其爲非母出也賡謨旣壯積學姱脩爲名諸生倉廩餼行且應

大廷試有子三女七繞膝含飴皆母鞠育之使有室家乙未母年八十九二六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合龕於祖塋之次諸子若孫哀毀盡禮如喪所生里人感之多下涕者嗚呼可以風矣先是有司采輿論旌其門曰貞節故今稱貞節貞母云山史王宏撰曰古今言節婦不一而穆姜最著史稱其慈仁出自天性以撫其前子故尤爲難也然穆姜初不能信於其子以斯方之豈獨賡

謨賢於興哉皇甫規亦更娶妻後以死殉規烈矣而子無聞一時號曰

禮宗抑其遇有足悲焉若貞母者殆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母亨者也

魏節婦傳

藍千秋

余友方斯民爲言其族節母魏氏之賢也曰母姓魏氏適族某年二十餘而寡有子二長能行幼在襁褓夫死旣葬家無餘產又無眷功可依乃持二子之母家母家故貧卽別爨手紡績易食自給哺兩子積十數歲子稍長挈之歸仍拮据忍飢凍飭子勤儉稍葺屋居爲子授室年七十餘卒自始嫁迄夫亡以至老死未嘗一日獲煖飽者然母之節吾宗

族無異辭焉母矢節在

國之初某所見與聞于族長老者如此其他則不能詳亦無奇異可紀述者余曰能是乎可以傳矣夫從一而終者婦人之義然至于夫亡子弱勢無可倚或勉強改適以存夫後幸而有濟君子猶將憐其志而原之況以煢煢一嫠徒手食力終始一節盡瘁竭勞長育二孤以報所天于地下者乎彼無後顧而激烈一時以殉夫者其行至高然視此則難易有閒矣且夫樹皎皎之行者易於立名然非婦人之正也若所稱節母者其庶幾乎因紀其事而論之以爲婦人之不幸而勢遭其窮者之

正則焉

節孝郭孺人傳

冉覲祖

郭孺人郡庠生李鴻普妻也父明興以孝廉任臨洮司李明季寇變卒於官孺人甫周歲而孤母李撫且教之動準禮法十三歸鴻普卽循循盡婦職鴻普父清星繼母丁交口稱其賢閱十年鴻普死孺人痛不欲生而翁姑方切喪子悲子以建僅數齡號泣母側不暫釋孺人顧而傷之乃翻然易慮曰吾豈可重貽二親感且令茲藐孤靡所依夫將不瞑矣於是屏鉛華勤紡織課子讀書知名譽序冰檗數十年始終不渝成其子以慰其夫可不謂完節歟鴻普故嫡所出母王氏當明季寇躡康邑城破撫鴻普曰吾不可以潔身污賊手傷哉小子不復卹汝矣遂投繯卒鴻普曳而哭賊至憫之驅婢僕負鴻普去事定家人求其遺骸不可得鴻普以是抱終天恨嘗夫婦私議雕檀爲像未果而鴻普歿孺人語以建以建四出求佳檀不獲謀諸匠謂和香屑爲之不劣於檀孺人諾之復自想像必藉生人氣乃可通靈徒以土木奚益乃焚香虔禱刺左腕和香屑血流滿盂又自翦髮飾像首以建聞之倉皇驚泣拜母前

孺人諭之曰吾姑以節捐軀吾何愛此髮血不以奉姑乎吾固無恙汝又何悲像成孺人飾以冠簪衣履舊曾見姑者皆詫爲逼肖孺人內自喜謂吾姑今復生矣藏以潔室障以素幕終其身省視惟殷飲膳必供可不謂至孝歟自孺人以節孝著於是姑之節益彰而夫孝亦克全云

王貞女傳略

尤侗

貞女名秀文嘉定王文學女也少孤育于伯父前進士泰際兄揖汝教以書輒曉大義家人稱女博士云同邑項時鳴有子準早慧能讀書乙未秋隨母印氏往外家外家王氏戚也方有吉事以故進士妻徐氏文學妻張氏偕秀文在焉秀文儀止端莊眉目如畫準母見而悅之注視不去謂其姪曰吾夜夢白衣大士以楊枝水洒吾兒及一女今見秀文衣飾宛如夢中豈應爲吾婦耶姪曰天緣也吾當爲媒遽告二氏二氏齊聲曰適含笑而揖我者非此郎耶異哉吾兩人亦同有夢而諸姑皆曰項郎美而才異日必貴以秀文配之眞佳偶也于是準母取金釧繫之臂副以絳紗曰而今爲我婦矣酌酒相賀極歡而罷時準九歲秀文八歲矣越數載時鳴以訟家日落印氏亡矣準又試不售而進士長女適太倉吳祭酒子一時姻姪悉貴顯秀文母心動泣謂徐氏曰向以項

郎富且能文必貴今若此吾何望焉且而女嫁宦家吾女字寔人子他日饑寒將大累吾女并累汝柰何徐氏無以應也適祭酒之親楊來求婚徐以語進士進士曰惡乎可姑令探秀文意秀文大驚曰伯父賢者何出此言向伯母以兒許項兒屬項久矣柰何以貧故背約進士聞而歎曰吾女讀書知大義吾不可奪其志遂謝楊氏其母恚曰女自我出何容他人主乎乃以好語誘其媒曰前項氏釧非精金幸爲我易之媒持以往久之不報則母以爲得計矣亡何進士以事往金陵乘閒潛納朱宦幣而以釧環授秀文曰兒行爲夫人矣秀文驚問故涕泣不止念項遠居村落且貧不能娶今朱氏子旦暮來贅事急矣惟死可免遂摘金耳環嚙之腹痛不忍醫進藥秀文揮之曰吾命也延至四日喧傳數十里時鳴聞變亟使準請其叔母往叔母故媒也抵寢所私問曰賢女垂危矣有何言秀文長吁曰吾何言曰雖然吾爲項來柰何無一言秀文曰吾母又以我受朱氏聘吾一死可以三全不違母命一也報吾姑地下二也全吾節三也吾死無恨矣當是時秀文吞金環已七日昏絕者數矣王氏有老姊以奇藥至家人抉其齒灌之金環得出秀文復甦于是時鳴使客以義激揖汝揖汝勃然起曰吾爲男子不及一弱女

子邪且吾父遠出吾不主持人將咎吾母遂密與時鳴約以輿來明日
準親迎秀文母怒詈曰薄福子必欲嫁窮兒以辱吾吾與若絕矣盡脫
其簪珥衣服將撻之揖汝力解得釋登輿以歸項氏此丙午四月十一
日事也秀文旣歸執婦道惟謹刺繡織組以供朝夕其姊適祭酒子者
念其貧遺以金珠衣被弗受也然準益窮困欲改業爲商有楓涇沈先
生珣者高其節歎曰王氏女甘爲貧賤婦項氏子終爲貧賤人邪乃召
準曰而奉而父挈而婦來吾給而餧粥教而讀書準因移居楓涇以沈
先生爲師而所與沈先生游者多名士作爲詩歌以贊揚之稱秀文曰
貞女云

吾友陸志熙過予而太息曰嗟乎貞女之節苦矣今更有苦於是者秀
文旣從楓涇歸家徒壁立乃謂準曰母卽棄女女何忍離母相與歸寧
冀其母之悔也母卒不禮焉秀文向積女紅百金局室中出閣時倉皇
未及攜索之於母母亦不肯予復驅之歸而時鳴客于揚州爲人所給
空其囊家又被盜于是項氏之貧無立錐矣播遷吾郡負寄楓橋一載
以近市湫隘復僦南園屋三舍以居其房主小人也亟徵其直掠器具
以去時鳴遂飲恨而死時嚴寒秀文解身所衣綿衣鬻棺木有鄰陳氏

亦出錢助之始得斂今歲準假蒙館以餉口而秀文及幼弟小奚三人
斗晈弗給也當秀文吞金環時受創多病不能操作以是益窘予不忍
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也且爲之柰何予起而對曰今吳中大饑露齒
相望然苟可須臾活者尙思起溝壑而骨肉之況貞女之大節較然者
乎諸君子之詩歌贊揚亦至矣然使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雖言如金
石黼黻則何益哉請傳其事以告同志必有指囷以贈者于是陸子條
助法如左

傅節婦墓誌銘

施閏章

傳節婦姓吳氏十七歸當塗傅光箕箕力學善病婚未逾月朝夕侍藥
餌居歲餘羹股進數四不起遂矢以死殉父母愍其少寡無子也欲奪
之給歸寧強留于家使媒妁爲言不聽則迫脅之又不聽乃謀絕其舅
姑以它事構傅怨婦歸傅果怒拒之曰若父仇我何婦爲節婦號哭
于野終不納婦歸吳吳又不與食眾皆曰是其窮無歸也不守必矣節
婦泣請其母曰假我數椽吾寧獨餓終不以一溢米累父母乃于庭隙
葺茅室日夜操女紅給餧粥鄰嫗憐餉之弗受歲祲餐腐粗以活積數
歲買一女奴晨樵暮汲拮据凍餓相守者四十餘年康熙辛亥十一月

十七日病且死屬曰歸我尸于傳同穴瞑矣言訖而卒年六十今將以壬子三月某日合葬如其言士瑜屬子表之於平婦從一而終義也節婦無子無食難乎其爲節也于傳于吳皆見逐奪之者百而之死靡它也不吳食而吳是居嫠不可無依也死而歸傳終從夫也君子以是難節婦且俾其夫光箕藉以名焉吳子兩若旣傳其事余爲之銘銘曰其生同歡曾不累月其卒同歸萬古之宅

路節婦党氏列傳

康乃心

節婦党氏閩中邵陽人也世家城南莊頭邨曾祖時元明歲貢祖擢邑諸生父紹萬歷壬午舉人位讓仁令以清節著節婦生而端介通孝經論語王楷書及笄適澄城湖南別駕一云路公從廣次子世榮未幾榮以疾不起時節婦年十九痛哭不食以死自誓孀居凡七十二年年九十一以壽終其歿也家人發遺笥止孝經列女傳數冊及其翁一云先生自任所寄手蹟皆勉以守節事諧諧至不忍讀云節婦生萬歷甲申卒康熙甲寅守義之年爲王寅子女無一出

康乃心曰余邑蓋古有姁也聖母之故里在焉攷于詩稱大邦有子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及劉向諸書所載湯妃禹母皆有姁氏女故自三代

而降如漢之任季兒明之李生光被妻秦任朝宣妻魏以及近代之史生記魯節婦雷趙臣兒妻節女王田光謙妻秦何烈烈也豈聖母遺墟風化固殊耶路節婦之死余適在澄亟往弔之荒僻窮鄉棺停破甌窰中雪積成尺一燈明滅如縷哀動鄰里余徘徊瞻次者久之曰爲人當如是是一女中之海忠介也然予聞忠介之歿哭人朱良佑哭以詩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之句至今爲人豔稱茲觀節婦之靈並菜羹亦無矣太史公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鴉毛節婦當孀居時年方少使或見義不明稍易絃轍安必其寥落荒涼至生無以爲生而死無以爲死也節婦年雖踰耋而婉雅嚴正余猶及見之蓋余妻路爲節婦從孫故知之頗悉云嗚呼難哉

金節婦傳

劉青芝

節婦金氏秀水人張棠妻也棠生男庚方七歲而棠歿氏時年二十九其姑孀居已十七載矣姑婦相依煢煢然午餐嘗不給氏以朝炊之餘進姑姑不忍獨食欲分食氏氏詭以腹痛辭恐姑腹不克充也姑病侍食嘗藥搔癩滌膚鬢髮拭垢一身親之夜則坐牀頭候喘息聞呻吟聲卽起未嘗解帶及歿哭之痛曰吾將復誰依以冀孤兒長乎殘燈敗幃

十指作苦嘗冬月爲人捆屢穿針引線經緯縑約每至夜分兩手皲瘃如口張炙蠟淚以滴氣騰騰出痛如割首搖心戰良久指乃得結方就枕辨色復起矣其宿火夜捆也呼庚讀書其旁指誨涕泣墮落零亂沾漬衣袖閒庚亦克自淬礪種學績文卓然有立以薦應博學鴻詞徵雖不售然聲稱亦煊煊遠邇當是時有司以氏節上於朝合旌門烏頭綽楔表厥宅里氏聞命而泣曰握冰履霜婦本效姑遙遙五十年乃婦邀國典而姑卒格於例戴

聖恩懷私痛矣越四年卒年七十九

史官曰氏晨起理髮畢忽登案扳甍西南引領曰我安得望見江西耶時庚遊豫章未歸豫章於浙爲西南昔梁公過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不忍去不去者思親而不得見也倘聞親不見已而思其有懷更何如庚客遊十九年歸省者六常恨不獲晨昏侍左右故每語及母登案扳甍輒痛哭失聲噫庚與梁公同一不遺孝思也而情更苦矣吾友萬邦榮

召試歸語余曰同試秀水瓜田先生者詩古文詞有源流兼擅書畫瓜

田先生卽庚也今客睢乃以母夫人傳乞我昔牧齋曰孤苦峭獨者生氣凜凜一經撰述黯然而死余竊恐凜凜母節反以余文而不彰也余滋愧焉

沈節婦墓誌銘

潘耒

嗚呼倉人之祿有死無二者謂之忠臣處人之室有死無二者謂之節婦若人者未嘗知其主之必危夫之必殆也與同安樂中更變故不渝其守而人猶難之若夫見其已危已殆而捐軀事之履險任艱鞠躬盡瘁豈不尤難而尤賢哉古來純臣若申包胥田單諸葛孔明張睢陽陸秀夫之流蓋曠世不一見也而婦女顧間有之若沈節婦其炳然者矣節婦烏程溫氏貢士模之女歸同邑沈文然溫沈皆苕中望族文然祖演爲大司寇父及兩兄皆舉于鄉許婚時方鼎盛已而金陵有大獄詞連伯兄論死籍其家文然以出嗣免猶坐仲兄科場事與叔兄偕徙塞外方獄急時有言婚可解者溫女聞之慟哭求死父母乃曰世固有甫婚而夫遽亡者壻長流與死等此女命也復何怨但沈氏不可無後當及其未行而嫁之遂請于官出獄就昏仍時時就繫如是三年乃行於是舉一女一子臨行時子猶未出腹也二親尙未葬節婦曰此大事夫

去孰爲主者不謀族黨不用地師剋日襄事令文然視復土而行旣行家難尙未息有姦民王式者以沈氏籍產不盡訴于官徧厯監司督撫以至部寺所株連百餘人涉訟八九年迨親王廷鞫始抵式罪而沈氏田宅尺寸無留者溫之資裝亦盡中閒文移駁詰吏胥誅求千名萬狀親屬或坐視或陰下石節婦旣備嘗慘苦而能審幾應變不挫不擾故家破而猶能立孤其明哲有丈夫所不逮者文然至徙所僅二年而沒萬里負骨歸節婦瀝血驗之乃葬文然生母與嗣母並在堂節婦事之曲盡孝謹生母病瘦節母扶持臥起三十年如一日文然之叔兄先聘于徐難作請婚不卽許瀕行乃成婚竟無子節婦與徐同室而居如親姊妹叔兄遺言以家產盡與弟之子節婦不聽卒爲立嗣其臨財能讓如此治家一用勤儉年荒屑豆爲糜自食而奉姑及膳塾師如平時教子女有法度慈而能嚴婚嫁旣畢節婦力竭心枯發病以卒卒於康熙丙子七月望日距其生順治乙酉十二月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子琬娶吳氏繼娶凌氏女嫁溫祇愿嗟乎當沈氏禍烈時使溫氏稍稍觀望則文然不得婚若赦之鬼且餒何有門戶節婦矢死靡他延宗祀于一線茹荼嚙蘖備歷人世之艱辛卒使沈氏亡而復存碎而復完與尋常秉

義守貞者難易何啻倍蓰而其父母兄弟咸共成就之牽連破家終已
不悔豈不亦賢哉溫之先有陸太孺人以節孝聞有家訓行世其子寶
忠先生官新安明亡闔門殉難今節婦殆聞陸母之風而興起者與而
世之爲寶忠者何寥寥也琬將以某年月日合葬節婦于其考之兆以
狀來請銘銘曰

夫亡守貞婦道之常遭罹奇阨不亡而亡子猶在腹夫乃投荒生分死
別地遠天長況家多難如沸如羹葬蜂辛螫矢集于牆藐茲弱質懷冰
履霜不競不練惟義之將如操尺杖涉海汪洋如持寸針紉百裂裳精
誠所感天日迴光漸出坎窔以登康莊備舉喪葬孝養高堂撫孤有立
貽謀允臧功存宗祀德衍烝嘗展矣禮宗俾也可忘宣旌于國宜表于
鄉刻銘幽宮萬世之藏

史節婦傳

儲大文

節婦蔣氏邑西餘文學如紳女年十有九歸義莊史可端產子福馨財
七月可端疾卒殯胥如禮西餘義莊號世族嫗戚多饒貲而節婦夫暨
舅疊喪無以爲生或勸盍改圖峻拒之會有惡少年偕族戚髡髮蒙者斬

用術鉤致聚譟毀屋節婦慟曰是勝我賣身也吾頸可斷身決不可賣
避旁草舍昕夕懷淬刃綴衣巾百結者浹月既而父復來勸且曰守有
五難節婦泣曰兒決守奚問難易且人胥爲其易誰當任其難兒志業
決縱有什伯倍苦難於此者兒且不避父語塞眾喙迺息節婦雅嗜勤
勦率用十指易升合米針紉無虛晷繫或淹再宿嘗暴水烈日中煖其
熱迺沃諸釜舍旁隙地贏畝瓦礫山積躬闢之指亟裂不輟壤出樹桑
植麻瓠又藝菽可端墓側贏半畝日往芸治洎福馨長擇室食粗給而
逋賦亦寢以無擾焉節婦性介挺義有不可必達其意嘗乏食或饋米
贏斗峻卻之歲大水飢甚會里人獲鷺羣呼眾往食亟叱福馨無敢往
後失鷺者來怒詈眾迺愧服鄰女遺釵巾再時閒檢獲遽命福馨還之
曰道不拾遺士節也節婦壺誨尤肅福馨學業寢有聞補博士弟子號
高才生康熙癸酉郡邑舉節烈丙子巡撫商邱宋公提督學政遂甯張
文端公彙題旌表丁丑十有二月二十日

詔給銀三十兩建坊邑里聚觀胥歎企苦節泣多數行直下焉節婦歸
史氏蓋稱未亡人者五十有二年年七十有九疾亟整衣強起夕迺寢
有蘄啟手暨足診視者堅不許旋卒其始終秉禮飭躬嚴厲若此

儲子曰福馨營建坊訖閱一載疾卒節婦復慟絕始蘇既而曰曩遺七月兒今遺十歲孫是未亡人終不了史氏家事也迺復強治凌襟務勤誨孤孫正貽而正貽亦訖克有立聞者尤歎企之當商邱遂甯兩公之彙題也閩郡首海烈婦次節婦夫烈婦慷慨而節婦從容嗚呼胥宜書

古列女傳哉

衛既齊

梅節婦李氏傳

余撫黔經理兵農學校之暇檄各郡邑舉忠孝節義有關風化者分別獎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事既而其子建來泣求傳於余稽其節概信而有徵也因傳之節婦姓李氏安順人性端莊嫋禮法既而適同郡己卯拔貢梅運昌昌尹蜀江津迎李攜幼子赴任值流寇寇蜀路梗不能達李至平越依舅氏繼聞夫死城守一慟幾絕時年纔二十五以建尚在襁褓爲梅宗祧計乃忍死撫孤丁亥流寇竄黔李負孤偕一老婢晝伏夜行至貴陽城潰又至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黨搜羅婦女遍及深林李截髮毀容懷利刃以防不測潛匿山中凡七十餘日卒能以智自全比亂定家爲賊毀又比歲不登李拮据十指閒以資家倉閨門之內嚴若冰霜雖蒼頭罕見其面有不諒其志者李撫建泣曰

未亡人不卽從夫地下以此藐孤欲延梅氏一脈耳有渝此志鬼神是
殛於是益勵貞操延師訓子凡所以保護而課督之者無不至建長補
弟子員康熙十一年壬子李年五十三郡人士列上其事制撫凡三旌
其門庚申年六十一年壬戌補行辛酉科鄉試建登賢書
贊曰先大夫視學黔中所拔博士弟子多世德寒畯建其一也安順郡
志傳其母之行遭亂播遷襁兒於背跋涉萬山中晝伏避寇夜雜虎狼
行抑且毀容挾刃時時與死密邇卒能保其身與孤非苦節丹誠感鬼
神而陰相之不至此也余觀古節婦之後無不昌熾建今登孝廉其顯
揚正未有艾先大夫實爲之發軔也余悲節婦而傳之且不禁有餘悲
矣

秦節母家傳

魏禧

嗚呼婦節之難也尙矣然烈婦多顯於世而節十不及二三豈非以守
貞者婦人之常耶天下惟常故治反常則亂積常可至于聖人積反常
雖躊躇不足極其所至故書曰五常又曰若有恒性而或於常之中遭
其變變而失其傳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三原節母曰劉氏年十七
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瘻又十年而卒時前子四符方九歲子

四採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方君之疾也
起居扶持唯節母是依倚藥餌節母是問閭以內閭以外事皆一筦於
節母會遭寇亂兵火接歲時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吾難矣而節母以
一婦人身處其閒孫枝蔚曰節母爲秦氏母爲父爲師爲秦氏再興主
爲會督爲秦氏禦侮之臣魏禧曰嗚呼節母可謂恆其德者矣天下之
人不能有常而節母變而愈常則世之以節母爲奇行爲古之賢人毋
足怪也節母子採與禧交節母之歿採受命南行不及視含殮每道其
母德則疾首痛心終日哽涕而不能已禧哀夫孝子之志而益歎其母
之不可以無傳也採曰母知書通內則孝經大義撫兄待愛有加爲娶
婦先後七人採出兒生事盡誠死盡哀幾滅性太母劉常與諸婦會食
獨指母謂曰汝善人天必報之以後母訓二子曰年荒眾人之荒也學
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眾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禧曰嗚
呼可以傳矣作秦節母傳

曹節婦傳

藍千秋

康熙王午余授徒家塾崇仁則有曹用章用章室唐氏余妻之姪也未
幾用章病死無子唐氏誓志不嫁其父母強欲嫁之嘗佩利刃自隨謂

事成卽刎以殉余往唐姓適氏在母家余召而詢之曰守貞美事也亦難事也汝志若何女詞色厲甚余喜慰之曰果能爾余當爲汝傳不朽矣卽往諷其父母令毋奪女志於是女得不嫁其家尊嫜皆敬重之後立用章兄子爲嗣以奉用章祀余自京師歸女年幾六十矣適曹氏修家乘余因紀其事貽之以踐前諾也

藍子曰用章從子游時頗不向學余患之然不知其早夭又不知其有此佳婦也因思天下事無難爲唯其志耳讀書事非難父母兄弟無不樂其學之成而用章之志不立則無如之何也守貞事非易父母舅姑無不阻之抑之而婦之志立則亦無如之何也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豈不然哉豈非然哉

吳節婦傳

藍千秋

節婦姓黃氏撫州崇仁人適同邑吳珍珍居約不爲兄弟所禮徙居饒州萬年縣亡何歸崇仁與節婦期逾月返去五月不至節婦怪之出簪珥買舟攜其子抵崇仁比至則珍死矣節婦一慟幾絕計不欲生戚屬解之曰若死如諸孤何節婦聞之瞿然曰是吾死諸兒必不生吾無以報吾夫遂起截其髮手紡績以哺諸孤初節婦遽歸訪珍一切器用委

萬年夫死田廬悉歸昆弟節婦依廡下破屋半閒席草土坐臥倚緝麻
易食拾道上薪炊以瓦缶艱苦非人所堪節婦自若會崇禎初土寇竊
發率家人避居深山益窘乏已巳庚午歲大饑躬采蕨爲食時節婦年
不滿三十鄰媼或勸之改適毋徒自苦爲節婦輒唾其面次子禹七歲
隨叔居市爲之守舍叔日給米半升禹食其半私其半以食母旁舍見
者爲歎歎泣下曰是母乃有是子後諸兒長家稍饒給然節婦敝衣蔬
食終其身不爲容不與筵宴禹輩以甘旨進輒揮之以給僮奴嘗舉忠
孝大義誠子孫將死謂其子曰吾乃今而後可以見爾父於地下矣康熙
四十年辛巳崇仁縉紳具其事申督撫以聞

詔建坊旌之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史氏曰死人之所難也而非節婦所難當其猝遭大故摧殘悲慟以死
殉夫易耳至還念撫孤非一死可謝事乃有重於死者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其難易不較然也哉節婦取其難而辭其易矣節婦之孫中書舍
人立與余友善爲其事余故著之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賚夫柴乙皆從子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旣瘞景時

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
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
益不堪謂當以告我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
豈以吾事累主耶諸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
當路景趁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趁縣庭號訴
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筆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筆之
愈筆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
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于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
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
及要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
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厯厯感其事不禁
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
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于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
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于主
家蓋道誼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
往存于椎魯婢僕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

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士君子者

燕節婦傳

鄭廉

節婦周氏處士燕大成妻也年十九而大成病篤有一子僅二歲其父夢鹿負鯉入室而生者也大成摩其頂謂周曰汝能抱此兒以終養吾父母乎周泣對曰能遂翦其髮以自誓大成潸然淚下以卒周將殉之室中人防衛弗能止其舅乃大聲傳諭曰汝誠有志乃頓忘大成屬語乎吾老夫婦與孤兒將何倚周乃如其命手攜幼子以事其舅姑越一年而幼子發痘忽死周大哭曰吾受命撫孤兒兒死吾生何爲遂自縊救者至不得死戚屬泣勸兒雖死舅姑耄老可念也且亡者語猶在耳頓忘之渠何以瞑目地下乎周乃爽然頷之泣曰諾踉蹌視死兒兒奄奄若有息竟愈初大成死時其母哭之遂失心時時弄刀杖逐人人莫敢近周獨入侍雖刃其臂杖之至流血弗避也事之益恭姑亦習之飲食非其親奉輒不嘗伏暑中烹調日嘗十餘次無怠容兒長名曰砥教之甚嚴後其舅卒附身附棺皆如禮竟以哭泣成疾年五十餘猶躬親鼎爨不憚煩病姑藉以得全者三十年所砥亦感奮勤于學嘗以小試被放拊膺自慟曰此生無以顯揚父母矣周怒叱之曰汝視吾爲浮名

中人乎汝太公夢鹿負鯉入吾室而生汝鯉居陸地能變化乎但能讀書謹行誼無忝先人足矣何他望砥流涕再拜曰謹受教不敢忘論曰吾傳列女大抵皆宋中人或疑其隘者非也遠則不能信目而信耳傳聞失當甚則竟以耳食矣自誣誣人伊于胡底如節婦者易所謂苦節者也巷中人言其事甚悉蓋孝而苦節者也嗚呼節不苦不傳孝而節可以傳矣觀其教子砥數語稜稜然以義命自安其賢于世之峩冠博帶者多矣爰輯爲傳以待烏頭綽楔之典焉

王治民妻傳

鄭廉

石榴烟北王治民妻素不育不得已而置一妾妾善病亦不育民嫌之而野合一無家之婦甫踰年輒育一子未幾而婦及民夫婦相繼歿妾乃獨育其子焉夫之兄弟欲嫁之而奪其產弗聽辱之不爲動毆之亦不動陵轢之百端終不爲動眾愈怒直奪其產而有之餘數畝妾攜其子自耕而食無所言若其田故僅數畝者既而子稍長眾乃恐於是復陰誘其子謂妾故賤汝非其所出以激怒其子使子而墮其計也則必嫌其母母見子之負己也則必怨其子而母子之隙成母子之隙成而眾人之計又可得而陰出其後矣而子果嫌之時時出謾語詬妾妾若

不知也而愛之愈篤既而子壯妾爲之婚且生子矣而其忧於羣言出謾語也如故里中父老皆怒而相與誣其子曰若非某死久矣惡得有今日雖非其所出恩則愈於所出遠甚而悖嫚如此獨不畏天雷乎若能悛則已倘弗悛吾當羣攻諸公庭必榜殺若其子始有懼色事之盡禮而夫之兄弟亦懼而悉歸其所奪之產焉

孫節母傳

梅文鼎

龍溪孫二吉詰少孤鞠於母氏思所以彰其母之節孝既廣徵節壽詩文乞其師湧溪張彝歎序之以著於宗譜無何母卒詰痛不欲生悲其不及己學問之成也乃泣然狀其行求傳於予予哀其誠爲之傳按狀節母系出延陵吳氏考連城公湧溪友也家素饒裕生一女甚鐘愛未笄卽不喜御華服裳衣簪珥類貧家女家人皆異之年十七嫁於孫君疇尤疇九攻進士業不事生產母篝燈紡績資膏火事尊章曲盡其歡繼姑林性嚴稍闕其意有拂必捧食跪進俟改容乃起從姑李少孀無子感母之溫醕雅相敬愛母亦往往脫龜具佐其薪水疇九不得志于有司齋志以歿遺子女各二家徒壁立有謂龍溪故貿遷地令兒輩從眾居積生計可立足母不可曰兒不讀書何以見死者地下於是祀疇

九之主於堂東每日暮兒就外傳歸必命之拜跪主前以塾師日所授書拱立背誦功有闕泣而杖之饗飧屢空輒減食以食兒欲其壹志於學也未幾詰入邑庠爲弟子員聲譽日起遠近多延致講授詰以學當取法乎上乃擔簋執贊就學於漳溪母所命也母生平茹荼集蓼靡艱不歷然未嘗作激烈語從姑李常謂之曰婦當奚若母從容對曰如吾姑而已蓋自是足不踰戶惟李時時相慰問怡然莫逆也已而李卒母哭之若喪所生二女及詰之婦又先後死詰旣授徒他邑惟仲子濟相依又多病母遂以劬瘁致疾疾作召妯娌及從子與訣曰吾昨夢從姑招我是以知其將死也疾革遺命附身之物悉從縞綦匪直以貧益嫠婦禮當如是耳詰不敢違遂以素服殮母年二十八稱未亡人時詰才十齡又二十年而卒中經死喪屢屢無一日寧居母卒後六十餘日濟亦殤皆詰之所尤痛也

勿菴氏曰疇九常從吾弟爲制舉文仍工詩一生勤苦未有所發舒宜其有子然非節母之誼誠亦無以繼其志矣矢節烈者恆激厲母特以孝謹溫醕著乃遂有從姑李與之相得益彰何孫氏之多淑媛耶吾味漳溪序不僅以陶母擬而以孟母事相勸其屬望詰者不已深乎子輿

氏屢明舜孝謂君子有終身之憂學者穿穴七篇資其博辨以事排斥不知深造自得何如也詰其務全於守身事親以副良師之所期則門內有餘師矣

孫節母傳

丁子復

余客吳門孫君學詩以其曾大母節孝狀請爲傳讀而歎曰人于生死之際所係顧不重哉然有天也天有能勝有不能勝非可得而强也若于節母無遺憾矣母姓程氏桐鄉人年十九歸同邑孫君錫祚六載夫卒無子自樓投地絕而甦家人晝夜守稍解投繯救不死舅姑飲泣勸翻然曰殉死者而重傷二人心死者且愈戚乃晨夕定省居處小樓至戚不面見有兩叔亦卒皆無子舅年已五十出匱具請置側室叔聖集生舅姑相繼沒宗人不逞者謀毀室破卵以爲利節母堅苦力持泣語聖集曰嚮我惟恐不死者恃有兩叔在今惟恐死藐焉者將無以自存使先人抱若敖之痛也後爲婚娶生子吉修抱爲子三歲口授孝經論語稍長敎益嚴年十八補博士弟子節母曰我今可見舅姑與我夫矣一笑而絕年六十六

丁子曰人之精神志氣所注苟不得遂當其生無日非死當其死亦無

日非生節母沈痛四十二年得見嗣子成立非始念之所及而反之者天也于是生死兩無憾矣一笑而絕宜哉余讀放翁詩至王師克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惻然歎忠臣義士之心亘千古而其憾不釋者有如是矣

林節婦傳 徐文勛

節婦鄭氏閩之榕城人所居名唐嶼父炤食餼邑庠節婦歸林氏夫病瘵死遺孤方十三歲事舅撫孤蘄蘄如也有叔某語汚鄭鄭怒曰未亡人耳不受污自割其左叔惶恐故以他事嫚罵鄭執耳鳴官薄懲叔叔忿且暴大污其耳鄭激復割右閩撫下中丞親訊之兩耳出袖觀者如堵多歎息泣下士大夫徵詩紀事者有云皎皎一心錚錚兩耳當極憤捐生左已輕於一割迨薄言逢怒右亦不使孤存閩人傳誦經年而節婦之耳復生下中丞聞之遣福州學博贈額旌獎且廉狀學博至語其父炤曰大中丞風厲至意不遺他員而以命老明經儒官意甚重也詰朝立匾賢媛必登堂肅拜以謝炤如教詰朝節婦巾幕步自堂階拜畢學博拜手颺言曰傳聞節婦重生耳事奇大中丞未輕信命親視某老儒官也載籍中見節烈事在異代且向往況吾世乎請節婦揭巾幕見

見則悉符所聞學博大駭歎馳白幕府中丞命其父烺率節婦同赴戟門令撤東西轅行馬與國人共觀覩悉如老儒官所報狀中丞肅然起敬賚節婦縑由是節婦之名益傳播遠邇嗟乎節婦一藐然嫠婦耳精誠所格能使造物者陰來相之而況忠臣孝子義夫烈士其至性所激發有不足以動鬼神貫金石者哉今之人大率爲繞指柔不能爲百鍊剛依阿淟涊忍名節盡喪聞節婦之風亦可知所媿矣又有謂節婦姑病殆割肝煮糜以進用縷麻紉之姑愈瘡合此則更不可知矣洵如是也則稱以節孝可也

又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毛際可

天下有爲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者余亡女孟以三日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吞金不死後十年爲夫卜葬地矢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臨終神氣陽陽如平時爲從來史冊所不經見閩邑已建毛烈婦祠且聞之當事予旌額焉今年春偶問道榕城聞鄭烈婦截耳重生事心竊異之遂援毫爲之記烈婦閩縣人父烺邑廩膳生而諸生林國奎妻也國奎早卒遺孿生子二而一殤於痘烈婦以送葬殤爲名至江濱自沈爲漁舟所救居恆與姑同臥起其家有無賴子曰文芳者中夜扣門烈

婦蹴姑起啟戶執賊知爲文芳明日族長會宗祠索文芳杖之烈婦謀于父煥徙宅以避倉卒閒留書簏局室中文芳得杖忿甚乃造嫚書千餘言投局室亂書中欲令人見之汚烈婦名且以分謗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歸烈婦得嫚書泣取刀斷左耳姑扶救於牀使馳告煥同族長訟于官會有爲之左右者僅以酒過薄懲烈婦聞蒙面縕姑下之宗黨益憤復以前牒訴官官曰昨者已笞且熱審減等重科不可復薄懲如初文芳益揚揚村市穢詆烈婦曰事不白留一耳聽齷齪語何爲復奮刀截右耳姑聞聲奔入烈婦仰視姑曰毋使吾父母知徒痛傷無益也而文芳同產叔潛渡江語煥煥復趨省女烈婦以耳授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丞卞公忽檄下取林氏牘一邑皆驚中丞公設座轅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民縱觀出兩耳置案上每閱嫚書一行命批其頰復加重榜械示三月論遠戍邊衛并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煥曰汝育好女宜飲此時亢旱甘雨忽沛人以爲比于雪東海孝婦冤云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通國以爲至性格天且爲

國家之瑞遂合詞上告當事委女媒勘視而女媒索賄不得閃爍其詞輿論鬨然中丞公又集文武吏于轅門驗左耳已完好如故色白於面

右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觀者皆大息泣下中丞復以雙
縑慰勞其父而遣之薦紳先生暨博士弟子皆爲詩歌以紀其事余謂
使邑令于獄時竟加重懲則其事決不上聞卽雙耳重生女媒一以
實對雖吏牘可憑而聞者猶疑信相半何能致中丞兩爲勘視赫赫在
人耳目若此哉是固浩然之氣不容泯滅而鬼神若有以陰啟之非偶
然也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來謁并以雙耳見示余長跪捧覽
已卷縮如菌斷髮縷縷猶存聞以酒漬之則輪廓尙爾儼然而余不忍
爲也歸時當以此記焚之亡女墓下以見天壤間亦有同志焉爾至烈
婦割肝療姑詳表節紀略不盡載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方苞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
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
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
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寢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
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
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

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
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
兄之孫兒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
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
就陳氏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
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兒子也貲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
無益于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
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
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纍歛焉

可母岳氏墓碣銘

李塨

氏出曷繫之可志可也無子曷稱母有母之者母也疇母之繼妻子也
子與父之先出者情絕何以母出仍志可則母也氏岳姓安平王官屯
人歸可子仁言患羊角瘋可予以禮去惡疾出之返母家數年瘻而可
子已再娶或勸改適氏不應闇以箴綫遍縫袒衣及履投井死母家葬
之屯東北里許可子好學從習齋顏先生遊因識予年六十補諸生來
拜言其出妻之節謀將鼓吹往祭而曰吾再娶已出四子長肄簡次肄

箴諸生又次肄篋又次肄節夙命清明十月朔日必往祭出妻墓盡子道擬遷祔可塋而禮無其文卽其地立碣志之可乎予曰可今歲辛丑子自金陵旋里則可子已卒走弔其四子環而泣曰先子求先生文以表節母不果彌留猶以手指心也願賜文使子姓歲時拜掃觀焉予念方靈皋每歎今之維倫紀者勢利安性命者嗜慾氏已出何所欲於可可何所利於氏而氏必以節終夫沒世不諉諸子追祀父亡不懈豈非天性維結終不絕於人心耶抑節義烝感者然耶銘曰并清淪寰幽黝節則婦情卽母繫謂天之絀而人之信萬禩眎茲文

節孝解母張安人墓表

張伯行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節廉風教一時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道教者一切訪求徵問表而出之今在朝舊屬山陽縣令汪西永豐孝廉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爲母張安人所刊褒節錄示余謹按錄安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生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句解篇通大義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莊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溺焉安人卽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拯之且

諭曰汝殉汝節矣如頽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莊甫二齡
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强自寬上奉二尊下撫兩孤自年二十至六
十節苦行勤久而有光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矣康熙三十八年其
鄉弟子員具公狀上之當事當事咨之部部奏聞於

天子詔建坊表其廬此褒節所爲錄也又十幾年安人始卒以敬奉其
柩葬於某所復礪石置墓前泣而勾余爲之表而勒之嗚呼女教之寡
久矣先王之世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之訓導其志從一而終之義甚
明後世蕩然無復存者求如劉向所撰次列女流風蘊義蓋其難之以
余所徵訪者大江以南不獨貴家鉅族往往僻壤小邑間有激烈一時
捐軀殉節者然爲公孫杵臼也易爲程嬰也難何者一時之慷慨易勉
而能且不足爲人所倚賴若俛仰沒世婦代子職母兼父道使數十年
如一日卒以奠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如安人者其難能而足爲倚賴
雖古仁人志士之所感激簡策之所風準奚以過世有儼然士夫講明
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畏避棄遺何可勝道推斯義以盡忠孝庶乎始
終不渝豪髮無憾者矣用表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且以勵天下之爲人

弓節婦傳

劉青芝

節婦姓毛氏鄭州人諸生弓桴驤妻十六來歸甫四載而桴驤歿節婦年纔十九耳頓踊搘膺卽以死誓繼念姑孀且老而夫未有嗣遂忍死以待越十三年其夫兄以其子志仁子之宿火夜織俾志仁讀書其旁涕泣零亂沾漬機杼上殘燈敗帷與鬼並日卒撫其子克有立邑人合詞請於上官得建坊表閭如故事而節婦病矣垂死語其子曰吾茹苦三十六年待爾育爾以報爾父九泉獨恨未獲終事姑此心如割也尋卒時年五十五

太史氏曰志仁之兄居仁少失恃亦鞠於節婦居仁念節婦荼苦三十載撫姪猶子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於管彤昔錢受之謂文以闡美而反歿人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千載生氣凜凜一經撰述遂黯然而死又曰今之高文大篇炤碑版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余史職也竊懷古昔命官之意而善善惡惡則嘗有取於歐陽五代史之自謂而何諛焉至余筆所載敢云節婦得以不死哉亦庶幾免於沒人云爾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目錄

列女四

節操下

龐魏氏傳

李塨

劉節婦小傳

趙青藜

節婦陳氏傳

甘汝來

錢節母傳

丁子復

節婦歐陽氏事略

藍千秋

沈節母傳

楊履寬

包節婦傳

丁子復

党節婦墓碑

楊子果

馬節婦傳

賽與

施節母傳

任兆麟

節孝吳孺人傳

錢陳羣

錢母尚恭人傳略

沈埴爲

趙節婦傳

陳浩

美聚公配何孺人傳

陶元藻

殷貞女哀辭

查禮

劉貞女傳

李宗傳

又書淮安程允元夫婦事

張洲

孝節夏孺人傳

金生

蔣節婦傳

彭紹升

南漳縣胡節婦傳

楊子果

貞壽黃孺人傳

吳賢湘

劉節婦墓表

張玉樹

王節母傳

桂馥

施節婦傳

吳定

王貞母傳

丁子復

萬節婦傳

劉鳳誥

趙節婦傳

耿興宗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

列女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節操下

龐魏氏傳

李塨

龐魏氏蠡之龐家莊人也夫龐娶鄰村魏家農魏氏女邑令以賢詳聞上憲曰龐魏氏因以稱氏夫早卒守節不嫁而祖姑徐氏姑董氏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不使姑與祖姑一匱勤也勤女工刻無寢者織棉布一日一端或給之綫爲織每端必長一二兩曰漿纏所滋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躬耨而不與男子交語比鄰不過往祖姑八十餘日昏躬負之如廁向曝返牀復負入姑亦耋壽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喪具資氏曰吾貧暫貸用必償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皆補完柩發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无子孫吾在卽其子孫也可代乎姑之窶以夏六月雨水瀝塗氏躬衝水泥辟踊長號從觀者皆爲流涕二女有甥雍正三年邑大水饑朝廷開倉令有司賑邑令喬公查饑民過其門見室戶零落曰此貧家也盍告賑里役曰寡婦曰寡婦亦吾民也若饑則與之里役戶外呼之

告以故氏曰氏固乏炊然問食朝廷米償不役以白喬公曰賑也何償役復之氏曰償則食不償吾辱婦耳何功以報

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鍵其戶再呼之不應喬公歎息而去大學士高安朱公一女孀守其舅姑不願也女茹苦數淡卒不渝公一日使人視之與以金爲養女曰吾待亡旦夕有何支費而以金爲且吾公素矢廉此何自得之郤之歸與氏判貴賤而高義南北輝映云喬公具刺拜氏歸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郵而致氏又辭不受來役力請曰邑父母養汝節可拒乎氏不得已奉刺及米置于案拜而受上憲聞皆賢之謀旌表其閭其族黨公選近族賢者爲嗣以世其家

恕谷病叟曰鄙性迂從不敢居閒當事爲潤澤出遊四方卽少同筆硯者在宦亦不敢行李過而問斧資也而天下穰穰利往熙熙利來相視駢咍甚者陰持無何有之事以相詬厲每自疑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斯今乃得龐魏氏朝廷行仁匹婦守義而仁不能加之異哉居不遠過而求誨必有以開予而惜其爲婦人且嫠也惲皋聞曰孔門訓仁孟子尤重義以廉恥可

以持世也氏與高安朱氏皆以婦人而重廉恥吁可歎哉

劉節婦小傳

趙青藜

邑東隅太學生趙讓女歸劉海爲婦海異母兄性悍時侮其母氏惟折節調護之海母卒遺二子在襁褓氏代撫養俾成立海故家貧及病出衣裳器物充藥餌死質棺殮貲殆盡而海之積負無償其兄以氏年甫三十慾氏兄秀促其改嫁氏不爲動均恨恨出聲曰若異日不餓死吾輩當懸其目於邑東門故氏雖困極不能向母與夫家言狀氏工刺繡日倚十指作生計餘卽完宿負營夫塚取族姪承嗣并爲抱媳比長畢婚復不肖嗜酒好鬪旋鬻其妻以易酒肉橫日甚二叔遂驅逐之氏亦不能禁時氏年五十餘矣其子遇窮窘輒乘二叔他出歸氏傾囊濟之冀其悔悟顧得所與輒颺去如是者數數也氏同母弟昇先死無子兄秀死止一子又死氏盡瘁葬父母如禮并葬其兄弟及兄之子舊有惡言弗計也丙午春以壽終享年七十有一苦節凡四十餘載先是氏伯死無子遺妻某年已六十乞養於二叔不應令之他適氏心寒焉蓋二叔亦非善類云

節婦陳氏傳

甘汝來

節婦陳氏福建福清縣庠生峻生女曾大父堯道前明進士大父有元
前明舉人俱任知縣爲福清名族氏自幼通女誠大義年十七適本里
林其默執婦道甚恪逾年其默病氏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數月
旣而大漸氏泣謂其默曰君卽有不諱妾惟相從地下耳其默曰固知
若能爲此顧我上有祖母暨兩尊人且無後嗣若其可竟死乎使我不
子而能子無子而或有子者賴有汝在汝曷圖之氏號泣承命其默卒
氏年纔十九一慟幾絕強存活冀以踐遺命俄而夫翁逝又值耿逆變
亂流離奔竄與祖姑劉氏姑陳氏相依爲命幸而獲全家居攻苦食淡
而奉二老則甘毳畢備二十餘年不少怠內外咸以孝稱自其默歿後
十年諸弟未有子氏日夕憂之已而長叔舉一子因念嫂青年守志繼
嗣不宜久虛請于尊人願卽以此子繼兄後氏感泣拜謝立爲嗣命名
嵩基焚香告夫靈曰君今有子矣拊育顧復不翅所生少長卽延師授
學夜歸則篝燈一室躬績紡佐讀輒夜分始罷不爲姑息嵩基年十六
卽補弟子員爲邑名諸生又爲擇婚配無何長叔卒無他子嗣族郤咸
以嵩基出繼于先且節婦撫育恩甚摯義不可背次房當議另繼氏曰
奚爲迂迴若此嵩基于長叔所生也于未亡人繼也生者還所生繼者

復別繼不兩得乎眾皆感嘆卽日命嵩基爲所生父成服另擇某叔子某立焉恩勤一視嵩基而於嵩基仍厚遇之不衰其生平明大義不牽制于私情類如此年五十餘邑紳士公舉氏節孝氏泣曰夫之死未亡人之不幸也忍以此博名乎命嵩基力謝之

今上御極詔州縣採訪忠義節孝氏年七十矣巡撫列其事以請奉旨給鋟建坊旌門氏幽閒淑慎自爲林氏婦聲不出戶外六十年如一日以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得年七十有七

論曰處變而不失其正者有定力也而識則先之陳氏貞固之操力可貫金石矣其處繼嗣一節識見尤偉理得心安可爲千古法雖古大臣正色立朝排眾議而伸獨斷定危疑于倉卒之際者不是過也嗚呼是可傳也已嵩基爲予癸卯分校禮闈所取士以謁選來京師聞節婦訃哀甚言及輒感泣嗚咽欲報之德不知所出屬予爲傳予爲慰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減厥臧民罔攸勸雖有法令徒滋擾耳黃霸守潁川惟務德化百姓興于行誼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子行且縉符出宰綱常名教之地三致意焉是卽所以報節婦也故因傳節婦而并及之

錢節母傳

丁子復

錢節母者，子復祖姑。曾祖父道久，公女年二十一歸同里錢氏。錢故鼠山望族，爾載公爲王方伯，庭壻因徙居梅會里。母夫釤爲爾載公曾孫，穀士公子。歸八年，生二子，不育。夫素以力學故，患咯血證，病發歿。母哀痛絕粒，不欲生舅，乃灑涕而勸曰：「我老矣，姑又多病，自我家得汝，藉以持門戶。今殉死者其如生者何？我以子與汝撫之，無子而有子矣。」汝夫臨歿，以父老弟幼爲念，言猶在也。如死，何以慰汝夫于地下也？母乃不死。舅素遊幕，負盛名，落拓不事家人產。至是益困，先娶張氏，生一子，卽母夫繼娶楊氏，生六女。一子妾沈氏，生一子。時小姑半未出嫁，叔幼舅老，姑病，母以一力支撑其閒，旨甘必備，祭祀必時，賓客慶弔必當禮。舅歿之日，僅存瘠田八九畝，常以糟糠充食，匿不與姑見。姑偵知之，執母手泣曰：「婦孝如是，我何忍耶？」蓋姑之奉養，甘脆無缺也。姑有心痛疾，每發必劇。醫藥備至，有所需立辦。雖祁寒絮衣悉出質錢，手足盡皺瘃及卒賣所餘田，以爲殮。或請留爲生者，計母痛甚，曰：「我以婦人而代子職，今遭此大故，附身附棺之不周，何用生者爲！」且我聞民生在勤，不聞在先人留貽。也曾是區區者，遂足以爲生乎？然益憊甚矣。後所撫叔又折

庶姑沈出子敬直舅歿時年十二母勉勵學問勤紡織以備東脩有過
涕泣相誠及長母鬻住房以成婚禮自棲側屋數椽雨零日炙委頓于
中恬如也叔出遊幕斧資皆給于母旣又撫姪娶媳立姪孫以奉夫祀
雖年逾七十操持猶力叔寄歸館穀無一毫妄費舊業得盡復後叔館
長清縣署病革泣謂其僕李三曰我死于此已矣所憾者不能終養我
嫂耳我家自先人歿後不絕如綫我童稚無知日荒于嬉非嫂教我育
我我何能至于今嫂不啻母若也若具麻衣一副我死納諸棺我以服
我嫂也言畢哭大痛嗚咽氣喘而卒殮時淚痕縱橫被面僕感激流涕
不忍審視僕歸以實告母適抱時疾一痛不起卒年七十有九子復嘗
聞曾祖母張孺人病時母夜必坐一小舟來朝歸主中饋如是者月餘
衣不解帶不倦也旋卒哀毀成疾三年之內歲時享祀必親至哀慕如
初子復幼時猶得見母言動必合禮法親黨皆敬憚焉常操作一小樓
中非執爨與有故不出樓門雖親戚罕見至今人猶稱樓上大娘云嗟
乎母之不以烈死者錢氏之幸亦母德之隆也夫有父母而不能養生
送死也母則任之舅有子女而不能恩勤顧復也母則成之當漂搖風
雨之辰茹荼百折有盡者苦而無盡者其心是亦古人之所難能也母

幼時卽能知孝經論語大意及史傳所載節烈孝弟之事至老娓娓陳說不忘子復爲詮次行事以備太史氏采擇且以爲天下之爲人婦者

勸

節婦歐陽氏事略

藍于秋

雍正十三年冬御史周紹儒條奏節婦孝子許本家開載事實呈報本地方官查核合例請旌奉

旨依議乾隆元年夏五月節婦之孫黃殿煃殿奭遵例具呈祖母歐陽氏及殿煃之父宮球節孝事實合例督撫學政奏請准旌五年冬旌表坊成殿煃殿奭以千秋嘗爲史官請書其事略刻石以紀

恩榮云謹按節婦邑庠歐陽日生之女年十六歸黃生賢宗姑先卒翁年八十節婦孝養唯謹時蔬果食不敢先嘗翁臥病隨夫侍湯藥不少懈旣卒哀戚葬祭如禮篝燈佐夫讀供奉必躬必潔病篤虔禱請以身代夫歿哀慟數絕見者流涕子三長早夭次宮球九歲幼宮琳甫數月節婦年二十九強起撫孤黃鉅族夫歿子稚以一弱嫠持門戶勢危甚節婦閑家以禮接遇以恩桑土綢繆瑕釁不起念夫齋志儒業督課二子不少貸後宮球宮琳皆有聲枳苑諸孫殿煃殿奭策名上舍而宮球

以諸生列孝子與母同旌邑里榮之卒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八十有五
孀居五十餘歲絕跡弔慶宗黨親鄰罕有覩其面者值翁姑與夫誕忌
必躬率子婦拜奠涕泣如初時

沈節母傳

楊履寬

節母姓許氏趙州之紅山人予同年許德章女兄德章弟四人氏最
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廩生沈公
季子文溥時舅沒姑老生計衰薄長叔姒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
門卽去華飾黽勉并曰間旣文溥以甘旨不給勸其棄諸生業營什一
以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文溥時列肆龍
尾關爲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家人走金齒徼外比得消息
倩人往尋已弗及薄有田廬盡以償負貸父母遣人迓歸氏以姑故堅
不可姑敦遣之曰我自有汝長姒侍朝夕汝善視褓中兒復何憾不得
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卽不欲生父母百計防守
又時以存孤難於死節慰勉之自是稱未亡人三十年雖習與之處者
未嘗得其一哂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泣
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縷所得爲姑市酒饌姑亦爲歡然進一觴嘗語

人曰季婦孝且賢子季固未嘗死也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
忌日哀痛父母卒亦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舅姿甚魯每授書氏輒隨
其後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閒人靜猶喃喃不休戊
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概旌之曰貞松慈竹云先是
文溥旣沒家無立錐戚屬有憐氏之寡者適某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
我所以不死者爲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爲而至於我也絕弗與通事
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癱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
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論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有旨
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沒後數
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以供饘粥卽終老於沈豈足爲節母難乃羈魂
未返呱泣誰哺覆屋之下不復完瓦當此有乘而奪其所守者卽介然
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爲繼也氏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
之與德章嘗爲予言氏性剛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
假借以故人咸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暖暖矇
矇一旦臨大節而能卓然不惑者吾見亦罕矣或曰婦以順爲正者也

剛方無乃過乎子謂不然易有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聖人固明以剛方子坤彼以順爲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其束身行己惟剛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家政甚勤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貲之父母爲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予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包節婦傳

丁子復

節婦顧氏平湖乍浦人年十九歸同里包學山學山不事生產父母爭訴厲歸七年學山卒節婦哀痛呼搶死而復甦者數次時懷孕數月其姑素惡其子之惰業也遂并節婦惡之輒謾罵曰汝生而男期年而嫁汝生而女期月而嫁汝節婦飲泣不敢言旣舉一男子舅姑終不欲節婦之留也節婦悲愴泣血之死靡它親黨諷之曰汝今年二十有五來日方長飢寒困頓雖欲守何以守汝三姪寡皆去室汝何自苦爲節婦泣曰某欲從亡人地下久矣所以隱忍者舅姑年老多病無伯叔娣姒可依我死誰爲養且藐孤在抱包氏之一綫賴此耳我今日死則子明日死請以勸我者轉而勸舅若姑我與死者銜結世世不可則以死殉於是舅姑大感動節婦得不死數年舅姑相繼沒生養死葬皆從十指

出子業賈奉母訓以長厚聞苦節四十年卒年六十有八子一孫一鄉黨至今爭述之

論曰節之義大矣哉亡可使存絕可使續一家則然國與天下莫不然若節婦所處人盡苦之而節婦甘也古之忠臣孝子甘苦皆獨嘗者耳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節婦有之矣

党節婦墓碑

楊于果

節婦姓侯氏儒童党積德之妻生十九年而嫁越五年而寡守節三十年而卒旣卒之三十五年大憲始循例上聞得

旨旌表時則乾隆三十八年也

命下之日咸謂節婦之心慰矣嗚呼是烏足以識節婦哉按狀節婦清門淑媛夙嫻內則其于歸也姑已辭世所遺小姑七歲叔僅五歲耳節婦盡心撫育曰吾不及事姑使童孺得所姑心慰矣迨夫故時遺子甫三歲節婦稚經幾絕以救得甦翁曰汝卽死柰此藐孤何於是乃茹悲含痛強啜飲食家故貧勤績紡以佐甘旨子稍長教之讀書少怠卽加以箠楚曰汝不才吾奚以生爲其督責約束如嚴父然無何翁卒子亦相次歿節婦上奉繼姑下育孤孫十餘年備嘗艱苦至於衰白而不稍

解嗚呼節婦之心可謂苦矣此豈以寶榮名哉義之所在死生以之祇此古道片石俾百世後過斯地者曰此古節婦之墓而肅然以敬如此而已於節婦又何加焉

孝烈凌氏傳

沈大成

孝烈凌氏慈谿人姚景甘繼室也歸姚未三歲景甘遊京師舅耄矣有三子伯仲散居它所而季又遠去家益困滑甘之養凌氏日織以共景甘去二年客死喪不能歸凌氏絕食自誓景甘前妻之父劉翁哀其志許爲迎喪勉以終大事乃始稍稍進饘粥初凌氏以翁老勸夫豫具棺景甘將行屬婦治傅身緇冒絞紲之屬凌氏故已儲其餘布私治之矣至是仰天呼曰吾許吾夫治舅衾衣今旦暮死食言而重夫不孝罪吾無以入地迺晝夜并力作既足染采自翦紉成稱未幾舅卒遂以斂乾隆九年十月景甘喪至河干凌氏涉水哭向舟衣皆濡既葬凌氏密懷利刃祔祭畢自刺不殊姚凌劉三家之族與里中父老會者咸大驚扶救良久始甦醫封其創蓋領下二刀痕博寸姚氏爲立後劉翁月致廩焉是年凌氏二十有六歲也夫婦人女子之可稱者事夫婉順奉舅姑盡禮嫠而守節沒則賢矣若夫從容以殉使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于

其言此士大夫所難而凌氏孱然一弱女子出于困苦危迫而必遂其志其預治衾衣以斂其舅孝矣葬夫而抽刀以殉雖爲人救不死其志要未嘗須臾忘死也可不謂之烈哉其舅名一聲劉翁名誠皆諸生

馬節婦傳

賽典

節婦姓馬氏處士馬公元忠女母林氏節婦幼淑慎寡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熒熒一寡母節婦善事之能得其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癸未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市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其父母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是覩此呱呱者安所託也予兩人尙存必不以衣食廝吾兒耶節婦曰兒失所天夫復何顧雖然兒得撫此孤以報亡人則沒者存者皆銜恩也誓不以此生易其志其父屋旁置一耳房以安之節婦工紡織勤勞不輟晝則爨飲食以饌父母夜則藐孤在背織梭在手悲泣之聲與機聲相應鄰右聞者俱爲淚下夫弟兩人皆先節婦卒其姑沒喪葬如禮迨至萬元成立而節婦亦荏苒衰病矣雍正元年癸卯

天子下詔旌節孝節婦以年未合例未蒙旌表至於今日而節婦已沒

十五年余自蜀宦歸其子泣請曰萬元不幸父早亡賴吾母苦志以守俾至於成人今逢州志纂修而母行弗彰則罪通於天祈賜一言以傳於後余惟節婦之能成其節賴父母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詩書而卒能徇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自樹立惓惓於母氏劬勞誠有可嘉者余爲節婦比鄰知之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康熙甲申卒於乾隆乙丑享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歎天下惟節婦之志爲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託於有力之口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婦生孩始一月家無擔石而能矢志冰霜若此以視夫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苦歟余故特著之

施節母傳

任兆麟

節母朱氏長洲儒士施如鉉室夙稟閨訓性成淑慎能讀內則列女傳女誠諸書年二十歸施時舅姑俱先歿氏動止有方言笑不苟伉儷閒相待如賓踰二年夫亡氏號慟幾絕暈半日甦誓以身殉伯叔諸姑暨其父母曲諭勸止乃立夫叔如鏞之子景榮爲嗣銜哀苦節樓居卅五年麻衣草履寒暑無閒雖親戚亦罕覲其面也每時當祭享始下樓親

盥滌潔食羞以奉率子女整衣肅拜誠至如在嘗飲泣以未獲侍養舅姑爲憾撫育孤息咸藉錢黹以給衣食及冠笄後爲竭力次第嫁娶禮成日必拜告以慰先靈乾隆十四年卒年五十六於是江蘇學政莊有恭題旌其間道光三年曾孫鐘請於縣學官奉主列祀長元節孝祠復請予爲之傳載府志列女篇焉

節孝吳孺人傳

錢庫羣

乾隆三十二年巡撫浙江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熊公學鵬疏上節孝姚劉氏等事實請旌下部核議覆上得

旨准行給帑建坊設主節孝祠有司以時致祭而嘉興趙節婦與焉節婦姓吳氏秀水趙倓室父德宏母陳氏年十九歸于趙年餘生子雙鯉時倓父母俱存祖亦在養一堂雍雍愉愉節婦鳴雞櫛紵衿纓拂髦晨脩夕膳佐倓奉父母以事乃祖翁與姑方喜其子之獲配嘉耦而戚族里黨亦咸稱羨以爲趙氏之得賢婦也甫三載婦方姪次子賜鯉而倓忽病病且死倓泣謂婦曰我不幸不克終事我父母以我父母累若若慎無以死謝我斬若以生竟我事竟事所以謝我也我慰我憾我死瞑矣語絕倓竟死先是倓病革節婦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至是不復寢食

呼天搶地每慟輒絕意不復欲生翁姑急呼曰婦爾亦知爾生之關趙氏者綦重乎爾夫死爾叔宗孟自血抱繼仲氏吾無子矣白頭翁媼惟爾是賴是爾婦而子也我翁年且八十夕風燭既失含飴孫亦惟賴爾慰藉是爾婦而子又子而孫也爾子纔逾晬爾女亦僅三歲是顧是復以養以教惟爾兼賴是爾又婦而母母而父也爾一旦哭夫死爾死固得矣顧龍鍾二老生誰養病誰療死誰收骨而委縗三尺饑誰食寒誰衣長養誰教誨成立誰完聚是爾生而父無子而有子祖無孫而有孫子女無父而有父爾死則何如耶則何如耶噫嘻天水氏不其餒而夫節孝人倫並重盡節難盡孝尤難婦乎爾盡其難者婦旣心傷翁語而又念倓垂死時所囑思代竟倓事以報不忍以一死自完也遂雪涕受命勉進糜粥未幾翁以哭子死距夫沒未及月越一年太翁亦死婦倉皇忙治喪事祝飯含製絞給盡哀盡禮戚族之會哭者又咸稱歎以爲趙氏婦賢且孝也婦以姑年旣衰且屢以悲傷成病時時咳上氣婦晝夜扶掖撫摩進參餌調治疾漸平或思時果珍味應聲輒具以進又恐姑憂傷動疾每清晝拈針宵寒坐漏從容談說雜引里嫗諧笑以曲抒其懷色養烝烝二十年如一日也旣一女及笄教以壺儀動有禮法

爲訪名族擇佳壻適清溪徐氏而雙鯉漸長從師授讀黎明卽促起礹面總角整捉衣屨具餐飯進塾夜歸必令背覆一日所受書風簾雪几寒燈對影機絲雒誦聲續續然蓋節婦龜勉訓勗心枯淚血庶幾一日頭角嶄然於以振趙宗而慰泉下乃無何雙鯉年十七又染病死矣婦拊膺仰天哭曰我忍死爲趙氏一縷耳柰何賜鯉不育今又奪我雙鯉耶椎心爵踊慟絕如惔死時姑復流涕諭曰自爾夫死我病不意至今日繼爾翁死我更病不意至今日皆爾孝順所致也我依爾爲命爾朝以死我必夕以亡我年愈邁病愈深旦晚與爾夫相見矣爾曷少茹痛俟收我以終爾孝乎婦聞益悲心益痛恐益傷姑心惟時時飲血孝養益謹又三年姑老病日篤婦徧求良醫治療罔效籲天願以身代晨夕擁持歷八十餘日無倦意姑臨終亟稱曰孝哉賢婦孝哉賢婦旣殯婦乃泣告戚䣊之在喪次者曰始夫歿時氏欲死而不死者以白髮在堂黃口在抱受夫之託而遵翁姑之命也今已矣二老往矣兩子殤矣未亡人生於世何爲哉乃宗老之長者喟然進曰爾何可死爾旣受爾夫之託而以婦代子則爾必終厥子之事爾又遵翁姑命而以母任父則爾必竟兼父之事今翁姑雖沒奉養之責已終而爾長房也繼

嗣未立如大宗似續何況窀穸未定爾夫猶銜痛九原是爾代子之職
未終也爾何可死婦因自念曰彼生者之責我如是更不知死者之望
我又奚若也且我事實未竟不得不偷息人間爲趙氏勞人矣於是廩
地師卜兆域亟謀安葬又日夜禱於祠望諸叔得繼嗣以奉翁及夫之
祀顧頻年多故節婦心力交瘁乾隆戊子月正五日溘然謝去臨歿時
卷捲於牛眠未卜爲憾出篋中貲屬宗孟并割腴田數十畝供春秋祭
饗宗族咸體其志是年冬營葬畢以從叔秉淵子某爲後節婦其可無
憾於地下也已

論曰古者鄉大夫暨閭胥族師亦得書其鄉之孝友睦姻任恤者以貢
於天子此周家久道化成風俗隆盛皆由里黨揚厲之法詳也今蒙

恩予告里居每喜詢里中孝子貞媛秀民善士思一一紀載以彰

聖朝治教休明道化翔洽之盛且以闡幽發潛區明風烈爲里鄉勸節
婦與余家稱戚邇其苦節孝行予旣耳之熟矣用備書之以俟采風者
錢母尙恭人傳略

沈坤爲

予媯家錢曉村先生爲今宮傅刑部尙書在籍食俸香樹先生同懷弟
雍正閒宮傅官翰林奉

詔保舉人材循古內舉例以弟界應

詔歷任楚中施南貳守以歿生前多惠政至今部民祠祀之繼配尙恭人以苦節自矢予官慶遠同知時嗣子汝弼就昏粵西爲予述恭人持家訓子大略予心甚敬之歲壬辰春汝弼遺力以恭人凶問至楚則恭人於去歲十一月朔考終第舍年僅四十有七汝弼思所以不朽恭人者乞予爲之傳惜予非其人也念曉村爲廉吏恭人爲節婦均無忝香樹先生之家法因不解而敘次焉恭人姓尙氏系出上黨右族原籍陝西興安州今貫江西新建縣之集賢坊高祖高萬厯辛丑進士曾祖天祿祖一位皆以子貴贈榮祿大夫考諱灤雍正癸丑兵部進士殿試賜一甲第二人御前侍衛提督浙江全省軍務歿

賜祭葬妣王氏諱封一品夫人兄諱廷楓恩廕生候補員外郎乾隆丙辰舉詞科以親老辭不赴恭人處室時卽以孝友稱年踰笄未字會施南公任廬陵令元配徐宜人歿陞任歸州牧繼配張宜人歿鰥官不可無內助聞恭人賢請爲繼室于歸後部署署中事咸井井就理家人輩不敢以年少易之簞簋飪滌咨而後行每相勉爲古循良政聲日起浹歲卽遷官施南公性廉潔不名一錢嚴事家督倚之如所生數千里外

奉教惟謹宮博嘗刺血手書數千言遺之示以居官立身之要施南公一見諸行事獨不屑治家人生產性尤慷慨好緩急人於困厄中用是宦益貧尋施南公以病篤解任寓武昌行廨宦橐蕭然幾不能自存恭人實左右之艱辛備至既歿恭人哭踊幾絕強起庄治喪事凡附身附棺之屬恭人手自摒擋竭哀盡禮僚友咸稱道之訃聞於家適宮博先以

予告旋里遣四子汝隨入楚侍恭人扶櫬歸宮博買宅居之老屋數椽足不踰當日資給之俾無匱乏恭人益纖嗇澹泊節衣縮食終其身連歲善病間作間止客秋宮博以祝

釐入都恭人趨汝弼隨侍就道雖侍養無人不顧也恭人方病革一孫殤於痘哭之慟遂不起嗣子遠在京邸不及視殮含抱恨無已予忝至戚愴知恭人之生平爲賢婦爲節母前十年恭人年尙少能以簪纓綺胄相夫爲廉吏所至有聲采蘋之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恭人有焉後十年恭人砥節安貧詒嗣子以君子之穀易節之上六曰苦節貞凶

悔亡恭人有焉

趙節婦傳

陳浩

西平節婦白氏諸生趙天眷妻也能識大義年十七歸趙敬以無違越十二年天眷病卒是時長子永漲六歲次永烈三歲姑年八十餘矣白水漿三日不入口而自念姑老子幼身不得殉遂忍死以養其事姑晨夕必親治饌或勸人代之曰姑習我非我姑終不適是我違姑之心也子稍長督之甚嚴衣服食飲常不使過曰孀婦之子未有不由姑息而敗者可使侈其志乎後永漲卒能自立義聲聞於鄉不負其母之教乾隆十有七年七十有二邑人具其事以請疏上詔旌其門八十餘壽終美聚公配何孺人傳

陶元藻

何氏美聚公配父仁佑祖調之官兩淮鹽運司副使世居山陰之峽山生而夙慧八歲見同祖兄篆百壽圖諦視良久歸而仿之如出一手稍長父兄講授綱鑑及歷朝詩古文俱識其大意年十七甫歸於堰拜姑之舅姑畢再拜舅姑韋弦殊性仰承莫可測人爲新婦難之其母尤憐女幼在家素逸樂恐不克盡厥職戚甚氏乃曰世俗所謂重慶者子與婦等耳人求之不可得而吾竟得之是吾所幸也戚奚爲於是調治甘脆審視寒燠抑搔定省以旦以昏語默進退悉中意指兩世則一褒賢許能母聞之大喜越六載美聚公亡遺孤三曰塙曰篋曰明善初就傳

讀書貧難措挂不能卒讀命采薪於山或曰於兒何益氏曰然吾固知其無益也第少年人勞則志壹逸則心馳固知無益而猶役之者吾懼其嬉而惰放而入於邪也三子感泣家本支多寢先人有祀田咸思鬻之以爲利諫止之弗聽亟乘舟歸峽山峽中人有聞其事者謂之曰是可折而取也曷爲乎歸歸將勿及氏喟曰吾惟不忍見其利以有此歸也嗚呼可謂賢矣春秋屆五十有司以節聞蒙

恩旌表至是頃輩始克樹立飯其親而未亡人荼苦瑣屑復沓已忿積若恆沙又十有八年而卒氏素精女紅於像生技尤工妙得其值免瓶罍恥者有年像生卽漢宮翦綵遺制始以花擅名後則亭館士女鳥獸器皿百物無不備峽山土穀祠里人輒以此肆布於筵爲神壽壽神者必取給於氏家行且久某歲司事者思減其值弗許怒去將他購焉氏心方悵悵謂藐諸孤從茲餕矣夜夢神告曰無憂吾非汝製勿享也去者當復來明日其人忽心動果來當題旌時新例於所奏中簡其一錫綽楔以榮之餘皆陪貳惟督撫作書表其閭時氏姓氏居末自度烏頭雙闕萬難倖邀一日倦憑几寐夢一婦隨二女奴從外來問所以曰我吳門徐氏汝前輩也雖然與汝偕宿而驚莫省所謂徧訪吳門寡婦無

徐氏者會御史某陳時事以窮嫠良苦凡見封章者乞無軒輊恩如舊施詔從其議氏因與焉而其時適有副使歸宗重修節婦坊者攷婦顛末乃姑蘇徐氏于歸越中者始悟夢中所謂吳門者吳閨也夫夢近於幻幻則誕妄不可信然其言已驗誕亦可徵故類識於此俾知苦節之能感於鬼神者又如是

殷貞女哀辭

查禮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際莞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芳行潔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白有百倍于患難莞獨者若天津貞女殷氏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爲村民邢文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慎故出之聞殷氏孤且美以計復爲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加捶楚以沸湯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事委邑尉訊驗而氏絕口不言夫姑之惡且守禮甚篤欲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爲推訊盡得其情卽置趙氏文貴於法而氏之節始著是日傾城往

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明而慶殷氏之貞得以不朽也余謂氏之遭遇爲人世之至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爲之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源之裔負郭而居兮甘心疏羈惟鳩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蘿兮知市門之不可倚也甯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路爲之涕泣兮鄰里爲之輶懽喜父母之孔邇兮邑魯恭而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蓼食辛而自知兮忍中蕡之外燭魂冥冥而長逝兮從婺女與靈妃雖膚髮之毀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污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登荒邱而憑弔兮慨葬玉之深深聊陳辭於遺躅兮庶千載之下得以識匪石之貞心

劉貞女傳

李宗傳

貞女劉氏名秀石直隸平谷人也父曰登庸知山西蒲州府母夏氏生子女各五人先是康熙六十年登庸赴部就銓淮北商人太學程勳著亦在都門相友善時貞女生甫及笄勳著有子允元二歲矣允元伯曰

楚英者議與爲婚其後勲著歸江南旋卒貞女隨父蒲州地隔千餘里兩家音問不通已而登庸罷官流寓天津以歿是爲乾隆六年也時貞女年二十二母先亡家落諸兄謀食四方貞女與姊妹嫂弟八人貨屋數椽會淫雨頽壞日夜促膝碾棚中相持泣貞女性幽靜雖飢寒日迫處之泰然惟日勵鍼黹以給米薪而已某年天津大疫弟病亡嫂與姊妹相繼無一存者貞女子然一身無所依倚準提庵有比邱尼老矣見而憐之除室以居且曰程郎生死未卜若終身何女曰婚父所主也其人存與俱生死與俱死耳忍以事變易其心哉隱跡十餘年庵中人往來雜還不知其有女也任夫人者宦族也聞女賢爲其戚新選縣令某請婚貞女聞之哭三日夫人曰志不可奪遂已先是允元知與劉姓有成言以父與伯俱殯親迎無地比長勸之娶不聽蹤跡貞女久不可得忽忽髮將白矣歲乾隆丁酉附糧艘北行過天津天津人嘖嘖道劉蒲州有女許配淮北商人子至老不嫁義女也允元聞之曰是耶非耶以白運弁劉大剛大剛白天津令金之忠令進父老於庭細敘之信召比邱尼勸女嫁女泣辭令復傳諭曰守貞五十七年爲誰耶程郎至天也謂無媒妁耶吾代復何辭擇日治奩具備輿馬命允元成禮漕艘回

資之以還淮北備文至山陽縣爲二人請旌

詔褒其門至今兩地傳爲盛事

贊曰貞女所處之遇可謂難矣幸而允元存且守義耳設前五十年而死或不死而早別娶貞女守死不嫁奚爲也哉然倫理之變各行其心所安耳使必校其始終利害而後堅忍以明節則古無忠臣烈士矣貞女賢矣哉

又書淮安程允元夫婦事

張洲

程允元淮安山陽人也爲太學生先是父勲於康熙六十年賈都門與平谷致仕蒲州知府劉登庸締姻允元二歲登庸女甫周晬也後允元從勲歸勲卒依兄嫂授蒙經書自給而登庸物故其子女家屬流徙寓天津南北睽隔音信不通者五十餘年允元以所聘女無蹤固守前盟不別婚娶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允元授書於大同衛前幫漕船附船北上四月抵天津天津人稱說貞女劉氏事徧千百人如出一口謂女幼字淮南賈者子其父母暨兄姊妹皆相繼以死莞莞一身年及笄乃夫家遠隔二千里外不獲卽婚而名族爭議聘頗多亡慮數十家凡鄰姬里媼爲媒者趾踵交錯排戶入顧執志靡移盡卻所議不從而手箴黹

度日夕苦志堅操冰蘖矣啻歷數十年夫信終不可得因寄跡尼菴爲終老計隱身密室三尺童稚未由入門以一老尼送飲物以爲常允元聞之惻然心動問其年五十餘矣趨訪庵中果幼所聘妻登庸女也託老尼傳言欲一晤而女不允因告運弁移牘天津知縣知縣嘆美再四呼女至明白勸諭示以匪誤女許諾卽命於堂上合巹成禮遂夫婦相攜歸淮安制府高相國上其事奉

旨旌表門閭由是江淮南北能文士競爲歌詩文辭述其奇節而農父販夫婦人孺子暨舟中往來人無不知有程劉義夫貞女之事

南林子曰予觀貞女節婦古今史冊郡邑志多有而所傳義夫者殊寥寥也魏氏云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篤夫道不篤則婦人之心不勤於節婦人不勤於節則男女之廉恥不立而世事可知已若允元者不誠爲一時所絕無僅有者哉嗟乎是不可以勸世以厲俗乎予罷德清羈淮揚者四閱月聞其事特詳故爲書之如右或曰義夫守義終身義則得矣如嗣續何曰此難概論也無已則虛其位別置側室以圖嗣續可

孝節夏孺人傳

金甡

孺人姓葉氏錢塘北鄉處士琦女三十歸郡庠生夏璜璜故具慶有

兩兄皆未昏蚤世家徒四壁筆耕不足以養孺人恆鬻荆布兼絡緯以
佐之甫三年璜以攻苦嘔血卒誓將身殉念奉養無人且幸有妊乃飲
泣如禮不數月遺腹生子請於翁命名曰永成而姑范旋歿翁益衰三
世熒獨相依上供甘旨下資餧粥胥孺人十指是賴又七年翁沒孺人
經營殯殮一如喪姑時且以永成之幼也唯過時不葬是懼迺益勤劬
節縮得金若干購地於南山之溝覺街而葬其翁姑與夫方將以終先
世之事而冀厥子之有成也不幸永成甫冠又遘疾卒於是孺人仰天
椎心曰未亡人不卽從夫子下地者爲延夏氏一脈耳今復奚以生爲
乃祔永成于新阡卽自營殮身之具并留穿墉之資纖細畢備遂泣告
先靈闔戶自經以死時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也嗟乎古今婦女節
烈多矣其義憤所激往往奮不他顧全一身之節斯已矣或致白頭黃
口不免失所者有之若孺人遭顛困肩艱鉅仰事俯育不遺餘力閱時
二紀茹苦一心卒能送往事居竭情盡慎奠安窀穸兩世同歸終子職
全婦道無遺憾矣逮至天乎何酷并奪單雛廩傾非柔木所支縊絕豈
斷縊可引然後含悲入地齋志從夫猶且絞衾悉自親裁灰釘不煩他
索以視倉皇號慟遽自引決其難易爲何如耶夫以孱弱一婦人生非

閥閱未習詩書動合經權慮周終始非其秉志貞純立志堅定又烏能
歷久不渝從容就死若此乎顧從來操絕行抱苦節者天必報之或及
身而邀旌典或至子若孫而獲顯揚孺人旣格于年例不得請諸
朝天又奪其遺孤使無萬有一伸之路且門祚衰薄欲求可爲繼嗣者
僅得同輩幼弱一二人將須其長而有子而後可爲之嗣是并在可知
不可知之數矣豈不重可哀哉予慮其遂泯沒無聞也爰泚筆而爲之
傳用爲致孝勵節者勸焉

舊史氏曰余與璜之父我田霑同硯席篤行誠信人也嘗遺其長子璿
從學于余後彼此蹤跡閒闊歲辛酉一遇我田于京師時晉遊歸落魄
不偶越二十有五年余奉使請假再聚於里門知其三子繼逝獨抱孤
孫衰顏頹鬢對之悽惋欲厚爲周恤而不能也比林居訪之則我田已
久沒其後人罕有知者今其甥吳上舍傳述孺人事略來告乃知其門
祚顛危一至于此余旣深悲孺人之志而益爲夏氏傷也抑余聞我田
尊甫葬其先人誤信地師言置諸峻嶺不數年全盛之業悉付水火再
傳遂子姓凋殘存者亦皆孤弱享祀不克時舉嗚呼是果天實爲之歟
蔣節婦傳

蔣節婦范氏父尊修吳縣廩生宋文正公之裔也。節婦年十九歸蔣君，天庚居木瀆東里。蔣君年十七得咯血疾，逾五歲而夭。時節婦年二十二，有女三歲，男光祖生甫四月。舅姑又年老，多病。家產日索，左右無僕。媼節婦手調湯藥，出溺器，裁縫浣濯胥身。親之姑性多恚疾，發輒瞀亂。難近。節婦侍屏息，不敢出聲。夜聞呻吟，輒立起候視。積久不懈。舅姑既相繼歿，其庶姑亦歿。與夫凡四棺俱在殯節，婦拊而哭曰：「嘻！此未亡人！」之責也。于是辨色而起，積麻枲刺繡文日入而息。夜不火，如是者十數年。始克買地葬四棺，而光祖亦旣昏且壯矣。初，節婦教子嚴。光祖五六歲，卽親爲授書，旣就傅還入內，跣而行。節婦訶止之曰：「汝知古訓乎？」立容重，手容恭，此何爲者也？光祖旣長，授徒于外，家事節婦主之。歲時祭祀，雖不腆，必敬且潔。乾隆五十年八十一，得疾，遇清明，享祀彊起拜陀羅尼。至是以念珠授光祖戒，勿哭恬然。而逝。自節婦在時，以年例合旌。光祖屢欲白有司，節婦不許。曰：「此常事耳，吾豈以爲名乎？」及旣歿，其子具章于蘇州府學教授朱君，咨訪得實，聞于

朝坊其門曰節孝

論曰予閉關僧舍光祖訪予者再旣見道母范生平志節輒涕淚并下時光祖年六十三矣信乎其爲終身之慕也予哀其志爰次第所聞爲之傳觀節婦去來之際類有聞于斯道者不然何以能安之若故也光祖誠念母而不以聞道自期焉可乎

南漳縣胡節婦傳

楊于果

南漳有曹掾胡正開嫋於文墨人亦修潔自愛予雅重之往予在襄陽客遺漳邑胡母節孝詩一卷問正開此屬何人愀然曰祖母也已而曰開之祖母吳氏生十有七年而歸於祖三年而生開父開之父始生而祖棄世又十年而曾王父母相繼歿又四十二年而祖母卒祖母以莞勞髮婦孝養尊章者凡十年鞠育遺孤者二十餘年飲冰茹蘖持荼蓄租以綢繆戶牖者其五十二年祖母不欲以節著故當時未及請旌其事蹟具載邑乘今祖母卒幾二十年矣雖薦紳鉅公歌咏其事而開昆弟庸碌不能力圖顯揚愧恨曷極言已則涕零交頤悲不自勝予考南漳縣志節婦邑人吳洪猷之女小字淑貞適儒童胡嗣英爲室年十九生子仕良甫九十五日嗣英病亡欲以身殉節婦之翁曰曰智姑曰徐

氏諭止之曰我兩人衰病更無他子可倚且此呱呱者何賴以生汝死則吾宗絕矣節婦乃抑情損哀以養親撫孤爲已任食貧守貞事翁姑以孝稱後翁姑逝祭葬莫不如禮教子甚嚴紡績以供紙筆於乾隆五十一年無疾而終年七十有二志所載與正開所述大略相同漳人曰不惟是節婦幼聰慧父兄授以女訓諸書輒解大義其卒也召仕貞至前兩孫在側笑謂曰吾今迺得從汝父於地下矣仕貞方驚愕已端坐而逝嗣英故貧士家無餘貲嗣英歿後中更大事業益落節婦所居僅草屋數間不戒於火焚且盡戚鄰爲之悲惋節婦處之怡然曰此殆天以之試吾操也勵志益堅仕良初從學以貧故改爲賈節婦以針黹所獲資其居積早晚督察不少寬假曰汝能修身慎行不辱先人勿令人羞稱汝名羞言汝行卽爲克家之子吾不求名正不在爲學與爲賈也今仕良且老矣其兩孫正開正模頗能自立廬舍渠渠依然舊家此皆節婦之力也蓋鄉里之誂揚又如此嗚呼此可傳矣夫婦德固從一而終徇節之不如守貞前人已論及之顧守貞亦視其所處何如耳粟帛充盈不憂困乏娣姒和睦可供晨昏凡有志者皆能自勉甚且有利其田宅未婚而來守貞者乃至婦姑勃谿詬諱時聞正不知居何等也節

婦子然一身不辭勞瘁不畏飢寒抑且不求表揚卒能忍以成事令死
著作而不愧豈易及哉易曰無成有終其節婦之謂與宜士大夫之樂
爲讚述也惜志書所載太略未盡其概予故采輯所聞別爲之傳云

貞壽黃孺人傳

吳賢洲

貞壽黃氏女父某知滇某州卒留滇繼室趙氏國元趙累世忠孝節義
高祖曰昉籍清苑官前明臨元鎮總兵死苗難謚忠烈廢前衛營軍田
世職遂家焉曾祖曰譏官懷宗巡城御史甲申死節子從德僕受殉焉
御史謚忠愍初忠愍次子從耀出繼外祖家從德旣殉難乃歸宗生子
洪洪痛家不知忠愍葬處萬死走京師求忠愍墓憫忠寺後又求像龍
泉忠愍始仕縣也于民有德戶圖祀之於是忠愍墓修于都像祀于家
事聞當官旌表孝子有姊長妹者己亥拒流賊死夾道旌表烈女滇人
號趙氏孝義世家洪生國儒國元元娶尹氏生子紀卒紀子振宇翰字
貞壽繼室時國元已老不三歲卒紀先元卒國儒亦先卒遺二子經緯
經子某緯子新宇時貞壽惢惢無行輩撫姪及孫姪卒撫姪孫教養心
莫適親疏新宇輩長迺始白知貞壽卒乾隆丁未凡孀六十八年先
是戚友頌貞壽欲具節行有司貞壽不可新宇既成立眾闕貞壽合辭

顛學上雲南府事聞貞壽大合戚友手刃誓曰家臣死忠子死孝女死節下及僕隸亦知大義夫死不嫁寧足異且名者天之所忌今族不蕃野處不秀余聞木再實必敗竊願留餘遺子孫如蒙旌表惟齒此志恨矣語竟哭新字亦哭眾不得已呈府府閔之寢其事而扁獎焉嘉慶甲子新字幕遊昭武與余友深得悉其家世爲傳貞壽如此

劉節婦墓表

張玉樹

建水舉人劉君暉吉之母曾氏苦節四十載以乾隆五十有三年戊申壽七十卒越四歲壬子縣學博士始錄其事實由縣上郡余覆之將申大府請旌暉吉因求余文表其墓余諾焉曰是豈不可以風乎昔公父文伯之母嫠也欲訓其子以勞思善迺以內子紡績且曰冀而朝夕修我所以深毖其子也劉氏家故貧無一壠之植節婦未三十有二子三女嗷嗷待哺而夫子芳第病劇謂節婦曰余殆將不起家貧如是柰何節婦泣而言曰婦有承夫之義以艱難易心豈人耶於是飲冰茹蘖勤紡績供食指督女女紅課男儒業終始數十年荼蓼拮据之狀有爲其子所不忍言者卒之長子儀吉牽車服賈克勤於家次子暉吉發憤力學由博士弟子舉戊申孝廉人爲節婦喜卽二子亦思有以慰節婦節

婦迺獨戚然不樂曰恨夫子不克見兒之成立也迺復時時率諸子婦勤績如故節飲食皤然白髮無晷刻自逸曰將以清白望吾子儉與勤所以維其志也夫敬姜非貴而能勤不能戒文伯怙侈忘善之愆節婦非窮而益堅不能守其身以憲其子成光大劉氏之志此其順逆難易之數古今人不必盡同而持世教者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嗚呼士君子安常履順而砥行立名與所以成教於家者其事未若節婦之雖然往往苟於自恕而卒無所立宦不自媿也歟節婦之亡暉吉同年倪松泉太史誌其墓述其事頗詳余第表其大者以示臨安之人

王節母傳

桂馥

節母吳氏山陰潞莊人姊嫁同邑舉人王烈生男鳴岐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卽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以餚和脂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姥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紝易米上事嚴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隨鳴岐北行卒於濟甯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暮兢兢一望歡

顏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姑而能自善其身者也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歙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家蔚家蔚讀書不事事禾米裳衣鮑氏常以女紅易財供其乏焉嘗讀詩至柏舟爲婦釋其義鮑氏聞之廢刀尺嘆曰嗟乎婦當如是矣數年家蔚沒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襄回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死是矣天一夕暴雷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旣壯相與僇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數會母疾長康割臂和羹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門而率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卮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下弗能禁也

贊曰柏物之祥者也婦少喪其夫無閼恤之親有侵逼之族不祥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祥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爲祥者是徒希降祥于天弗思召祥于己也而其

閒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微矣

施節婦傳

張士元

節婦姓金氏名鏡淑震澤嚴墓人爲桐鄉施曾錫妻年二十二歸施氏八年而寡曾錫故才士以高第自命試浙闈僅中副榜遂悒悒遘疾疾革節婦虔禱請以身代而夫竟死遺孤福元甫七歲教之學每夜篝燈火命從旁讀書福元稍怠欲扑之扑未下涕泗交頤福元請受教乃已先是曾錫喪其父母及所生父營葬不足節婦鬻簪珥以助之至是復葬曾錫於清池灣祖墓之旁而家食幾耗矣所生姑已老節婦勤紡績才給甘旨冬寒駁瘃十指流血不自恤也父起人死時遺命割屋數楹授節婦頃之姑亦死節婦乃率其子由桐鄉歸嚴墓奉母以居歲大祲節婦自食豆粥雜以糠覈其母與福元必有一飯母老病節婦伺候湯藥常患目蝣睂然不少去側厯二十餘年如一日也節婦自少習書能屬文頗以義方教福元福元游學有文名登鄉薦凡再試禮部不第未至家而節婦卒年六十有一其後數年福元始用爲令署江西安福縣

以終

贊曰余與安福君同里習聞施夫人之賢雖里中婦人孺子無不知其

賢也施氏世有顯者而夫人以高節卓行顧不得享其子一日之祿養而蕉萃困鬱以死悲夫

王貞母傳

丁子復

王母姓陳氏名淑貞浙之秀水人慕孺先生煥長女性至孝母陸安人素患頭風佐理內政惟謹父母絕愛之年十歲同里歲貢生王君仕超爲其長子本晉間名乃許字焉越五載夫攫癟證廢家人以其不可行婚禮遣媒氏來告母聞之涕泣不食父母言郤之矣乃喜曰此兒志也二十而歸王氏晝夜侍疾不稍倦姻姪來相慰藉母曰我夫病若此命也女子守貞安命所適甘苦非所知也事舅姑如父母閫以外不聞其聲執姑喪悲哀無已見者淚下及夫病不起泣曰吾向之不死者以夫在也今夫死矣吾又何生爲遂絕粒戚屬多方勸護乃強進飲食行三年喪後父病劇貞母剗股進得瘳生平不苟言笑姊姒奉以爲則卒年五十一

論曰劉向編古列女傳錄芣苢之詩爲婦人遇夫之有惡疾者勸若母之安命守貞方之宋女風斯烈矣而其孝思激發剗股療親亦非恆情所能勉孰謂後來者不及于古之人耶余故傳其略以俟良史

萬節婦傳

劉鳳誥

清河節母蕭氏事孀母老疾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志與偕顧翁衰羸夫家無彊昆弟一子甫五月事寄綦重忍死以節誓翁故治醫寢不給歲丙午大祲晨夕漉粉糜饋翁自率未嘗飽夏疫力疾侍翁疫翁趣引避輒愀然曰老人至此無子也婦卽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提汲寒其寢手柳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挈其孤謀備禮瀕死者再旣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嫠固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孤試秀才高等肫然以敦行業振門祚爲勸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娶嫁咸任之有適沈者患癱廢迎歸悉力療治它苦心慈行類如此蓋自女而歸而子之母之三數十年中無一日非疚心泣血之日也嘉慶庚午有司表乞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于朝于時母心慰而母德滋以彰歟曩予職史官見天下之以節孝聞者歲終必彙登簡末或病其冗予執之曰閩閨幽微幸錄姓氏奚可略得仍備書如例今明經君哀事狀諗予予惟節守名義孝原天經如母之刲肉救母扇暑哭翁二事實恆情莫及今母未周甲子方文行著聲將有樹立于時惟訓懃懃其福行未艾君子謂

萬母爲節禮專精之至者詩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謹援列女傳義次而傳之頌曰

淮之水清且泚好女子勝男子股血濺活母死老翁疾僵不起呵冰屍退疫鬼呱呱者士爲士昌萬門必大矣賁麻紙煒形史彼蒼蒼宜壽祉

趙節婦傳

耿興宗

節婦趙氏寶豐人儒士應選之女年十七歸湯翰元甫周歲翁姑與夫相繼亡湯世籍孟津自翰元之父始遷寶豐遠近族屬無同來者翰元又鮮兄弟嫡黨易氏年少可憐而勝瓜分其貲又有同姓不宗若而人託護喪名曹距靈几閒意象殊厲甚至瞋目爲鄙語漫罵氏迄不少動已而謂諸人曰吾籌之熟矣繼嗣未得其人吾以身殉翁姑將有不祀之嘆敢以異說嘗我者將酬以頸血矣諸人見氏志堅雖少戢然其謀益深毒伺隙而發翰元之舅氏孫乙奮然曰孫賓石吳保安獨何人哉況誼忝肺附乎挺身列訴邑大夫賞力主其事卽日移會孟津關取可嗣翰元者諸湯蜂湧來孫乙詰其疑繆斥其不得對者怨誹譖騰懷刃阻奧不剝腹以逞不止矣孫乙申執彊鯁胖然無避屈先是翰元父之遷寶豐也默鑄其支系於石置諸孟津之城隍廟賞大尹久始刺知乃

據以爲翰元立嗣錫之名曰承先字曰繼五

耿東山曰妻之道象夫坤必柔順中正而堅確乃能終夫之事詩人祝女子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特深牝雞司晨之防耳如氏之所處志與識微有不定一孟麥飯永絕於湯氏之墓矣湯氏之鬼弗餕孫乙倡之賞大尹成之謂非氏貞操卓識持之不可也尋常巾幘者流值此鮮不搖於浮論勃繆其謀矣氏婉婉有智鑒又化於迺父之家範始至卽中翁姑意撫嗣子以義爲慈雖生計中落加以儉勤乃濟處之怡然而節概老而愈厲道光壬辰大府題準建坊於門

碑傳集

列女 第五十八冊

卷二百五十三
之二百五十六

7044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目錄

列女五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曹烈婦趙氏傳

盛百二

裴節烈范氏傳

翟鳳翥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黃烈婦傳

邵長蘅

周烈婦傳

朱世繡

烈婦吳氏傳

盧絅

孫烈女傳

毛際可

郭烈婦傳

毛先舒

楊烈婦傳

計東

海烈婦傳

方孝標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范烈女均見 計東

周烈婦傳

趙士麟

吳烈婦傳

徐旭日

黃中堅

顧祖德一作五十三

周烈女小傳

黃中堅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黃宗羲

唐烈婦傳

法坤宏

呑金吳烈婦墓表

梁同書

王烈婦傅氏傳

王士頤

方烈婦墓表

黃宗羲

又方烈婦傳

徐鉉

王烈婦傳

田蘭芳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列女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誥贈恭人趙氏恭人
蓋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
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
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閒所向殘破駿驥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
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
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
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
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
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
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
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
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號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集其地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卽今祠是也鳩眾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眠牲有所庖湦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淡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安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旣伐旣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_鴻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駕下固讓不獲命始覲顏執筆爲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慷慨不虧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慕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

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
孫徵君奇逢所譏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
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
汚恆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怵於利俛首曲竊孰勸
於義佩紱者然巾幘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
命不猶遭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
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搘我
胷甯玷髮膚而大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忌辰陰氣四塞飈馳
雨擊陟降悅惄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闕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子豆于筭于薦蘋

蘩恭人飲酒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偏惠州人

曹烈婦趙氏傳

盛百二

烈婦趙氏曹州人處士宗孟女也年十六爲曹生雲蒸繼室性貞靜胸
有智略持家二十餘年爲擴居宅開別墅增膏腴田八百畝人謂之不
冠男子明末

大兵逼曹州烈婦心計後圃有井爲死所及城破忼慨謂家人曰我輩宜早爲計不可污人手率眾趨圃中而姻戚及鄰里婦女二十餘人已先在謀自全策烈婦曰此井卽自全處也我爲眾人先奮身入隨之者其幼女及子煜妻李氏雲蒸之弟霞蒸妻彭氏婢桃花蓋曹氏一門盡矣其他姓可知者曰曾文會女曰魯文成妻李氏及子謙妻黃氏曰文成弟文珍妻許氏曰秦應妻魯氏曰李學敏一作魯妻張氏凡六人時崇禎壬午十二月三日也事定曹人上狀於權兗西道事兗州府同知譚公絲請於朝尋國變遂已

國朝順治中宅爲郭氏有郭君石宏其所自出爲紀事勒石井上在城東南隅余先讀曹州府志所載杜氏十貞記深嘆其烈而烈婦率眾殉節與杜同日一死於火一死於水可哀也已杜氏於乾隆五年以其後人殿璣請得邀

褒恤烈婦則後無人焉然有主持風教者引杜氏例上達聖聰知亦必蒙恩恤何必其後之人也十貞既有定陶劉君記又蘇村劉公鶴峯李公爲之傳烈婦惟郭君記而傳無聞故作此以補之郭君有孝行曹州府志所云廬墓三年者也

裴節烈范氏傳

崔鳳翥

裴母太恭人者太原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度之母姓范雍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學孝經女誠等書卽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範俗格言繕作女鑑尤工女紅洴澼絖事勤習居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士行者及笄歸念源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御僮僕肅身任操作爲家人先內外胥就紀綱佐念源先生學試輒冠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永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未成立諸子女尙在襁褓稱未亡人引妾心井中水波瀾誓不起之句以矢茹蘖和丸教侍御于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卽以功令官箴慎刑卹民潔已報國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曰存亡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墮越爲先子羞侍御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母訓也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抱幼孫避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須今今又奚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句其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曰報恩志母節烈也噫太恭人孀守三十年知書克家課子成顯官

以貞特聞年六十有八矣卽不死似亦亡虞竟死之以節始以烈終斯可謂完人矣古史女傳能多觀與

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恆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鬚眉而誰則巾幘耶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歎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奴曰劉婢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娩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亂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死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

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
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昨卒卒驚與狗鬪
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
亂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
識知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
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顧見昨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
狗也自是芟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
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聯爲繼
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睇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閒以文章
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痛哭搊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
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
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閒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

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餧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蟲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踪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語我西來睇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環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割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卽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獰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仆地太

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遽釀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直天變見輿情淳沸暫釋歸而上其狀於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睇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有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撃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匈匈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還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經死烏虐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烏虐烈已頃之卒踢戶入見烈婦帶纏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尙領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烏

虞伯夷餓死屈原沈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
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
不嘗然後子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
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
它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益當其難
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
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撼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
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
爾聯竟坐沒入輸旗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
骨肉喪亡略盡晞子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
對客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亹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
晞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常不哀其志顧
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
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
子自吾人發顧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不耶

周烈婦傳

朱世繡

烈婦周氏固陵諸生周永清之女也生而端淑自重嘗聞其父談賢媛義節閨範可習之事卽心識不忘字唐生名天錫少孤力學家於浮光會其兄士适亡父以唐爲子易名士騶周氏禮素嫋莊好如賓雖衣食於父母恆自紡織佐唐生楮墨需晨昏善事其親待嫂氏尤恭乃父篤行長者傷其子美才早折抑鬱成疾賴婦溫敬膝下稍爲之慰數載中唐生列學宮繼得子值祭掃節謂其夫曰婦未及事舅姑宜攜孺子省諸墓唐如其言返故廬與叔母諸嫂見禮讓自下宗族賢之已而唐生遘疾竟不起周氏撫尸而哭願以身殉遂不食男六齡次者三齡女始數月耳棄去弗顧也其父家聞悲慟遣媼侍左右傳命曰吾昔訓女者何而今忘之顧有遺孤不宜死衰暮之年女是依宦忍我釋周氏泣不言居七日之先一夕忽對鏡理髮開箱篋閱其簪珥衣服取小兒衣襖補綻之媼喜以言叩之曰今偶暇耳次日將暮盥沐出面天而拜東向拜入臨夫之位哭拜頃張燈室內抱乳其女兩男已臥撫之略語及家事媼益不爲意惟各寢爾夜半周氏起自經將曉兒女呼啼媼驚視死矣嗚呼拜之者三辭天地父母也告夫以今夕也加惜兒女恩自此終

也餓七日求速往也時順治八年五月日年二十有二或曰婦固烈獨不念孤與親夫忠臣君爲重不問其家烈婦夫爲重不問其子傳節烈之事者必知其父某其兄某其夫某烈婦一身而子弟婦道全焉尙何憾

烈婦吳氏傳

盧綱

烈婦姓吳氏生武進之夫椒里福建左方伯贈太僕卿吳公暘第三女中書舍人吳公伯尙之妹祖父兄皆成進士於昆陵殆稱甲族云門閥既著禮訓夙嫻氏母白太夫人方婉時夢彩雲夾鳳卜者告爲瑞徵矣甫脫褓卽克奉母儀不苟訾笑年十三居太僕公喪能隨諸兄後過致哀毀幾成疾年十六適同里鄒生延玠後以明經顯乃鄒忠公浩二十一世孫大參公嘉生仲子也性孝友沈毅有大略少從宦汾晉閒慨然有遠志及歸博涉文史尤究性命學旁及韜略方技諸書咸周覽畢盡里中人爭誦服鄒氏子其文行實足多焉氏旣從夫子於書傳亦竊有窺兢遵古訓聞節烈事輒侈談事姑章太淑人不失孝謹姑治家嚴氏承順鉅細悉無忤乙酉閒值搶攘徙避鄰邑中夜忽盜起左右咸抱首竄氏獨趨衛太淑人盜以刃脅之不爲動乃捨去辛卯冬明經以

事逮金陵獄氏冥禱願代以身罹難踰年家益落氏悉傾資值數縉以上者皆售爲夫子遺自處約極粗糲罔弗甘癸巳冬明經事久不決留金陵會緣他事復逮獄竟死長干市氏聞變晝夜哀哭設位以臨遂自經帷次有老尼救之意恨甚章太淑人曰若無子遽甘殞命疇爲吾兒持三年喪且旅骨未歸固忍不十見乎乙未冬始歸櫬葬橫山明春服除時仍以舊事累吏議沒其家無大小槩當徙氏聞之告母白太夫人曰兒北去寧能復上橫山墓耶時催牒下急如雨氏度無可逃呼姪軫告曰吾家世清白歸鄒二十三年無辱行今死分也辭色甚慷慨明日更往視則理裝如欲行狀頃白太夫人亦至氏喜曰母至吾事幸成矣因謂母曰兒行以旦暮願母勉爲一夕留太夫人且許初昏沐浴就寢已悉屏諸侍媵祇一婢臥榻前少頃呼問婢曰夜幾何曰漏三下矣遂起母亦起問曰兒欲何爲氏曰兒不幸至此願一死從夫子地下遊母幸爲兒忍以成溝瀆志母悲悼不能答時已先服金屑未卽死復喟然嘆曰今日之事死固所不免死於途死於疾等一死安能俛首求旦夕活終作長安纍囚婦耶吾志決矣母知不能奪垂泣聽之於是更新衣詣佛座前拜已復謝天地還向母曰兒欲爲母拜恐傷母心兒不敢且

母春秋高勿以兒故過自損因出一扇曰此夫子金陵所貽也又出一囊曰有醫方夫子所手較也有書夫子生平所習有髮夫子獄中所留也願乞以殉又呼婢與語曰爾九齡爲我侍迨今十年爾固能知我我分必死慎毋號爲我亂已復曰余是行於生無所忝雖死奚可冥冥就因自燃燭攜所緘書及扇去復顧母曰兒往矣母試坐是時雞甫鳴視夜未及曙母暨婢傍皇者久之哭不敢出聲聽復不忍有頃已自經榻旁氣並絕矣母撫之大慟曰予抑太忍矣欲成兒志遂聽兒死揆誼胡能安於時聞者莫不流涕死前一日甚苦炎氏仰祝曰安所得甘雨乎至是雨竟日人咸謂節婦雨抑義烈所感云氏生於明萬曆之己未卒

於

皇清順治之丙申年三十有八合葬橫山鄒明經之墓右生二女長以痛父非命故成疾先氏卒次字金沙于孝廉子爲之狀者姪軫順治辛丑科進士兄伯尙子也時楚人盧紘以壬寅夏督儲於吳讀其狀而哀

之乃爲之傳焉

論曰三吳之間多名閥故男子恆能以文章節氣世其家而爲女子者亦咸知審進退決生死從容以就豈盡學古乃獲有勉而然歟生長禮

門稟乎淑順其於大義習與性成所天既失之死靡他矣余考吳氏狀甚高其誼謂爲男子之所難按其世系則乃祖乃父若舅若姑世積厥德因篤生烈婦以爲二姓禎源深澤遠固不徒然採風之餘可勝咏嘆流徽彤管抑何媿焉

孫烈女傳

毛際可

孫烈女名秀姑杭之候潮門外人幼適楊鼎元子文龍以待年未婚姑侯氏家貧父子鬻帽爲業與退卒閻士積比鄰而居秀姑年十四士積艷其色一日入廚下牽秀姑衣挑之嚙其指血始解是年夏鼎元復攜子遠販衢州六月十六秀姑晚浴士積穿地檻戲持其足秀姑驚起號泣訴於姑聞者不平次晨士積母率其子暨嬖黨胡起龍入門請罪秀姑怒持茶甌擊士積誤中起龍面起龍憤詈士積遂咆哮無狀謂汝弱女子蓋掌握中物耳吾不能私汝非夫也次日復同起龍辱詈如是者再四秀姑自念惡黨甚眾倘夤夜侵暴力不能拒遂密縫上下衣裾繙結甚固十九日復聞惡聲死志遂決晌午親奉魚餐膳姑復淪茗以進隨入房漬鹽水中飲畢腸潰而歿侯氏鳴公請驗士積竄避倖免出薄棺以殮同里譁然頃刻聚數百人遍籲當事邑令拘執士積諸黨訊鞠

以聞郡司皆加懲究而中丞張公早廉得其實時盛暑棺槨滲漏而無屍氣併無一蠅蚋敢近者士積家人密斃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後爲人所覺擲去之中丞公遂置之法并杖其黨於戟門復爲大槩貯之彩繪完密遣官爲文以祭自方伯以下無不奠祀士民執香泣弔者日數千人詩歌誄贊遍牆屋閒方士積下獄時其母謂人曰士積向隨征在外入一尼庵一尼少艾欲犯之尼以二十餘金相賂勾全其節士積得金後復強逼不從竟蹴之至死此女是其宿生冤對耳一時有兩世奇冤之記雖輪迴之事吾儒所不道然亦可述之以廣異聞且見士積之怙惡不悛如此

會侯氏曰古來節烈所感至於墮城飛霜而烈女死於盛署體質如生蠹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余長女亦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後絕粒十有九日而歿同邑以奇烈上聞復建祠樹坊於學宮之側可見秉彝之好人有同心與秀姑事頗類故灑泣而爲之傳

郭烈婦傳

毛先舒

嗚呼士廉不降志女貞不辱聲豈不信哉然而自古蓋難之況近今乎仁和里仁坊郭氏余家世姻也家從姊嫁郭氏其姪婦李行曰三娘姪

以恩意呼從姊姊夫爲父母從姊撫愛婦李亦如姑婦云其姪娶李數年病膝攀歿李幽居靜而毅已郭氏盡族避兵西溪之塢久之還里李亦隨族人還里車過錢塘門時守門邇卒媢甚凡男子車過必下婦人車過必卷簾李時小病貌黃瘦門卒遙見之嫚呼曰我憐汝何病乃瘦至是李坐車中微聞之掩面而泣歸乃大慟曰吾身不幸爲門卒口舌所辱吾不可以生矣晨夕涕泣不食家人及從姊勸慰之強之食乃稍食已仍不食人聚而勸之不得已則食稍益解則仍不食也愈涕泣不已困臥二十餘日乃死嗚呼婦人之義不辱身併不辱言若李氏之死人或以爲過雖然死人之至難而言者事之易忽不忍于所易忽而捐其所至難其潔可謂至矣抑可謂之壯烈者也

楊烈婦傳

計東

楊烈婦何氏夏邑諸生何應奎女年十八嫁貢士楊忠長子定遠一年定遠疾篤將死語婦曰汝若何婦曰我必死我有當死者四年甚少當死無子當死我父母有他子可以承歡我舅姑有他子可以承宗祀當死我見我里諸婦人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其後乃大爲父母舅姑辱求其死不得我計熟矣定遠曰能如是乎遂死婦將引決其母及姑固守

之一晝夜不得死乃收涕爲好語給姑曰我不死矣我夫有弟十五歲矣異日生子我子之是我夫有後也我不死矣起盥漱索食盡粥一孟會弔者襍沓至姑出復給母曰盍往視何客也母更出引衣帶懸定遠戶側以死定遠死初十日烈婦死十二日康熙五年丙午三月也及殮面色如生邑人觀者驚歎於是邑之縉紳父老及其夫之族爲請之當事旌異之禮也例也求之得不可知而烈婦已挈其夫與舅與父之名聞於天下

贊曰人皆巧變其說以求生婦獨巧變其說以求死其以得死爲至樂也以婦人之智乃能辨於死生之宜婉轉以遂其志嗚呼不可及已

海烈婦傳

方孝標

毘陵禮義鄉也其士大夫好言節烈以所告余海烈婦事甚奇曰烈婦姓海氏徐州人昧所自父故衛弁也適陳氏子有量儒族閭且懦歲荒不自治其生海氏有薄宦於松江者攜家就之而其人調又往依江陰卒之海姓者而其人貧不能贍轉徙毘陵資匱館逆旅主人家資益匱主人屏之屋西偏里中有惡少年曰楊二者見婦美而悅之佯與其夫交時時餉米肉一日瞞有量亡故往問之強見婦涉邪婦厲聲叱之不

去辱詈之楊二倉皇走而心銜之矣又有林二者鳳陽人糧艘巨猾也
舟膠宿河干與楊二善一日酌酒樓上酒酣言所欲楊問林曰君有幾
妻妾曰數人攜來乎平日未也孤處乎曰有舟人妻某氏者與我狎然貌
醜不足戀也楊笑曰某所有美婦人年可二十許君如欲之當爲君圖
林詰之佯醉曰暮矣來日期復會此詰且林往而楊故他出再往而出
一日遇於途復相與飲酒樓故處林固問之楊不答許厚賂焉真以
婦對且曰彼夫婦思鄉甚易給之曰舟經徐州將載之歸彼必悅而從
入舟人則唯君欲矣林曰善楊又過有量而語之故有量喜謀諸婦婦
疑問所舉曰楊二也婦驚曰楊二匪人所與必不端亟辭之有量曰彼
以金償我逋且知我善書歲約六金爲會計館穀孰便婦曰詐也我死
不往有量意因亦移楊二知之密謀于林以逋逃飾訟于繆檢校捕有
量急不得已攜婦登舟矣居第三艙婦日堅閉不出例張樂享水神林
二故盛其儀以動之婦終不出林曰柰何楊曰夫在故耳于是以二十
金使有量往市貨于京口又使所私某氏者懷數餅金啗婦婦問故某
氏笑曰受之敢言婦正色曰言之敢受某氏下氣笑而前曰林君慕汝
使某達意婦怒曰是何言詢之某氏又笑曰汝言是但奈何汝欲守身

則不當入其舟入矣安之我昔亦貞婦不得已乃從從之而林君固可兒婦益怒擲其金批某氏出有量歸告之憤憤亡何林二又以四十金使有量往市貨于姑蘇婦止之不可泣而治其裝與別自是日縫緘衣裏夜張燈不寐以爲常一夕夜半艎格格有聲一男子突前抱持強辱之婦號咷搥其面至血滿襟不釋大呼曰賊殺人舟中人盡驚起其人始遁去然無敢誰何惟聞婦哭聲哀久之聲絕頃又聞悉窣聲啟視之而婦自經死矣林二懼召所親藍姓者與謀匿婦尸米囷中而以五十金與藍使往殺有量藍遲疑久之忽慚然曰諾何五十金爲十金足矣陽許之而陰持十金訴于官官捕之鞠得實發尸米囷中株楊二者問之併逮於法有量還遂爲僧此康熙六年某月某日事也毘陵人嘉婦之節烈謀葬之南郊葬之日會而祭之者以千計能言者至播之聲詩傳記而婦不朽矣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范烈女附見

許東

庚戌秋七月朔出潁州東門從二三弟子至慧湖刺一小艇渡湖而北謁張烈婦墓再拜歎息敬爲之誌曰烈婦張其氏也所適夫曰許會當稱許烈婦而潁之人皆張之與春秋時書紀叔姬宋伯姬及綱目大書

晉處士陶潛法不合宜駁正故東誌稱潁州許烈婦張氏云烈婦姑王氏早寡性淫虐惡婦端謹不類已諱撻無虛日婦益恭夫酷貧以灌蔬爲業婦年十七八奉養竭力姑病亟婦割股肉爲糜以進遂愈里人交口稱孝婦有泣下者姑諱撻如故也鄰僧定生與姑通遂因姑欲求通於婦知婦必不從摧辱之萬方冀其聽已烈婦志益堅一日匿僧於室召婦入強委簪珥金帛侵逼之姑自外鍵其戶烈婦不得出繞室走大呼聲徹戶外定生知不可犯踰垣出姑偕之還寺烈婦哭曰我不可以生我而自明是暴姑惡也我不死僧且必復挾姑逼我我不可以生乃自縫裳衣投井死人無知者翌日白晝中定生忽見烈婦從空中來掊擊之甚厲始懼挈姑遁遁六日里人汲井絇烈婦尸以出方盛夏顏色如生目炯炯視不瞑舉體異香觀者駭異事聞州太守及郡乃葬而旌之四閱月捕得定生伏法里人爭裂其尸祭烈婦墓墓與故范烈女墓並烈女者潁人范雲騎女未嫁夫死遂殉之葬此數十年矣而烈婦姑王氏竟得脫至今在鄰邑銘曰

僧伏辜姑得遁婦之孝宥其姑不辱身真丈夫維綽楔高峩峩松與楸鬱婆娑大道旁里人趨咸下拜曰嗚呼惟貞女相爲徒申款款從黃壚

張與范德不孤

周烈婦傳

趙士麟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婉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爲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已父復強之烈婦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兄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宿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肯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拭淚而入烈婦迎謂曰母眞不欲兒死守耶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卽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僕從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卽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已死矣

吳烈婦傳

徐旭旦

康熙十三年孫延齡陷桂林欲犯梧州賊猶未至也守土之戍兵叛邑廣文黃居中以吏故未歸也迨歸省家其妻則死焉妻吳氏總戎六奇季女方口黑髮服大練不務修飾閑靜少言窮年一笑若以貴介適寒酸居中常爲踧踖吳氏執婦禮愈恭方居中之出也眷戀徘徊逡巡者再吳氏怒曰軍需急矣微是無以餉兵微兵則封疆誰與守若君以妾故而廢

國家之事恐爲識者羞之既而曰君之不去者恐妾以亂故而失身于人乎殺身成仁者男子之剛也一醮不改者女子之信也或有他故妾一死報君君無遺慮矣越二日稍有亂狀吳氏戒其婢曰明晨有所往早爨而飯我家人不解其故越三日眾果叛男女奔逃傷顱破額者不以數計吳氏乃命家人曰上天降禍于我我以主故而殺身苟又以我故而累若曹我不忍也爾其逃焉毋收我骨焉居有頃角門闢矣羣兇排闥而來者非他人帥府巨魁也吳氏哭曰封疆之事固知若不能矣若其俘我乎我將待之也奮刺格殺二人自伏劒而絕年二十有六嗚呼婦人女子之任蘋蘩供中饋克順克恭箴儀無忒者賢矣若夫撩衣

蹈鏤慷慨靖節惟丈夫能之然以丈夫之所難反爲女子之所易不亦陋古今而羞當世哉雖然是亦足矣苟無丈夫又不有此女子宇宙不幾于覆耶因傳之以爲世法

周烈女小傳

黃中堅

烈女周氏者長洲金墅里人也父某以服賈力田爲業生二女女其長也許字彭山何氏子衷宸女容質端麗而性貞靜寡言笑不窺戶外且善作家勤于紡織習針刺其主中饋能辦一二十人饋殉節時年十九卽今丙辰六月廿一日也先是二日何以疾卒于家次日赴於周女方治湯餅聞赴茫然不知所爲少選謂其妹曰吾力盡矣汝可代吾爲之於是入房涕泣時其父行賈于外其母以女尙未字不應傷情故壻亟沮之女不之顧也而泣轉哀夜以繼日淚注如雨不復仰視黎明泣漸止平旦其母先起出妹亦相繼起以女倦于哭泣甫睡不欲驚也無何女亦起盥洗畢卽妝梳簪珥有倍於常自袒服以至膝衣無不易以新而潔者其母不知也獨其妹見之頗訝其姊方悲哀無緒何反容飾如此輒相隨不去女給之曰今日吾倦未能佐吾母吾事皆汝事矣汝宜先出勿俟我也妹出有頃其母入則門扃矣叩之不應推窗窗亦牢

閉則皇遽呼人梯屋而進而女已懸梁死於是里中奔走聚觀者頃刻數百人咸歎息有泣下者以女能從容就義也死之明日其姑某氏在病中忽見一少女披麻帶疏而前呼氏爲姑氏詰之女對曰吾卽汝家媳婦也方吾來此見羣鬼聚于門吾叱之皆退矣言訖遂不見氏驚悸以告家人曰得毋周家媳婦亦有變耶遣問之而周之訃已至矣時有孝廉陸君在新蔚文者館于何之族聞其事馳謂其翁曰嗚呼何君夫忠臣烈女著於史冊千古榮之不圖今日出自君家此乃君家祖宗積德所致也夫人孰不有死欲死而不朽實難縱令君之子得以娶婦成立必不能光顯門里傳名後世無惑也今旣得烈女以殉死則烈女可以不朽而君之子亦不朽是其死乃賢于生君宜勿以喪子爲憂而以得賢婦爲慶於是率其鄉里具呈有司請表焉余所居光福里去金墅不遠故備訪其實作傳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黃宗羲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策甯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

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燭然夜半啟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翦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尙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妝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閒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

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續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

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冢慎勿逸

唐烈婦傳

法坤宏

烈婦姓王氏世居濰邑之東南鄉父文炳以陰陽術行邑里夫希俊故士族以落拓失業入縣書獄烈婦戒之曰邑俗尚貪爭機利無賴之子往往託跡公門緣吏爲奸以侵牟抵法稍有不檢相隨入獄矣君身在官請不得以家自累二親之養責皆在婦希俊感其誠許之烈婦治家勤紡績井臼親操米鹽絲枲必出自己力凡戚黨餽送必問物所從來有關吏事者力卻之奉舅姑婉順恭謹羹必親調衣必親祚久之舅姑相繼卒希俊染時疫病且革語烈婦曰我無子身後之事汝將若何烈婦曰就木之人終從君地下耳希俊卒烈婦飾棺具受弔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四日邑人揭銘旌斂金往奠禮成烈婦出徧拜告曰自吾夫入公門早夜惕厲嘗懼罹譴官府爲鄉黨所不齒以貽父母憂今二親以天年終夫獲沒牖下重勞諸公旌奠如禮則清白之吏亦復何憾吾可以瞑目長逝矣其夜遂縊年四十有八邑侯盧親爲文以祭邑人上其事入烈婦祠烈婦止生一女督課之甚嚴嗣子懋後以儒行顯於濰云法子曰婦人不尚奇行以順爲正者也順而能不失其正可不謂賢乎哉烈婦之矢志堅白相夫子克盡乃職而已亦不負所天其於始終之

義備矣吾友韓君公復灘邑君子人也以烈婦狀來故爲敘而傳之

吞金吳烈婦墓表

梁同書

吞金祠向在葛嶺之陽杭人所建以祀吳烈婦者也烈婦殉夫事閱今百十五年縣志所載甚略又無碑碣但知有吞金祠墓而已近訪得吳氏族人藏有康熙三十四年杭州府知府鐵嶺李鐸碑記一遂安毛際可傳一又宗支行述恐日久澌滅因據始末綜而敘之烈婦名賢字德芳戴氏慎菴女吳孚中名集生之長婦也兩家先世俱出新安以業鹽遷錢塘遂訂姻焉烈婦十歲喪父里中有孝女之稱十七適錢邑庠生吳錫錫字天與髫年入學十五試辛酉省闈不售益攻苦力學十六娶婦彌月後就山齋讀書累月一歸山中朝暮多嵐霧體素羸遂得瘵疾然猶力疾應甲子試自後沈縵數年婦侍湯藥飲食未嘗安枕席逮病篤婦欲先錫死錫知之曰殆促我矣遂止錫旣歿婦哀號欲與俱以首觸棺血流被面姑與母力救之得不死復密紉其衣解佩帶自縊又爲母姑所覺不得死于是家人伺之益密月餘不得閒一日伺守者稍弛遂陰翦金約指碎玻璃鏡雜吞之膽裂嘔碧血數升而死蓋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時也距錫死凡四十二日年才二十有二合葬

于葛嶺西麓顯功廟後之右鄉人趙佩諸生王大成等公揭上之大吏
請旌建坊且建祠于墓外由來舊矣乾隆四十五年杭州府知府王燧
於湖濱築別業遂闡入吞金祠基莫之誰何也未幾王以贓敗籍沒別
業入官展轉售賣爲女庵今捨作僧舍祠不能復矣然烈婦自有千古
祠之有無固不足論也嗚呼前之太守訪其蹟而文之後之太守占其
地而毀之其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予不文就原記傳節書勒石揭
諸墓前庶後之過其墟者皆知爲吞金吳烈婦之墓而有事志乘者亦
得以詳考焉烈婦墓之西錫叔弟鏞墓在焉鏞之子潤卽婦嗣子祔葬
烈婦墓側并識於此

王烈婦傳氏傳

王士禎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
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
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蹟漬猶在所不忍
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
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

王君歿予旣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尼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紩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旣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眾旣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願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方烈婦墓表

黃宗羲

碑傳一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之女方翰林渭仁瑛象之子婦奕昭
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
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
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
菜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餽盤筵不以委
之竈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
於是請日其心漸迫其請愈勤逮葬有日始告人曰吾葬亦當同是日
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不入口家人多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
道烈婦曰徹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窪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
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蓐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
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閒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
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卒凡
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從來之稱烈婦強暴
侵陵猿鶴沙風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
至於閨房之內青燈敝幃古井無波坐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身

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清議所不聞而銳然
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冰魂雪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
水能獨赴海截斷眾流其勇非他水所能竝矣會俟書來求表言相傳
絕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
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者言是病持之況夫志壹動
氣筋骸脈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又方烈婦傳

徐徵

方烈婦毛氏遂安人進士祥符令毛際可女編修方象瑛媳而諸生方
引禩之妻也年十七引禩就婚於毛病數月死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
餘眾驚謂必死乃竟不死遂歸方氏守志逾十年長齋禮佛坐臥一室
足跡不踰中闌卽家人婦女亦罕見其面康熙某年月引禩葬有日矣
婦遂不食死父母舅姑兄弟慰喻百端矢志益堅絕粒凡十有九日視
聽如常臨歿正襟危坐而逝宗族親黨及道路之人無不嗟嘆以爲奇
節云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自古忠臣義士或出於一時之激遂至
斷頸折脰而不顧或少濡忍未有不移其志者故易曰需事之賊也乃
烈婦之死遲之十年之久而從容就義若此夫豈有所矯激而然哉誠

本諸天性者矣

贊曰余與方君同被薦舉爲同官知烈婦事甚詳當引禳之卜葬地也夜破土土淺多浮形家者或言此地爲不吉乃烈婦竟以身殉與同穴焉卒爲兩家門戶光靈有所謂不吉耶

王烈婦傳

田蘭芳

烈婦趙氏江南宿州人實姓黃祖贊於趙故冒其姓父曰黃成因河決轉徙來睢居城西南之長岡以傭耕爲業定遠人王帶明亦寓此里成遂以女許字其子國珍年十六歸于王及帶明死國珍以鍼工爲衣食雖與眾雜處委巷中烈婦面無傅姆之擁蔽而卒未嘗露也聲無重局之闕竊而卒未嘗聞也康熙三十年六月國珍以暍血死烈婦視殮畢卽自縊以殉有子方彌月呱呱然泣榻上弗顧也年僅二十一里人孟氏割地以葬事聞於州州守馬公爲勒石墓道以旌之其詞曰

國家尙名節崇貞正五十年於今矣建坊植表歲數有聞風化所被使蔀屋窮簷之女能舍生就義若此臣職兼教養敢不推王化之美樹之風聲令凡過此者知巾幘中有能以義自決爲臣忠爲子孝以無負君父是亦善承

天子敦倫礪俗之至義所不容已者也日星有晦氏烈如揭論曰非死之爲難而處死之爲難若烈婦者可謂善處死者矣常人於夫死之時或痛愛之難割或慮身之無依倉皇引決蓋有之矣若夫以義制命而辨志於素者則鮮遘也先是烈婦之黨有林氏者其夫死烈婦勸使自裁林不忍決烈婦每惜其不勇於義及身遭大變果致其命人或沮之烈婦曰此吾所恨於林者而顧自蹈之耶嗚呼此與高允不負翟黑子適相似而乃得之不讀書識字之女嗚呼洵可尙哉州守伐石以彰之可謂知本也夫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目錄

列女六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秀

薛貞女傳

田蘭芳

張烈女傳

張貞

魏烈婦傳

李崇

陳烈婦傳

林佶

楊烈女傳

劉青芝

李烈婦家傳

鞠濂

吳烈女傳

徐鉉

李烈婦傳

田蘭芳

陳烈婦傳

王時翔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吳姬傳

李崇

林烈女傳

藍鼎元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洪烈婦傳

藍鼎元

賴烈婦傳

藍鼎元

書裔烈娥事

草原姑附見

焦循

李烈婦傳

陸奎勳

吳烈婦傳

哭定

鄭烈婦傳

藍鼎元

書烈婦馬氏事

陶正靖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烏蒙烈女傳

常安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鼎元

馬烈女碑

倪蛟

賈烈女傳

楊應琚

李烈婦傳

黃士傑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列女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秀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耀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徯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訴京已死叩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

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歎歎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至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嘗過金陵聞楊生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岸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眾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獵也與

薛貞女傳

田蘭芳

薛坤者歸德虞城人父契夏母某氏生而端慧少長能於父母言之所命與色之所向取父母歡父母亦謂是女也能曲順我而奇愛之爲擇

同邑耿懿之子卹許字焉卜以康熙壬申十月二十八日適耿氏而卹先期以病亡坤父母聞之惋歎累日戒家人勿洩事漸達于坤耳坤慘變常度盡去其服飾之麗者灼灼然有死志矣父母覺之語曰婚禮未親迎則不成爲夫婦欲殉過也坤默然意蓋勿從也其母察其然乃作危語動之曰兒生平靡事不順老人意故二老人視兒如掌上珠今欲更行一己之偏見以重傷老人心是以父母爲念而致其愛也兒旣不愛父母父母又笑汝愛爲卽死則當棄之中野不能更視殮汝坤終無言退謂家人曰母也天只而不諒人誠令人悲若夫人死則無知如土石耳又何恤哉以塊然之肉而易中心之深恥吾不忍爲也烏鳶何讐謗蟻何親邪母復命其姊以婉語譬之曰妹未爲耿家一日婦而欲爲之死義與情均無處無處而死是爲徒死且辜父母恩古者當婚而壻若婦或遭喪則使人告曰不得嗣爲兄弟蓋請其別配也夫在且可以別配而無嫌未婚不成其爲婦故也今委曲以順父母命於禮又何愆乎何慕乎衰世芟芟好名者之所爲哉坤曰耿氏之婚命之父母納采以來國人皆知坤爲耿家婦矣親姻則共指而稱之爲耿家婦矣卽坤之心亦久自期爲耿家婦矣今不幸耿氏子死父母欲留我豈能聽

其白首閨中耶若改行是將轉以身繫他姓一身而使名爲二姓婦心
且恥之且父母命爲耿氏婦而坤終成是命正爲順非爲逆有女知恥
不義父母之所願也又可以爲辜恩耶姊爲妹之所仰不能以義導妹
而反欲以浮言搖其所守妹何仰哉姊亦廉於德矣姊難其辭正不復
更有所說坤終自縊死死時年十七也

論曰自有未嫁之女殉夫者而紛紛之議起至今日而尙未有定也嘗
求其說不過謂於禮無據行之者未免過而失中今觀貞女之言實能
得先王制作深意有非後世習禮家之所能及考之禮男女當婚時乃
通以媒妁六禮之行往往多在雁鳴冰泮旬日間旬日之間何至遽有
大變哉且旬日之間禮猶未遽定也禮未定則義無屬義無屬則塗人
而已亦如今之會議婚而未成者雖改行焉無嫌也故禮沒而不著今
則率定婚于數年之前所謂六禮此時已成其半則其事旣與古異矣
焉有數年身所係屬之人一旦其人死漠然不以動其心焉有數年身
已稱爲某人婦而一旦其夫我者死將易其稱而別繫之而覲然不以
怍于面而猶可以爲人乎哉不可以爲人尙可以言禮乎哉女之爲此
止知求心之所安所謂無求生以害仁者是也焉有仁而不合於禮也

耶使斯世有聖人必當舉而進之孺子泣之列而歎以爲難必不容更以禮文議於後可知也至於從令不可以爲孝仲尼固嘗爲曾子言之矣又何辜哉又何辜哉

張烈女傳

張貞

烈女張氏名秀徐州北郭名賢里人父全功母某氏烈女性敏慧寡笑言事父母敬謹先意承志有古孝女風稍長工縫績精烹飪佐其母操作閨中未嘗告勞年十五許字同里胡欽欽父方敎之服賈無暇及昏甫議昏而欽以暴疾卒訃至烈女慟哭仆地誓以死殉勺水溢米不入口取其匱具悉焚棄之母謂之曰汝在室尙未得爲胡家婦何遽至此女曰兒聞女子從一而終無改節易行之理此身業已許胡郎生死以之矣敢二三其德乎且所天旣失兒將何依唯有一死相從地下無他計也父母鄰前有吾兄吾弟及吾姊在足慰晨夕何須戀戀一女子兒志已決父母憐兒幸從兒志罔極深恩當圖報再世耳勸之益力其念益堅拊膺長號不眠不食者三日夜值防護者疲剴假寐烈女乘其隙遂投繯以死及斂面色不改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則其夫亡之第三日也烈女年二十有一

張子曰予以癸酉九月游彭城去烈女之死僅逾百日州人競爲子娓
娓道其事且言前此已有丁章王三槐殷柏女皆以處子而殉夫予讀
前史謂徐之人士挾節任氣豈其風尙所昭男子婦孺固不必有閒歟
不然何奇節偉行若是其纍纍也或以禮有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之
文遂疑其過爲矯激予謂夫婦猶之君臣也身受其聘則皆婦身居其
國則皆臣均當有常變不貳之義焉必于歸而後稱節服官而後名忠
以近事論之東湖之樵不得與正學諸公爭烈矣故以處子而殉夫未
委贊而效命倍足述也因此筆記其事而褒崇表揚之典則不能無望
於操風厲之權者

魏烈婦傳 李恭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
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韞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
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
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
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
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

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卽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髫齡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藁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怦怦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陽爲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无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怙恃久牽裾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釁漱櫛縱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雉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蓮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當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璫之難幾濱禍不懼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戟蓮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爲文立石墓畔一時歌賦輓贊者無算李塨曰吾友惲皋聞每爲吾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能起人羞惡之心入紀烝烝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于羞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此面怍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挺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

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莊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陳烈婦傳

林佶

烈婦李姓父楚人從軍家閩既老貧困鬻女於洪塘林氏林故宦宅憐烈婦慧而少養爲己女稍長容色端好眾莫不賢之先是林有女婚於陳無子歿至是林以烈婦歸焉年二十矣陳素患羸與烈婦處五年僅生一女有姑嘗病刲股進不能活夫病亦如之家人莫知也夫垂歿語烈婦曰吾病度不能生所念者汝而已將若何烈婦泣曰夫何言亦惟有死而已夫領之及夫歿棺斂醫藥諸費負逋數十金又有幼女在度未可卽死乃日夜勤女工取充餧粥以其餘償諸貸家又念父老無人養乃迎父於家父病歿爲喪葬皆從十指辦之不以累夫家也幼女得痼疾久之卒不愈時已逾祥烈婦欲殉之或勸之曰若夫未葬堂中柩數世塵封卽若死骸骨當何時歸土也烈婦艱苦彌厲久之銖累黍積得廿餘金始辦身後事遂以四月二十五日治棺廿八日卜穴五月三日卜葬布告諸戚屬會送者咸集烈婦治酒食如平時夜旣寂乃沐浴更衣謂其妯邵曰妾死期近特來相別藐茲嗣孤更以爲託邵姑應曰

諾烈婦出堂見家人皆熟寐帷燈熒熒然拈一香對夫靈前叩首徐曰時可乎步入房前小廳家人覺有聲起視竟縊絕矣時年三十康熙之三十三年五月三日子時也周身衣袂皆豫嚴辦家人因舉而納諸棺卽日與其夫陳及前婦林氏合葬於西郊之洪塘山郡中聞者或拜於墓或弔於家無不歎息泣下

論曰嗚呼婦人死節難矣況能支撑窮困心瘁手痛襄夫之葬償夫之負而不食其言於數載之後卒以身殉者乎吾鄉近多節烈風如烈婦之爲者有幾耶況其出於妾媵者流耶然則世之號爲丈夫有愧於烈婦者多矣

楊烈女傳

劉青芝

康熙三十一年吾邑樊節婦以烈死奉

旨建坊表閭焉當節婦初被殺也有老嫗夢入冥府方理節婦獄曰殺人者劉表及獄具王荊州王習武實操刀表謂荊州習武本營籍其姓劉是獄厯久未決至邑令劉公子章一訊而定蓋節婦之烈又待劉而表著也如楊烈女者遇害時神輒以兇名姓夢告其父如言以獲旣彰矣乃遲之四十餘年卒不得邀

國家綽楔之典嗚呼其可悲也哉烈女偃師夾河人少失母依兄嫂以生比長許字同邑李有恆未嫁也歲暮其父充官役於外夜夢女倉皇泣訴曰蕭諒殺我父寤驚且疑時方四鼓趨歸烈女頭顱已斷左手五指盡落右手尚持帶牢甚其兄與女閒壁居固未聞蕭諒者同村鼓刀屠也艷烈女久矣伺其兄熟寐攜刀潛入女室欲汚女竟不可得又恐洩也殺之逸去是夜大雪血點洒雪上直達諒戶其父迹之果得諒諒衣濺血猶淋漓云遂鳴于官無何諒縊死獄中事寢不以聞康熙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烈女年十七

雍正十二年甲寅余請假里居偃學博李君緝以楊烈女事請于學使者鄒表其門矣復以書來乞傳余三叩其死事君三復焉不厭也遂載筆噫風化之倡掌教者主之李君於節烈之久湮不彰者汲汲表暴如此可謂得植教之本矣不可沒也因附著之十一月十四日芝記

曩予以李學博言作楊烈女傳感學博慕義附載傳末乙卯三月學博終以烈女未邀國典爲憾詳申總制王公公諭縣詳轉非久卽當請朝表閻學博復得烈女初死時縣詳一紙寄余其事與頃所述者

頗有異同亦較詳焉烈女名二姐父楊士宏兄作聖兇名蕭有亮女
被殺夜鄉耆同士宏子秉燭依戶跡兇至亮門獨有血跡急入獲亮
亮面帶爪痕搜之果得血刀牀下此皆學博三復所未及者其中敘
仵人所驗到屍傷尤慘酷楊二姐一十八歲身屍長四尺五寸闊一
尺二寸左腮頰傷斜長一寸七分闊二分左胳膊傷長一寸七分闊
一寸深八分右胳膊傷長一寸六分闊五分深八分左手腕傷長六
分闊二分右手腕傷長八分闊三分左手中指傷長五分闊一分悉
不致命喉傷長三寸二分深一寸闊一寸七分此致命傷也昔歸震
川于張貞女書其死事獄事又作貞婦辯神異記招辭又與嘉定諸
友書四通其所以反覆較勘詳細證辨者務核其真暴其烈以風世
耳今學博于楊烈女死事凡所見聞悉以告予恐事久傳舛其死不
悉則其烈不著故搜訪數載不遺餘力又必請諸大憲上于朝表厥
宅里使烈女名姓與世久長而後殷殷區明風烈之隱衷始慰其與
震川固同一扶世翊教意也而總制王公于四十餘年之遺烈採學
博一言輒欲發其幽光不忍沈埋土中豈不誠賢乎哉雍正乙卯三

月十七日芝再記

李烈婦家傳

鞠濂

烈婦李氏武定文襄公之次女幼喪母不逮母教而天性淑明諳大義年十五適同里太學生子馮翊君其侍舅姑側命之坐則坐不則立終日而訴愉無怠容其退也非承命不敢輒出人見之不知爲貴家女也文襄公總制兩浙值耿逆之變移鎮衢州傳語洶洶親戚皆爲危懼烈婦坦然曰賊以逆犯順自取死亡吾父材武而忠烈賊不足平也旣而果然其識解明決卽丈夫有弗如者馮君以痰疾卒烈婦時年三十二生次女坐蓐聞之痛絕而醒曰吾惟從夫地下耳於是侍者以粥進不食其兄延醫手調藥以奉不飲家人輩更迭涕泣以勸不答姆抱長女及次女以就不顧越數日形色枯矣而神氣不亂扶行傍柩側以卒聞烈婦事夫婉順於娣姒姊妹款款以和出語若恐傷之及當大節於死生之際則一瞑就義而蔚然如是

鞠濂曰文襄公之拒逆於衢也介胄坐高阜指揮將士賊發礮擊之左右死傷顛仆者數十輩而公不移已而礮子撲公胄入地尺餘公陽陽如常不爲動當是時公惟知君國之是殉而何有於身余謂忠與節一道也若烈婦之夫死不回其

得公忠烈之氣於性生而致命於其夫者與其從孫進士刑部主事文木君與余兒子遜行遊屬爲作家傳以示後嗣余老鈍不能文而樂道其事然烈婦豈藉文而傳者余之文且將託烈婦而傳矣

吳烈女傳

徐鉉

烈女吳氏名淑姬歛人吳瀚女也許字黃是未嫁是游學楚中死訃聞女絕粒不欲生父母慰之曰寧節毋烈也乃稍稍食是柩歸烈女往黃氏哭盡哀父促之歸女曰我黃氏婦也歸將安往父不得已從之越幾日是將窵夜中女自經死年十有七初烈女之臨黃氏喪也進之以縗服之以幅進卻而勿冠入次再拜勿哭退而就其姑哭於房幾絕君子曰是可謂知禮矣不髽而縗謂未廟見也不哭於其壻於其姑謂未同牢也嗟乎女未習乎詩書之教既以身死而又媢之若此是誰爲之誦說也夫

李烈婦傳

田蘭芳

李烈婦焦氏睢州人庠生謙之女也幼歸李岸岸父在茲癸卯王西樵先生所舉士其叔祖遜則己亥名進士也漸濡家學甫垂髫爲文卽中程度十八列于庠二十二餼于三十人中錚如也李氏雖累科第然起

寒素家固貧姑性復嚴一切織紝炊春皆烈婦身任之或至寒月暴巾
有不完者烈婦性柔靜識大義處之怡然一若不知貧窘之可戚而私
慶己之得侍君子也未幾岸病病且殆就醫外舍烈婦日從家人口中
刺岸狀聞少差則色喜爲之一飯卽劇則涕泣不食禱以身代而岸竟
不起視斂畢卽投縗眾共救之不死然容貌音聲以縗故盡變其舊卽
所親者審視亦皆不復能識也比葬再縗皆以救免因私念曰我示人
以必死之形人日虞我死我死不得時決何如我以不死解人將信我
不死我乃可速成其死於是語家人曰我屢死竟不能死豈天不欲遽
息我以死耶雖更求死無益何死爲漸問家事操作若平時家人遂信
烈婦果不死矣防益懈卒哭拜墓歸因得閉戶自經死州人聞之莫不
悲岸而嘉烈婦之百折必遂其志也

論曰言必以有徵者爲可信司馬遷作史記於人徵之夏無且於書徵
之左氏世本戰國策於地徵之箕山大梁之東門蓋以無徵不信不敢
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
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

其言抑何徵哉亦揆夫理之必出於是猶之乎其徵焉耳余之傳烈婦也旣受其始末于岸之友湯溥而復斷于理之必出于是者義寧無所

竊取云

陳烈婦傳

王時翔

陳烈婦者吳人去郡治五十里而居其地曰塘邨夫某業圬時出外且久烈婦常閉門績麻不輕與人接語介如也鄰某甲者嗜酒而兇窺烈婦美思犯之一日倚酒徑過烈婦家問某郎在否則又曰某郎又出矣他日復來問如初已乃調烈婦曰某郎數出柰若獨處何天乎何予之婦不若若也烈婦怒大罵甲笑而去夫歸烈婦哭而告之故且謀他徙避之夫懦而愚曰將焉避卒乃以刃授烈婦曰彼來汝殺之烈婦受而藏諸褥於是其夫適以圬詣郡甲知之易新衣而過其門往覓諸惡少會飲夜二鼓甲乘醉僞爲烈婦夫叩門烈婦方抱三歲兒乳未寢聞聲驚疑置其兒兒啼掩兒口以聽甲遂排戶直入犯烈婦烈婦以刃投之力不能傷甲怒奪其刃刃烈婦洞胸而死兒猶以爲母寢也索乳號不已至旦鄰婦異之入而視則赫然死人反走出告人一邨盡集獨無甲乃知甲所殺方甲之殺烈婦而逸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里鄰村人

執以來夫歸白縣鞠得其狀甲伏誅時康熙某年月日也里有塾師曹叔素老而未娶盡出所蓄金建烈婦祠圖像以祭且訪近地之寡而能守者九人以列于旁

王子曰嗚呼烈婦之死烈矣予嘗過其祠拜焉烈婦一婦人生編氓家不聞師氏訓卒能殺身以成其節况士君子學聖人之道者耶然予歷觀史籍更三千餘年其能死事烈烈可傳者可數也嗚呼烈婦其可以無書也哉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穎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朞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嘵嘵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拊膺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旣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旣不我行死且留餘憾夫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爲節虧節辱親不

孝尤大伯母侯氏孀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節孝兩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爲孤弟在懷宗祀爲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已遂絕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笥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輒輒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至多方寬喻慨然許諾父母以爲信防稍疎治觴款舅忽而雷雨大作家人曠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瓜架閒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雖甚雨而衣裾無沾翼日形神不改於篋內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步逐郎踪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廿有二日也年十八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于上憲以格于例未題旌檄遣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塢之原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已不薄矣泮水未迨鵠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爲快也人生百年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吳姬傳

李塨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爲人略賣北里迫之倡誓以死不從後其兄知

贖歸鄆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貲需選
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臼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孺子呼曰吾
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勸本李姓夙與長華通兄弟好往弔聞其哭
曰嘵是異常聲爲具棺殮姬睨之曰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
遂飲鳩檢討馳救之曰而毋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
臧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
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
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塗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
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嘗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
具槨葬之眞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二
松謾謾其上明人詩所稱眞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
義吾願爲執鞭矣

林烈女傳

藍鼎元

林烈女名奉娘漳浦烏石人也幼穎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誠通
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

織紅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
闥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覲面者蓋其貞靜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
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死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
託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減己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女聞
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
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戶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
百端許以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屏黜鉛華凡親族
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強笑語每當風朝雨
夜嘗以吳事爲憂流涕哽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襟不敢令父母知也其
意在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旣死繼母所出者尙幼久之寂
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
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眾愕駭未
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
相對歎歎潸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
召媒妁有成議女默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
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屍歸吳三字乃

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褒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皦日骨冷寒泉雖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誠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河南太康劉烈婦李氏年十五嫁劉埜埜家南關外劉村與許村接壤烈婦嫁埜之二年姑令采菽于原原介劉許兩村間許村有許鐸者持鐮原上艷婦而挑之婦怒詈且走追薄之力拒得脫鐸懼泄直前挾婦脇舉鐮斫頸不殊割胸乳死時年十七埜祖逢源怪婦久不返往視之死矣聞諸官緝賊不獲越三日鐸忽發狂持鐮趨采菽所自言殺烈婦狀連稱當死當死眾執詣官鞫之得實鐸母劉逢源從女也賄寢其事鐸竟不死明年鐸又發狂持鐮走家人迫而奪之不得走如飛竟之烈婦采菽所揮鐮抉胸斷喉死

丁子曰此康熙五十一年事也聞諸朱先生應辰朱先生聞諸太康人以數千里之遠與數十年之久述其事凜然若在目前顧其時上下皆以賄蒙豈人心有時而死耶乃沈冥之冤鬼神申之皎日之烈傳誦及

之則人心固未嘗死抑知人心之不死烈婦實有以生之耶余故爲之傳以俟史氏采錄

洪烈婦傳

藍鼎元

烈婦洪氏漳浦杜淳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吳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穎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絕年十八歸燕燕故式微又以大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餧粥或時不充洪氏處之宴如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閒言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以貧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證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母孝母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母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婿病篤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母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母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母母戀我母一日攜菜乾來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婿食不

盡矣。奴吳氏在旁私謂曰：「嬪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曩者嘗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奴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輒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飲？曰生死與共，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喚嫂來，爲我計世閒，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我與汝繼汝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繼我我戲耳。』焉有許大棺可昇出門者乎？時掌生蛇頭瘡腫，及於臂。日夜抱持其夫，略不覺痛楚。逮燕疾已革難久留，反陽言夫證漸回，且瘳。因強食言笑，以慰家人。日給母令去，母憂亦稍釋。乘閒謂母曰：「母離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祭訖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二鼓，燕氣絕，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比雞唱眾皆倦，因放令穩臥。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給之曰：「汝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此綾出，少頃燕沒。洪氏爲燕揭寢帳，端蓋衾，自著新履，緊束內衣服。嫁時裳服取縉帛交頸，懸牀楣，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問，無聲。擠戶入見，嫂頭頸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

逝時康熙壬辰暮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潯薛氏世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燕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又得洪氏爲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幘猶堪不朽爲丈夫者鑒諸

賴烈婦傳

藍鼎元

賴烈婦名媧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肅嚴動有禮法己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而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內室賴嫌儿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一日抱二歲女至姑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爲夫立嗣五月之四日嗣定設祭畢拜謝舅姑遂怡然加餐飯姑與之桃李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雜髮寸刃爲自裁計矣和顏入內

引凳坐靈座旁從容自刎將刀置几上姑聞房闥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爲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聯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談君請旌獎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者耶宗祀有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刃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矯强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書裔烈娥事

章原姑附見

焦循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贓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

爲書其事吾鄉黃玗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
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婿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
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
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
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
通魏漸呼娥出娥局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
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
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
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束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
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
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謔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
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垂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
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
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
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渭曰娥死鄰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
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脅焉眾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憩諸府知府曲

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
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
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眾鳴于府府飭儀徵
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遠供出凌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
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于金麗生家
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
以裸謫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
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碣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
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
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謫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
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呼大成
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
矣乾隆丁未閒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汙之婦不肯卒以翦
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
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

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謀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旣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李烈婦傳

陸奎勳

李烈婦者姓徐氏母陸予族姑也烈婦幼讀女孝經女誠通其大義以故善事父母先意承旨織紝爨汲執勞弗敢辭年十七歸李載華李與徐皆蘭溪右族轉徙當湖舅明遠長厚人也當烈婦嫁時姑陶氏疾已頻危未浹月而死踰年明遠亦死烈婦自傷命薄不得久侍舅姑盡賣衣飾以營斂殯而載華哀毀成疾踰年復死烈婦時年二十誓不欲生

父母勸止之曰從死易撫孤難汝素知其義而可不顧李氏一脈耶烈婦飲泣承命乃依棲父母家踰年孤兒竟死烈婦拊心痛絕浼其族人返葬三喪於蘭溪祖墓乙未三月清明日哭奠靈几閨戶自經死杭省金郡丞西山攝篆湖邑聞而往弔里中競爲詩歌予謂烈婦大節可風宜立傳備史乘採擇非以其私親而有所溢美也烈婦父名新瑛隱於藥肆人稱耆德云

贊曰死生之交難於引決是以婦德無終巾幘蒙恥也昔歐陽子五代雜傳於長樂老諸人深慨四維之不立特標李氏之節於卷首今烈婦遇尤阨窮竊謂天旣賦以貞淑之性曷爲摧戕之過酷抑知遇不屯節不顯滲血淚於五六年中而彪汗簡於千百祀後蒼蒼之玉成者大矣嗟夫讀書砥行之士尙其覽茲而感興哉

吳烈婦傳

吳定

歙西有萬家之市曰巖鎮其東鳳山之側有巨冢豐碑屹然聳立者蓋里人潘廷諫之妻烈婦羅氏之葬地也其後越三十有五年同里吳烈婦亦葬其地地故屬潘氏而潘氏以婦德相若也以其地歸吳於是二烈婦冢後先相望相違不數武也烈婦姓朱氏涪都人年十九適吳宣

來宣來爲上舍贊鴻季子徵君瞻泰之孫大司成苑之曾孫也宣來疾卒無子朱氏視含殮畢泣曰吾尙未獲死所也越六月喪車將行請於姑往省其母持其手而泣甚哀然猶未知其欲與母訣也旣歸殯柩于郊薦主于寢徧謝門內長者遂闔門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九初潘氏之死適大司成

予告里居崇植節義徵君受父命與姻友經紀其喪殯旣舉設祭三日郡東南會葬者數千人一時鳳山之側冠蓋塞道今其盛事再見卽出大司成之門風教所宣閨門之內凜然嗚呼可敬也已

鄭烈婦傳

藍鼎元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己子生與至良兄弟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勤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采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勸婦矢志養姑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

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卽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使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旣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己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踞之婦分得圃畝許襁子牽女荷鋤種漑於羣從娣姒閒爲針黹爲磨春易龠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游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百計窘之值族女與生之女鬪族女走依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憇於父母皆閨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旣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濟然默坐夜出平日所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爲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卽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歎歎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卽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

囑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節烈爲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旨遠其詞嚴蓋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柰何強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殲惡姑爲諱之卽鄭也亦志爲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爲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書烈婦馬氏事

陶正靖

烈婦馬氏故福常把總馬成功女適福山章揆蒼生子輒殤揆蒼病且殆屬以奉養舅姑涕泣受命揆蒼歿久未克葬殯于某所舅學洲貧老且病瘋或爲之謀謂婦艾而族姓少卽嫁之聘錢可獨有也營將某致重幣及富人嚴某先後來逆皆死拒得免學洲固深惡之矣章有族孫曰小五土豪盧某之甥也詭盧謂能致之與馬相卿者定謀使其姑給

以俱往省某親婦覩姑升輿不疑遂昇以如盧氏及門覺有變顧不得脫乃散髮踞地坐哭且詈盧大驚愕俾嫗爲好言許送歸婢女日夜謹伺之誘譬萬端大陳金綺爲餌氏厲聲曰吾翁與若爲姻家胡無良至此吾所以求歸者爲夫骨未埋且遺言不可負耳若必欲見迫卽此爲吾死所矣焉用金綺爲悉擲諸庭盧度終不可犯顧重惜聘財又恐一旦致死而破家也踰三月始送歸而小五等以償錢脅學洲復爲學洲謀築室予田使獨居以守實盧之別業也居數日盧盛服至婦憤恨觸柱抵几折一齒盧益懇乃陽白縣聽歸而使學洲戒門絕之烈婦呼搶求哀方嚴冬屏營戶外風雪僵凍卒不納寄居舍旁尼菴又不許亦小五等謀冀其困而改圖也婦有妹在某氏將爲訟冤盧又恐授意學洲迎還畜以奴隸食以犬豕之食烈婦安之無怨言尋復逐之守備陳某過其地見而問狀俾其族之隸戎籍者諭以大義學洲不得已納之未踰月又怒而擯諸門外烈婦乃拊膺曰非一死無以明我心或勸爲尼烈婦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吾向以憤怒折齒至今悔之且吾違翁命不孝從翁命不節不孝不節苟活何爲孰與全而歸之見故夫地下卽走其夫殯所哀號徹日夜逮潮上時拍手連呼曰盧賊殺我盧賊殺我

跳波中死焉時雍正六年十月二日也年四十有二尸隨潮上下後十
日獲之蕭家橋邑侯親驗視其裏衣皆密縫紉佩一小囊貯所折齒云
侯厯詢鄉老具言其節烈不汚萬口無異詞嘉歎良久捕諸兇鞫治而
章小五者竟匿不出或以烈婦居廬舍久慮不免受污歸熙甫論張貞
女事謂貞女苟受污當不至死誠死矣一死足以明之此可舉以斷斯
獄也烈婦之死誠若稍後察其雅志視古之傍皇山澤吞氳囁雪之徒
亦何以異謂一死無足重輕以弛諸致死者之罪熙甫所謂爲賊地者
言之也紀烈婦死者甚眾孫子寶洲所記爲詳質之里人及嘗往來斯
土者皆曰信爲刪次其語以待夫如熙甫者論定焉雍正己酉八月里
人陶正靖撰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雍正癸丑余請假歸里周生渭述葉人之言曰節婦陳氏前以烈死今
始得請于朝烏頭綽楔旌厥宅焉而表墓之詞闕如著揚風烈昭垂奕禩史職也
敢介予以請余閱其所紀死事殊未詳越一載又來請曰礮石以待矣
余惟撰述失真無以永其傳走書訪諸士著悉得其顛末乃據而敘之

烈婦姓陳氏葉縣人龔良翰妻也九歲失恃頗不愛于其後母年十九歸良翰生一女三歲而良翰死氏年甫二十三爾後母將改嫁之烈婦涕泣拂衣歸自是絕跡陳門依叔父居而異宮焉其叔母弟郭麥者時往來姊家竊伺而艷之久矣乘夜持刀穴牖入直犯烈婦時作伴者鄰女也烈婦急推牀下而以徒手拒賊指斷刀及左目目傷身被數創卒不得亂叔父覺急往撞門入賊已自牖逸去烈婦氣阽阽僅屬鄰女匿牀下者血淋漓被體盡烈婦血也時雍正七年元日叔父心知賊其麥也遂鳴于邑令繆捕繫獄獄未具繆旋去承審者爲楊維忠烈婦自元日後遂絕粒叔母牽其女往慰之曰此呱呱者亦汝夫兒也汝死將誰依烈婦因憶少失母艱辛狀又念其夫所留遺只此雛勉進食焉越五月八日邑令楊若有疑于烈婦者將鞫治之會所生三歲女前二日以痘殤烈婦于是自縊也嗚呼悲哉亡何楊以他事下葉獄繼知縣事者施睿邑人合詞以白郭麥正國典烈婦乃得

旌表如故事蓋雍正十一年距其死時已五載矣昔劉子政傳古列女爲目七烈婦有其三夫死不貳貞也恐以已故汚鄰女智也慷慨拒賊以死節也余故樂表之以傳焉楊與施葉令合詞白者葉士夫余史官

也直書不諱亦竊取歐陽子五代史善善惡惡之意云爾

烏蒙烈女傳

常安

烈女年十五六姿色端麗不知其姓氏里居庚戌八月烏蒙猲逆作亂
殺官屠城掠子女財帛女子年少者頭目自取之烈女同村婦二十餘
人立棚下抵暮猲乘醉持刀入以次叱眾女去衣不從者以刀背撻之
從者九人次及烈女烈女不從猲欲撻之復止凡數次終不撻蓋以其
美而憐之也忽小猲進曰某某持酒肴相賀猲棄刀出圍坐大嚼酣飲
移時猲營有火坑雜置柴炭爇之以避寒烈女於猲出時收淚拾刀趨
坑後把刀向外立村婦曰此將抗之耶恐不敵一婦曰女羞澀欲於無
人處從之耳言未竟猲爛醉踉蹌入覓女不得詢村婦得之回至火坑
舉兩手前抱烈女烈女迎刺猲洞腹仆地立斃小猲驚走告眾猲眾猲
至烈女已自剄死矣眾猲怒碎其屍村婦乘閒逃出者數十人時眾方
廬戰忽傷一大頭目猲氣爲之頓沮予聞之曰此烈女平猲第一大功
也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烈婦周氏江甯人隨其夫陳國材遷揚州國材一夕暴卒誓從死舉夫

所遺財授其族子某曰明年寒食好舉一爵酌墳也其父聞狀趣渡江相對唏噓不已婦曰爺聽兒去兒此去好勿誤兒每晨起哭盡哀端拱上食夜則蒲伏棺旁先是烈婦語人曰死易耳但不忍毀傷肢體連吞金環不死遂不食鄰媼日數輩至譬慰百端卒不可奪咸咋指歎息二十日勺水不入口烈婦素健絕粒七日猶坐語已而委頓甚乃伏枕當是時眸子陷入欲枯光注靈匱不轉兩手據薦席爬搔草寸寸碎裂死時年二十有六雍正九年辛亥三月二十日也距其夫死五十有一日烈婦適陳甫半載不逮事舅姑無嗣子決計一死其審義至明更厯許時不回不激其守義最力聞者哀之予旣感其事因徧訊在旁知狀者語悉合摭實而表之固都人之志也墓在郡北平山堂之西其左爲裔烈婦暨霍池二烈女四冢比立如鱗次十餘年間後先相望也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鼎元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有遺腹娠數月矣舅姑勸之延夫祀婦矍然輒泣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爲慰婦抱男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母反以貌孤累老

人婦死有餘辜也卽絕粒不食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得男吾願畢矣絕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己而過此卽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尙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柏舟事姑盡孝教子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凌霜苦節亦壺內之完人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知矣許氏尙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馬烈女碑

倪蛟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

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珂子峻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隕絕既甦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給弟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兒不獲而泣鄰媼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紹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騎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爲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倪蛻爲之銘銘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整齊上下疆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鴈幣旣將琴瑟是叶何辜於人何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旣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我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賈烈女傳

楊應琚

賈烈女者西甯人賈洪基之女年十八受聘周英俊嗣子琦琦暴疾死訃至女家女聞之裂頭上帕刺刺有聲悲哀欲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琦又不許自是遂縗衣素履號泣不輟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夕焉見者皆爲流涕父母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令弟妹家人環守焉久之有老嫗自鄉來者不知隱諱直於女前言婚事女正色曰馬無雙鞍女無二夫何婚之議卽之後院聞閨戶聲縊死矣家人隨跡之已不可救也容色如初口絕涎沫視其項瑩然無痕異哉計後琦死適半月耳先是琦之死其家已暫掩漏澤園中女死其父母因欲寄殯某寺夜見夢父母曰女旣死胡爲而置兩地也父母驚寤晨起聞棺中有聲如裂木父焚香祝曰已知兒意卽卜地令汝夫婦同穴毋怖家人聲乃止遂出城覓地遇有金姓者問何之告以故愕然曰有是哉疇昔之夜夢有舉雙棺至予地上者今聞汝言無乃欲予地乎予有地一區在東郊欲則汝售遂立券營葬至今郊外五里巋然高冢在焉

贊曰歸震川云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此言其常耳人以廉恥爲貴眾人旣指爲某婦矣而又覲然他適乎是以節烈之女每欲輕生不謂邊徼之區有此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

神豈易得哉余初莅湟中求問其所謂烈女墓卽在東郊道左至今每過之低回感嘆不能去云

李烈婦傳

黃士傑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彝庠生長吉女也年十六適馬龍州庠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辱老侍養無人躬織紝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沒姑媳熒熒貧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饔飧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覩矧巾幘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其墓曰烈骨留香余向奉

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頽風闡幽光以勵末俗有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爲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目錄

列女七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

王一甯

李貞烈傳

顧陳垿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李烈婦傳

李瑛

章烈婦墓碣

邵齊壽

唐烈婦傳

程襄龍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王烈婦傳

李汝章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鄭氏傳

吳紹曾

劉烈女傳

李堅

牛烈婦墓表

張洲

烈婦東鄂氏小傳

莊恭毅

王烈女傳

郭益靖
錢青選

楊烈婦傳

楊紹文

記丁烈婦

楊紹文

江節婦沈氏

楊紹文
余廷燦

萬烈婦傳

魯續
錢維城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趙烈婦傳

錢維城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

列女七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

王一甯

蘭如姓梅氏生而有色性聰慧聞塾師課厥幼弟領其意知大義幼失父侍母周氏孝年十九周爲贅婿不幸婿爲無賴子每欲攜投豪門梅弗從嗣以梅倩宦家乳媼亦弗從怒梅甚因欲攜梅離去周氏弗遂迺離梅外處不數月誣周逐已改適女訟於官官弗得情令婦隨夫居梅窺其意不良自是毀容吞聲飲血已無賴子日縱誘以蕩梅心引僧入室梅拒之力叫號鄰里鳴官杖僧逐之械無賴子自是怒梅益疾窘辱捶楚梅惟守正安命而已未幾又遷一木工家預集惡少輩酣飲戲謔漏三嚴木工入強污梅梅拒之喧攘達四鄰次日鳴木工於官官以他公務未暇理梅無所歸仍還木工家無賴子捶楚痛辱厯六日梅忽理舊粧無賴子與木工喜以爲梅將轉移到官可無事且可後圖也及七日啟戶視之但見梅懸梁閒繫繩於項以死密縫衣裳表裏甚固閨驚里巷觀者如閭咸歎息不置痛恨無賴子與木工里人聞於官官未核

其事不卽成案事將寢越明年大中丞海甯陳公莅楚北周投詞公稽
案欲抵法諸司苦事久礙例又奸人畏法謀一惡少挺身出直認曾與
梅通意在實其醜脫其奸以文其違例公洞鑒神明一時人在鏡中吏
行冰上曲寬違例之罰確示懲奸之旨按律刑淫具題表貞仁智勇並
用會久旱忽霖雨如注無智愚皆以爲海甯公協幽明格天人所致豈
非梅不幸中之幸哉木工以前事得之傳聞以後事得之親見迺與之
傳以俟續邑乘者抑以傳嗚呼崇臺綽楔表厥梓里光矣獨是冷落
一棺尚淹留于憤死之地荒白日淒淒風雨諒幽魂其弗妥而瘞土
書碑尙爲有待君子知其節者往往過之輒停驂惆悵焉

李貞烈傳

顧陳垿

貞烈生康熙己卯日在析木金水萃精與日會於大火爲江南太倉州
人既分設鎮洋爲鎮洋縣人父李韞石夫黃繼姚未嫁夫卒奉舅以待
嗣嗣立舅終還以死殉兄諸生浩狀於學官上其事請旌又謁在籍行
人顧陳垿爲之傳原其始貞女也要其終烈婦也將婦之乎而實未字
將女之乎而婦道母儀備偏名則負實合名則棄辭奚命而當夫終身
一日貞不偕烈一息千古烈不俟貞斯兼取之彼君子易名美必重書

倣其義核其文駢貞烈不目女婦庶乎其可貞烈自髫龀別席性岸然異不苟言動無巾幘態兄浩以才氣冠其儕輩當女弟猶憚之年十一江夏黃永思爲子委禽焉十九瀕行矣而黃氏子遘疾卒康熙丁酉孟秋也貞烈辭父母赴哭殯絕既視斂拒戶自經舅解其懸慰之曰吾失子得汝吾子視汝不女視汝吾稱子失母吾使母視汝不嫂視汝他日次子有子則汝後也貞烈俛不膺舅令二女謹伺之重陽日貞烈夕奠畢乘間復自經舅又覺而免之父兄聞馳至責之曰汝何舍難而苟爲易也汝不當代夫子事君舅乎不當代君姑畜諸穉乎不當待孤子生而育之教之以續死者乎言甫絕口貞烈蹶然起曰敬諾麾二姑去吾不敢死無相守爲矣無何二姑相繼嫁季旦初亦取婦雍正乙巳季生舅舅名之曰仲康命貞烈子之貞烈喜且悲告於繼姚之靈而誓之引刀斷一指寘奠筵曰所不盡心力以鞠此子所不酬吾初志者有如指最先往矣見者皆大驚聚哭失聲庚戌舅歿貞烈曰吾其可從夫子侍親於地下躍入井旦初亟紓而下出之跼搏顙號泣曰親未葬嗣未成人前後事綦殷非夫人翼之如隕越何願且留貞烈額之乾隆元年丙辰葬舅姑以繼姚附其兆旣虞聘兄浩女室仲康卽命從浩受業時仲

康生十二年矣二年寒食日貞烈省墓裴裒松楸閒顧嗣子曰吾事無
餘矣初姑之適某氏者早寡有腴田二頃夫之昆弟裂而攘之至是歸
寢其嫂憇其事切齒揮涕貞烈曰尊章在乎曰無矣有兒女乎曰無有
也然則安所用田曰無田何以生曰汝生亦贅也盍死乎死易不死難
耳如不信者吾爲汝先語訖從容如平時薄暮有見貞烈立梅樹下久
不移呼之不前逼視之縗脰死矣乾隆丁巳孟夏也距夫死僅二十有
一年

外史氏曰未嫁守身非古意也禮無所施情無所麗故先王弗之貴然
觀李貞烈何禮之中而情之正也生死好惡不易其至性瓊奇激昂不
以先其庸行內抱芳潔外厯冰淵脫屣形骸而不墮乎空禪其諸能剛
柔知存知亡動而合乎天者邪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乾隆六年三月十六日閩邸報有廣西撫臣爲遣婦殉節據實陳明事
婦姓李氏山西太原府交城縣人夫張義緣事擬斬免死發遣廣西僉
妻同行於乾隆五年七月初三日安置桂林府之義甯縣至九月十七
日義以病死于遣所婦旣備棺殮義畢卽自至縣堂以義遺銀三十兩

交貯縣庫語縣令曰吾之來爲吾夫也夫死吾事畢矣一子在原籍勿令之來至晚喚一鄰居老婦伴已宿而私自縫其下衣俟老婦熟睡卽出城投河死四月十三日閱邸報部臣議曰查義甯縣遣婦李氏雖係夫亡殉節事在奉

旨禁止之後但李氏以僉遺夫亡孤踪殉節與激烈輕生者有間應准其旌表以闡幽光以彰風化奉

旨依議嗚呼世風之薄甚矣非有節烈奇特之行不足以激其羞惡之良心使之聞風而興起也而論者乃或爲深文苛說以譏之夫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微子箕子比干或死或否而皆無傷乎仁程嬰公孫杵曰一死一立孤而皆無失乎義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責人以仁義而惡人之殺身舍生者不亦謬哉若烈婦者又非僅慷慨就死者比也觀其行事蓋禮義夙明于心浩然之氣養之有素故能臨大節而不變從容就義而無所亂也且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彼其耳濡目染于家庭之陳說師氏之箴規者已非朝夕其能潔身全節也固宜烈婦一遺婦耳而其事有爲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之所不及者是尤難也幸生

聖世得被坊表之榮後之爲史官者尙無遺之庶得與其姜伯姬同列亦有以知

本朝風俗之厚而德教之及人至深且遠有如此也

李烈婦傳

李瑛

烈婦姓李氏庠生某女也自幼不苟言笑守母訓甚謹年二十一歸諸生郭兆曦兆曦庠生某子也少失恃以故烈婦不逮事姑而舅又病瘻不能任手足家貧無井臼資歸三月兆曦走長安作舌耕家數口悉由烈婦工給兼營湯藥奉膳滌器常爲舅所憐兆曦有弟一女弟一皆未成立烈婦愛護之且動教以禮法也逾年舅疾革烈婦痛屢絕猶稱家以爲禮含殮具備兆曦歸無以爲葬又逾年益窮愁烈婦勸之遊乃復抵都門未幾以鬱鬱致疾且大漸先是烈婦舉一子病將不育至是聞夫疾泣語諸姑曰舅柩未葬夫病將不瘳子垂死人生不幸皆於我躬乎集矣已而子竟死則猶望夫之生還也已而訃音至兆曦已先一月卒烈婦呼天一痛血淚交下家人泣不忍視越日其母來唁勸慰良殷遂語言如故哀似稍減詰旦門不啟毀之入見端坐窗前蓋引帶自經死矣年二十有四歲事在乾隆九年七月二十有八日也

贊曰烈婦之行苦矣豈所謂勞則思善者也抑國家教化者深雖婦人女子皆知慕義強仁耶余於郭有戚誼素聞烈婦賢而不圖至於斯也世固不乏容容厚福者何烈婦所際之厄也抑天特欲表其奇耶余蓋深悲其遇故次其行事之尤著者爲之表彰於

世云

章烈婦墓碣

邵齊齋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爲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熟人父瀾陝西蒲城縣知縣康熙四十五年卒官初蒲城君與同邑魏士升友善嘗爲廷桂聘其女蒲城君卒數年而士升知秦安縣廷桂往依焉踰年所聘士升女夭又五年士升行取改京秩從至京師士升尋歿遂歸娶同邑錢漢昭女爲妻生一女而妻卒雍正中廷桂避事復之秦安因爲章氏贊培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既歸無居舍孺人盡鬻粧具得百餘金僦屋三間居之恨不逮奉養享祀必潔及嫁前妻所生女備有恩紀夫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側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會廷桂故人今安西道錢鑒知撫甯縣

請廷桂管記乾隆九年十二月廷桂病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殯絕柩歸與錢氏合葬縣西門外烏目墩既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持止之孺人旣無子獨與幼女單居家益困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兄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貲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覬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闔戶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既夕守者稍倦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副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於朝

報可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略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辭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惛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欣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

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爲君兮此外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旣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爲夫立後勿誑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塋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桂墓中因其立碣表墓來請余文余與廷桂交舊又多諸君之義曾忝舊史敢闕其辭乃爲銘曰有婉淑姿生彼陝鄂萬里違鄉自秦來吳甘窮食貧徇夫沈驅薦服薦餚烏頭表閭歷載二十葬從其夫垂風列女刻銘山隅山壤有朽芳名不渝

唐烈婦傳

程襄龍

吾師大里汪槎菴先生有季女適槐塘唐麟杰夫卒斷粒十日死頌聲噴噴徧鄉邑巖鎮搢紳之士嘉其烈具賻陳祭衣冠濟濟肅拜於庭於是先生謂襄龍曰諸君子崇獎義烈之心古矣然可不爲之傳哉是在

吾子夫揚芳宣懿吾黨職也其敢辭按烈婦諱清志生而貞靜幼恆依大母膝下爲陳說列女傳諸可風事大母者以苦節奉

詔旌閭黃氏太孺人也年十七歸于唐唐之先世有筠軒白雲梧岡三先生者爲理學名儒而中丞公暉以清節偉烈著聞麟杰其五世孫也幼失怙恃鞠靈山姑家婦悲不逮事舅姑而事夫之姑如姑遇舅姑諱辰及歲時享祀輒泣然流涕婦性故端嚴既念上無舅姑益以禮法自閑人罕覲其面族屬同居口眾一相接以和終歲不聞譙讓聲鄰里交稱之曰賢事夫子婉婉莊遜于歸六年耐貧困削衣貶食紡績不閒寒暑夫病療晝夜侍湯藥不解衣帶者兩月詣祖龕焚香泣禱願以身代卒不起旣視斂哭幾絕遂勺水不入口宗黨勸者踵至婦從容謝曰吾志決矣去夫死十日竟餓死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也年二十有二無嗣息當其絕粒日且久愈益堅忍神觀轉澄澈至絕語言不亂惟丁寧必以女婦治斂云

程襄龍曰芝草有根醴泉有原槎菴先生以半歲孤兒賴節母撫之有成食餼郡大夫博學著文而事母至孝雖女子子咸習聞庭訓通曉大義烈婦矢身從夫一往不回固其天性篤摯哉亦流風餘韻之漸涵者

久矣吾聞烈婦不食十日閒其姊氏實左右扶持之蓋先生之長女歌寡鵠于程門者也於虞姊貞其節而妹死以烈吾有感于閨門風教之由來也故并書之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烈婦吳江倪氏文字陳生鴻業夫亡守貞未市月赴水死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也烈婦生而端莊寡言笑幼讀女孝經輒指古烈女賢行告其父母曰兒願學之稍長失恃事父克順厥志人稱孝女鴻業以羸弱死烈婦聞之悲泣欲奔喪陳固辭截髮示志翊日陳具素車迎歸禮見舅姑拜夫喪撫尸號慟聞者莫不悽咽畢斂念事舅姑者有伯叔娣姒夫又未有嗣將絕粒以殉舅姑曲諭之迺強進勺飲復以姑哭子致疾慮已死益傷其心遷延二旬侍奉湯藥惟謹洎姑病愈遂因閒自沈玉帶河先是赴縣試者數人見有髽髻衰絰者向某門拜惑之暨烈婦死迺知其父館某家特踵門拜辭也邑中士夫咸往拜多歎息泣下者卽以事呈有司請旌焉

王烈婦傳

李汝章

戊申秋朱子秋渚晨至曰僕昨夜夢一女子斂袂進曰妾王氏婦也隴

西公許作傳久而未就幸齒及感且不朽不佞瞿然曰誠有之嚮也東
鄰王氏婦抱節自沈無人表其事思作傳略俟修志乘者採焉豈知一
念之誠感通九地也秋渚曰請詳言之不佞曰烈婦年十九歸於王王
故賣酒家設肆望吳門外姑曰三娘善膏澤當壚招飲遊治者駢集或
至徹夜其子生而癡與烈婦未嘗同寢處烈婦矜恤備至無幾微怨懟
烈婦性靜默不佻初歸姑以爲新婦故然後凝重如故屢諷之自若也
乃強令就食外舍烈婦見所食之地與客座接匿不前潛食暗處又經
歲復裁抑之每食不得飽有賣花徐嫗爲我祖妣朱孺人婢怪烈婦有
菜色詰之知其故嗟訝而出爲祖妣述之祖妣喜曰若家娶此有志婦
極難得迺市胡餅數十枚令嫗置籠中與之嫗申祖妣意以餽烈婦泣
而受率數日以爲常一日嫗見烈婦困憊特甚知不食已三日乃取祖
妣所餽食之見几上有糕果數種皆佳品嫗問曰此物奚至何棄不充
腹烈婦曰汝主母所惠哀其志此物爲西家張姓所遺乃投以餌我者
縱餓死不下咽也乙亥四月祖妣去世前二日呼嫗至給十數縉令賙
王家娘子烈婦闢祖妣訃飲泣累日曰兒固知汝主母爲朱文恪孫故
愛人以義兒終不虛汝主母望既惡少者艷烈婦久以重利啗姑姑謀

於張將脅以威而奪其志焉烈婦知其謀告曰姑日夕會計勞甚媳婦坐食不自安願任其事姑聞之喜使當爐延客數日不告倦惡少者以爲可得而染也姑遂以諸鑰付之其夜操作至更餘黎明喧傳橋下有婦人溺死姑聞心動起視後戶已洞開烈婦僵立水中不仆始悟連日所爲給其懈於防守耳烈婦有兄某久客吳門姑慮其構釁停戶岸側覆以席俟其臨斂比兄至已隔數日暑蒸日炙顏色如生雙眸炯炯蠅蚋不集兄雪涕謂曰汝能守志我復何恨言訖恍惚聞烈婦有大息聲目始瞑此乾隆二十年六月閒事世系及姓惜不復致詳也秋渚曰異哉此婦所適非類不生怨尤知命也甘餓且死不苟得食守禮也沽玉於市行權也沈珠於淵表志也旣死立急流中不仆將示以百折不撓之烈也烈婦固不死也足下傳之烈婦乃眞不死矣

贊曰語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沮洳乃有是花其有旨哉其有旨哉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五姑同里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嫋女紅能得親歡心年及笄許字王氏子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卽誓死不食母強之

曰若婉順能佐母母善病倚若爲命今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食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厨繁劇又諸弟穉妹竟日喧呶織紝履絰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窺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食止菜果羣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覩知爲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姑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蘇哽咽告母曰女志決矣救女何爲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銅不死啖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所以速死之具無弗爲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之氣微微噓喎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通衢鄰築肆後戶枕溪水曰斜匯居樓三楹樓西爲竈竈庭有井迺鍵戶塞井戒女髮往肆中禁刀尺巾帨之屬防慎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入決戶櫨以進甚且撤牆垣爲備稍一聞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室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重我親憂也遂起事事母寢處與俱見其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縗縣樓下瞑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

暑貌如生三日殮蠅不敢近蓋距王氏子歿一載云
論曰嘗讀史至文信國傳見其吞腦子絕粒不死復歲餘而畢命柴市
歎爲殉國之忠信公至慘蓋一時引決易而九死不移難也今觀五姑
事何求死之心同耶余又聞五姑至孝父遠行遺絮服天驟寒姑憂之
爲不御兼衣平時曲盡歡心卒能樹大節如是洵乎忠孝義烈同一源
哉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文學張於森年少而夭其室南氏從之死於森之弟太學生於桐哀其
兄之不祿而念南氏之死爲最烈心誠有所不忍泯沒者以余爲同姓
知之稔於其葬也謁余請銘於森字向午西華河莊人少孤依祖而活
年十餘補諸生一切時文帖括若不屑者而獨肆力於經傳諸史爲人
疎略不羈鄉里頗以狂生目之然有至性懇懃然可付以事顧多病遭
祖喪嘔血竟不起時二十有七南氏者故儒家女歸於森敬戒無失禮
痛其不及事翁姑也事祖翁祖姑稱孝謹焉於森歿旣斂成服三日矣
不一餐顏色大異其姪強之食乃曰嗟乎姪知我夫亡何活已吞藥旦
夕死矣顧吾夫無子惟叔姪賢幸以子嗣吾夫更累叔姪善教之言已

再拜泣數行下其姒驚啼前持之而呼家人奔救則已死時爲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丙午去於森之死日辛丑六日年二十有七蓋與於森生同年死同月云於桐以其子拱辰嗣於森如南氏言於是有司旌其門曰烈女以明年二月甲午合葬於其先塋之次銘曰

有苗其蘭嚴霜何速結髮之恩疇云不篤河莊之張世蔚其祥奕奕文學於族有光長轡未騁急景摧藏窈窕令室呼天何望令室曰南出自儒宗端莊而婉教於公宮乃結其禩乃修其儀其儀祁祁中壺之師今夕何夕天風大寒故衣在桁新鬼倏遄日月之行晨夕必逮井水不滌藁砧其待去矣莫延延斯我罪一丸在手妾生何每敬拜妣氏泣血沾襦乞而君雛爲我君孤言已而絕魂不可呼三黨奔走驚告瞿瞿聞之有司有司曰都號曰烈女特表其閭仲春二月芳草紛敷同穴以窆式慰幽途金銷石枯我銘不渝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孫氏湖南桂陽人也適同里何先佑先佑父遺安延何元三爲先佑師未幾而遺安死其妻朱氏以先佑少委家政於元三因私焉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烈婦晨謁其姑朱氏已起寢門闥而元三偃然臥牀上

烈婦若弗之見也趨而出元三驚告朱氏曰柰若媳何朱氏曰亂之彼何可言元三出烈婦諫曰家雖貧粗有門閥翁勤苦終身不得意所屬望者先佑願姑念翁與先佑毋復近元三朱氏曰吾日暮焉能及遠兒第不言人誰知之烈婦曰兒所言爲門戶計耳雖先佑弗敢告也然願姑終念兒言居數日元三旣受朱氏教數以言戲烈婦烈婦罵之復告朱氏曰元三且無禮於兒於姑何有宜早絕之屢諫而朱氏不從與元三謀益急陰匿烈婦房烈婦見之大罵朱氏佯勸元三遁烈婦訴於先佑先佑畏母不敢發烈婦將告其祖先過舅氏家泣而訴之其舅曰而祖老矣訴之無益而有姑有夫而暴此於門外乎烈婦不忍言遂隱忍而歸久之朱氏見烈婦意常怏怏慮事敗復謂元三曰媳所以不從若者徒畏我耳我且出若以強脅之先佑弱弗懼也遂假他事出元三督先佑讀書而身自取茗廚下時烈婦方治女紅元三潛抱持之烈婦大呼手擊元三腕先佑遽至元三搏烈婦傷脅而逃先佑跡之不得歸而烈婦自經於房死矣時乾隆三十年八月獄上

詔旌烈婦元三斬朱氏徙新疆

論曰烈婦之諫其姑義正而辭婉卒不悟以迫之死其具於爰書者如

是止矣然自初諫以至於死凡一年有六月其委曲冤忿苦必有甚於死者元三雖誅烏足以償之

烈婦鄭氏傳

吳紹曾

烈婦鄭氏世居嘉興郡治南之雙節巷年三十歸平湖貢生胡世棠怡亭爲繼室怡亭本世族其居家有禮節烈婦初入門卽能體怡亭意事姑得其歡心怡亭故有妾烈婦遇之甚善踰三年姑歿未終喪怡亭卒無子其明日烈婦自縊以殉時乾隆甲申五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三方怡亭之歿也烈婦已號慟昏仆者再猶強起憑族眾立怡亭兄子某爲嗣又經紀含斂具甚詳悉死之晨飭敦匠事猶井井也日將午語家人暫登樓少憩會嗣子以需某物請叩門久之方聞聲已而門闕烈婦旋下樓哭泣如常及復登樓已日晡矣抵暮家人請燭於烈婦叩久不應抉門以進見烈婦服衰絰自懸於臥榻前急趨救氣已絕及檢榻間有嫁時衣一襲其領緣及前襟多流涎血沫厯厯可驗家人終莫解其故余執友張君子遜爲余述烈婦事且曰殆烈婦初縊時御此服蓋舉居恆所宜殮者服之也旣又念姑服未除夫方小殮復下而易衰絰以就死焉誠哉子遜之言也凡婦人以身殉夫者往往悲楚激烈卒就

死所已足爲生人至難之行而乃縊而復下下而復縊倉猝間斷然不苟有如此要非察理至精而行之甚安者必不能也然則烈婦之所以自處於平時蓋可知矣怡亭之所以式教於家更可知矣

吳紹曾曰夫子之傳易也一則曰妻道再則曰臣道致身之義均焉矣前明流寇之難檢討汪偉妻耿氏與偉同縊偉就右耿氏就左既投繯耿氏復揮止之曰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正位而死其從容就義有如此者若烈婦之易服再縊殆庶幾焉宜乎殉之日卒未嘗或介幾微於辭色間也乃直書所聞以質予遙所以攢吾黨欽仰之意於烈婦又何加焉

劉烈女傳

李堅

乾隆三十有一年丙戌六月己亥朔

敕表劉氏之門而奉其主于祠旌烈女也烈女舞陽人年十六甚美而端家貧其父母力于田烈女力女工于家鄰之狂欲干之顧素憚其端不敢及是知其獨處乃假求索者入門窺其室女方面內治枲狂徐入室烈女甫見則裂脣而詈聲甚張狂奔計不可得已則復至遽掩其口烈女益怒齧狂指刻畫其肌膚盡碎血淚淋漓齒頰墮地涔涔狂猝未

能近女不勝其楚乃少閒烈女則搏膺而號鄰姬驚至狂逸去卒不得犯烈女已而烈女之親歸烈女哭已竟日矣遂大慟曰吾何面目復爲人乎所以爲女子者以能守節義使人不敢干也今小子敢凌我辱莫大焉夫旣已爲小子所凌尙假口于未汙忍而不死是寡廉鮮恥棄名義喪大節莫過於此矣吾父母何以爲人吾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乎卒自縊當是時其父母偕鄰人喻之萬端不可大吏上其事

帝命法臣行罪無貸爰嘉女之烈維時所司奉典以聞

帝曰可初烈女死吏以白官舞陽令他出尉卽往執狂鞠之盡得其實令至復訊囚囚富而狡其族橫於鄉多假胥隸爲夤緣且詭曰舊有染及覆案烈女之屍眞處子事乃定旣已入祠人皆太息稱令尉賢或曰烈女小字惠幼育於顯祿如所生云

李堅曰方囚以詐誣烈女也小人或信之猶喋喋然舞尉范君爲余言其覆按也令公詢其驗而假鄉嫗試之烈女之迹始白嗚呼慘矣士之平居讀書談道非不知貴禮義尙廉恥而毀節敗名者可賤也及其身臨大事往往一嚙而不可復挽者非必貪榮慕利之情深蓋畏死之心惑之耳烈女審決所處節建名立其賢於世之貪一時之生而隕終身

之節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坊樹墓前在舞陽之北郭余每道經其側常敬仰不置焉

牛烈婦墓表

張洲

國朝令甲嫠婦無故死者不旌蓋以非有強暴之逼臨或戚屬之勒嫁爲萬不得已而徒死以殉於情爲過於禮義無當概不予旌以戒輕生重人命也至值必不得已之勢不死則節不完此際稍存倖生之心卽虧名忘恥而乃慨然捐軀不顧舍生取義於禮爲得於情爲正於心無愧於令甲宜旌然卒湮滅而不彰非可悲哉觀長安牛烈婦事足感已烈婦之爲牛氏婦也生二子而其夫死子幼夫黨無可依者依母兄居女工自給養其孤其兄貧無行利烈婦嫁得金錢可數萬計百計以勸不從謀且強之陰與媒者成議娶有日烈婦度勢不可得巳一夕則涕泣撫二子寢起自裝束易衣履赴井以死族黨欲鳴之官顧念其兄且誅孤將安託因乃中止致罪人罔麗於獄而烈婦不得與旌矣同里故泉州守張宗純一亭靖逆襄壯侯勇之孫也博學善文辭爲啟徵詩乃一亭且卒懼遂泯沒長安秀才蕭儀德隅遇予述之而求其所以不朽者乃爲敘其梗概俾表墓石其生卒月日得年若干秀才未悉記憶姑

闕焉墓在長安之神禾原

烈婦東鄂氏小傳

蔣恭集

烈婦東鄂氏鑲紅旗滿洲人祖席爾達禮部尙書父烏禮卜黑龍江將軍在室以孝謹聞年十九適鑲紅旗三品蔭生覺羅隆德爲繼妻隆德父母俱前歿又喪其弟哭過哀遂病咯血與婦訣出指示之婦泣曰妾必不負君殮夫後護其髮不肯翦哭且拜辭其尊屬矢從死競勸持之乃翦髮如制徐以禮葬其夫越五日伺守者稍懈黎明起遣婢取湯飲去潛至廁藩閒解約髮帕自縊家人覺救之心尙溫灌以湯不復甦矣殮時面如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也隆德年二十四婦年二十無子乾隆某年旌表

贊曰自古陰教莫盛於成周考之於經女子之以節見者僅衛共姜宋伯姬二人得非魯衛懿親雖距文王太姒之時遠而雌麟之化有被之深且厚者其遺教然歟東鄂家世勳舊于歸

天潢其事焯焯若此設遇孔子不當大書特書於詩與春秋以爲彝倫之標準歟傳而論著之俟

國史列焉

王烈女傳

郭益靖

烈女王氏太倉鄉琊村人父山言母賀氏生五歲喪母遺一妹歲尙未周女爲保抱攜持有成人風事繼母傅氏孝傳治家嚴明偶以過誤責奴婢輒爲婉曲開解與母同其喜怒朝夕侍顏色多先志逆之傳亦撫字教導勤懇過於所生烈女性持重寡言容服不整不出於房終日凝然端坐以組紙自程女儕無敢嬉戲於前者年九歲許聘同邑汪本桂之子榮光未嫁榮光患咯血病卒越五日訃至適女隨其母省祖母於別院其叔持訃音驚告曰汪郎已歿女默然色變兀坐暫時遂託故攜其妹歸復遣僕往候其母與妹烹茶坐飲爲述生平款陳女戒並勸所以事親之道曰吾與妹少孤資繼母以養年今長矣益當恪共子職毋以不敬而得罪且懼獲不孝名旣而曰我倦甚欲少憩入戶卽下鍵其妹問之曰吾恐其有擾我也及其母至呼之不應抉窗以入則溘然自縊死矣時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也年二十一事聞請旌建坊

楊烈婦傳

錢青選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

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癩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歎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尙少無子女今卽自存何所終乎予老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尙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粧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哭呼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柰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蓋其遇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旣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興歎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己也

記丁烈婦

楊紹文

烈婦宜興人夫曰丁三郎世家子也嫁夫踰年三郎死婦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測也後四十九日旣奠婦出就位立視紙位久之拜時若聞其呼三郎者遂伏地不能起遽掖之則死矣昔先王制喪禮哭泣擗踊有數蓋所以達人之哀卽以節其生也婦惟自必於死故不宣則其一哀而至於死宜也雖然婦苟不死孰知其哀之至於此極耶告余者不能記其氏故闕焉

記烈婦沈氏

楊紹文

烈婦姓沈氏懷遠人嫁同縣秀才某生子十餘歲矣乾隆五十年懷遠大饑貧無以爲生計夫婦相謀同縊死及秀才已就縊目婦婦不行秀才曰汝改悔耶婦曰戲耳何遽至是秀才大恚曰不死當賣汝婦曰賣不勝死耶遂賣之得錢若干秀才父子得以濟婦旣就賣家默入幃中縊死嗚呼秀才之欲賣其婦也以其有外志也婦惟知不有外志則其夫必不賣己不賣己則其夫與子必死傳曰非死難處死實難婦之處死何其善耶又聞其後秀才父子相繼登第而秀才亦仍復迎其喪歸由是觀之世之憂行善而無報者亦可愧也

江節婦傳

余廷燦

節婦姓黃氏名歸妹長沙諸生賢道之女節婦五歲失母祖母憐而鞠焉年十四適平江江慶璜二十舉子不育慶璜死節婦卽絕食四日誓必死姑大窘慟哭仆地節婦急起持之姑徐甦小姑娘奉羹湯進姑曰必若嫂食卽食不然亦就死矣何食爲節婦度不可以殉夫故累姑忍啜之然每對食案輒喀喀欲吐曰吾不死焉攸用吾姑命小姑娘坐臥伺之則又解曰吾事尙未畢何遽可死也未幾節婦祖母餘年終小姑娘旣嫁比三年除夫服俱克如禮乃歸寧其父五閱月而返九月十六日慶璜生辰也前一夕節婦爇瓣香告天以次及祖廟竈神卽預治廚饌爲祭具明日獨呼小婢隨至慶璜墓且奠且哭奠旣畢給婢赴里舍求杯水自潤還出袖刀刺喉不可入捻石撞之尸面墓僵立不仆婢返猶舉杯水進熟視之然後驚走啼呼也比昇歸復甦口屬衣篋中物乃絕發之得白縑一方書三百六十字明三年不速死之故與推分貲財處甚曲至末大書天清地白四字當是時平江江節婦名聞湖南北邑侯宋君致祭奠將申之大吏請旌初節婦之就刎也衣裾漬血無多耳及合葬之慶璜墓鏹土則一縷血痕直下注至四尺餘土色尤炳如渥丹也

論曰節婦父去子家二十里而近予聞節婦歸省時一日持白縑正几案滌筆硯其父見之則曰想成一件好花樣且待做出來其看耳偉哉此天下奇男子勇於綱常之言雖其父不必知也曩令節婦卽以不食死亦奇矣況從容引決若此何婦人女子亦知所以處死哉或謂節婦靜而慧幼聽家塾學子讀書卽琅琅成誦其父授以女誠孝經卽通大義蓋頗聞前言往蹟畜德茂性以故義節章明詳盡有如是是則誠然矣然世之服儒衣冠讀聖賢書萬卷吾必雍容稱古昔而考其所行遠背馳於所學者又不可以道里計矣彼其所學固何事哉

萬烈婦傳

魯續

烈婦曾氏南城人嫁爲萬某妻某愚而癡有老父不能養烈婦力針黹以食其舅且自給父怒其子欲撻之予以惡語觸其父父訴於縣令令拘其子至先是役二人窺見烈婦美心憇之適其夫被拘役二人謂之曰汝以力不能養怒於父今被拘於官何得錢通於司門者終拘餓於此耳吾憐汝樸直假汝錢數千且爲汝通於司門者汝可得出卽爲吾徒吾將爲汝入名充役於官明日役二人至其家見烈婦目眈眈視之役二人招其夫出又語之曰汝爲吾徒當日出應官事汝距吾家遠室

又隘曷若移汝家來同居其夫喜歸語烈婦烈婦曰汝與彼素不相識假汝錢出汝招汝爲徒又謀爲汝出費充役於官汝何以得此於彼向者彼至我家目眈眈於我窺其意實在余也汝卽欲與彼同居我終不可往明日其夫往辭二役役知烈婦不可動遂索所假錢其夫無以應烈婦有二子一女女纔四五歲役二人曰汝無錢以償汝有一女吾爲汝賣於某家可得值償我其夫果竊抱其女出已賣於某家矣烈婦始知之至某家抱其女歸且罵役不絕口役聞之大怒卽日稟於令誣烈婦不孝其姑令卽拘烈婦并其夫至至卽披烈婦頰數十夜五鼓烈婦抱其女死于水烈婦嫁時姑已前死矣令蓋未及問也

論曰余聞烈婦死之夕夜半呼其夫囑善奉養舅撫視二子夫怨烈婦不肯徙不爲應然亦不料其遽死也烈婦於奸謀始作之時卽能預覩其計以利誘之不可以威脅之不可卒以一死明其節邑人皆知其事矣余獨悲烈婦以節死而令顧斥爲不孝也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烈婦邢氏山右人少寡撫其孤孤長娶有室經理家政并然足自立而烈婦年四十餘矣烈婦自少得神仙吐納之術常獨坐一室終夜不寢

所居屋負山見子已成立乃築室于其顛足跡不下子若媳率數日一往問起居如是者數十年烈婦有殊色自居山僻穀導引益妍好恆如此十六七許人有李三者樵于山于精舍外望見之大驚以爲世所未有念烈婦獨居可脅也夜持利刃踰垣抉門入烈婦方趺坐李三直前持之烈婦驚力拒李三露刃迫之烈婦不從而時倉猝無可抵乃以手格之被七八創憊不能拒李三復犯之則又躍然起搏如故凡絕而甦甦而拒者數四飲三十餘刃卒不受污而死時將曉李三踰垣出棄刃與血穢于溝而歸告其妻曰余不得生矣妻怪問故曰余往姦山頂邢嫗不從殺之矣妻以爲戲也曰吾方少而何求于老人李三曰子不如邢之美也言訖而逃烈婦子謁烈婦見屍訟于官官謂烈婦耄而色少艾疑有姦殺事踪跡之得血穢于溝中獲李三妻訊得實因捕李三論如律

論曰世稱神仙往往多有然其說誕謾不可信以觀烈婦其不誣耶烈婦方求長生而反以此死神仙宜不若是或曰仙者不死而有以兵解者烈婦其類是歟抑得其術而未成歟雖然少以苦節稱及老而以烈著是眞不死矣何必神仙哉

趙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任氏名環河南汝州古二里人也生數歲父母死叔仁里憐而育之年十七適同里趙海玉海玉生十二年耳父廣聞母趙氏趙氏素與鄰徐可鳳通不二年而廣聞死時海玉方七齡趙氏與可鳳居恆如夫婦烈婦之于歸也夫雖幼不以爲怨其侍姑謹朝夕不暫離趙氏乃大窘密與可鳳謀欲并奸之先是烈婦見可鳳數來與姑謔微知其陰事竊以語叔曰海玉幼而弱不能家鄰有徐可鳳者不良人也將壞兒家事可柰何其叔曰善事而姑毋負吾教外侮至謹避之耳可奈何久之海玉侍母寢趙氏與可鳳約啟扉而俟之夜未半可鳳潛詣烈婦房以刀抉門進烈婦驚大呼可鳳踰垣走趙氏起佯怒且慰之曰新婦毋自苦吾爲若詈烈婦自是遂不食海玉守之嚴無少閒數日可鳳復至烈婦哭而詬之可鳳顧曰毋詈終不免耳烈婦知姑之實與其謀也不敢言走而告其叔曰環不幸早失父母賴叔父以生今事吾姑二年早夜兢兢可幸無罪乃爲強暴所侵雖幸不辱而姑方厚鄰人恥不可雪且終無以自免環不能復事吾姑謝叔父之愛遂泣而歸僞若無愠者進食少許趙氏與海玉咸信之守稍懈遲明赴井死年十九事聞于官可

鳳論斬嗟乎烈婦之遇窮矣計無過於死顧死而終不忍白其姑之私至是而愛姑之身猶有甚于愛其身可謂孝烈也已

論曰維城閱此卷慨然歎有司之不明也廣聞家惟趙氏海玉三人而海玉方幼無知識可鳳之奸趙氏無月日廣聞之死又無月日亦不詳其病烈婦少而美與可鳳同里閈未嫁之先曾否相識其與海玉聯姻是何時海玉方十二何急求娶此皆案中須詰問者曾無一及顛頽了事可爲恨恨因并記之

碑傳集

卷一百五十五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目錄

列女八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又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官節婦傳

魯仕驥

何烈女傳

吳定

曹烈女墓誌銘

秦瀛

陳烈女傳

彭端淑

朱烈女傳

李宗傳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沈塘爲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邢福姐傳

蘇寶泰

周氏小傳

二婦附見耿興宗

陳烈婦傳

賈湘

楊烈女傳

王崧

林烈女傳

李宗傳

又記乍浦林烈婦事

丁子復

武烈婦小傳

李元滬

王孝姐傳

熊寶泰

蔡烈婦傳

黃汝成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劉烈婦傳

王崧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列女八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徐烈婦吳氏嘉興縣學生徐宸煥之妻烈婦少讀書通大義宸煥家貧甚朝夕恆苦食不繼烈婦處之怡然乾隆五十一年宸煥死烈婦爲書與其母訣曰兒上不逮事舅姑下而子女子無一人夫死於徐氏已矣若歸而從母以居恐違婦人從夫之義兒慙且從夫於地下母無以兒爲念也遂自經而死

吳德旋曰烈婦之死偉矣然同時有某將軍妾者將軍死妾從死嘉興士大夫爭爲詩以章之至於烈婦寂如也吾友戴經亦嘉興人爲予述其事予慨然者久之且曰子必爲之傳嗚呼烈婦豈藉余言以傳耶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烈女姓劉氏湘潭人滿姑其小字也父亨基官臺灣司馬旋攝彰化縣事事竣攜家屬出寓公廨時邑匪林爽文糾眾竊發烏合狼跳勢若風雨驅入城恣行殺害司馬暨家屬十餘人俱罹其毒子利鎬挺刃衛父

手戮二賊力竭死焉滿姑年十八義不受辱急奔赴廝後小池或止之
曰彼傷官吏不及婦女第竄伏當得活也姑弗聽曰覆巢無完卵不速
死將求死不得矣躍入池水淺不可溺倉猝展轉淤泥中賊大至曳之上
爲好語慰解姑變色唾罵賊怒曰爾命在呼吸從吾言則生否則不免作無頭鬼耳姑復罵曰我名家女豈懼死乎汝等生當太平甘爲逆
亂官軍至碎屍萬段矣且罵且哭聲色愈厲賊知不可屈遂遇害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明年大兵渡海破賊匪又明年搗賊
巢渠魁及餘黨悉就俘臺灣平大將軍嘉勇公奏凱還京廉得一時殉
難者俱爲奏聞得旨旌表入烈女祠臺人私謚曰貞烈

常甯賀代伯曰凡天地之正氣必有所鍾而出於巾幘者爲難滿姑弱
女子耳抗節捐軀不肯苟活慷慨罵賊之詞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其上邀
九重之褒美而下享奕禩之俎豆豈虛也哉昔高彥昭以濮陽歸唐女
妹妹陷賊中求死得死太常謚之曰愍李翹爲作碑文敘其死時語甚
烈今滿姑之節行與

恩榮侔於愍女惜未得如習之者紀其詳以垂不朽也

文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烈女劉氏名滿姑臺灣府同知亨基之女也乾隆五十二年逆賊林爽文陷彰化時滿姑年十七賊眾蠭聚入亨基公廨家族俱逃惟滿姑戀其父不肯走出父既被害滿姑奔投屋後小池池水淺不能沒其身號哭痛罵賊賊畏惡之乃割其口復割其鼻滿姑抵死罵不絕聲遂被殺大將軍福公上其事有

詔旌表如制並令入烈女祠夫古今婦女當寇難之際寧死而潔身不肯生而受辱者史冊所載不一矣若乃身殉死父不避矢石至以弱女之口折凶逆之鋒如烈女者實不多見嗟乎此何異唐時段秀實張徹之死乎書其事將以備史氏之采擇也

官節婦傳

魯仕驥

建甯官節婦朱氏嬪於官若干年其夫德華客死廣州無子訃至節婦悲哭不能食越二十日遂自縊死也其弟子書其事來告余爲之論次曰婦人從夫故夫死不再醮以明從一而終所以立禮義之大坊也禮未有從死者有之則夫或不幸死於非命又或躬任王事爲國致死爲

之婦者當顛覆流離之際懼以身辱於是致其貞烈以從之蓋亦禮之變也今節婦之夫以客死非有顛覆流離之懼也於禮可以不死又其舅在堂死疑非其所安然卒奮身以死壹何決也當訃至時節婦不死至二十日乃死節婦豈不欲爲夫養舅哉顧念舅氏猶有他室之養獨其夫沒身羈旅孤魂營營主後無人靡所依託不得已以一死謝之亦可悲夫觀其瀕卒猶杖至舅所再四溫慰而遺書與諸弟曰夫死從子無子則死然死必致夫骸合葬以終從夫之義蓋節婦素嫻禮教其於死生輕重之際權之審矣嗚呼世亦有激烈一時不惜自隕其身者君子猶賢之況如節婦又曷可少哉又曷可少哉

何烈女傳

吳定

烈女何氏巢縣漁人女也居縣城南溪濱生十年字李氏子承宗李氏居亦濱溪兩家相違半里餘而李氏廬於溪流之上承宗少孤而貧有祖母春秋高弟幼承宗亡女年二十泣請於親願匍匐奔喪承奉祖姑撫壻之幼弟親拒之女益慟勺飲不納者四日夜乃私縊於房眾覺而解之越日父母他往遂乘隙自赴於溪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也父母歸汎求其屍不獲死之三夜屍忽自浮水面適與壻居之門直葢

逆流而至止泊不去出之貌如生其衣裳舄履皆有箴紉帶束尸旣獲兩姓之長者謀曰宜從承宗合葬女於是身死而志卒成悲夫事上大府爲之奏請於

朝而同縣劉君蒼巖官鎮江之遊擊復爲文廣徵文士之言揚扢之嗚呼何氏漁人女也使產於讀書之家得聞先王遷葬嫁殤之禁其所處當更有軌于中正者然以一日之烈而其靈不遑泯滅顧如此嗚呼是

豈不足以風末俗哉

曹烈女墓誌銘

秦瀛

烈女姓曹氏浙江海甯人父某家甚貧幼許字查世裘世裘明順天府尹秉彝十世孫未婚而世裘之父某先迎烈女至其家烈女性婉婉舅姑俱篤愛之迨年二十有五婚有日矣而世裘天烈女哀慟不欲生舅姑慰譬之不從卒閉門服滯死時爲乾隆癸丑九月五日其鄉人將由諸州以聞上官而旌其門閭世裘之族父查揆先賦烈女行悼之並勾余誌其墓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未嫁而殉其夫歸震川氏以爲過而汪氏鈍翁著宋烈女傳則以忠孝義烈之行足以砥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蓋汪氏之詞甚辨夫未嫁而以身殉夫雖稍過而不失其正

況烈女縱未成乎婦而幼撫于舅姑則夫婦之義已著尤與未至夫家而夫死者不同孔子之答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未嫁夫死而服斬衰以弔此禮或不行于今若烈女已至夫家則於世裘之死其服斬衰無疑既服斬衰一旦除凶服去而他適此義之所不敢安也先王制禮準乎義與情而爲之制情所難强固不欲强中材以必從而賢智之過卽過乎情未始不合乎義亦未嘗不樂予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如烈女者矢不二之節忼慨引決較然不欺其志豈非聖人之所許耶烈女以某年月日與世裘合葬于某原余重其義迺爲之銘

辭曰

海昌之陽來悲風些連蜷冬青鬱蒼松些貞魄其藏閟幽宮些化爲子規晝啼血些生不同衾死同穴些海波不竭名不滅些

陳烈女傳

彭端淑

彭樂齋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以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矢節豈非能人之所難哉郊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鄰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薪自竈中

燃及外達於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以素出復繫忽大慟
其嫂見之微笑言於母母曰閨中女柰何作此態女遂止女父農人難
與言舅某邑諸生素奇女適他出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
間語母曰兒已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撫之
便畢兒願母正色叱之曰唉是何言汝母自爲婦來未聞有此止恐爲
外人羞也且毋令若父知知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
立潛視臥處則淚溼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鄰嫗代解
之女度母終不可行己志而又不敢達於父但日俟舅至而舅終不至
遂自經死蒲城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於余余聞而歎
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哉是固可以媿天下之旣爲人婦而他
適者已

朱烈女傳

李宗傳

烈女朱氏仁和王僑之聘妻也七歲失怙母以許配僑家貧弟穉無以
爲生年十三歸王氏爲養媳端莊婉變舅姑絕愛憐之鄰嫗曰是何福
慶得此賢養媳時僑年十二日坐書室烈女左右隨姑未嘗覲面偶見
則面赤走避姑轉笑之僑聰颖能文思欲先得科名後偕伉儷雖其父

母亦以是期之年十五應府縣試皆前列顧黜於督學使者憤恚益攻苦五月得疾六月二日卒當僑病篤時烈女徧徨戶外不近寢幃舅姑憐其意命入視湯藥烈女默禱神天祈以身代及僑卒父爲具棺殮烈女以緩請舅不從旦晚憑棺痛哭勺漿不入口舅慰之曰吾兒已亡將以女視汝過悲奚爲烈女作色曰兒豈舅女耶益大慟已而憊甚臥牀以首觸枕泣其弟勸曰姊素愛髮若爾毋乃傷乎烈女曰吾命且不惜何有於髮家人防之益嚴烈女不得死乃奮力以指抉斷其喉痛絕而逝時六月初五日也去僑死三日耳有司以其事聞於

朝旌貞烈

贊曰烈女與其夫未全乎爲婦也然旣歸其室有婦道焉卽以身殉不得訾爲過也且烈女年未及笄慷慨明大義決然遂其志若此彼負盛名膺物望百年鼎鼎而瓦裂斯須者抑獨何哉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

沈埴爲

史烈女者秀水史善燕女母氏倪史之先系出溧陽侯崇傳世二十有八至集賢院學士諱懷則始遷吳之思賢鄉聚居數十百家不問他姓人謂之史家村明史西村集載曾祖考清遠府君諱仲彬行狀其遠祖

也女生而端靜事父母以孝稱女紅外誦女誠女箴習知大義年十六
許字仁和曾任湖北觀察杏雨沈公次子守坤爲室觀察罷官後僑不
郡以官道遊四方守坤年十九赴童子試於杭遭疾歸旬日而歿訃聞
女方刺繡手翦刀劃破之七日不食痛幾絕強起請於父母願喪服歸
沈氏守節父母以觀察未歸難之諾而未果也女日夜飲泣形於夢想
守坤右足故不良女初不知一夕從夢中得其狀及寤詢之而信於是
求歸之志益決矣先是守坤死柩厝茶禪寺僧舍女訓知之侍其祖母
禮佛寺中徧問老僧所寄柩若無意者然至守坤柩色變不復言歸而
詔其婢曰我必歸沈不得則必死我死毋易我衣履汝識之毋忘女
自聞變後卽用麻韜髮所謂衣屨者蓋練裳縷屨雖令節莫之易也居
二年觀察返自楚女之鄰有卜姬者數往來郡城女託姬密以己意告
沈姬滯他所未之來亦不爲女復時觀察初歸懷抱作惡且未得女之
款曲則語妁曰禮女未嫁壻死斬衰而弔旣葬而除之盍爲我以禮辭
焉可乎妁至女家具以告女聞之亟言於母曰歸沈兒所願且兒歸猶
得與父母相見也無何妁去父母亦不以女言告妁女旣兩失望歎曰
已矣復何言耶日方午趣禪湯入室浴久之闌無聲婢疑焉排戶入則

浴竟整衣裳投繯逝矣。約所居距史十餘里亟追之固在途也。觀察問信遣僕婦馳往視舍礮酷暑一晝夜女貌如生實嘉慶元年六月十六日年僅二十越三日昇其柩同厝於寺。嗚呼激一時而名千載士大夫之志行然也。惟烈女亦然若史女則更有難焉者殆古之從容以成其烈者邪。觀察老矣悼子之殤茲復痛媳之烈余兄事觀察者屬爲傳以紓其悲朞而未成錢孝廉昌齡以狀來語甚悉余得而論次之。

論曰：禮未有言女未嫁而守節者矧以身殉乎雖然聖人特不欲強人以所難又豈肯以殉節爲非禮者哉。自曾子問有夫死亦如之一言註疏家實之以斬衰往弔夫旣縗而往弔矣則如史女者不沈之歸而安歸乎。向使史女得歸以節終可以不死卒之人事多阻志不少渝其死也以求仁也以就義也而禮存焉蓋禮之變也。抑余聞史氏明萬歎初有義姑者字宜興邵一龍一龍年十六而夭姑刺面爲中心不改字歸邵終其身。

國朝康熙閒王烈女殉史喬棟之死相距四年卒與喬棟合葬祠祀迄今然則吾鄉之史洵無忝禮宗哉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嘉慶丁巳臘月之末賊至洋之益水邊遇薛中傑之長女年十六七美姿容方與人家避賊賊掠之馬上女厲聲罵躍仆地賊又馬載以行罵甚虐賊曰必殺汝女曰願速死賊貪其色忍受罵必欲脅去女投益水中賊以冬水淺不能死女立岸上好語招之女益匍匐入深處罵不絕口賊怒攢矛刺死其伯父中時之言曰是女年雖少處閨中靜重若成人迥異凡兒女不意其以此死也余聞而悲曰嗚呼此吾秦先達李叔則所謂女屈原者也益水至清沙白石細秋冬霜露淒然漺漺如琴筑鳴宜烈女之死於此也不以水死卒死水中熱血清波融入江漢益水終古不涸薛烈女終古不死矣余又考水經註曰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今俗訛爲溢當正之

邢福姐

傳熊寶泰

邢福姐友材女濬縣鉅橋人貌端麗楚楚不類農家人年十九適袁顯合養子興旺顯合後妻任氏夫死後奇淫最後與牛文謹密文謹點而暴諸姦畏之見福姐至皆驚喜福姐性嚴重不妄與人言笑見任氏室諸姦雜遝怒形於色而諸姦艷其貌挑以言色拒之使任氏誘之醜詆之若不喻其意者於是日給福姐一掬米使不得飽使興旺明言之曰

死耳吾弱女子不能殺人能自殺也子爲男子不能庇其妻吾以死自
庇矣偶見小姑運姐與人言笑輒避去運姐任氏攜前夫在室女諸人
聞之恨次骨聚謀強辱之興旺洩其語福姐懼辱夜出將溺於河出門
里許大風揚沙不辨路遲明遇素識人送歸母家父母恐任氏責其夜
逃亟偕之歸福姐曰死無所矣文謹逼有材書女再逃杖死勿論材不
識字唐有惠書散歸是夜二鼓福姐已臥興旺聞打門急則唐敬存也
入任氏室文謹與之謀喝任氏興旺裸縛福姐鞭數百福姐求滅燈死
無恨文謹怒不力使敬存易牛筋鞭之福姐罵不絕口有娠不勝痛楚
大聲叫呼鄰人唐再萬亦文謹黨也聞聲越牆至乃易大繩絳於梁使
福姐足離地再萬蹲身持繩鞭至五鼓油盡燈始滅敬存亂撲以死文
謹使興旺以刀割其頸作自戕狀以逸時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官捕
諸姦寘之法僕從見福姐身無完膚驚傷不忍視鞠時友材曰女兒幼
聰明長遇事能知人意嫁歸時時垂淚曉起母見其枕必溼別時若不得再見者然女伴皆曰福姐好姑嫁興旺故戀戀如此今日方知其負
奇冤知民懦不得爲之昭雪故不言也言已哭不成聲興旺娓娓言之
若言他人婦者無不切齒云

桂之樹軒居士曰近時里正見溺死人輒撞以竿使流入他境他境亦然三日沈矣使福姐死於河亦若是耳而諸姦宿其家如故也衛輝知府因送兵宿行館聞窗外少婦啼甚悲使奴燭之不見人靜復啼且達旦起視几上報福姐贖適至驚曰吾聞烈婦聲矣幕下士以一婦殺數命爲請堅持之於戲烈矣是亦可哀也已

周氏小傳

二婦附見

耿興宗

烈婦周氏寶豐人周元邠之女性婉嫕美姿容年十八適同邑傅瑛翁姑交賢之曰新婦意用巾幘中未易多得也屬氏之祖母嬰劇疾兄癲狂不能理湯藥母曉夜侍委頓將不支姑乃命氏往分母勞閱數夕教匪突起大肆淫掠村民各奔避賊梗道母惶擾不知所出時方盛夏禾黍被野氏徐商之母負祖母匿其中賊遙偵之蜂擁入鄰婦先匿者羣擁賊鞭叩首祈請哀到氏低聲謂母曰死生命也柰何降志於鼠輩乃舉袂蒙其首伏母懷賊撥視悅其色具馬挾之上二賊夾持氏披髮叫晝賊撫氏背作款曲語略不少忤氏以指脅面晝愈厲賊怒刺其脇推使墜連刃之晝不絕口以死於時有婦與氏同其烈而能以一死弭禍機者二人邑人至今稱道之而惜其母家與所適之姓字無從考也先

是教匪作逆官軍逐捕留火藥數車於察河寨賊欲攘而有之奮力陷寨一隅成陂陀肉薄以登二婦見賊入大呼曰寨破矣藥資於賊邑無噍類鄰境亦將不免也寨中人皆潛辟無應者二婦急舉火順風焚其藥燐焱燄突鋌竚如夜賊自相鬪殺二婦尸燔而支不殊周氏死時年甫十有九二婦年亦未及衰道光十三年方伯栗公同爲之請旌於朝建坊設位節烈祠

陳烈婦傳

賈湘

覃懷郡西之孔村利仁河自北而南析村爲二河以西多陳姓亦號陳村其實俱孔村也陳烈婦者李氏名德父友信河東農家也母秦氏篤愛女不欲遠嫁許字河西陳萬忠子廣美婦性恬淡寡言笑年少華豔而眉睫間有冰霜氣鄰嫗罕得見其面年廿四歸陳時廣美病已劇不能成合卺禮翁老而鰥無主中饋者婦脫嫁衣裳入廚據案爲翁作膳羞極豐美朝夕侍壻湯藥夜猶數起翁喜新婦賢幾忘若子之病臥也三閱月而廣美死甫殮婦不哭亦不食已數日矣母憐之曰以兒好身手何患無佳婿且兒至壻家時卽與壻異屋居雖再醮猶處子也誰不願娶兒作婦者樂境甚長胡爲自苦婦泣曰兒命苦不慣尋樂境身已

適陳豈容再辱強兒所不爲誓不涉此河矣母亦泣徐曰兒志已定吾
不汝奪壻未葬兒事不了也意欲緩其死而陰移其志耳婦領之遂復
食事翁益謹無纖芥怨容母亦私自喜不逾月葬廣美及葬之明日屬
翁礪膾刀曰爲翁作麪虞其鈍也翁出心忽動急歸門已闔室中格磔
有聲呼不應排而入見婦屹然立右手屈曲握刀首負於背血從鬢髮
間隆隆下淋漓滿地項與肩幾不屬蓋用力猛惟恐不殊也翁哭疾呼
族鄰畢至秦氏亦至屍始仆時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婦年廿五
歲距嫁時才百十六日耳又二日合葬於廣美之墓河兩岸觀者如堵
莫不泣下

約園氏曰婦之死烈矣當其未死時亦何柔而順也然幾見天下悍婦
人能死其夫哉夫柔則氣沈順則心壹故不以樂易其苦嗟乎惟樂是
求此馮道之所以號爲長樂也與

楊烈女傳

王松

楊烈女名媖字又香昆明諸生遲之女也大父某夢人捧香入其家既
寤而家人以生女孫告由是奇之鍾愛踰於孫男臨終屬其父母善視
之烈女生而穎慧舉止端凝及長愈嚴重不尚紛華女伴或嘲謔之弗

顧也母夏氏多病弟妹弱小家故寒素不能畜婢媼凡母氏湯藥弟妹食飲饔飧炊爨並取辦於烈女事無廢闕年二十許字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爲其女子相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頗不謂然父母知其意來委禽者悉謝之父與段生較藝於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時段生猶應童子科未幾果以冠軍補弟子員老宿皆許爲遠到之器當是時烈女之父母交慶謂香夢有徵當膺榮於玉潤也段生多兄其家法婚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十六歲未得賦宜家辛酉鄉試段生出闈患病踰年轉劇尋卒烈女聞之一痛而絕父母急救始甦稍能起言將入廟母跡之已徑至井邊將躍而入母急以身蔽井呼家人挽之歸歸而痛哭恐父知則引被蒙首臥而哭於其中親戚百端慰諭意終不釋母知其從一志堅謂之曰哭將何補不如往守於段氏庶全汝節乎烈女曰微母言兒固思之矣顧段氏翁老姑亡諸兄公未娶何以同處母曰旣不可往吾告汝父取爲汝治奩之貲市田贍汝在家守志奚不可曰女賴嫁貲以生每見嗤於鄉鄰祖姑與姑可鑒也且弟妹或有閒言反傷骨肉恩奚可哉因執母手仰天大慟曰我雖女子亦知敬天地事父母何乃迫我至此吾祖有名於時吾父且業儒吾非他人比幸有弟妹在

父母不至無依吾不能復顧父母矣自是絕食哭益不可止烈女素畏父病給以病始稍進食越日父以責子故語侵其母烈女委曲和解語娓娓動聽父母以爲哀情漸減心竊喜之烈女故從母宿樓上旦日促母起炊母起下樓烈女猶臥也俄頃上樓則門閉不可開心大疑破壁而入烈女已素服縊於梁上殉節而死矣時嘉慶八年某月日也知縣許惇賢之請旌於臺司而附祀於忠烈祠雖未獲受

綸音而烈氣足傳千古矣

論曰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歸熙甫以爲非禮作貞女論至與奔者類例近山東趙氏著論駁之備矣楊烈女之事一時能詩者多咏歎之故著其本末如此

林烈女傳

李宗傳

林烈女者平湖城南門外小家女也年二十嫁顧三之子顧大顧三亦平湖人以傭販徙居乍浦之湯山其妻顧嫗故倡也先與參府吏人某私生子因冒姓曰顧大比長爲娶婦卽烈女也烈女有兄二一以鬻薪一以刺船爲業常寄外烈女獨與母居母聽媒妁言以女許顧不知其爲倡也烈女入門見與顧嫗往來者不類問之則曰某某姻親也某某

累世好也吏人日夕來尤諧謔無忌烈女心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吏人至嫗嗾烈女曰此而翁密友恩逾骨肉爾毋嫌其以茶獻烈女不得已強獻茶俯首跼蹐若無地自容者已而命進烟冥烈女不從卻立嫗怒瞪目視烈女吏人勸解之乃已嫗銜烈女之不從已也又惎烈女之覺其所爲也日夜謀涅烈女使金夫鬻之於是惡少來者無虛日烈女面壁垂涕卒不從欲暫歸母家不許母有時來廉其狀歸輒戟手向東南詈問其故亦不言懼益顧嫗怒且憤吏人之齷齪也烈女知不可活欲自經屢爲顧大所覺一夜竊出赴海遇鄰女力阻送之歸顧嫗益讐之謂大曰死非若所畏吾豈容其速死將細磨折之乃使顧大日予笞笞已嫗復予杖又斬之食不令飽如是者年餘烈女奄奄一息矣嘉慶九年正月吏人偕諸惡少入顧嫗家治酒殼爲長夜飲酣嬉淋漓烈女恐其乘醉逼已也復竊出赴海海距室稍遠不能一蹴至烈女疊受捶楚且久飢氣衰力竭方蹶躄前行適有醉歸者見其情異苦詰之而顧嫗與客醉後覓女不得度其必赴海命顧大亟追之至是見烈女又執之歸自是愈欲殺烈女以杖笞未足取器沈重者力擊之烈女腰脇俱折已復加炮烙下體焦爛二十九日烈女死鄰里切齒恨終畏吏人不敢

置喙有同烈女兄刺舟者不平鳴諸官合邑哀憤吏人懼與顧嫗謀速殯掩其傷罪當末減邑令路君聞之卽啟棺驗自腰以上死傷二路君曰可矣下顧大於獄擬罪絞先是烈女死時里人知其事由某吏又聞其急殮掩傷愈憤欲執吏人與嫗送諸官吏故猾乘閒逸去嫗亦走匿乃繫顧大於柱礎兼毀其屋久之嫗從山谷中出羣兒見之持竹杖追逐鞭撻無算一時觀者稱快然其後顧大瘐死獄遂熄吏人及嫗竟無罪後十年余攝平湖篆聞烈女事訪詢士夫及土人之可信者辭皆無異取其案牘閱之事已久欲平反不得欲爲請旌旋以去任未果心以爲疚邑諸生陳謨爲烈女傳余益以所聞備細書之昔歸熙甫於安亭張貞女死旣錄其事又書其獄又紀其神異不啻三致意焉良以禮教衰廉恥日薄窮欲滅理者所在皆是一女子抗節守貞甘受荼毒至死而不變此君子之所樂道也然張女死其族有明義者必欲白其冤而烈女之冤幾沒張女死終罪起事者與其姑而烈女主謀之人卒倅脫張女死有小女奴明證其事而烈女無一人爲言張女死火反風旱大雨百鬼暴姑尸空中聞鼓樂聲火從祠柱出而烈女死後閭無聞豈人心異而鬼神亦不古若邪抑烈女自安義命不欲以奇蹟著人聞邪張

女汪婦也熙甫書曰張貞女爲貞女絕汪也余爲烈女絕顧故亦曰林
烈女云旣詳其事重悲烈女之志復爲楚聲以弔之其辭曰
悲賢媛之連蹇兮植孤根於下里誰使鳩爲媒兮委芳蘭於泥滓處溷
濁而思潔兮夫固戾情而拂旨睇閨闥之間汝兮實姽婳而懷羞不吾
慙其亦已兮反齋怒以余尤詫老魅之狹猖兮狐靚顏而獻媚引猘犬
之成羣兮布黃金以爲餌奮不顧而葆貞兮懽吞聲而忍淚母目擊以
神傷兮兄聞風而氣沮欲引決以自裁兮嗟未得夫死所望大海以奔
赴兮潔吾身以棄捐悼鄰女之夢夢兮挽殘喘以遷延死未成而益悲
兮計以深而轉毒繼鉗錘以焚炙兮哀不勝其慘酷惟鐵石之性成兮
任糜軀而不改也故雖氣絕目瞑兮炯英靈其如在也亂曰

氣凌五嶽兮涌江河光爭二曜兮揖羲娥玉可碎兮潔不磨骨可折兮
心不阿埋正氣於泉壤兮鬱高塚之嵯峨孰百年而不死兮彼粉白黛
綠烟消燼滅者其如何余固可以不哀兮羌不知涕泗之滂沱重爲招
其魂曰

彼儻僂兮何人斯禽居獸處兮惛不知鳩鳥啄鼠兮甘如飴鳳凰過兮
嚇之霜烈烈兮蕙草萎芳馨狼藉兮惜者誰握憲典兮繫士師胡不信

讐兮成獄辭

國之法兮民之彝居厥位兮毋乃尸乍浦之滸兮黑雲垂湯山之麓兮
寒飆吹白日杳冥兮號虎貔瘞貞烈兮山之嵋魂兮魂兮我心悲魂兮
魄兮毋仕離海潮湧洞兮蟠蛟螭魚龍叫嘯兮腥揚髻木石之怪兮魍
魎山鬼逐隊兮驅文狸魂不可與爲游處兮恐異族之來欺魂其守
此墓土兮產赤箭而苗靈芝芙蓉可爲屋兮薜荔可攀爲帷衣荷芰兮
珮江蘿木蘭露飲兮秋鞠療飢白鶴矯翼兮青松枝徜徉容與兮無不
宜帝遣巫陽兮迓貞姬前素娥兮後靈妃玉琴寶瑟兮橫參差雲霓唵
謁兮揚旌旗斑龍馭兮彩鳳隨棄之上征兮心悅怡九關閨闔兮高厓
巖青琳之宇兮明采恩瓊華瑤草兮羅堦墀靜室寢處兮無人闋招織
女兮製錦聽龍女兮歛旒挹沆瀣兮沐華滋理霞帔兮整容儀東擊搏
桑兮爲衣櫬西注弱水兮充盤匜頻視故土兮如糠秕謝彼下女兮嫉
奚爲

又記乍浦林烈婦事

丁子復

烈婦林氏平湖南門外人嫁顧三之子顧大三家乍浦湯山西麓三妻
土妓也與水師營伍某尤密子大亦充入營林氏見所來人皆直入三

妻室某尤朝夕至心知其所爲而自守極嚴三妻察其非已也欲并汙之某尤艷其色數與三妻言新婦不我從吾將絕爾以是構之急一日呼林指某曰此而翁好友無所嫌速取茶林氏卻立正色不爲動三妻怒起欲毆某佯解勸時時使惡少懷金誘林氏輒面壁立泣且詈初大之充入營某之力也某勢足以挾持大大又利某財亦欲以林氏博某歡林氏自度非死無以脫乃夜乘間奔赴海猝遇鄰嫗強之歸三妻及大益切齒三妻曰汝欲死我不令遽死使受諸毒苦死乃與大遞撻之日無筭如是者歷年而防愈密某終欲以計汙也招諸惡少與三妻及大飲乃勸母虛爲款款言冀動林氏心林氏乘其酣飲竊出望海走時夜將半爲邏卒所詰移時大入室失婦所在急出門覓挾以返于是滋欲殺之以杖撻爲未足取重器撞擊腰脇皆折又炮烙其下體焦爛死時嘉慶甲子正月晦日年二十三烈婦死之日某陰爲急楨斂冀不發露鄰里皆不平欲執某及三妻毆某逸三妻亦避匿乃繫大干柱礎眾擊其屋幾毀烈婦有兩兄長高山業鬻薪仲某刺新溪載船鳴諸官擬大罪如律大死于獄烈婦早失怙勤女工以佐母兄自歸于顧母聞往探問歸輒向東南戢手置人問其故泣而不答蓋深醜三妻之所爲而

知其女之必死也則其母亦節母也嘗讀歸太僕張貞女死事見其憤激拒強暴以至宛轉求死而烈婦與之前後一轍益信正氣之在兩間不可滅息苟非荼毒靡爛至于此極亦無以顯堅貞之根于性者若斯之烈也然張貞女死有司爲之表閭秩祀足以妥貞魂而厲風教今林氏死六年矣乃委其骨于荒邱叢冢中未聞有闡揚之者是可傷已因詳述聞見實跡以備史氏采錄

武烈婦小傳

李元滬

武烈婦者襄城堯保里民武永祥次女年十八適同邑灣保里民李獻文之四子得春于歸七載有產輒不育而德春沒烈婦泣請於姑以夫兄芳春之子煥兒爲嗣姑允之卽爲煥兒製服告夫戶始成殮已而遍拜諸伯氏及諸姊重以慰姑撫孤事相屬泪隨語下姑疑有變命孫女輩相伴他宿而扃其室旣瞻其從容理葬事若無他者防稍疎烈婦乃索鑰入室自縊以殉時爲嘉慶九年正月之晦去夫沒僅三日耳纓在頸而足未離地項無痕面如生也姑檢之見有成服時所除紅紱結而藏衣中知其志之定如此邑士狀其事於官請旌焉

檜陽李元滬曰予客襄城時有趙烈婦者夫爲菜傭死而以節殉邑令

休甯張君爲請旌子曾爲長歌以記其事閱今蓋二十餘年而復有武烈婦事鄉鄰風俗之美後先相望如是可謂難矣或疑烈婦有姑而嗣孤方幼未可以死似賢而過於激者是殆不然姑雖老而有諸娣足以承歡以未亡人側其閒且重姑累而傷姑心孤八歲已近成立無煩怀抱夫有後而烈婦之志已畢此所以一意從夫而從容無遺憾也獨兩烈婦皆農圃家婦非有詩禮漸摩使然乃均能蹈義成仁以自踐其性而敦詩說禮世所稱衣冠之族或反遜之何歟

王孝姐傳

熊貴泰

王孝姐聚女武陟鴛鴦村農家也生而端毅不妄言笑性敏慧善女紅能服勞母丁久沒繼母郭絕憐愛之許大司馬鎮劉萬國子戊兒乾隆五十一年大飢遠近多殍戊兒遠出六年不歸孝姐年二十四矣父母皆欲嫁之度不能回父母意乃乘閒問至鎮見老嫗問劉戊兒母嫗曰我卽戊兒母也孝姐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兒婦也嫗大驚曰誰家姑貿貿然來有心疾耶起呼鄰家孝姐探懷中出物示嫗曰此非姑家原聘物邪吾竊來以爲信嫗視之亦泣顧訝其突如恐始奇而中變且家實貧因辭曰無以食子家無明日糧也曰吾在閨中熟知姑家事

而來也自翁歿姑攜兩小叔居安所得食幼能針黹茲固爲養姑來也
吾未嘗一時離吾母計無所出而後出此媒氏已在門矣言已復泣如
不見容吾無歸理惟有蹈河以死耳嫗察其誠亟使人告王家父母亦
憐其誠不復奪其志於是勤紡績夜磨作蒸餅晨使叔賣之得錢以潔
白奉姑餘食兩叔回駕部暫居卽歸姑疾衣不解帶病已始就寢嘗患
肝痛姑延醫至曰兒無病卽有病吾腕不可近醫指居數年鄉里感其
義率錢周恤其姑漸有餘積請于姑葺舊屋爲叔娶婦願姑早得孫婦
至果生子又數年買田五畝嘉慶九年春姑老病歿汲汲營葬事叔以
俟年豐請泣不聽集族人葬姑於舅之兆斂土畢哭之慟歸以家事盡
委之叔孝姐有才治家井井然夫弟與婦皆敬憚之且感其義無纖芥
嫌至是叔泣不肯受謂邱嫂疑吾母死後不率教邪曰否欲息勞耳皆
信之夜入室扃戶寂無聲家人亦以倦各就睡詰旦叩戶不應毀窓入
則自經死凜然如生氣絕久矣衣履皆易新潔者時二月二十五日也
年三十有八遠近婦女執楮帛嗟嘆涕泣者不絕於路

死尤烈也奚過哉蓋死于情也夫情形遇者淺神往者深孝姐自年十四歲時許字劉習聞爲劉家婦而神往矣一往而不移者情之至也余嘗謂浩然之氣生於情忠臣孝子殺身成仁皆情之不能自己者孝姐從何處得來近時勞餘山著論謂未婚守志者爲仁之至義之盡惜未知有王孝姐事也余欲至姚江酌酒以告之

蔡烈婦傳

黃汝成

烈婦蔡氏太倉之嘉定人也年二十一歸于鍾鍾故農家子而婦亦農家女也婚甫三月夫卒婦號慟失聲瀕死者屢矣有姑孀老叔又稚弱不能事事姑或自傷貧苦恐無以俱存婦微察姑意乃輒哭操作如平時日斷布三疋易脫粟挈壺榼行市中以養姑姑憐之且曰新婦無自苦年少又無子毋以孱軀稚叔累若也婦則掩泣里中聞婦賢爭聘爲妻婦誓以死守姑有女壻陶數伺之知不可犯因僞爲其弟娶者姑察婦志堅弗許陶構蜚語思中傷之且以激姑姑察其無它意乃率婦將憩諸縣陶陽使其妻往謝而陰思結惡少夜劫之先以告姑姑知必不免皇遽無所出縊焉婦覺趨解救得甦姑哽咽語曰吾女遇不淑重爲新婦累吾不忍見新婦之受其害也曰母無慮婦留則母不能安婦去

則母無以養雖然叔幼非母焉依請得卒哭焉以往且奠且哭入戶闔門以首經自經死烈婦自夫卒未嘗一日釋衰麻至是人益嘉歎其素志夫烈婦殉夫爲世所難而子獨不謂然者凡生天地之間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情之至也由此觀之忠臣之以死報君烈婦之以死殉夫其義一也雖然士大夫憑高處厚譽聞海內或失身賊庭或臣事二姓者恆不絕于紀載今有士大夫于此責以婦人女子之所能爲者鮮不怫然怒及臨事倉皇喪其初守往往不婦人女子若非惟不婦人女子若直不禽獸若也婦固恥夫人之近于禽獸不敢偷息俄頃決然以死若是其烈也彼旦暱而暮忘之夕死而朝去之者獨非人婦乎哉

贊曰我嘉定風俗淳樸士大夫矜尚名節雖婦人女子亦曉大義然往往出于士族蔡氏一農家女非有詩書之澤非有姆氏之訓乃能從容餒死如此余聞其夫死時以姑與叔屬婦故含悲忍死以事姑及知不免然後以死報之嗚呼可謂孝烈矣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嘉慶十九年甲戌之歲十一月十有八日甯化縣在城里施氏十一姑

者殉夫伍先馨卒後之七日總于歸之日六旬有六年十八初舅姑未爲烈製服烈勾製母家俗女子嫁彌月製履遺內外家時製而未遣至是徧遺焉先期沐浴辰起成服經于牀衡斬衰已下衣並易遂以殮色如生先馨業儒與烈同歲生

論曰吾甯乾隆三十年已降禮教衰棄義葆利成俗錙銖之細亡親戚上下況莫大于死生歟况于婦女歟城鄉數萬戶以余所見乾隆中烈婦自伊昌裕造室王氏後惟興善里伍氏揭氏新村里鄧氏泉上里李氏兩張氏陸坊未婚女馮氏張家坑曾氏及今施氏耳邑女子不讀書無所感觸啟發烈顧能舍生取義何歟且俗不恥再醮夫死改嫁相望多富貴長子孫者烈不又習聞見歟都人士儼衣冠中人顧由市道亡禮義廉恥亦獨何歟嗚呼如十烈者誠自若其性上智不移也

劉烈婦傳

王松

友誠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班昭以爲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丈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以其言著於友誠之篇嘗讀易傳妻道與臣道並言則妻之事夫豈不猶臣之事君乎然而齊臣晏嬰有曰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臣之於君不必以身徇也若夫女子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而良人早逝或守節以終其身或捐軀以同其穴其斯爲婦之正道乎劉子政傳列女頗明其義范蔚宗修史特立列女之傳守節捐軀咸昭彤管厥後史家沿以爲例風俗之淳漓與時移易而忠孝義烈無世無之習之遷染未能盡變厥初上智下愚所爲別於中人也書策之記載繁矣耳目所聞見者若昆明之楊烈女江川之許貞女子嘗傳之洎宰武鄉爲詩弔李烈女皆非傳聞傳會之辭而門人陽城劉作霖言其長女徇夫事察之不妄因復傳之劉氏字德華小字蘇姐居家嫺於女誠年十六適同里成登雲舅姑愛之叔妹譽之琴瑟靜好閨門之內怡怡如也爲婦甫二載登雲以疫卒德華哀痛過常人越日而輟泣家人不喻其意尋常置之其夫卒於六月十二日父作霖授徒他縣十六日歸而往弔德華淚涔涔言曰兒急欲見阿爹也何久不來耶兒今失所天翁姑皆壯歲有叔三人兒爲無用人矣遂嗚咽失聲無一言他及父與對哭但勉以苦節而已不知其言之爲永訣也是夜乘家人睡熟就夫柩前自縊而死時年十八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歲也所居不近市沒時方盛暑

棺未及備閱三日而尸不腐面色如生人咸異之家世業儒其徇夫之義烈賦於天亦資於教作霖故名諸生久蹟鄉闈德華常憾之今秋作霖獲雋亟爲主司所稱賞惜德華不及見也近代志乘皆傳列女史官之書恆采及之然日久而湮沒不彰者多矣故卽作霖所言綴而敘之以俟修志乘者之裁擇云

論曰婦人之喪夫舅姑待於養則不可死男女待於撫則不可死可死而不死是爲不知死所妻道也臣道也若劉德華豈非得其死所哉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烈婦史氏陽湖縣興賢里人父夢琦福建汀漳龍道字烈婦于福建布政司常熟錢公壽椿之次子廷蘭布政坐事籍沒廷蘭戍邊久之遇恩赦釋回已無家矣乃入贅于史廷蘭故貴公子又失學意氣疎縱烈婦事之甚嚴謹勸之以學隨事諭之于道必婉以莊廷蘭時時客游烈婦常齋居蔬食以鍼黹自給人罕見其面道光九年正月三日廷蘭卒於無錫訃至哭遂不食親屬慰解之答曰吾向之生非樂生也不敢不生耳今而獲死乃吾分也自檢視附身具以所遺餘徧賜婢侍屬其同居族弟男艮曰必歸吾棺于錢氏不食三十二日乃卒二月十三日也

年四十四無子烈婦名月英字素亭明敏有至性嫻詩書事父母盡孝嘗割肱肉以療母病少時卽能爲父母處分家事其後兩兄相繼下世諸姪皆幼家中事一取決于烈婦無不當者奴僕視之若嚴主焉當錢氏驟廢幾同覆巢及廷蘭就甥館烈婦年已二十有六黽勉伉儷垂二十年中間史氏復卒卒多故素業日落烈婦皆處之若素未嘗有幾微怨懟形于詞色性耽詩易簣前盡出篋中橐火之卒後八日男良送其柩于常熟與廷蘭合墓焉謹按烈婦所處盛衰安危憂樂順逆之故殆非常人所堪而義命自安德性堅定如此此其于生死之際從容中道又豈尋常慷慨一擲者比哉宜上史官編而傳之以光形管謹次其狀
如右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列女 第五十九冊

卷二百五十七
之一百六十

7194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七目錄列女九

貞潔上

書潘貞女事

李元漸

劉烈女傳

田蘭芳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貞女高氏傳

劉鴻翱

孝貞女宋氏墓誌銘

汪琬

周貞女傳

劉桺

徐烈女傳

趙節

建水范貞女傳

劉青蓮

貞女楊氏傳

蔡世遠

朱貞女傳

藍鼎元

又朱貞女傳

閻循觀

灘上女子小傳

邵志純

高節婦傳

王源

卷之三

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貞潔上

書潘貞女事

李元漸

潘貞女者衛輝府城內之府后街人某之女幼孤依母以居以孝聞母病憊誠以禱炷艾分痛飲食服御寒暑必變其常其篤於至性蓋受於天者然也年長許字國氏子國氏原籍直隸隆平人祖公諱名震武進士御前侍衛官湖北夷陵鎮協副將攝總兵官事以足疾致仕僑寓衛郡城西南三里之徐莊聞女賢爲孫某聘焉其姑惟一子寡也當是時國氏家少落而某又以疫卒女聞之曰吾母以我字國氏內外親族咸知爲國氏婦也今國氏零落如此祖公年已高寡姑嘵無與依吾義不可背之於是謀奔喪往弔母斬之遂涕泣不食飲旋素服潛偕其弟往入門號慟拜祖公及姑誓不他適祖翁義之爲易衰麻並許他日立後以成其志母知不可奪因以奩資送國氏於是合衛郡官民紳士無不知有潘貞女者

李元漸曰嗚呼貞女之事可謂極人道之至變古今之至難者矣或曰

石傳

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事也未嫁而爲其夫終身守是以身許人也非禮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不祔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未嫁則純乎女道而已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是則然矣然獨不曰娶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夫死亦如之鄭康成氏且曰女服斬衰於夫禮旣許以弔矣服用斬衰是固明以夫喪之也女子有從一之義業已夫之於此而矢志靡他奚爲而不可卽曰無父母之命然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父母之命固在也壻死改字是特父母憐女之私也非正命也女固守初命正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者而明者猶或謂禮之過夫後世之俗稍靡矣雖或過於禮焉苟有裨於名節君子猶或取之況證之於經通之以義獨爲其難固未見其過也聖人制禮所以範天下之中人故不概責人以所難然如伯夷叔齊遜國而逃初非於商辛有委贊之義也而卒恥食周粟以死孔子稱爲古之賢人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卽當時佐命如太公亦未敢非之女道也臣道也一也予恐持論者惑於拘儒之緒言而使貞女之義晦而不明是以書其事而推演之以質當時之達於禮者

劉烈女傳

田蘭芳

烈女劉氏陳州士人女也生有至姓父母特愛之數歲卽許字上蔡貢
生王雲卿之子雲卿妻女之姑也以私親故視女有加歲時餽衣服簪
珥纓帨絲舄無不備方其來餽也服則服以拜飾則飾以拜已受斂而
鑄諸篋非見王氏姑弗敢御焉家人甚異其有禮年十六將歸矣婿忽
病陳距蔡百里不時聞及篤始來告女微聞之憂形於面食頓減未幾
訃至母隱之葬畢迎姑歸相見虞女之覺也姑嫂吞聲泣女疑而不敢
問經十餘日姑將歸蔡壻之乳媼洩之女走入室揮淚若有所思然媼
白其母呼曰兒來侍姑坐女拭淚而出然其容甚慘姑望見之失聲曰
王氏無福失此令女女哭而反走母援之曰侍姑飯飯具相視慘咽姑
遂廢箸而去母慮女以荒結致損將至花閒與同灌澆且指曰此雖嘉
植然質脆早零惜而不能留也此貴種方在含苞愛護之功所當加耳
蓋欲借物以解使之自寬也女聞益悲母曰兒起旦且休矣趣爲辦飯
女已潛縕于房飯進索女不得至房氣已久絕視其衣服簪佩皆王氏
素所餽也其不能盡著者皆貯于笥而置其側蓋有歸寢王氏之意焉
遂追其姑返相與視斂畢姑前乘載柩後車至蔡啟婿墓而合窆兩地
人聞之莫不歎息泣下

論曰余樂道人善而每慎於立說蓋懼傳聞之未可卒信也烈女之事
余得之沙隨介人張君介人得自同邑李君君道其父湛元嘗司州訓
生平稱烈女未嘗去口將終猶謳謳以未及表章烈女爲遺憾其言類
有本末故爲詮次如此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張氏女莫可攷其名因其後爲比邱尼也而號曰明貞羣稱之明貞父
曰梓業力田世居吳陵之潦漚明貞年七歲許字周文達之子士英士
英顙蒙而孱懦饒於貲方議婚而文達夫妻相繼死於是士英子而孤
文望者文達之弟也利其有謂孺子可圖也謀斃之一日作食召士英
士英駭弗悟且謂叔真憐已也呼輒往往則闔雙扉而擊以紇椎擊之
摺脇折肱碎頭顱裂肌膚極筆毒之慘而命以殞殞乃瘞其屍東園頽
垣下外封以瓦礫鄉人盡冤之然皆忌其獫又以其殘骨肉也置不問
明貞時年十九矣聞其事哭極哀絕而復甦者數四旣積日勸之食弗
應問之默不語蓋志在身殉也久之自思曰吾卽死仇不復忍令死者
含冤九泉乎爰自髡其髮爲尼毀容飾垢衣履日持牘控梟司僉憲藩
伯巡方諸當事而與母弟黃氏太和偕出入同謀議事得達當事咸感

其節烈爲疏請於

朝文望遂擬罪如律是時順治九年也當是時明貞以一女子跋涉走
當道稱冤經歷五載艱瘁備嘗而志不少挫卒質罪人置之法遠邇傳
播贊歎稱說有言之而泣下者用是可以知天理在人未嘗至於侵蝕
斷滅而無餘特未有毅然直任肫篤愷摯如明貞者爾而士英一編氓
枉死至微也其究至於上徹

寢聽而卒有以答其呼籲之至情於此又可以知天下事之無不可爲
況於忠孝大節事關民社眾正羣協宜無有弗濟者而顧付於無可如
何交推互諉卒相率而坐視其決裂隳敗而莫之救亦可慨已事既直
人曰明貞其可以謝周氏矣則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骸暴乎其
先人之在殯者繄我乎葬於是若祖舅若祖姑若舅若姑與士英之柩
而五悉祭以禮而窆之加封植焉當士英之斂也其積之耗於吞者已
十之三及仇之復也其積之耗於訟者已十之五迨乎葬旣襄而積之
耗者已十八九矣其尙存者僅傾圮之數椽及瘠薄之數畝耳人曰蓋
至是而明貞眞可以謝周氏矣又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鬼餒乎
爰葺治其廬爲給孤園中奉佛左祀周氏之木主右設几案以誦西方

氏之言而資其瘠薄之數畝以給晨昏蓋僅足以免凍餒而已今歷十
餘年觀其志益堅操愈凜守愈固殆鐵石其心而冰玉其身者可傳也
孤傳一百一十一
王大經曰仲尼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綱常之在天地必賴有人
以扶之然不望其見之於女子也女子而存綱常綱常之存者幾矣雖
然使盡人而明貞也吾惟懼其不女子也惟懼其不女子而又何其鬚
眉之多也是固明貞所不屑者也

貞女高氏傳

劉鴻翱

高氏沂水農家女幼許字趙氏父卒隨母養朱家非志也未婚趙氏子
亡女日哭其父偶出遇趙氏姑求偕去母尋至恚甚女痛曰父命女歸
趙氏也以死誓淚血交下母不能奪趙之族爲立嗣既成人歲時遣墓
祭必令祀其外祖云

論曰女未成婦夫死於義可不守然譬之有國家者伯夷遵父至餓死
不悔彼何嘗援天倫以自解哉貞女出於農家未習詩書禮義之訓當
趙氏子之亡女惟日哭其父是其心惟知有父而已天下奇節異行固
必至性有過人者歟嗚呼此事之變而中禮者貞女之父爲不亡矣

孝貞女宋氏墓誌銘

汪琬

宋子旣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交相重復交相好也
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旣庭之家旣
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卽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
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
生計氏婦也卽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旣庭奇女之志將
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婚於旣庭者女微聞
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
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
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予爲
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
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
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壻
死女斬衰以弔旣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旣庭之女之爲孺
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勿之恤變
之變者也夫旣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予又曰春
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

傳子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
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卽女道也旣庭之女之
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非婦道也
如疑其舍生傷勇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
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旣庭詩禮之教著於
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是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謚孝貞女銘

曰

昔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野史其烈旣均其氏復同矢志所
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刻用警遺風閨房之則

周貞女傳

劉棟

周貞女字蘊香遼東廣甯衛人父祺浙西太平營參將蘊香生而穎慧
喜讀書一再寓目卽成誦披前人法書睨而熟玩之數日書輒工其父
愛之嘗曰吾家文學士也九歲隨父之官甯夏都司金某爲某子委禽
焉已而金遷粵東蘊香亦隨父遷浙西康熙壬子祺病解組歸道過宋
卜居焉明年

天子詔三藩入朝三藩叛粵東道梗丁巳八月金書至言戎馬洶洶六

千里外聲問莫能通有威力脇人者以苟保身命之故不得已爲吾兒娶矣負若女然若女卽吾女請助匱別配也蘊香從父側閨書未竟嗚咽泣數行下曰父母有成命尙何言願死以明吾志之不二也其父母驚且慰曰何遽至是渠生平非棄然諾者試遣使偵之明年二月使者還曰信然也蘊香拊膺大慟輾轉自悲傷矢死不食家人以父母在諷譬之曰正不敢爲二人辱也父母彊之食不得已少試嘗輒投匕箸而泣無何形神委頓遂不起閏三月十三日忽索鮮衣晨起櫛沐臨鏡試妝從容出拜父母泣曰兒不孝負鞠育恩過午卽長辭矣命也母以兒爲念家之人以爲狂環守之蘊香坐交牀支頤盼簾外日影屆未垂頭若倦眠狀亟視之絕矣時年十九歸德守閔公子奇異之伐石表其墓論曰志不可奪不信然乎蘊香以未嫁女處閨閣之中少讀書輒識大義拚一死踐初盟而學士大夫覲然鬚眉委質爲人臣子或反未聞其義也何哉昔越姬死楚昭之命曰妾雖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嗟乎此則蘊香之志也與

徐烈女傳

劉 楠

烈女徐氏故歸德衛指揮之裔也世居商邱父明智業農娶謝氏無子

生烈女許字同邑赫連禧之子勳方四五歲輒不與鄰舍兒共嬉戲有就者走避之稍長職烹飪縫績之事善伺父母意父母所欲然不言而辨其否者易之矣或命護場圃坐立不移尺寸族姻有屬以事必始終之察父母色有不平婉言解慰必悅乃已雖髮未覆額而宗黨愛重之禮以成人入其家父未起而門內已告潔母未入廚而炊爨井井焉器具皆有定所求輒應手而得父母嘗自慰曰有女若此何必有男烈女性端謹寡笑言比垣居者終歲不聞其聲衣雖敝必完潔行止雖造次必肅整風雨晨昏未見其有燕婿之容父卒族兄士驥來嗣奉身益嚴不與其几食其壻以病亟來告母遣士驥往問歸日死矣烈女聞之忍泣入房繙素所翦描花譜嘴而毀之嫂怪問曰無需此且不欲母見也易衣履走摘所手蒔瓜茄之屬進母母不嘗繼以椒母笑曰女能啗乎啗之得零淚如雨去微有哽咽聲母謂其嫂曰渠慟不可忍姑聽之俟炊熟相喚也喚則懸門楣上絕矣是爲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與其壻分晨暮死年十七事聞於令命與壻合穴而筆之邑乘或曰烈女明智所贏負者本姓竇論曰新例惜民命殉節者必先白有司達於上報可然後死之若烈女

者義激於心而情難於言顧肯身詣公庭哆然宣揚其故曠日需時以待許我之命乎且親愛者又誰忍聽之夫許嫁與嫁有閒也烈女輒不欲懷二心以覲顏於世宜雖格於令甲而令猶不忍沒沒焉令命同穴其里人乃相距跬步而峙兩冢抑又何與意者壻未御輪禮猶不可苟合者乎

建水范貞女傳

趙節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傳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讀書恪意稍怠卽正色切責曰子當孝爾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卽所以爲孝也可望游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卽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贍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遠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解救獲

以爲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知夫不得其死因問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己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證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媚其姪多方強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罵曰奴汙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焉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仲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黃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俾置祠奉方氏祀士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旌表事尙有待顧其矢志之堅厯久不渝可信而不疑也

貞女楊氏傳

劉青蓮

貞女楊氏襄城人父忠母某氏許字同邑吏員楊愈盛姪國炎未及子歸國炎出亡幾二十載無音國炎母忖無還理泣語忠令他負壻忠曰吾女嘗言忍死待夫歸聞有議婚者輒欲自殺忍向女言乎未幾父忠物故母亦繼卒氏獨與兄宏烈居且兄未有室氏乞鄰張媼入姑家道已願事姑待夫意愈盛聞之且痛且憐急命姑鬻叩氏果如張媼言愈

盛具其事白於署縣事崔崖偕典史鈕造氏廬氏涕泣被面言詞肫懇
崔嘉其操給衣一襲用鼓吹肩輿送入楊氏以成其志仍表間焉後三
年死夫家時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也年三十三歲

野史氏曰余頃作襄城五貞女傳不知楊氏事邑諸生張森排纂顛末
勾傳以傳森與氏叔善同學知之最稔云

朱貞女傳

蔡世遠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冢
婦也李公子家駒實聘貞女未娶而天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身輒驚
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繹誦不輟
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八家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
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亢吾宗
矣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爲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膳
少減卽惶怖憂形於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
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得其懼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
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警戒勿使知或給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
女和愉婉實不知何以見憚也冢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於途貞

女痛絕復蘇泣血三年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喻其意謂曰吾知若志顧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懶然起謝復治倉冢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冢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冢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用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眾皆雨泣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閒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侍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冢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亡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恧矣已而不茹葷血冢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以

是終其身冢宰自撫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庄飭勤肅卽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冢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先帝方眷倚奉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勢甚烈家眾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嗜雜慾魁避火求生者眾惶駭莫措迨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息是夏之季冢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診視冢宰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戶部員外郎必堦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爲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旣卒弟墓以喪歸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朱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於婦人
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
隱公七年書叔姬歸於紀何休曰叔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
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鄆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
曰紀叔姬歸於鄆啖助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
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公羊曰致女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於宋晉人來
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
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
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
至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
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
死也今朱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
滅之後歸鄆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勤家盡孝以全婦
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

越三十四年而死於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嫠婦猶守保傳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火息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共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恆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夫家猶女子也卽以左氏之義揆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之道過於厚小人之道失於薄不以己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憂戚死亡造次顛沛不一動其心非安於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爲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於夫婦家人睽必始於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於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別也言別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雖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喪其良決其閑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課文藝取世資雖讀聖賢書漫不知

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之弗恤者異日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爲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又朱貞女傳

藍鼎元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絕異不喜華綵服或衣之輒啼脫去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捫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厯舉傳疏悉能窮奧義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晤叩弗輟諸妹喜爲時文貞女獨不曰非閨內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侍立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去晨則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調和雍睦內外無間言貞女父奉命督秦學遣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卒于道貞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每日必哭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卯舉鄉闈無何遽疾卒歸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

者其俟若父來及父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語父請之李終喪父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哽咽志堅決不可回絕食三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登舟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舅姑如禮然後適喪次慟幾絕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暇則手一卷脫粟飲水宴如也家遣人視之則謂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爲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其行喧傳當道議表閭貞女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庸求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素食不茹葷父曰何苦對曰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

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臥地哭嘔血復草疏賓朋皆諫阻貞女泣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我父也誠無不格當邀

聖鑒既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闔室倉皇遷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戶坐室中姑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

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舅姑知及知爲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可令醫人診視父強之固以無疾辭弟員外郎必堦孝廉璫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腕下生也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吾舅姑勿以我死爲痛則瞑目耳又曰我一生未嘗以寸金尺帛加之身死毋負我遂卒時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論曰朱貞女壺內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殊矣凜凜節義從容乎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貞女爲今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以貴盛掩其賢故于傳中不敘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濰上女子小傳

閻循觀

濰上女子雍正閒濰濱田家女也未嫁而夫歿其母往弔女請從止之不可服紅衣襲素以往濰俗婦女弔不至殯既就次女佯爲如廁使夫家嫗隨之因詢知殯室且見室無人乃退嫗脫襲自縊柩側傾之嫗求得氣已絕矣論曰女子未嫁可以無死然其志氣譬之於君臣與伯夷爭烈矣女子

事去今未遠其姓氏宜可詢當求之水濱然灘上女子之名熟於人口固不可磨滅矣予故因著焉以從列女傳魯漆室女京師節女之例

書王貞婦

邵志純

女曰貞婦曰節書貞婦何以錢塘潘孝子瑁之聘妻王守貞不嫁也未
婚夫死服除而嫁此禮之常王曷爲不嫁曰此王所以爲貞也禮未廟
見爲未成婦王曷爲婦之曰稱婦之義有三對夫言則婿御婦車揖婦
以入對舅姑言則二日盥饋成婦對宗廟言則三月廟見成婦王今送
瑁葬畢歸潘孝事其舅并撫繼子以延厥祀烏得不婦之也顧聞其舅
述王語曰懼瑁葬地隘不能同穴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禮女未
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王曷爲言同穴也曰
未昏而守貞朱錫鬯彝尊之原貞隕之守貞而合葬張佩璁玲之祭顧
貞烈文隕之夫佩璁之學得于楊園楊園之學得于程朱烏見守貞者
之不當合葬也或謂未昏而守貞錫鬯雖隕之先王之禮未聞也守貞
而合葬錫鬯自以爲非佩璁雖隕之恐無異于嫁殤也曰可以嫁而強
天下以不嫁弊將不可勝言先王不如是過情也然禮取女有吉日而
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故可以嫁而卒不忍嫁此禮

之由義起者也此卽不二斬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不甯惟是古之宗法立支子可以不繼下祭雖已嫁之女亦得歸葬於其黨後世宗法廢而族人散處貧富異分期功強近之親往往不相識而使母黨有可歸歸葬猶可也不然將不葬乎抑別葬乎不葬則理之所必無別葬則將委其棺於他姓之塚纍纍雜處故守貞而合葬者此亦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又之死靡他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則王審於禮而後出此乎曰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行其心之所安而自合于禮禮之至也王父某母某氏世居江干長瑁二歲瑁稱孝子何以不書以予前二年曾書之也瑁死時年甫十五與明郭孝童金科事相類顧郭未聞有婦如王子旣書貞婦而益歎瑁之孝爲可傳也

高節婦傳

王源

山陽有蔣氏女許字高氏未成婦夫死守志三十年不字女也節則婦矣作高節婦傳高節婦名淑大河衛千戶蔣氏女也幼端嚴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知嘉興府高公孟門襄陵人也自父光祿公家山陽高故大族光祿復挾貲資海家益隆孟門公卒孫昂將擇配巨室爭女焉孟門公夫人曰吾孫穎秀異凡兒當求賢女爲之配其蔣氏女平卒聘蔣

氏女先是公六子惟少子于雲承公業五子俱先後歿昂幼孤依于叔及長力學攻苦遂致疾當是時江淮亂初定高氏業中落未幾昂卒女聞訃涕泣不食飲請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以請不得已聽之屬曰兒未成婦不得往聽兒往從兒志趣歸母久留女掩面不應立登車去高氏聞之大驚女下車直入撫棺痛幾絕見者無少長皆哭良久祖姑撫女背曰苦吾兒輒哀與兒言乃收淚拜曰女雖未入高氏門心爲高氏婦已久夫今不幸死女來成服義不得再適時于雲方大會賓客宗族議治喪聞女言莫不驚歎或泣下然皆曰寧有是乎不可聽于雲獨心異之欲成其志旣而蔣氏遣人數輩至趣女歸女不應祖姑與家人反覆勸慰而蔣氏戚姆往來相望于道凡數日說女萬端終不聽于雲乃至中堂呼謂之曰爾守節誠善顧曾未識爾夫面誠不忍爾室女苦節終其身語未畢女厲聲曰我父母旣不愛我以德祖姑又不忍公讀書識大義所恃以成我志者唯公公言復爾吾何望志不得就惟有死遂大哭于雲曰嗟乎女志決矣立白母令之出遍拜家人如新婦禮遂成服初高氏宗祠在襄陵光祿公雖家山陽兩代俱反葬于雲別建祠祀其先至是謂母曰兒稍復祖父業當爲昂立嗣使主祠事以奉節婦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七
義不令節婦獨苦而無後節婦自成服不飲酒疏食麻衣衰絰不暫釋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不復勸乃時歸寧手緝紝給朝夕奉昂主於室歲時必造昂墓祭而哭凡三十四年如一日于雲負才數奇家食貧徙於鄉大水廬舍沒乃游四方遇人卽流涕述敍節婦事庚申始得拓地更祠告於祖父祔昂父及昂主於祠使節婦守俎豆且謀爲立嗣授室奉節婦以終身而淮士大夫共白之當事請表異以風天下是時節婦髮盡白年垂六十矣

王源曰北平有邱如京者爲勇衛營中軍從黃將軍得功殺賊羅山死於賊其妻牛氏聞之痛哭不食凡七日夜水漿不入口父母長跪牀下強之食遂奪其節人固樂有賢父母也使其夫家有識大義如于雲者以成其志豈不忠節兩全哉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八目錄

列女十

貞潔下

袁貞女傳

吳紹曾

貞義王媛傳

沈大成

金貞婦傳

沈大成

書支貞女事

秦瀛
陶元藻

洪貞女傳

程晉芳

書吳貞女事

朱仕琇

黃貞女傳

焦循

黃貞女論略

張士元

書高貞女

錢世錫

孫貞女傳

錢世錫

貞孝呂氏傳

丁子復

芮貞女墓誌銘

錢楷

射洪秦貞女傳

秦瀛
秦瀛

書楊貞婦

陸繼輅

許貞女事略

王春

盧貞女序贊

翁鑑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八

別女十

嘉興錢儀吉纂錄

貞潔下

袁貞女傳

吳紹曾

貞女秀水人姓袁氏康熙庚戌進士吏部文選郎中諱定遠之曾孫女也父某早喪偶納某氏女爲妾生二女一子貞女居仲乳名金姐許字同里萬氏子某萬世族有寡母者育孤而長聘貞女三年矣年十九病瘵貞女聞卽以死誓且語其姊曰吾必爲萬氏鬼及萬氏子卒貞女號泣欲往視含斂父母不可貞女一晝夜哭不絕聲勺水不入口將投繯死之父母不得已命妁詣萬氏萬氏母堅謝曰貧不能自存又奚以字婦父母又以語告貞女哭對兒故知其家貧第往卽餓死兒亦甘心也遂適萬氏其所服衣履出之篋中蓋貞女知萬氏子病不能起已預爲之辦者至則憑尸哭踊如禮朝夕居喪次不遷父母憂貞女卽就死假鄰家一女奴守之貞女謂女奴曰我胡然我姑老又無以爲活我將執女紅以終事我姑每見姑哭子過哀必多方慰之踰年貞女忽病歿是爲乾隆九年某月日年僅二十嗚呼自古在室之女壻死不嫁甚而以

身殉之知禮者往往引經爲斷謂是賢智者之過而卒獎其扶植人倫
爲士君子所樂道若予觀貞女所處爲尤難也夫一時義勇所激毅然
從死而不悔所難者從容之死靡他耳乃或者依託有人以終未亡抑
得嗣子以安同穴又或幼讀書識大義有然而貞女不爾也其所出也
微既乏母氏之教父亦庸謹無能未聞奉先世遺澤以誠貞女家故赤
貧以緣履餉口爲萬氏者又絕少强宗足以庇寡立後而貞女獨不爲
一往激烈之槩直欲仗女紅以終事其姑所處非尤難者耶嗚呼其性
使然其不幸踰年以死而未竟其志也吏部爲予曾王父給諫公僚友
而貞女之從祖母又予婦諸姑也其得之也詳故當貞女之死心許立
傳今忽忽十年矣昨聞其母弟死無後因傷吏部之裔不絕如綫爲訪
萬氏母已貧老垂死懼貞女之遂卽涙沒也書此以備載筆者採擇焉

貞義王媛傳

沈大成

貞義王媛建甯府之崇安縣四隅里人父元豹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
虞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諸生聘三歲孔病死父隱不使知久之廷亮
葬其子櫬過四隅里中家人出觀媛覺大慟脫簪珥易縞衣告父母曰
父教兒讀書婦人之義夫死不嫁兒雖未與成昏然心已許虞氏子矣

今沒兒當往守虞氏父不聽媛退欲求死母甚愛之晝夜防護然幾死者數矣事稍稍聞虞氏翁至與元豹反覆開說媛曰兒知從一而已不知其他大人必奪吾志有尸歸虞氏耳言已慟絕于地翁度事已無可奈何曰吾子累若矣姑待之吾冢子夔生有次孫爲孔後卽來迎若歸耳是日內外媼黨里長者咸會無不慘戚泣下者自是獨居小樓爲位晨夕然香飲食必祭未幾廷亮卒媛奔赴持服虞氏族人執翁前言卒哭乃反乾隆六年夔之次子朝儀長矣兩家共立爲孔後來迎媛于是設祭告孔率朝儀徧拜曰吾今始得爲虞氏婦可以見吾夫地下矣旣歸虞氏事君姑如其母處妯娌如姊妹虞氏家眾皆敬憚媛而媛少依母是時父已卒母思女媛閒還省母云初媛旣從父受學通經史父沒教其三弱弟皆爲諸生其教朝儀亦然乾隆十五年秋七月閩大風雨山谷水出橫流將入樓母不在家人走呼避高原媛曰吾未亡人也此樓一下胡以見兩姓之人吾死此次日雨止旁屋皆崩圮而小樓歸然積水中媛端坐無恙也崇人驚相傳告明年春樅陽陳廷鈞秉文自崇來爲余備言之且曰崇人士將爲講旌而令墨以虞氏之無賄也壅不聞余爲言河陽公讓令具文書是冬公拜疏于

朝而余爲傳其事

金貞婦傳

沈大成

貞婦姓張氏郡之華亭人明東海翁之九世孫女也曾祖某杭嘉湖道祖某鄧州州同祖母金氏故才國文通公女父澤樹國學生母陳氏貞婦年十二父母俱沒而歸於金生景山未昏而夫亡其曰婦柰何雖未交禮而已見於君姑也通典有云時屬轄處急於嫁娶因拜舅姑遂成婦道此東漢以來之拜時世俗之所謂養媳夫是以婦名之也景山之祖母郁氏年二十一而寡無子以從子某爲之後娶亦張氏貞婦其姪也年二十八而寡有二子長卽貞婦之夫景山其幼殤婦性莊而少容入門之後生未嘗一顧年及期其母欲爲成昏而生故遲之婦不以爲怨逮病婦奉湯藥斥不使近輒泣而退生將死指而告母曰若非吾耦兒死必嫁之婦大哭以頭搶地曰我身已歸於金矣豈可貳乎或以夫若必彊我請卽死是年姑以哭子故沒又八年而太姑沒又若干年而婦始沒其齒已六十六矣初太姑之沒也婦亦自市一棺置於傍日夜紡織足不踰閨族親有迎者亦不赴旣葬其夫又葬其夫之父母祖父

母又築生壙以俟。其生康熙丙子，其沒乾隆辛巳，其守節蓋四十二年。夫貞也者固也。以婦之處人倫之變而能生死不渝，始終一節以無忝。其所生可謂固矣。其私謚以貞也宜哉。其沒也，鄰人哀而葬之，其家在大泖中青浦之小貞鎮也。贊曰：

書支貞女事

秦瀛

吾觀傳記狼瞫之死，敵莒朱厲附之徇國鮑焦之立槁是三賢者皆欲以媿後世之君不知其臣者。若金氏婦其夫之不知之甚矣。而卒字貞以入地，誰謂一弱女子而不可與古烈云？並傳哉！烏呼難矣！

支貞女者常熟農民支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天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逞強爲雄，然語及貞女，無不賢貞女者。眾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塈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閒言逾四年。姑歿，又三年，應塈死。眾議爲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塈以母無母，何子乃賄女媒而勸之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汚汝。貞女皆不答。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貞女日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貞女狀聞於學

使學使下學校官廉之果實書額以獎貞女文耀旣莫可誰何材任豎
一指語文耀曰黨黨者擊也羊尖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眾擊貞女
貞女泣赴淵將投淵遇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畏朱氏暴不敢
過羊尖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
死白之乎乃偕入金匱縣城而訟諸令方貞女之拒女媒不嫁也文耀
有姊嘗假貞女穀而貞女母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
姊謂貞女我負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令而弟索諸催
其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穀贈催冀以汚貞女材任率文
耀男婦碎貞女闥劫貞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翦刀欲自裁鄰里聞貞
女呼聲急急擁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呐不能具狀令捕文
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既吐實眾跪階下詈材任非人類堂下環視者數
千人皆裂皆欲吐文耀面令先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按朱氏譜擇其族
文熙子守信母貞女先是文耀有族弟連脩者與郡倅子有連文耀嘗
因連脩誑倅以消令比令直貞女倅遣人貽令書屬緩其獄是時黃催
諸姦人悉自常熟繫而至將與材任質文耀自陳壽倅若干幣又嘗書
貞女與人私誣罔帖子若干紙貞女眉豎目裂卽解衣大呼求賜刀割

胸以自明無何文耀轉訟於學使學使怒下郡守鞫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寬典何校通衢餘各予杖焉貞女貌端謹皎晰舉止嫺雅勤女紅歲時祭祀必潔嗚呼貞女生農家非必有保姆之教而貞義激烈本諸性生蓋孟子云人性皆善於女子益信獨材任諸人百端辱貞女不死不止豈荀卿所謂性惡者耶然人莫不賢貞女而惡辱貞女者此天理之不容終泯卽人道之所以常存於世而卽聖王之所緣以爲教者也

洪貞女傳

陶元藻

同安閨秀洪汝敬小名許娘七歲時卽字東甯碣石總戎林黃彩子世芳爲妻逮世芳初冠補弟子員未婚而歿訃從東甯來敬淚涔涔下卽勺飲不入母慰之對曰無庸男子死孝女子死節林郎死兒豈獨生遂堅臥五日而歿敬自幼聰慧其祖和長鳳山諸生以績學聞於時敬從其訓工吟兼通經史生平爲詩常自匿不令人見稿亦罕有存者及卒於香奩衣笥中拾得數章皆清麗可誦如玩月云月色清如許空庭澈骨寒惟餘丹桂影霜裏鬪嬌娟紅梅云絳雪應同豔清香不怕寒渾紅粉女無語倚闌干春閨云遲遲春日上湘簾寶鴨心香手自添閒向

碧紗窗裏坐呢喃雙燕語紅檐不減古人風致將逝前一夕命畫工圖其貌作寒梅白石圖冰雪滿庭縞衣獨立於梅林之下次夕夜將半有鳥飛鳴屋上家人繫之女曰當是郎魂幻化邀余往也行矣因口占一絕曰已是姑延幾日生親恩顧我未忘情鳥聲啼斷三更月望失臺山淚滿城以林聘鳳釵爲殉平日所刺繡女工悉以分諸戚屬從所屬也時邑之縉紳爲詩歌以輓者百餘人

書吳貞女事

程晉芳

貞女吳氏河南商邱人觀察淮揚諱同仁四女母程氏余族姊也年十七許字江西熊太僕學鵬之子未嫁而熊死時同仁以事訟繫亦病卒家貧僑居于淮母將以女改字女哭泣願歸熊氏守節母弗聽則引繩欲自裁家人爲請于熊熊未之許也閱七年熊戚友有與余善者余致書言女守義堅確宜順其志無使終老吳氏余友以告熊義而許之歸有日矣時熊公子墓在江西而熊官京邸女欲衰絰北行熊不許女自謂夫亡未嘗一日爲之服既不得遂志憤懣不飲食忽得癆疾言動失次母以其病也辭熊氏延醫治之卒不瘳夫禮由情生有亡子禮之禮則亦有亡子情之情女未嫁而守貞用情雖過固賢人君子所亟許也

至夫亡已久稅服無從王舅姑舅姑在堂則純素以入門終身不與采
飾可也古之賢女無不達禮雖有過人之行悉裁制使中節度後世女
教寢廢一二有志者第率其秉性之剛而往莫禦焉卒以顛躡其身而
莫遂其志若吳貞女之類是也悲夫書其事毋使其無傳焉

黃貞女傳

朱仕琇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于父
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
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
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
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于可否者也然吾聞之
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
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
于中心而于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于名事聞于令令親
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
曰旣以失所從自絕于兄弟而猶託于人是明告兄弟懃也且是重生
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

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其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于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黃貞女論略

張士元

貞女黃氏吳江黃溪人年十五歸六里張氏爲養婦未婚而夫死奉木主成婚撫其兄子爲子比于成立乾隆己酉歲黃氏年三十八以閏五月某日卒夫夫婦之義六禮旣備共牢合巹終身不改適如取女有吉日而婿死則女斬衰以弔旣葬除之除之固可以嫁矣而或殉死或守義君子謂之賢知之過而亦未嘗不取其節焉至於童年養婦則世俗之事古未之有也非有其牢合巹之情固難責之以終身之守然旣入壻門而有其家不得以取女有吉日者比如黃氏可謂得其正者矣春秋書紀叔姬歸于鄭先儒以爲紀旣亡君旣卒叔姬不歸于魯而歸于

鄙以奉宗廟之祀故聖人賢之夫叔姬宜與嫡俱行而待年而後行黃氏宜有親迎之禮而爲之養婦皆禮之變者也卒所以自全者如此以孔子賢叔姬之例例黃氏其不可使之泯沒無傳也審矣妻道與臣道一也童汪踦戰死魯人欲勿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殯也不亦可乎汪踦之童也君臣之義微黃氏之爲養婦也夫婦之分淺雖僅僅以一死自決亦足列于後世況其苦節乃歷二十餘年之久耶余悲黃氏之志歎其以村菴貧女而能從容盡道故書其事而論之

書高貞女

焦循

歸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謂室女不必守貞吾郡張良御太史惑之且曰男女居室然後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不成則無相死與守之理嗟乎執此說則女子必不得以節顯彼或慷慨捐軀或終身不字舉世之所謂奇節皆非歸氏所取也抑何邪說誣民之至於斯也是說嘗爲吳愉亭言之愉亭因述其叔母守貞事貞女氏高甘泉縣人許字北鄉儒童吳宏禮取有日矣而宏禮歿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貞女年二十欲奔喪父母勸慰之女泣曰女身許吳舍將奚適遂於是年七月適吳氏撫姪立中爲子立中愉亭兄也迄今三十一年愉亭且曰貞女不茹

葷衣布衣數十年如一日嘗勉諸姪曰各宜自立每夜必以鍼帶課讀鄰里鄉黨稱其賢今年以例符旌典將具呈於學貞女急止之曰吾無奇節名將安附渝亭重違其意而慮其貞之無以彰也乃屬余紀其事而姑待旌典於異日夫吾文豈足以顯貞女渝亭之請蓋因吾之論歸氏而及之也遂書之且以解依歸者之惑云

孫貞女傳

錢世錫

孫貞女者瑞安人余同年友孫編修敬軒之次女也敬軒娶于林貞女生五年卽許其舅氏之子林生觀平觀平少修整好學年十八爲諸生明年省其父於杭之學官舍病死貞女聞赴慟不欲生父母窺其意徐爲勸解貞女俛不應後父母將更爲議婚貞女拒戶不食以泣痛欲自經其父母驚而止母尤哀之諭貞女曰某氏女字某氏者壻死更婚於某今已有子而夫亦榮貴此於古禮爲當不爲非也貞女聞母言愴然淚落不能止徐仰首曰此非兒心所安卽若此何以爲人時貞女年甫十六也歲庚子敬軒將挈家赴京師貞女意閔默不欲北行願留林氏念父母愛憐已甚不敢拂父母意強隨至京恆鬱鬱屏居一室中鉛粉釵釧之飾斥去不御時去觀平之亡且六七年父母意其爲日久其

志或可徐易也適有顧太孺人者春秋高淑行慈性藹然貞女母林孺人邀至邸舍託以溫言開慰其女覬能改意顧太孺人秉燭與語蟬聯至三更貞女隱几不答卒乃起謝曰太孺人教良是然我意則已決也於是敬軒夫婦知其女之志必不可奪遂不復議婚而遺書其舅曰此眞汝家婦矣初貞女慮其父母奪己之志恆蹙然憂且懼遂以病至是知父母已無他意且遺舅書許以婦歸林氏也貞女意始慰然病則漸深不可治適其舅謁選至京貞女蹶起牀蓐閒欲出見舅其母憐其病不支止之不得遂整服出見如禮後其舅將之官鄆城貞女欲強起隨行舅慰之曰新婦好將息待汝姑至卽遣人來迎汝也貞女則從枕上叩頭以謝踰兩月病愈亟屢請其父欲往鄆城其父曰汝今病若此詎可長途稍愈當聽汝耳貞女則曰往卽病愈病若不愈尤不可不往也兒報父母恩俟來生矣不數日而貞女死竟不克如其志往鄆城也敬軒以是述女事悲甚請余爲傳

論曰貞女病當沈綿瀕死之際而屢請於父母欲往鄆城彼其意固謂旣爲林家婦則與其死於父母之家不若往依其舅死於舅之官舍則死於林也死尤得其所矣嗚呼其從一以終之志爲可憫也敬軒治禮

經篤於古禮謂壻未娶而死既葬服除以昏先王之制中庸之行也雖甚憐其女而頗疑所行之過余謂此義前賢論之詳矣我鄉朱檢討彝尊書戴貞女事而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往弔服斬衰妻之本服也考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貳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諒哉斯言旣服斬之重而復釋服以昏於心非所安然則先王之制固從中人之情以定不强人以難行耳若賢者求遂其心之所安固不得以爲過而不合於禮矣若貞女者但知以身許人則不可復改求遂我心所安而已矣不幸而病繼以死亦何憾哉

貞孝呂氏傳

丁子復

貞孝呂氏武進人父客粵西而貞孝生生十年父訃至號泣幾絕兄篆年亦幼母教之學衣食常不給伯姊歸于蔣夫弟斗燦與貞孝年相若乃議姻年十四歸蔣爲養媳越四年婚有期而斗燦夭貞孝哀絰哭戚黨勸改字貞孝曰我養于蔣則爲蔣氏人舅老姊一身支門戶吾助姊以事舅如有他議死爾乃晝夜操作或曰無依藉人何甘自劬勞若斯貞孝曰不甘則苦苦不可貞也不勞則逸逸不可淑也姑前卒事舅生死以禮常歸視母戀戀如嬰兒母沒服喪三年或曰禮勿過也貞孝泣

曰吾爲呂氏女而不見父爲蔣氏媳而不見姑夫天舅又見背終吾身皆銜恤之日也于吾母喪而不盡吾心將于何盡吾心貞孝年五十其兄篆舉觴祝曰妹執婦之義不以未婚易節者貞也終母之喪不與在室異情者孝也其貞與孝視人爲尤難乃請于有司旌其廬宗族鄉黨皆稱之曰貞孝而奉爲禮宗云

芮貞女墓誌銘

錢楷

嘉慶庚午臘月余自嶺西奉

命移撫楚北將行之先一日試用縣令芮君曰松來謁意懇懇若有所請旋出一編置案再拜曰此某之姑貞節事略也旣經里人白於有司請旌表如例今沒已十年願乞一言誌其墓感且不朽余受而讀之按傳載貞女姓芮氏小字泰姑皖之當塗縣湖陽鄉人家世畊讀父諱某母某氏女生數歲許字同里庠生楊青之子嘉嘉未昏而夭女聞訃悲痛幾絕卽脫簪珥衣縞素欲奔喪次將絕粒以徇父母以聞諸楊楊以辭緩之旣聞戚黨有議昏者貞女泣謂父母曰兒受楊氏聘知有楊氏子而已於是求歸楊益力翁聞親來慰諭貞女蓬首垢面出見嗚咽再拜入與父母言惟求阿翁速挈我去家人皆掩泣父母知其志不可奪

迺告之翁擇日迎歸成婦禮楊故寒素其父母及庶母女弟輩皆待養
貞女操作盡瘁事無鉅瑣一一就理翁父母老病貞女奉侍備至乾隆
丙子歲饑翁館於外貞女雜取麥屑豆渣以食而以稻米供翁母飯翁
母知之強同飯食少許輒止翁嘗病臘又久患瘻幾不起貞女晝夜侍
湯藥泣禱於神迨愈乃已旣持翁父母庶母及翁媼喪無不盡哀盡禮
族黨稱焉旋立族子聞馨爲夫後敎之識字讀書稍長就傳貞女傭鍼
黹以贍膏火遇歲頻歉輒躬磨菽乳鬻以給食旣而馨補弟子員貞女
喜且泣曰我子得齒士林可以報所天矣無何馨沒娶婦某氏亦沒遺
孤孫三女孫二貞女年老不能任力作確田僅三畝所居破屋不蔽風
雨猶爲諸孫謀朝夕窮瘁艱苦處之泊如卒年七十有三烏呼天旣使
貞女有子矣何復奪其子之算而厄其老也雖然後將必有興起其門
者余亦節母之子也願因芮君以告楊之諸孫讀書自勉云爾貞女合
葬於夫之墓在某鄉某原爲之銘曰

懿哉貞女志堅行純匪經溝瀆而殞其身曲盡婦職致養重親鞠子成
立克昌厥門胡天不弔又歎芝焚敝廬餧粥老運終屯九原旣歸乃妥
幽魂巍巍綽楔風範斯存人皆仰止勛哉諸孫

射洪秦貞女傳

秦瀛

貞女姓秦氏四川射洪人父永清幼字遂甯田殿焜後永清官江南通州分司通判貞女旣長道遠愆嫁期嘉慶四年殿焜年二十有四始以母命就婚江南舟至重慶過銅鑼峽舟壞溺水死貞女聞訃哀泣欲以死殉家人護之得不死則願以身歸於田顧貞女少喪母祖母撫之年老愛憐甚不令遽歸嘉慶十年祖母歿隨父還蜀道經銅鑼峽舟中泣祭畢將投江又爲家人驚救不能死旣歸堅請於父以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歸於田時貞女已三十餘歲矣殿焜兄殿炳有子後焉遂甯張問陶稔其事書之以爲唐李翱所書高愍女楊烈婦事不是過也射洪之秦與余同祖淮海貞女從兄爲成在京師以余喜爲文辭又樂道人貞節事匱余文傳貞女夫未嫁守節歸震川氏以爲過余嘗於海甯曹烈女墓志中辨之今殿焜以就婚江南道死甚慘貞女求死不得卒能全其身以明其志其尤可無憾也生爲立傳或謂於義法未合然如貞女者可不亟爲之傳以風勵當世哉

書楊貞婦

陸繼輅

楊貞婦劉氏洛陽人父振揚貧而多女故貞婦五歲字楊氏卽撫于楊

十七而夫死未成昏也舅姑以少故歸諸劉將議嫁婦白父母當一訣
舅姑父母許之與偕往婦乃明謂舅姑父母曰兒已爲楊氏婦安得再
事他姓兒不歸矣父母愕猝無以應而鄰婦聞婦歸爭就視之有言當
從婦志者有言女未昏不應守又有言當終三年喪而後嫁者舅不能
決質之鄉士大夫皆曰娶婦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郿
明未成婦也今女未成昏守志非禮婦乃長跪謝曰兒未讀書不知所
謂禮第念兒劉氏女無故居楊之室食楊之食衣楊之衣舅若父姑若
母十有三年子茲不爲不久又嘗服其諸父諸母諸姊妹之喪而猶
謂非其婦然則何如而後成婦耶惟父母舅姑哀憐之不然有死而已
于是父母哭舅姑亦哭鄰婦之在側者無不哭婦曰徒哭無益速定吾
事卽生矣遂備至夫所葬處拜奠成禮歸事舅姑如夫在時貞婦名留
夫曰翰邦翰邦之父曰清後數年清以他子子後翰邦曰蔚文
陸繼輅曰貞婦父以貧故育女于其夫家非禮也夫死又欲嫁之是重
失也而鄉士大夫乃更援禮以爲說嗚呼貞婦不讀書寧知禮之不如
是哉而其心有所不服則雖以古先聖王臨之而不爲動侃侃數言何
其順也是全其身以補父之過者也

許貞女事略

王松

許貞女者以長次行第其家呼爲二姑父諱德芳江川人由山東莘縣知縣陞高唐州知州卒葬昆明家遂僑居而字二姑於昆明周氏所訂壻曰幽幽父眉亭先生諱樽爲安徽布政使幽侍養於官所故聘而未娶眉亭先生卒於官幽奉祖母孫太夫人及生母王孺人歸里舟行溯漢失足墮而隕訃至許氏其母馮宜人恐二姑之哀傷也戒家人祕不使知無何有泄其事於二姑者二姑涕泣數日不食時昆明諸生楊暹有文字又香未子歸而壻卒又香徇焉事播里黨閒馮宜人察二姑意慮其效尤防備周密且以未成婦之義訓之屬昆弟嫗婢委曲開導二姑意終不懌曰父母字兒於周氏不周氏之歸其將奚歸謂未成婦則已無夫何婦之成家人知其不貳之志終不可奪也孫太夫人聞之詣許氏與馮宜人議與其貞於周而養於許也盍歸於周以全其貞乎二氏之族阻之不可也勸之不可也聽二姑之自決而孫太夫人遂以二姑歸告於幽之靈而婦之二姑旣歸周氏以未亡人自居守禮惟謹事孫太夫人及王孺人克盡婦職並得其歡心孫太夫人卒二姑哀毀骨立王孺人久病二姑侍湯藥無間晨昏醫療無效聞俗有刲肱事乃於

密室自割臂肉如掌大煮之以進病者及家人皆不知也久之二姑羸瘠不任起居王孺人詰之對曰日來稍勞故耳及餐時王孺人覺其執箸頗不便利詰之對曰偶患瘍耳其女弟適尹者發其袖而迫觀之覩到痕始共驚駭知其割臂療姑乃相與泣下戚黨聞之初羨其貞復贊其孝二姑曰貞固兒所矢也孝道甚大其何敢言惟是撫嗣子而教以詩書使承先人之業以無廢厥嗣則未亡人之所願耳時二姑年甫二十有七而終身之事已定矣譚蘭楣學使在滇好表彰節義聞其曾傳貞女事而未見其文予嘗謂婦之節者恆以孝著蓋情篤於其夫夫旣沒無所用其情移之以事其夫之所生在家爲孝子則在國必爲忠臣此物此志也節婦發乎情止乎義貞女慕義而抑其情成婦未成婦其足以勵俗維風一也歸熙甫之論予昔爲楊烈女又香作傳嘗辨之矣茲不復云

盧貞女序贊

尚裕

元明以還理學昭宣君臣夫婦之大義愈講而愈嚴雖年在童穉皆飽聞熟見知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不事二君臣懷孤竹之清不更二夫女慕柏舟之節柏舟一詩據中壘列女傳爲齊女未婚于衛守義

而作此貞女之始見經傳者然自周至唐歷年逾千更代逾十雖女多
節孝照耀古今至繼齊女而稱貞者徧尋史傳竟無一人卽理學肇明
於宋宋多忠臣而貞女亦無一人豈講學諸儒以其守義而太過故不
旌於朝不著於史與夫未婚而守義其事固不見於禮經然尼山論古
而褒孤竹之餓夫刪詩而錄柏舟之貞女聖有定論卽世爲常經宜乎
元明以來稱貞者史不絕書也道光乙未秋故城賈運生編修偕吾友
汪朝渠修撰典試桂林過潁昌介修撰以啟徵詩文鎔受而讀之乃編
修爲其叔母盧貞女未婚守義而作者貞女爲德州相國之長女少許
字賈君汝愈年十二賈君亡貞女洗妝鍵閨矢志不移去年五十有一
編修爲請旌於

朝迎歸立後兩家有此完人百代傳爲貞女考之元史奉化范妙元薊
州柳氏冠州趙玉兒皆未婚而守義繼齊女而稱貞明侯官林貞女幼
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旣納幣長源卒女欲奔陳喪其父舜道
官參政爲達其意陳父笞以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
志也遂不食七日嘔血死若貞女久侍親爲孝女茲復奉姑爲孝婦就
義從容不同林女之觀閨而遠追范柳趙之清塵斯聖教所嘉許抑亦

巨室之美談也已乃爲之贊以復汪賈二君其詞曰
梅生峻崖自挺孤芳未嫁守節至奇至常愔愔貞女幼失其綱一死何
難恐驚高堂乃削脂澤留侍閨房旣旌門閭歸事姑嫜夫家有後妾身
未亡淨心抱雪宣髮點霜雖識詩書不露文章如星在天終古有光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列女十一

合傳上

張氏五烈傳

程可則

來鳳母李氏

妻劉氏

弟起鳳妻霍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

嘉猷妻王氏

婢秋潤
附見

呂氏五節婦傳

劉自潔

維祺祖母牛氏

妾楊氏

弟維祺妻楚氏

孫繼曾妻杜氏

循曾妻蕭氏

秀水張氏雙節傳

彭孫貽

三錫妻許氏

妾高氏

鄒氏三節婦傳

錢邦芑

先魯妻敖氏

妾楊氏

李氏

新會四孝烈傳

馮景章

林應雒妻莫氏

某夫姓

妻李氏

梁學謙女

吳師讓妻黃氏

沈氏三烈婦傳

施閏章

忠節公佚名妻方氏

妾汪氏

鮑氏

俞氏
附見

西充三義嫗傳

張洲

李兆婢應高妻袁氏

李映庚乳母某

失姓

妻李氏

范士龍附見

龐

慤乳母楊汝學妻任氏

開常四烈婦合傳

鄭梁

汪二蛟母徐氏 妻戴氏

徐生名妾俊姑

失姓

劉光漢子某

失名

馬氏世忠烈傳

梅文鼎

又附邵長蘅

又附

王士禎

鎮雄祖母趙太夫人 繼妻李夫人

妾顧氏

劉氏

女二姐

五姐 子世濟妻董淑人 妾苗氏

羅門雙烈婦傳

毛際可

維祺妻葉氏 世榮妻許氏

司氏兩世節婦傳

鄭廉

抓住祖母王氏 母趙氏

雙烈傳

計東

林翹子茂妻崔氏 翹女方啟庠聘妻

啟庠母李氏附見

書兩節女事

張貞

趙香女

觀字夫失
姓名

高唐朱氏婢

張某缺女有姓名

失

三烈傳

劉青芝

李麒生女三姐

互見孝淑

段某

失妻盧氏

許登高

妻董氏

王節婦傳

韓夢周

何某

失妻韓氏

張榮妻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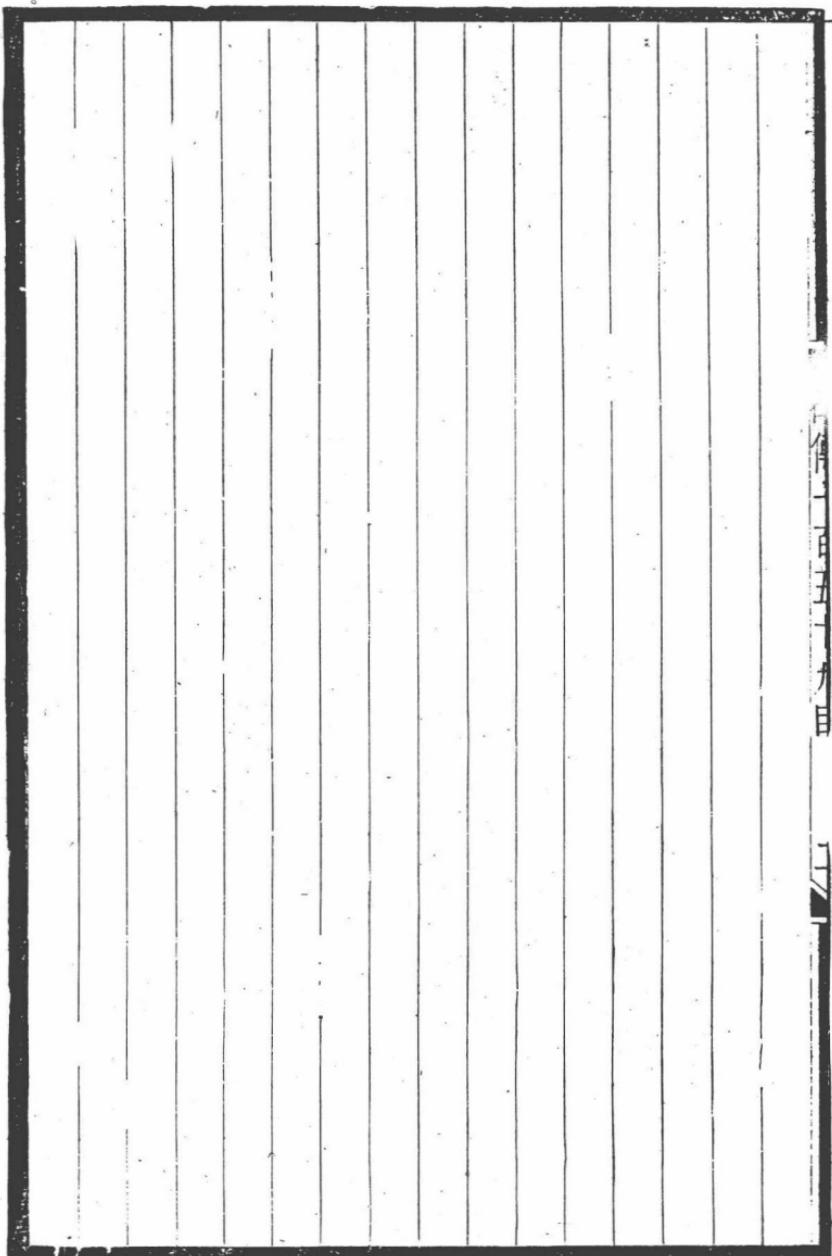
張萬寶妻李氏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捷元妻李氏

子大亨繼妻劉氏



7248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列女十一

嘉興錢儀吉纂錄

合傳上

張氏五烈傳

程可則

來鳳母李氏

妻劉氏

弟起鳳妻霍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

嘉猷妻王氏

婢秋湄
附見

嘉猷妻王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

甯晉張氏者文學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閩賊陷甯有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從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勢且殆諸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貳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吾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盡少不死卽辱姑老矣其何爲母曰雖然終不潔褰裳而趨諸婦挽之力咸跪請曰姑若死誰知婦者且姑誠老矣不死終無憂姑相持恐誤婦輩母熟視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給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返諸婦泣且拜以次挾穉子投井中旣母仰天再拜而呼曰吾豈眞舍兒輩生耶躍而入有婢名秋湄者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皆歎

泣命其井爲第一泉謝令鼎新易名曰五香顧令予咸又改稱五冽勒石以紀其事

涅樺子曰嗚呼世之讀書而慕義臨難而輕身者比比也有婦如此得其一足矣況五乎且當亡匿時賊未至卽稍待存不存未可知乃從容就義視死若飴可謂成仁者耶嗚呼母誠老矣不死誠無憂而能率先爲諸婦倡又周旋曲折以爲諸婦後尤古今烈婦之所難也嗚呼母更人傑也哉

呂氏五節婦傳

劉自潔

維祺祖母牛氏 妻楊氏 弟維禧妻楚氏 孫繼曾妻杜氏

循曾妻蕭氏

呂氏自洪洞遷新安者系出宰相文穆公第六子兵部侍郎居簡後家以忠孝傳至處士敦懿先生而始著至太傅忠節公而益顯節婦烈婦鍾其門其一敦懿妻牛氏厥後四人號曰五節牛氏奉姑至孝每事必曲致其歡佐處士生事死葬皆盡厥誠終始敬兩兄不少替處士亡纔二十九齡撫兩孤孔學孔教恩勤備至宵旦紡織辛苦課讀有欲奪其志者輒毀面垢形塞耳閉目以示之終身不御鉛華家素貧嘗至輟火

苦以手指營餧未嘗稱貸年至七十八而終時冢孫維祺方四齡後維祺貴顯嘗宣言於朝曰非祖母無以有今日卽太傅謚忠節公也懷宗時賊陷洛陽太傅死國難兩弟維口維禧亦死之維禧妻楚氏賊帥欲奪之挾重寶玉告其家曰適我不則屠汝家眾皆恐懼戰慄無措氏獨含笑而入櫛紵笄總衣紳左佩幘帨刀礪右佩箴管線纊施輦袞斂衽而出拜於堂前畢復入撫其兒置膝上歡笑移時淚下如綆繫語家人曰出稍間入家人俱號泣不知所云於牖竊窺之已投縊死矣死之日年方二十餘歲弱息四齡聞者悼之楊氏者太傅側室也賊圍洛陽日太傅以死守嫡配郭夫人傾家資親具牛酒饗殺賊者氏盡脫簪珥以助太傅度城將危遣家人北渡河避亂竹峪寨夫人僅策一蹇氏步從之竭蹶山谷間宛轉崎嶇左右扶持無失禮亂旣平家中落家人皆饜粗糲茹荼苴率以一筭和以勺米毛刺澀喉吻有不能下咽者氏獨日夜操作以身先僮婢無難色郭夫人甚憐之以年方少稍以意諷之流涕不自勝卒不言其志洎郭夫人卒悲哀過情終無去意人乃知其志之堅也氏一生沈默寡言喜怒不形是非炯炯然太傅兩子旣貴爭致養事之如母凡呂氏兄弟男女弱而撫之長而襄其婚嫁者兩世十有

八人壽七十終自敦懿妻後再世得楚氏楊氏又越二世復有杜氏蕭氏杜氏監生繼曾妻蕭氏丙午科舉人循曾妻也杜氏年二十二歲有妊夫亡將殉死既而曰夫大宗也吾以遺腹從地下如呂氏何因日夕禱於神以酒爵地曰天佑我衷不忍呂氏中絕也敢不忍死以逆天天之降罰於我家而不與夫子相追隨者有如此酒乃衰絰括髮以麻日則侍堂前不離左右夜則宿舅姑門外曰吾將與舅姑訣餘兩月耳又謂舅姑曰吾生子當自撫之生女則以累雙親死且不瞑罪何可追先是卜者皆謂將生女洎生男咸以爲至誠所感云事親以孝聞教子最嚴雖小有過必痛責之或撻其背人曰獨子也曰天不絕呂氏無子而有子豈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平守節二十六年僅四十七而歿蕭氏姑爲其母家姑知其賢聘爲子妻或謂之曰夫家姑母家姑也將親汝氏曰舅父也姑母也姑姪與母子孰親于歸後躬操井臼奉甘旨於親前皆手自調治不敢以姪故稍弛其孝順也夫病癲自爲和藥不假僕婢手又善承夫志凡夫所欲致於親病不能言者必委曲以致之年二十九歲夫亡無子氏曰妾爲呂氏罪人死無以見夫子於地下乃絕食水漿不入口又陰置利翦曰若見逼凌卽自盡姑以其志不可奪婉諭

之復蘇乃悉心營葬事又自爲衣衾囑家人曰善事我母以我柩置夫子後一絲一粟無過舉囑畢復絕粒晨起沐浴更衣拜辭母姑兩大人從容如禮後五日終蓋呂氏以忠孝傳家自處士敦懿先生而後皆位致通顯婦人以節烈著者凡五人其盛如此

秀水張氏雙節傳

彭孫貽

三錫妻許氏

妾高氏

秀水諸生張三錫妻許氏儒家女也三錫執經于其父其父賢之以女妻三錫許氏孝而賢常刲股療姑疾居數歲無子聘高氏有二子雋發雋升乙酉三錫攜室避兵相家蕩所在盜蠭起盜窺三錫所挾貲三錫弗悟也時時語侵盜盜劫其貲縛三錫沈諸河許氏將殉之高氏止之曰二子在未可以死也許氏挾二子與俱竄而免盜聞之圖并殺二子許氏急藏三錫骨攜二子口口區衣仲子以居遂得全張之貲既罄二氏紡織窮日夕僅足餬其口亂旣定廉得盜攜二孤哭憇兵備使者佟公國器檄司理韓公充美收盜竟抵法人咸稱許氏之智也能全身以立孤終乃報之夫君之與臣夫之與婦其義一也國危君死食君之祿者能委身一致無所改事亦已難矣能死之未必能報之死之易而

報之難也況出于二女子乎卒也捍大患報大仇可謂智勇者乎夫亦激于義則其勇生焉斷于勇則其智出焉非智勇之難盡于義者之難也斯二氏其全也許氏復爲二子拮据皆受室凡十四年而許氏歿高氏教二子有成雋發有名諸生閒雋升經營治生以養母益擴其先業又十餘年高氏年已五十餘人咸稱二氏之苦節一死一生皆不愧亡者于地下列狀上有司學使者李公廷桂采之表其閭鄉先生咸爲詠歌贊頌其事貽因二子之乞言樂得而紀之

論曰夫委身盡節士君子之高行也報仇以立孤俠烈者流所難能也二氏抗節于流離險阻中旣全其身復全其孤終使伏鑽其仇以謝所天可謂奇矣且夫易代之際天家之嬪御王侯之姬妾流落人間衣冠子女纍纍隱忍以就俘略不少也張氏在寒峻之門二氏咸保其全節不又世之所希覩者乎表之曰雙節宜哉

鄒氏三節婦傳

錢邦芑

先魯妻敖氏 妾楊氏 李氏

敖氏孝廉敖應徵女也年十六適孝廉鄒先魯先魯艱於嗣任祁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爲妾鄒以計典調任送家累歸里赴京補

選舟次銅仁爲苗所劫溺死敖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聞訃之日卽與兩妾長齋禮佛同志守節終年坐臥一室雖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經寇証丁亥秋兵猝至剽掠敖氏聞之商兩妾誓必死卽裂素帛三婦各懷其一亂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僅僕逃亡略盡則辟纏自給傭鄰婦代薪汲戊子己丑閒斗粟數千錢人相食三婦至食粧糠苦益甚而節操愈勵郡中人無敢以非禮語相及者後忽有平茶土官慕楊氏色以先魯曾逋彼債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晝夜勺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次自縊皆以救解有僞參軍以威脅至繩綯之楊氏飲藥死逾日復甦自是毀容自絕兼之教嚴氣正性人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覬覦者然楊氏日哀痛求死展轉毀瘠且病未幾遂卒敖氏李氏殯殮盡哀旣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敖氏以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遂得疾臥牀不起相繼而亡思唐人言之多泣下者

錢邦芑曰苦節不常有乃一時得三人焉又萃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處此有極難者無子一也苦貧二也遭亂離遇強暴三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著哉或曰敖生於禮義之家

其貞操宜也楊氏卑微而志尤苦應別爲傳夫二妾之烈非敖氏倡率不成述之以待後之尙論者

新會四孝烈傳

馮景

林應雔妻莫氏

某失姓

妻李氏

梁學謙女

吳師讓妻黃氏

歲甲午西甯王帥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

氏者諸生林應雔妻姑將就烹莫叩頭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

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

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

亦代夫死是爲新會四孝烈有爲之詩者景讀而義之甚丈夫平居無

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憂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

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蓋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覲面目寧不愧

死入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窮窪三羅敷再拜乞君充庖廚解妝請

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哀梁氏女曰有女年

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飽只須臾

嗚呼可以傳矣

沈氏三烈婦傳

施閏章

忠節公名佚

妻方氏

妾汪氏

鮑氏

附俞氏
見

于湖沈子坐海上事見法妻妾自殺者三人妻方氏知書通大義無子有妾汪鮑三氏方遽引謝不當夕順治己亥三月乙巳沈死江甯方慟哭絕復甦前諸姬而誓曰臣妾義皆從一夫子旣獲死所矣未亡人且殉諸姬柰何皆泣曰主死何生爲謹惟命方遂不食七日臥不能起時有司奉檄諸死事家沒入其孥于是監以媒姫有不虞者坐罪汪鮑二人佯好語其媒姫食飲示無它意夜半闔戶自經死旦啟視之汪繫頸于牀手自曳帛爪陷入其掌鮑頸環血痕無組葢汪代鮑拉絕而後自經云是時方氏不食十日矣聞之曰是可報夫子地下吾死無恨遂瞑于是士大夫聞之皆大驚歎沈子誠烈士三氏亦奇婦人也方獨餓十日死爲尤難彼汪鮑皆妾媵汪又故娼也相須以盡君子以是又多沈子之能爲夫也尸逾數日而如生知太平府遼陽李公芝英親酌酒弔之呼爲三烈婦俞故多智能有口辯鮑且死屬以懷中三歲女俞受而哺之爲三氏經紀棺殮籍其家惟俞氏抱一乳女吏疑有匿漏窮訊再四俞痛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拷索妾惟并此女畢命以殉由是吏不能難沈氏之族以免而俞自髡爲尼卒不辱

西充三義姬傳

張洲

李兆婢應高妻袁氏

李映庚乳母某名

姓李氏

附范士龍見

龐

愍乳母楊汝學妻任氏

夫西充蓋有義姬袁氏李氏任氏云袁氏者明侍郎李兆使婢也兆於崇禎癸未秋由通政使加戶部侍郎賜告道阻不得歸遂自楚之黔明年寇陷蜀侍郎兄御史完糾義勇恢復不克侍郎宗族與御史皆死夫人避匿劉氏女家使袁氏負其九歲子映庚去袁氏少憇以配應高使別居者袁氏思脫映庚爲改其服混常兒中僞令搜捕愈益急袁氏與姑日荷畚鍤糞除具出以爲常使門卒辨識已婦姑以悉又使映庚隨出時時叱映庚括遺草更謬爲晉責兵民往來見者無復疑異日暮因獨負映庚乘月夜走山中行數十里至天王廟林巒森鬱映庚頗記其兄之外家南充強氏豪有力可倚使袁氏就僧問強氏僧不言一僧注視映庚良久約袁氏具道名姓與所自來則告強氏所袁氏曰師慈悲無害我理固當告此李戶部次子城中收戮其家幾盡我感李公長者負兒出走擬投強氏寄兒命僧愕然乃曰我卽強氏常過李公習李公家果李公子非謬止此無患袁氏以廟距城絕遠且僧李氏感涕泣敦

屬辭去映庚私自念名勝地在人耳目閒恐難幸全乃詣強氏母強氏母撫慰甚至留止其臥起數日因復私自念此何時強氏家飲酒宴樂如平日禍且至不可久居此謾問子曰此有觀宇可遊者否母曰十里許真人觀頗幽僻映庚去遂留不返大疫起一僧與映庚不疫相與飲食諸疫者皆安之而映庚乳母李氏有心計一日映庚在門有婦行哭望見映庚呼映庚名映庚識爲乳母哭相持問所以來則李氏幸脫難卽陰伺諸繫累中映庚實不在因走鄉里徧物色數十處矣密同映庚歸懼人知悉患且不測異逕遙相望以行時時呼公子哭甚哀以爲無復見公子也乃藏映庚其家石囷複壁李氏與夫出必呼公子哭哭盡哀故無一人知映庚匿李氏家後僞令稍弛會黔中僕至喜曰此可以慰主人矣卽出公子送黔中將行袁氏知之遽來辭時其夫應高死獨其姑在映庚欲與偕袁氏泣曰吾不忍棄姑遂歸李氏使其夫同黔中僕負公子達李公所映庚去強氏三日而強氏無老穉被戮死映庚以瘞爲都察院司務康熙甲寅吳逆具金帛以招力拒之未幾卒黔中僕姓范名士龍同邑人從侍郎數十年送公子至黔再歸西充妻子五人俱餓死蓋亦義者云任氏爲里人楊汝學妻孝廉龐學魁子廩生可還

以爲其子慤乳母可還且卒念寇盜充斥蜀無寧土呼任氏託慤此子幸存感任氏德不朽任氏受而保護之值流寇猝至居民四竄賊萬騎追逐任氏負慤由閒道疾馳得脫旣息嘔血數升歲大飢與汝學適秦汝學有姪不能並存棄姪而全龐氏子蜀難平任氏曰子今且九歲龐氏世業儒弗遣使學何以見龐君地下因攜歸就塾夫婦力耕以給後愍中康熙癸卯舉人任氏曰吾今而乃可以不愧也是歲夫婦相繼終南林子曰予聞之先儒有言無所利而爲者爲義若三嫗者何所利焉非爲義邪邑乘載其事頗悉顧辭指蕪蔓常子謂予當爲芟蕪常子西充令也爲予友因論著之如右所云儀吉案常公名紀死木果木之難爲薄石先生某科分校所得士

開常四烈婦合傳

鄭梁

汪二蛟母徐氏 妻戴氏 徐生失姓妾俊姑失氏 劉光漢子某妾

妻氏失

余嘗讀宋潛溪所作烈婦傳若金華宋婺蘭溪謝芾黃山蔣德新皆能抗節蹈刃於亂離之中令數百年後知之者毛髮森然上豎竊嘵慨然太息以爲當時婦人女子乃能自立如此旣又念兵爭之際如此者蓋亦多有而此獨傳者潛溪表章之力居多於是又歎文人學士固與忠

臣孝子節婦相掩映於天地之間而非漠然無功於世者也甲寅乙卯之亂兵與賊爭相淫掠婦女被禍之慘有潛溪時所無者人心不死豈無一二正氣足以指拄乾坤而作者不知知者又不能作其湮沒於荒崖斷壘之旁者不知凡幾矣歲庚申余來三衢王子宛虹以其友汪石瞻所爲傳記相示其中有敘常山開化烈婦死難之事者激揚贊美足以興起一時余於是又歎世有宋謝諸媛自不患無潛溪學士千秋萬世決不肯辜負此立德之人也昔張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詞至九百餘景濂懼讀者莫得其要刪其詞爲傳略余師其意取諸傳而節錄之并爲一篇曰開常烈婦合傳非敢筆削石瞻正欲使石瞻之所欲傳者流布人間爲天下之爲善者勸也傳曰衢之開化縣有汪二蛟者母徐氏婦戴氏徐氏雖爲姑而年未四十與其媳俱以內則聞甲寅夏閩賊破常山常山故與開化接壤人情憫懼鄰婦日相聚而謀或曰逃或曰死徐氏姑媳常默然未幾開化陷二蛟挈家匿城東十里許賊至縛二蛟驅其母妻以行時被掠者婦數十人哀懼之聲鼎沸徐氏姑媳獨默然行抵大澤戴氏忽厲聲曰得死所矣徐氏遽應聲曰待我方是時賊急持戴氏袖袖絕遂抱週歲兒沈而徐氏已一躍而下賊急回視不知所

在矣二蛟大聲疾呼縛索盡絕亦赴水死方是時卒起不意羣婦皆愕
賊亦相視而嘻頃之乃悵然相與驅羣婦去先是常山之破賊掠婦女
千擁而之青湖有俊姑者沿途嫚罵不絕賊怒欲殺之又憐其色祥懼
之以刃俊姑急延頸承焉遂斃於路久之賊有後至者見尸上有小兒
伏而乳令所挾婦抱之起尸忽張目而視賊駭以爲生也察之則已僵
矣乃以土掩之而歸其兒於常邑徐生徐生者俊姑所事之主也始俊
姑爲方氏司簫妓後鬻於富室蔣姓及歸徐生始嬖焉舉一子人莫知
其所自出云其後三年而開化又有劉烈婦之事劉烈婦者亦未詳其
所自出劉生員光漢之子婦也丙辰三月開化再陷烈婦時年十九有
二昳麗名一賊并執之欲逼爲婦烈婦怒罵弗殺也已拘置一樓上恐其
自盡令兩卒守之烈婦度不可奈何乃佯笑謂守者曰事已至此幸語
若主欲婚我必成禮乃可守者以告賊喜盛服佩刀而上烈婦爵躍前
迎坐定從容爲解所佩刀置案上因佯笑曰何不爲我具衣飾來賊欣
然諾之而下時守者故在側也烈婦徐取刀弄之曰刀何如徐拔視之
忽引自刺守者驚前來奪刀烈婦奪刀斷其右臂遂自剄死賊聞之大
駭未信來視果然恥爲所給恚甚砍其尸五段王宛虹云烈婦故名族

其父亦諸生石瞻蓋失記也

寒村子曰當徐氏戴氏之默然劉烈婦之祥笑也一時人皆莫測其所以然卒能各得其死所何其沈深有大略哉其志先定也由此以言士大夫之欲談經濟之略者盍亦思所本矣俊姑頸能承刀戶猶視兒誠哉義婢二蛟舉家沈溺身亦隨之無慚孝子天其或者使之嗇於福而豐於名未可知也彼週歲兒何爲者一倅生一竟死此豈有所謂天耶

馬氏世忠烈傳

梅文鼎

鎮雄祖母趙太夫人

繼妻李夫人

妾顧氏

劉氏

女二姐

五姐子世濟妻董淑人

妾苗氏

始某讀彙草辨疑序仰歎馬文毅公之忠烈昭耀史乘爲聖代光遂有顧夫人者以筆墨事公于蒙難之際卒殉以死竊自幸生平慕古奇行不謂及身見之既而伏讀

御製神道碑文詳考殉難始末則從公死者甚眾而溯其家世又有趙太夫人以爲之先是馬氏一門世濟忠藪且家傳節烈雖求諸古人或難與儻真足以興起人心綱維世教所當廣爲傳述者矣作世忠烈傳節烈趙太夫人者特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原任廣西巡撫馬文毅公

鎮雄之祖母原任江南江西總督兵部尙書馬公鳴珮之母前遼東廣文贈少司馬馬公與進元配而太平府別駕贈少司馬馬公重德之冢婦也別駕公明廉惠太平人思其德祠祀至今廣文以明經理學授學博士弗就爲經略熊公所器重遼大甯方受兵城且不守廣文矢死登陴爲捍禦計忽訛傳城守者已散去童子奔告太夫人太夫人曰事已如此待敵至而引決晚矣惟馬氏一綫不可絕乃以屬婢金菊曰女善視之主人歸則以告吾不能需矣孫女久吾依不可相棄遂偕赴庭前汲井死焉先機智也見危授命而暇豫周詳勇也憐女孫俾完貞白仁也太夫人全此三者以成其節烈於以昭先德而垂令模宜乎後嗣之光大哉一傳爲大司馬公鳴珮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由宣大總督總制兩江兩江人戶而視之亦如太平之思別駕也再傳卽文毅公鎮雄康熙庚戌被

命巡撫廣西廣西承兵燹後多伏莽嘯聚公宣布威德勦撫兼施次第削平解散癸丑冬吳三桂反明年二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脅公以兵不動則圍守之公先後遣其子世濟世永穴垣出赴京師告急賊偵知移公別室防益密困拘囚凡四年不變延齡亦感悔將圖歸正會吳逆

遣僞大將軍吳國琮攻破桂林殺延齡并收公誘降百方公大怒罵賊遂遇害二子世洪世泰及僕諸老道等同日死賊恚甚暴公尸于野數十日面如生兩手各抱一子賊見驚異收瘞之公之死也宅眷尙幽別室至是守弁梯垣以告公繼室李夫人及世濟妻董淑人公二女妾顧氏劉氏世濟妾苗氏並相率自經死賊弁義之爲縱火焚其骸而取李夫人董淑人遺蛻附瘞公旁後二年王師平定三藩世濟請於

朝迎輶以歸

天子憫其奇忠祭葬加等贈階賜謚又親灑宸翰書神道碑文以旌其墓官其子世濟世永及其客朱昉等爵賞有差識者以公之大節凜凜本于廣文之理學而李夫人姑婦閨門盡節則趙太夫人之事平日習聞有以啟之嗚呼盛矣

贊曰扶風馬氏傳忠經世多烈節餘芳馨曩今輝映揚休聲危城捍守一氈青寒泉數尺飄香魂男忠女烈播乾坤英賢濟美皆名臣彭蠡震澤連東溟仁義覃敷江海寧桂林開闢靖邊塵猺獞溪峒無宵驚通鑿興學煩經營叛帥異圖倉卒乘四載拘囚彰積誠草聖龍蛇暇討論志定神閒賊氣吞三十八人閨宅殉淑人聞變首雉經顧媛二女各輕生

相謂今宜踐宿盟投繯序立分卑尊劉苗諸姬相繼行夫人以次爲斂形乃自繫帛絕吭暝一門忠烈何崢嶸國典褒忠及後昆公侯復始道方亨天道報施隨影形忠孝傳家道有憑今日奇忠炳日星故是當年烈婦孫

又附馬氏二烈女傳

邵長蘅

康熙甲子衛客都門今少司寇馬公世濟持其先人文毅公殉節錄一編貽予秋夜發冊讀之慨然想見公箕踞罵賊裂背噴血時狀燭影熒然空除葉聲簌簌蒼涼慷慨淚落行閒嗚呼公固不死也而一時忠義所激能令妻死於夫子死於父臧獲爭死於主闔門從死者四十餘人方之晉卞壺元余闕似又過焉嗚呼烈矣文毅二女子死尤奇予心壯之作二烈女傳

二烈女者馬文毅公女也一小字二姐其一小字五姐初文毅公陷賊時二女相要約同死公妾顧氏亦願從公旣遇害女謂顧氏今日吾輩踐約時也將爲縑梁間從容語顧氏曰夫人故諸母行位次宜居中雖顛沛序不可失氏曰某妾也又無出何敢與諸母齒讓至再竟先顧氏五姐弱句力不能勝縑久之縑未就呼曰姊助我二姐笑曰妹怖死耶

吾助妹已乃以次就縊死先是公子少司寇公獨脫身閒道歸京師其夫人董氏妾苗氏皆在賊中董氏先二女自經縛再絕再仆地傷額及足三縊乃死苗氏與文毅公妾劉氏相繼死在二女後最後文毅公夫人李氏視諸人含斂畢曰姑媳子女皆幸不辱身吾無憾矣乃繫帛奮身絕吭死是日死者凡七人二姐死時年十有八五姐僅十五顧氏年二十餘識字工楷書

邵長蘅曰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兩童年弱女目未嘗識忠孝字也臨難乃能從容審處蹈之如飴雖古烈丈夫無以過異哉余聞按史冊所載女子大要死夫者十九若二女則死君父矣婦姑同盡妾媵爭死文毅公刑于之化亦深矣哉

又附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士禛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鎮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廷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縛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縛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

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含嚙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

閒道

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廩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閼闈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羅門雙烈婦傳

毛際可

維祺妻葉氏

世榮妻許氏

羅維祺妻葉氏結縉甫五月維祺服賈于楚三載不歸舟過洞庭瘧作發狂赴水以歿訃至卽不食求死所親多方勸諭曰姑在堂有叔可奉甘旨吾志決矣聞夫屍數日始獲旁無親識是否難信他日櫬歸切弗與之同穴以成我志至旬有六日乃終年二十三康熙癸亥八月十日也葬于羅茂塋祖墳山麓

羅世榮妻許氏明甲戌進士公炌孫婦也成婚四月世榮卽遠客維揚

數載及歸而患瘵疾甚劇氏刲肱療之弗愈以康熙丙戌九月二十七日卒氏悲泣勺水不進至十月六日念姑以是月十三日六旬初度恐屆期身殞日進稀糜三甌少延旦夕至誕日含哀以卮酒壽姑姑亦酬以卮酒其中蓋雜以薆湯云壽畢卽拜訣入房堅臥不食以十一月三日終年二十四葬羅茂塋與葉烈婦冢相近

毛際可曰從來絕粒而死者相傳男以七日爲期女以十四日爲期而亦無從徵信也余長女孟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吞金不死後爲夫營窀穸已竣絕粒十九日而歿同里爲之建坊歎爲古來所希有令閨二烈婦行略一餓逾半月一餓幾一月而中閒苟延食息者僅八日耳先後若出一轍也至于葉氏恐夫之骸骨非眞而不願合葬許氏因姑之壽辰而勉強啜糜其智識皆出人意表不止從容就義而已且奇烈出于一門尤稱盛事而羅公炌明季與金正希先生同時起兵後正希先生仗節死而羅公終身高蹈不出人謂許氏不愧家聲焉

司氏兩世節婦傳

鄭廉

抓住祖母玉氏

母趙氏

司氏兩節婦姑曰王氏婦曰趙氏趙氏商邱人適夏邑縣農民司某司

故大族其眾數百指然無讀書能知禮義者某少失父鞠於母王氏其族叔某素無賴豪橫晚爲奇貨也數欲吞噬之母輒忿恚手杖詈其門曰清平世界汝欲殺我寡婦孤兒乎其叔憚而止不敢發某長旣娶所謂趙氏也逾年生子二男曰抓住女曰喜兒家漸豐乃謀葬其父當是時明社將屋而人不知兵流賊闖天王等二十餘枝由晉入豫嘗並行梁宋閒往來焚殺無虛日殯旣啟而賊突至或危之曰寇至矣盍去而避諸某泣而應曰避賊誠是第如吾父骸骨何乃遣其妻奉母引兒逃而獨身留不去語人曰賊亦人也苟饑渴卽嘉客亦反目吾家飲食咸不缺所欲不難諧也彼何憾而戕我吾仇也乎哉卒不去賊至延入飲食之醉且飽忽瞪視曰汝家富如是必多驃馬珠寶也執而索之無以應也竟殺之焚其廬而去賊旣退其婦奉母還一號而絕已而少甦乃斂其尸草殯焉奉其母露處敗垣中環顧所居空無有也田且蕪其族及里鄰侵之殆盡母忿恚大詈曰世界卽翻覆竈詎無官長乎若乃欲滅吾門乎卽殺我節婦挽之歸曰世界方昏黑無天日吾寡婦孤兒安能禁彼之所爲且田界屋基何足惜母大悟乃止與婦毀容椎結食貧茹糲者數年畫則墾田斬草木歸而爇火織薄編筐筥嘗達旦母則負

而鬻於市以易粟有餘則以贍鄰里鄰里皆喜卽其族之平日翕舌而
瞰其屋者亦轉而面相親其邪謀竟息久之抓住旣長力田復其業康
熙初元中母年八十餘歲以壽終節婦喪葬皆如禮里人哀之稱其孝
節不容口抓住生二子七孫而曾元不可紀其後二十年正月節婦無
疾而終得年九十三歲上距司某死日崇禎八年九月十七爲嫠婦者
六十有八年節婦性喜勤自夫死後其績紡耕織盡晝夜無寧晷以身
率眾雖老不懈蓋六十餘年如一日也嘗誠家眾曰人患不能自立耳
他人無與也當吾夫遇禍日吾不難一死相殉獨念老姑弱子零丁無
所依恐司氏一旦遂絕故忍死枝梧以至于今今吾子生孫孫復生子門
戶稍稍立矣吾姑幸以天年老其責則在吾一身倘弗勤子孫將相率
爲惰窳則中落可立待也何以使吾姑瞑目于地下至於怨家仇人雖
毒螯如蛇蝎皆昔年玉成我者第謹防之耳毋與校節婦之所見類如
此

柳下野人曰節婦余外舅之妻兄女也去吾家四十里昔司某死時抓
住財三齡恒襁負之隨其姑集蓼茹荼漂搖杌陧不能保朝夕豈知今
日之子孫蕃衍如是哉史稱死易保孤難以杵臼之勇于義猶甘心一

死而以保孤讓程嬰然則保孤之難可知矣而草茅愚婦目不知書耳無所聽受乃能于傾側擾攘之際毅然直任其所難而不少退託亦可見秉彝之性受命于天固無閒于古今男女也節婦于歸時其姑王氏不知何許人有才辨東擣西拄族眾雖悍且黠弗能奪然亦瀕于阨者數矣節婦依之爲性命鬼瞰虎咥正色獨立而不顧卒能保其孤以延其祀是姑與婦其節且孝炳如日星不可掩嗚呼偉哉當王氏夫死其日月久近不可考據其子死日計之當亦不下五十餘年矣謹按令甲民閒婦人夫死三十年年過五十者有司以禮表其門而司氏之居無綽楔豈不異哉豈黍邱獨無有司耶豈其俗不貴節下不言而上不知耶豈其司氏兩節婦年過其期格于例而不得行耶嗚呼吾深爲其鄉鄰族黨之有識者悲矣雖然門無綽楔於節婦何病節婦特湮沒于目前耳世之君子必有知而表之者

雙烈傳

計東

林翹子茂妻崔氏

翹女方啟庠聘妻

啟庠母李氏附見

烈婦崔氏甯國府太平縣舉人林翹之子婦烈女林氏翹之女也崔歸翹子茂茂早慧能文章旣疾作崔泣請於天以身代旣歿崔欲死然方

有身入慰之曰倘生男撫之成人爲夫子後不愈卽死乎旣生男百日而死崔盡散服飾奉姑與妯娌吞金不死吞鉛不死家人沮之萬方乃佯爲不死狀得閒趨登樓遙向茂棺厝處再拜下引帶而絕年十九烈女幼讀經史韻語通大義字石埭方氏子啟庠未嫁庠病篤女聞卽不食不沐若欲與同死者及沒家人匿不以聞久之得實願往哭之父母不許哭三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乃許之至方墓哭奠如禮歸拜舅姑已引鏡自涅其面涅守志二字居無何舅病篤同姑視湯藥三月不懈舅死姑李氏自剗以從人皆曰林氏女必死矣女曰兩叔幼舅之父母老吾爲舅姑之冢婦治喪吾事也我未可以死三日而殯凡附身附棺者畢治人稱其才及成服旦暮哭臨皆有禮至二十餘日謂侍女曰今日稍閒趨提湯浴我侍女出閉戶自經死年十八贊曰二烈並生一門異哉若烈女之死先儒歸熙甫以爲賢者之過然今天下多有之莫不感慨歎悼以爲尤難予冢婦宋景昭十四歲守貞竟絕粒死事與此類今讀林孝廉二烈紀事益感不能已若烈女之姑李氏自剗從夫問其年三十六耳上有舅姑下有二幼子俱不及顧傷哉我聞宣州人矜氣烈其風教漸被於婦人女子若此我友施少參閩

章講學里中林與施爲同郡予將以三烈告之俾誌其墓

書兩節女事

張貞

趙香女觀

字夫失姓名

高唐朱氏婢

张某夫失名

余西走青州道出棘林邨多主鄉人趙香家時香死久肅客者僅其老妻穉子耳余每至見其行飯分茗不唯諾而集問之則皆出次女觀之手且言女未笄其夫從軍戍浙戍閩轉而之粵東之滇南音塵阻絕者數歲矣母念女旣歸妹愆期夫之存亡復傳聞異辭遂以言動之女信誓旦旦秉志不回余歲一過之或一歲數過閒詢女動定其金石之志十五年一日也康熙丙寅天下大定其夫比歸始得結褵是時女年蓋已二十有九矣余游濟上遇吳子長榮又得聞張女之事云張女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侵乏食粥之孺人時女才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憐之及長欲爲議昏女聞色變訊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之爲覓其婿及得之則已有妻子女纍纍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會須相從不願更事他人也婿以兩室非貧家所宜終不冇往女守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己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

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說者謂劉孺人二十五歲而寡嫋內則嚴禮教張女守貞所得於薰習者爲多至趙氏則益都東鄙編戶之毗耳非有見聞孺染之素乃姻盟一定常變不移卒能圭判璋合二姓克諧使其夫不歸則亦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矣其得於天性者然與於乎女子從夫猶人臣之許君也張女之矢死靡它龔君賓之卻聘也趙氏之必醫舊好蘇子卿之返國也揆以春秋之法鈞有不貳心之義焉故泚筆記之以愧夫世之爲臣而不克終其節者

三烈傳

劉青芝

李麒生女三姐

互見
孝淑

段某名失妻盧氏

許登高妻董氏

三烈事狀李得之許守許西峯炎盧得之淇令周牖如壠董得之

澠池學博常采五廷旌悉一時寄我因作三烈傳

李三姐鹿邑人父麒生母張麒生無子其女三姐年十九未字而麒生死於仇女聞父難痛哭請於母曰兒誓不與賊共戴天陰攜匕首刺於道者屢矣竊恐一女子不克勝凶人柰何於是刺血書訟官官受賂訟久稽不決女則走京師擊登聞鼓直鼓者以聞天子惻然憐之命豫大吏覆鞠以重辟成獄矣而仇父子俱瘐死獄中

女泣告父壘曰仇雖死不棄於眾兒恨終未雪則爲母擇繼聘婦奉父祀母旋卒遂自縊死時年三十有四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十一日也越四十年爲乾隆三年學使者張考請於

朝乃得受旌如令典

盧氏延津禮鄉村人年十六歸段舉子女各一延令高楓宸蔚宸方督城役鄉長突奔告曰段婦盧及子女死於賊矣令趣赴死所則見盧以帛勒喉復繞以繩絡柱銳端刺腹中爪血痕周膚子女橫縊牀上盧年二十四女七齡子二歲乾隆癸酉三月日也莫知賊爲誰何令按戶版稽名至許忠輒心動一訊而伏爰書遂定九月三日

旨下許忠刑市而盧氏賜金建坊表其閭云當許忠之初就訊也兩手趺地伸一一屈而匿袖中令嗾發屈指片絮裹之啟絮齒齧血痕在而胸股間又悉指爪跡也許面少人色魄奪氣喪乃吐實曰我艷氏色久矣乘夜穴牆入氏驚起餌以好語氏號且詈急以手掩其口氏奮齒囁我指捽而逼之屢起屢伏氏縱橫肆爪我身而卒不可奪因出腰閒帛縛其項復解束髮繩環之三匝乃絕絕而猶刺腹者恨其牢不我從也兩幼驚而號因並縊焉

董氏瀘池人許登高妻年十六子歸歸八年而夫亡無子息卽欲以死殉繼念侍養孀姑久不忍遽離且矢持服終喪以報亡人三年中竭蹶女紅以佐養朝夕哭夫血淚沾漬衣袖閒服闋奠墓釋服歸拜姑畢閉戶自經死乾隆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歲

史氏曰告子言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亦未可盡非也李三姐死父仇於今幾六十載炎始爲鹿令甫下車卽往拜其墓撰孝女墓銘刻石樹冢上孝女祠地墓地若干其糧若干立名戶籍曰李孝女墓田其糧官代輸著爲例則自乾隆十九年邑令海甯許炎始壙偶過延聞蔚宸話盧氏往事輒偕蔚宸過禮鄉村尋盧氏墓平沙斥鹵閒突高三尺者烈婦盧氏冢也旁二小邱附爲七歲女二歲兒蔚宸語壙曰吾已勒石爲之表封且植矣壙聞之悚然下馬拜因取行裝物謂諸父老曰我朝歌長敢煩父老爲我置斗酒隻雞酌茲英靈以其餽食茲封墓者父老咸歎歎泣下旋與蔚宸聯騎歸觀瞻所謂盧烈婦坊巍巍樹門閭而董氏者事聞令令視等尋常縊命欲檢其戶且召其親少年婦至堂皇爲左證少婦持刀欲自盡役懼白令事乃寢邑常學博廷旌初以試禮部過里謁余言董烈婦事及余欲爲傳以不朽烈婦復走札叩之廷旌乃厯厯

陳不厭其詳焉嗚呼督學考發四十年沈埋之幽光鹿令莢表六十載
邱隴之貞魂汲汲不啻饑渴談話閒一聞芳烈輒肅然起拜遺冢薦牲
筆淇令壇於鄰縣毅魄乃爾學博廷旌初述烈婦事輒憤惋嗚咽聞傳
烈婦則喜動顏色及叩死事之詳又不憚懃懃諮詢嘗恨表烈必自學
校始而學官反不能司其事時爲悒悒至若延令蔚宸跡奸如燭照不
事刑鞠兇情自狀彰瘅積誠所致與衛守王硯亭祖晉繹風詩謂盧烈
婦視柏舟志彌苦而禍彌酷學使孫虛船灝撰詞以哀之俾剛腸冰操
千載如生其樂道人善又何津津也嗚呼之數公者天理民彝鍾於造
化者獨厚故於孝女貞婦奇節異烈可以振一世之頹風扶萬古之人
紀者蓋不啻三致意焉所謂性善非耶而不善性成偏爲董烈婦所下
豈非貞潔攸同而遭遇有幸有不幸與嗚呼悲夫

三節婦傳

韓夢周

何某失妻韓氏

張榮妻吳氏

張萬寶妻李氏

何節婦韓氏濰人居城東南草廟村歸未幾夫沒兩家皆衰微轉徙無
可依婦求疏屬子爲夫嗣康熙四十三年濰大饑婦抱嗣子晝拾薪夜
則紡績日止一食及後年豐蓄漸裕然非飢甚不食以所蓄買宅以居

爲子娶有孫成立乃沒年七十有三婦平居厲言莊色雖同輩無煦暱態村人皆敬之呼爲韓老姐濰有以節孝見舉者其人輒曰是多財故能成事如吾村某者乃可謂苦節奇特也

張節婦吳氏濰城西張家村人夫張榮婚三日死貧甚婦誓不嫁轉役自活夜則歸其室人未嘗見其笑語所得粟米雜糠粃樹葉咽之羸一日食則一日閉戶不出年九十二將死招其姪某謂曰我有銀紉衣帶中乃昔吾夫物我死卽以此市棺埋我夫墓側足矣旣沒皆如其言張節婦李氏濰城北長瞳村人舅補淑姑某氏夫萬寶歸二年夫死婦年十九子志海始周歲夫旣葬舅姑謂之曰汝以不幸遭此我老子幼無所依賴汝當如何李氏泣告曰婦非爲舅姑老子幼當夫沒時何所不得猶忍活至此婦自審已決願舅姑無疑許之舅鬻漿每日將暮婦輒出門四聽識舅搖鐸聲趨往代其擔不失期抱子力作人未嘗見其啟齒嘗黑夜出汲與子落井中得救皆無恙人以爲貞孝之報云再葬舅姑爲子娶生孫矣乃卒疾革時謂其子曰我死得見汝父心甚喜汝勿悲也年五十有八

論曰事有視爲難能及有爲之無不達者以三節婦所處之艱其所就

可謂卓矣從一之義著於禮經所以使人知所勉也三節婦優爲之吾又以知聖人之教果非強世也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捷元妻李氏

子大亨繼妻劉氏

雙節者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李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隱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葬捷元故土而李父家豐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益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子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已出不敢語劉潛語其父母探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卽大哭於是集諸姻姪以前所慮者爲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惜及沒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

伶仃相依祖姑又沒母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纖紅每至夜分不絕親鄰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尙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沒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六十目錄

列女十二

合傳下

關西三貞女傳

李柏

劉大器女

黃元炳子某

失名

聘妻王氏

楊某

失名

聘妻李氏

張剡二烈女傳

李柏

顏氏兩節婦傳

鞠濂

王仁寰子某

失名

妻張氏

孫錫光妻剡氏

永甯八烈傳

張九鉞

紹允妻張氏

崇禎祖母

子懋英妻孔氏

程福亮母康太夫人

張元尹妻李氏

張檢妻顏氏

張抃妻

陳氏郭進昌妻李氏

曲廷順女登姐

郝小車妻單氏

雷

百里母程氏

汪賀二烈女傳

沈大成

汪某失女

失名

賀某失女

失名

四節婦傳

韓夢周

王立山妻畢氏

許某失

妻于氏

門某失

妻王氏

薛梓妻公

碑傳一百六十目錄

氏

賴氏三貞婦記

何毅夫

岳瑞妻梁氏

韓夢周

六烈女傳

韓夢周

子朝君妻石氏 姪朝德妻陸氏

張忻妾鄭氏

段維垣妻于氏

于世榮妻胡氏

裴璐妾馬氏

李某失姓

字夫失姓名

齊廷彬妾朱氏

彭紹升

又魯仕遺

又焦浦

蕭山汪氏

兩節婦傳

羅有高

又彭紹升

又魯仕遺

又焦浦

楷妻王孺人

妾徐孺人

彭紹升

又魯仕遺

又焦浦

三烈婦記

錢維城

袁榮妻李氏 長安李氏婢李某

名失姓

女蘿香

某失姓

彭紹升

妻湯氏

王志曾聘妻施氏

四貞女傳

林某聘妻陳氏淑齋

張某失聘妻姜氏

名失姓

桂

王岱東女

錢某失聘妻

宋婢喜陳壽附見

王志曾聘妻施氏

李氏二節婦傳

魯仕穎

彭紹升

龍圖妻謝氏

子希程繼妻吳氏

三女貞節記

劉台拱

彭紹升

吳氏

胡志熊女蕭蕡聘妻 孫全敞女王某失聘妻 彭元瑞女曹秀

先子某失聘妻

陶澍

二女貞節記

唐錫桐女雷承恭聘妻

丁子復

王中發聘妻吳氏晚香

三烈婦傳

朱國祥妻王氏

李鉉女錢璞堂聘妻

樊晉肱女婉李某失聘

妻

任寨

郝二十烈女合傳

耿興宗

何李氏

張王氏

劉王氏

馮劉氏

傅李氏

任趙氏

任

周氏

任宋氏

任邱氏

任張氏

任趙氏

趙葉氏

李張

氏

張趙氏

崔邢氏

何氏女

馮氏女

傅氏女

熊氏女

崔氏

張士元

三烈婦傳

張士元

吳榕妻沈氏

張召棠妻徐氏

賀邦達妻陸氏

張烈女馮孝婦傳

李兆洛

張蕙南女沈盤德聘妻

吉龍大妻馮氏

碑傳集卷一百六十

列女十二

嘉興錢儀吉纂錄

合傳下

關西三貞女傳

李柏

劉大器女

黃元炳子某

失名

聘妻王氏

楊某

失名

聘妻李氏

夫高士亮純白之操烈女凜貞潔之志此冰天雪海似一清冷自全者然聞其風可以廉頑而立懦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未聞終身不字者也然北宮嬰兒子徹環瑱養父母終身不嫁矣古人有之後世則不然列女傳所稱洪武以後石孝女陳烈女張義姑潘聖姑三十餘人皆未嫁夫婿烈處子也然史書傳聞或多貴耳近得關西三貞女則見而知之劉氏華州大張里人父大器母陳氏女三歲父歿母年二十有四守節女十二母病日夜號泣禱神誓曰願終身茹蔬不嫁母病愈勤勞紡績媒妁至輒憤欲自經薄田三畝陋屋三間與兩兄三分之無何兄嫂俱亡遺子皆幼女事母撫孤母年八十終三孤亦各成立而女亦享年九十有奇女死有司上其事於朝建祠墓列女史矣甲子三月華州楊時若訪予太白山麓予詢劉氏事時若曰華川烈女與劉同時更

有一人則明萬曆庚辰探花王庭撰裔孫庠生王通儒妹許聘庠生黃元炳男未嫁元炳子被流寇擄去影響斷絕及笄或有勸其別適者女泣曰我之不獲與黃郎偕老命也黃郎不返舅姑無子我其子也願歸黃門通儒知其志堅聽歸於黃卸去鉛華竭力織紝事舅姑以壽終氏年四十歿之日異香滿室野史氏聞而歎曰難矣哉天無二日臣無二主此古孤貞之士委質舊君則然非所論於輔遺腹朝委裘者也王氏未見夫子事舅姑終身不二此其事又非輔遺腹朝委裘之可比矣歿之日異香蒸天之所以不死夫人乎因歌詩二章其詞曰貞日月靜乾坤乾坤不壞日月不昏夫人道尊巍巍太華滾滾黃河河竭山崩如夫人何癸酉夏余客漢中之洋縣庠生李某女許聘邑人楊某男某未嫁而某子亡女聞訃晝夜哭不食欲自經以殉父母嚴護之不獲死請於父母入某家哭其婿卽持服執子婦禮事舅姑誓以終身縣大夫南宮鄒公旌其門曰冰姿玉骨余過楊氏陋巷見寂寂數椽蕭然窘也女不爲窘乃甘心荆布操作誓死不改

野史氏曰古之烈者多矣或有夫中道夭如夏侯令女節以恩也或有子冀其成立如意綸母金撫側室兒成進士節以子也或家豐饒如巴

寡婦清節以財也三女無夫無子而家貧甚顧冰專其操金石其志其女中鐵丈夫乎嗚呼難矣使生爲男子則與古之存趙孤報韓仇秉漢節死宋事者可伯仲也傳三貞女所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而忘君事仇者

張剗

二烈女傳

李柏

王仁寰子某

失名

妻張氏

孫錫光妻剗氏

烈婦渭南隱村郭許里人張某之女年十七歸於王仁寰之次子某僅三年某天死氏無出欲以身殉伯兄命其嫂防護周密氏故爲不減容託歸寧父母實生別也復歸家與所抱兒子眠一榻子熟寐氏自殺子覺急呼生母趨救之氏頸血淋瀝未殊死見嫂來救卽以手絕脰而死乙亥二月孫孝廉長人言氏殉夫狀余問其父家蕭然窮也夫家亦蕭然窮也蓋閭閻綠窗貧女目未覩詩書耳未聞旌表乃卒其貞剛之性而能殉夫可謂烈矣時同閭又有剗氏孫錫光妻也年二十錫光死遺孤三氏泣曰我所不從地下者以有藐諸孤家亦貧父母勤之別適氏以一天絕之勤紡績以養諸孤衣裙藍襪屢覈充飢十指破裂哭眼朦朧三十年如一日也予昔聞華川王烈女劉烈女皆未嫁處子終身可

謂奇矣又聞張剡之烈一殉夫殺身一苦節白頭其聞王劉之風而興
起者乎抑各行其志耶世之男子立人之朝朝爲君臣而暮事異姓者

抑獨何心耶

顏氏兩節婦傳

鞠濂

紹允妻張氏

子懋英妻孔氏

崇楫母祖

曲阜縣雍正乙卯鄉進士顏崇楫之母孔氏與姑張氏皆以苦節純孝著當乙卯歲張氏尙存年七十二猶及見孤孫之立而孔氏撫孤三十餘年時亦五十有七其郡邑士大夫凡語兩節婦無不傷其遭歎其孝與節而肅然興者節婦張氏適顏氏子紹允年二十七紹允死氏不欲生矣而不敢死撫遺孤懋英抑慟以安舅姑無何舅卒能佐伯氏葬如禮後爲懋英娶婦卽孔氏也懋英年二十一又死氏益不欲生而不忍姑也則惋愴承顏晨夕省問以解其悲哀姑病不能臥與孔氏日夜扶掖以閒晷湯藥歷五六旬無怠容姑卒哀禮備盡其於姑誠至如此而節婦孔氏之歸懋英也六年而寡當夫病時常深夜禱天祈以己身代夫死而夫卒死氏念姑昔年之不敢死爲舅與姑也姑不忍於祖姑而吾乃忍於姑乎姑苦節且半生吾又敢以死自便累吾姑再撫孤孫乎

於是竭蹶營葬既則與其姑共居一室百端解慰而姑亦安之先是張氏虔奉舅與夫之靈櫬於生忌日攜孤兒兩泣捧奠其所嗜食必及時供几案以爲常至是氏又奉其夫與舅之主隨姑後拜奠如前兩孀婦挈一藐孤慘怛哽咽伏地不能起親戚鄉閭其見與聞知者莫不傷心隕涕及後氏亦老矣而姑食飲必親調寢則扶摩製衣不假手子婦如是者計三十四年蓋其初寡也年二十有三

論曰吾聞兩節婦之撫孤也誨以義方屢屢不姑息惜懋英不幸早逝及崇楫稟承母教薦賢書而兩節婦乃益著又聞兩節婦皆曲阜之新張社人其節孝植自天性耶抑以生長禮義之鄉漸濡於孔顏之遺澤而然耶余兒子遙行遊京師得交牛階平先生先生質直君子也與顏有連爲道節婦事屬余爲傳余謂兩節婦節苦矣乃忘己之苦而致深愛於其姑無之不盡卽古所稱孝子於親不是過此尤足風勸流俗者爲敘而論之

永甯八烈傳

張九鉞

程福亮母康太夫人
陳氏
郭進昌妻李氏
張元尹妻李氏
張檢妻顏氏
雷

張九鉞

張九鉞

百里母程氏

興安總兵官程福亮母康氏適夫養味數年而寡鞠孤孤福亮長軀幹雄偉氏令習弓矢立功邊塞崇禎末年洛西大亂嵩縣賊蔣雙溪聚眾數千焚掠最慘福亮與母相失賊破東宋寨執氏脅以白刃氏大罵賊不忍殺擁之行至崖絕處氏奮躍投崖下死是時賊刈人如艸菅咸棄崖下積尸成阜越兩月鄉眾以鋤刨屍皆潰爛不可辨獨氏尸軀全顏色如生蠅蚋不敢集眾驚拜有識者曰此程母也瘞以棺槨識之福亮閒關賊中求母消息不可得徒步走興安叩大帥轍門長號求移師救母帥奇其狀貌曰此坐他日當待子姑署子偏裨予一軍戮賊會賊黨潰雙溪奔河底村鄉勇奮擒之而福亮帥至眾告母瘞處且言死狀福亮始知母變搏膺大號親斬雙溪首剜其心瀝血祭母塋培兆域而去於是氏節烈之名聞天下順治八年福亮以勦盜厓賊賀三才功超守備康熙年間積功累遷果至興安總兵官

詔贈養味驃騎將軍母太夫人略見合肥李尙書天馥程將軍傳中洛西太原村張元尹妻李氏生一女元尹死撫姪爲嗣以已有色恆韜晦足不踰闕十餘年忽逆僕忠智瞞孤就外傳女穉生姊念持刀踰牆

潛掇門入臧氏求歡氏驚醒熟其聲以手抵大罵惡桀奴汝何敢行大逆事汝頭將懸西門矣逆出刀逼其頸曰不從先截汝脰氏奮身延頸受曰截截聲未斷已殊手足擊牀楯震動血汨汨有聲逆駭慄而其女從夢中連呼賊殺我母遂棄刀遁夫弟聞呼躍起排闥入觸之僵遂縛詣縣鞫伏罪氏請旌碑逆梟於市山陰高道泰曰洛西山水至金門北陸閒益奇詭雄詬雲霞鬱異采宜產偉丈夫烈女子誠然

張檢妻顏氏儒家女幼時聞太原村張烈婦拒暴捐軀事輒嗚咽流涕年十八歸檢事姑孝勸檢讀書攻苦暴楚金梁者宜陽人傭於檢家豔氏殊色伺檢赴郡試是夜氏赴姑室暴懷刃潛入氏室伏桁下衣叢中三更氏自姑室歸滅燈寢暴從桁下出徑登氏牀曳其衾氏驚覺大叫暴出嫚語曰我也婦力拒罵賊逆奴暴曰不從刃汝氏起奪其刀刀割掌裂更叫罵黑沈沈中暴以刀連截氏臂胸肋腋十餘處立死棄刀與血衣踉蹌歸家天明入室徑臥不起母怪若素强悍今胡戚戚無人色且衣破多泥跡必有異潛告鄰人環守之日未晡示甯捕者至擒赴縣鞫吐實自言一夜可行二百里今輾轉六十里觸荆棘沉淖若行絕雷中者然天誅不可逃也大吏聞諸

朝氏子旌祀節孝祠置暴極刑兩烈婦相距五十年夫家姓同大變奇
貞亦同異哉

三嶠肘脣商號山川險阨土泉沃腴檀山以西產松柏榆桐青黃楊之木連尋合抱縣瓦原阪伐之縛爲筏浮洛以下山川郡邑宮室咸取材焉以故民多以斧鋸爲業張抃者少年恃勇力爲操斤先婦陳氏屢諫阻不聽有大木臨峻坂抃奮刷之木塿然忽墜崖下抃走避不及壓死血肉狼藉眾昇以歸氏聞變披髮狂號奔捧夫屍置室中吮其血瓣踊無數以首撼地額盡裂舅姑恐其殉慰以夫死可撫孤延嗣女指屍泣曰夫慘死若此兒何忍偷生爲速從地下庶魂無苦事親有諸娣在鞠孤大難兒無材智也斂畢解帶竟縊死戶傍手相抱牢固不可解舅姑憐之購大棺納其中與夫同瘞焉從其志也乾隆三十年事聞

詔予旌

郭進昌妻李氏年十九于歸乳子女各一女長適梁氏子而進昌死氏矢志育孤迎婿與女偕居焉夫弟小孝貪而狡計嫂年三十許色尚艾嫁之可獲厚利與族子進祿謀一日僞恭敬謁氏氏飲以茗坐閒諷氏攜孤改醮氏怒抵牴於地指罵曰兄死叔不扶吾節此何地而敢以禽

獸語聳我速去遲必批汝頰小孝慚沮出陰謂進祿非強劫不可進祿
廉邑李某饒於財爲關說李亦素聞氏美且能揮重金成劑於外矣約
吉日令李牽馬來迎與進祿立戶外小孝突入室將挾氏出壻與女大
詬鬪小孝婦忽霽容曰勿譁叔使孤兒有歟飯所延郭氏脈吾何惜一
行以孤授小孝令李抱之先行入室開龕作妝色揚揚上馬壻女疑氏
心變唾之小孝計得與進祿噪而出一傭人牽氏馬徐徐行氏馬上言
笑自若各不爲備至王范鎮氏忽自袖中出薙鬢小刀勒其喉大叫喉
斷墜馬死血噴十數丈鎮人驚駭前執小孝等詢得狀呼壻與女共訴
諸官按律科罪請旌向使氏自刎於家刀必爲人奪不得死以智勇全
節若此其薙鬢刀蓋入作妝潛藏也

洛陽有閭存姐十三歲拒暴死立祠又百餘年而有永甯曲登姐自其
八九歲時卽舉止不苟有心計眾異之亦十三歲父廷順往北山原巡
瓜田母呼女餚之父忽心疾歸覓藥謂女暫守吾卽來鄰園李暴年五
十矣望女獨坐柿樹下心蕩欺其稚嬌易制前調之女怒罵若吾丈人
行而戲吾弱女雛若以吾何等兒也暴執其臂女奮躍柿樹上暴益肆
攀樹枝曳女下將強污焉女益號詈觸以首及兩手十指如排戟銳刺

暴知不可犯畏其父來遁去女憤歸哭訴父母父以女及笄恐醜揚無來聘者勸少間斂之洩忿女怒曰兒如玉之軀臂爲人所執此而不爲急湔恥兒何能立天地閒乎必訟諸官父給曰官他出女終夜泣涕父母環伺之女忽收涕理箴管如平時伺少懈女持刀奔至暴門自刎死目瞠視立不仆血湧數斗不止暴出戶見之爽魄入廚捉刀踉蹌行若有人捉而曳之者衣髮皆亂踢女門勒其喉死眾驚歎曰女手誅之也

大吏錄烈狀聞

天子以女幼能抗節明志予旌祀以風示天下而令邑侯建嵩祠於邑東衢與閭存姐遙相望云

永甯有醜夫郝小車以業名生而短小髮鬢攀手跛足一目眇口期期然而其妻澠池柳溝村單氏女年十八麗姝也于歸父母以夫醜家貧爲憂氏絕不介意伉儷殊篤鄰婦常嘲姍之氏正色曰夫天也可憎乎且吾命也請勿再言眾慚更相敬焉氏勸夫棄小車變匱服躬紡績以奉舅姑與夫据松枝拾馬通以爨有子矣三年舅姑相繼死氏鬻所居破屋營葬無缺禮食更絀數日不舉火族人憐之予蕎麥數斗磨麪鬻餅分其餘以飽夫婦日夜歌聲出閭巷將以老矣乾隆五十年邑大饑

氏爲鄰婦佐女紅貸餘食食夫子自咽糠覈明年疫作夫病氏鉤柳葉
煮雜糜以給夫竟死數日子又天氏匱席分裏屍以木枕掘坎瘞之枕
斷更以手捧土塋成血漬地乃椎胸號曰天乎單氏汝事畢矣而偷生
乎族人勸云汝年艾有材智曷貶節氏憤怒不應坐破窯中餓數日死
年二十六歲族人醵錢葬之夫塋傍今過者猶指曰此好老嫗墳也
生員雷百里母程氏年十八夫聲驚死擊心雀躍將殉之顧牀上呱呱
強止斂後數繞棺撫號將闔棺眾忽見棺中衣有血噴出而氏暈仆棺
下駭不知所爲察氏左手已截斷一指指在棺中爭以藥縛創少頃蘇
詢之氏泣曰吾不獲身殉以此指與夫同葬也居無何其祖舅病且革
呼氏至榻前目連連視孫氏恚曰尙虞婦有他志耶拔頭上簪從右頰
刺入洞左頰眾大駭奪其簪視創口白色無纖子血驚以爲神祖舅目
瞑氏面創亦旋合苦節三十年每指手與頰痕泣示百里曰汝父齋志
歿汝不奮志讀書負此矣百里亦泣能有聲於庠

張九鉞曰劉向列女傳召南申人女許嫁于酆夫家不備禮而迎之女
持義不往賦行露之詩經儒有言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行露之貞女
被訟而致於獄蓋被文王之化淺而未醡我

國家禮義陶淬百餘年如太陽之照幽崖無遠弗屆直省大吏以芳行
烈操上荷

旌書者歲數百休哉風化媲美二南矣永甯山水奧鬱木石聳異鍾其
奇者雖蓬門弱質守禮教重名節糜軀碎脰甘白刃而如飴雖事變異
乎古以言乎殺身成仁之道奚愧志士仁人哉余修邑志廣搜窮崖邃
谷例稍不符者咸登之其事詳而異者別立爲傳雷聲驚妻雖以壽完
節然幾死謂之烈可也附於後

汪賀二烈女傳

沈大成

汪某欲女 賀某欲女

汪氏女與賀氏女皆歙人家縣之東門相鄰也父母俱沒各居小樓中
汪長于賀一歲賀時從操機軒刺繡文以自給飢則浙米以炊或遇大
風雨卽留共宿相親若姊妹者數年矣歲庚申十月郡中大火初發夕
汪尙未寢驚走出見火將及賀舍亟呼家人往叩其門人聲喧囂中聞
樓上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來迎若賀倉卒尋外襦不得隔戶語曰吾
無外襦不可以出幸謝姊少選火及賀終不出去人欲排戶入救之賀
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歸告汪曰吾妹死吾何忍獨生亦趨賀死所躍

入火中死

論曰甚哉死之重於泰山也以常情論之二女皆可以無死而卒至於死者賀死於潔身汪死於殉義所謂重於泰山者也嗚呼其可與宋共姬比烈矣

四節婦傳

韓夢周

王立山妻畢氏 許某失名妻于氏 門某失名妻王氏 辜梓妻公

王節婦畢氏益都湖田村人父皓生於康熙五十二年八歲父卒十一歲母卒年十七歸同邑王立山姑老病立山貧無行越二歲出亡委其母於節婦曰死生惟汝節婦質衣得菽一孟操碓礎作腐鬻之以養姑姑嘗病項疽節婦枕以肱晝夜不少轉側漬毒入骨肱爲之瘻歷十二年姑卒盡鬻衣物以葬獨與小姑娘後有自遼東來者言其夫死於虎甚信節婦聞之大痛奔告於姑墓返舍給小姑娘外出局戶自縊年三十有一時乾隆八年也里人義而葬之畢當作王氏墓側始余聞節婦於臨淄子生又發又有于氏王氏公氏凡四節婦惜其事跡年月皆不詳曹君宅安令益都余爲言王節婦曹君惻然求知節婦者得其族貢生畢

右攷頗疏其行事又錄長山諸生劉宗濂碣文致書屬余爲傳略具梗概矣三節婦之義皆儕於畢氏類書之

于節婦臨淄人適新城許氏夫卒舅姑曰汝無子何以守節婦指十歲叔曰此可待也後叔有子節婦撫之以嗣夫

王節婦夫門姓貧甚夫死子八歲居窟室中紡績以活其叔某無賴欲嫁之不可率眾劫之節婦截髮以示曰不止惟有死眾懼而退節婦得撫孤有立

公節婦蒙陰人夫薛梓歸十年夫病且死節婦泣曰君死我亦死夫曰事姑立後徒死無益節婦泣曰事姑有伯有叔焉用婦爲請爲立後而死夫卒請立後遍召族戚作繼書覓帛不可得欲以紙節婦曰紙不任久裂衣與之書成持之喜動於色歸私室久不出跡之縊死矣

賴氏三貞婦記

何毅夫

岳瑞妻梁氏

子朝君妻石氏

姪朝德妻陸氏

貞婦梁氏新安梁上元之女年十八歸東安里民賴岳瑞岳瑞父必昌家故饒益值滇亂破產從軍家中落梁于歸時夫家壁立舅姑已沒事繼姑胡舅副室梁以孝聞踰年生子朝君又踰年夫故梁年二十守志

不移母欲奪其志數言餌之不應一日導之曰女年少子幼家貧而坐
窘若此柰何梁正色涕泣母何不正教女欲女背死棄孤耶女寧餓死
不作此禽獸行也母自是不敢復言家既貧甚子復待哺梁竭力紡績
兼以耰鋤拮据胼胝艱難萬狀子長娶媳石氏舉孫甫一歲而子亡姑
媳二人日夜號泣聞者哀之石氏守志養姑猶姑志也嘗負子往山種
芋山陡峻乃芟稍平坐其子而已鋤地子匍匐墜山麓石氏奔救意兒
必死至抱起竟無恙似有陰翼之者嗚呼天不願絕貞婦後故子雖夭
其孫乃能履險無虞誰謂天道無知耶石氏爲貞婦婦數載而寡寡時
方二十今守志數年矣殆又始終不渝者梁之姪朝德早世婦陸氏年
二十亦勵志堅守非貞婦之所由化其甘窮苦矢冰操一家三節若此
哉今其鄉有早寡者咸以貞婦爲詞多不再嫁所謂匹夫匹婦慕義猶
能起化鄉人其於風教豈淺鮮耶丙寅歲貞婦年五十例得與
朝廷坊表而子亡孫幼又家窶甚不獲上聞然其故志依然備嘗諸楚
里人耳而目之者稔矣余懼其久而湮沒也爲撮其大致紀之候采風
者擇焉

張忻妾鄭氏

段維垣妻于氏

于世榮妾胡氏

裴璐妾馬氏

李某

失女

字夫失名

齊廷彬妾朱氏

張烈婦鄭氏樂陵人年十九爲濰人張忻妾謹飭寡言笑勤於所事忻前後娶李氏毛氏皆得其懽夫卒婦與毛誓相依先是忻無子以族子爲嗣前妻死婦卽撫之漸長成忻之弟忼者妾人也利兄資產曰嗣子疏屬當返其家鄭氏年少宜遣或謂須緩圖恐有變忼曰吾待其聘金爲販資也時毛新至婦又賤故忼得持其家事婦知不可奪遂自縊邑人上其事入烈女祠死時年二十有二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也

段烈婦于氏濰人父名好剛婦幼如成人凡社會醮壇歌場婦女競集有邀之輒謝曰此豈吾輩事年十八歸段維垣維垣得喉疾危篤凡衣衾皆手製之畢卽與舅姑訣曰舅姑幸有叔侍養婦少且無子夫若不諱義當從然欲與夫死同時恐倉卒不及白故敢預告及維垣歿始含婦趨出姑憶前語亟跡之已投繯死矣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也邑侯海鹽韓公表其門祀其主烈女祠中家在辛傅社去城東五十里于烈婦山陽人胡姓濰人于世榮之妾也世榮妻死以婦賢遂不更娶

世榮城居行賈於外而卒喪歸例不得入邑門乃殯於田閒家人空所居往婦將死之羣處茭舍中不得閒居數日謂家人曰予居曠野常心悸請暫如城家人信之使一老嫗與偕婦給嫗外出遂縊時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婦無出年二十有四家人聞諸有司祀烈女祠世榮之弟世聘嘗謂予婦有禮而仁其孝於吾母而慈於吾兄之子及凡所以待人皆有可述故其亡雖久吾家言及之無不慘然者

馬烈婦安邱人爲濰人裴璐妾妻王氏無出婦生一子王氏妬之及璐卒百計毒苦使嫁婦不從王氏有女適人婦勤紅織積所得盡以奉冀得王氏歡而嫉不已其夫兄子某亦欲嫁婦得聘金王氏因與計曰彼之不嫁以有子故奪其子則無所戀矣遂與痛毆之曰汝安得子特爲我養挾子歸己室婦度其意不可回夜自縊王氏首於官曰彼欲嫁不聽忿而死也

李貞女少養於夫家姑行不謹常有妄男子入其室女漸長恥之且懼強暴之及會舅姑與夫皆出女家有曰村人多往春女乃遍告村人曰舅姑出時囑無使人入我家欲用臼請待舅姑歸村人見其外門局竟日疑之排入已縊死矣年十有五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也

齊烈婦朱氏宿遷人父香灘人齊廷彬無子其妻楊氏聘爲夫妾相得甚廷彬卒婦告楊氏曰吾衣敝如此何以見吾夫楊不解所謂慰之曰衣敝緩爲之且吾夫又安在越日婦理妝結束甚固於後戶以帶自縊帶斷復以繩乃絕時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七日辰時年二十有九婦歸廷彬七載生二子皆前卒邑侯張公耀璧祀其主烈婦祠

論曰

國家旌烈之文不載於律所以重民命然苟所處得宜固國典所必及蓋沒其文於律使經術之士得執經而議也自有司憚於奉行文書而旌典多不得邀加以情事或有忌避其爲湮鬱更何可道余故論次鄭氏以下使後人有所考焉

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羅有高

楷妻王孺人

妾徐孺人

輝祖母生母

蕭山汪楷娶方氏無子貳徐氏焉生輝祖而方氏歿繼室以王氏王氏歸五年楷卒南海當是時楷有母年七十輝祖生十年王氏年二十八徐氏年二十九族屬凋散楷弟模盡室以行資產落責負者踵接變端雜出王氏徐氏持輝祖向楷母而哭楷母哭輝祖哭王氏徐氏益痛督

不知所爲往往忘食事有間王氏念曰姑老矣孤弱持徐氏而謂曰嗟夫姊勉之無然從夫子死命也從夫子死而使姑無賴養而使老姑不以天年終而夫子憾無終窮也汪氏三世遺孤一人焉其永命焉其才焉吾夫子將釋憾於吾兩人汪氏之先將釋憾於吾兩人非然而吾兩人今者死而何辭以見夫子也且以何辭見汪氏之先徐氏曰其然妾無知妾乃今日聞知也於是王氏則斥賣其嫁時衣飾以償宿負勤鍼紉紡績織作用資朝夕需而徐氏兼親井竈米鹽灌汲浣濯雜總一心合志整肅門內外嚴龢中施釁於汪氏者日斂戢鄉鄰更感動咨嗟相與矜慕焉及輝祖少長服兩母氏訓力學爲名諸生久之舉於鄉羅有高曰輝祖舉於鄉之明年是爲祝黎赤奮若之歲予至京師餘姚邵二雲爲予言汪孝子輝祖事未嘗不正襟沈吟太息也及予得見汪孝子輒絮絮述其兩母孺人貞苦節植汪氏禪屯難中反復不厭求爲兩母立傳且曰吾無以事吾兩母吾私獨幸天下能言君子章吾兩母之志以文畢吾生焉如此夫二雲數稱汪孝子有以夫兩孺人甘志辛勤不卽倉迫死可謂明義知重輕者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嗚呼豈不難哉

又汪氏二節婦傳

彭紹升

汪氏二節婦者其一王氏蕭山汪楷之繼室也其一徐氏先王氏歸楷爲妾生一子曰輝祖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引疾歸客死廣東有母沈氏年七十輝祖年十一喪遠歸索責者踵于門王氏徐氏遂斥賣其田及其嫁時衣裝以償責楷弟模好博奢輒索錢王氏徐氏不足則挾諸博徒持梃入破壞門壁笞輝祖以去得錢而後舍之或勸王氏它徙避模徐氏曰不可有先人祠墓在寧死此矣已而模挈孥以行母沈氏欲與俱王氏徐氏涕泣請留乃止沈氏多病凡需藥物無貴賤王氏必力致之徐氏左右扶侍起行則承以肘夜伺牀側聞呻吟輒前爲按摩方輝祖從師受學也王氏送之塾徐氏從稽顙塾門外涕泣言曰先夫子賴有此子此子賢無辱先人惟先生之賜不賢未亡人何以謝夫子言已復稽顙泣而去及輝祖自塾入王氏必攷所習業或不中程徐氏奉筆王氏跪輝祖撻之撻未下王氏淚涔涔交于頤棄筆而罷亡何貧益甚王氏徐氏互稱疾減食以食輝祖蓋屢矣輝祖旣冠補諸生佐州縣治刑名王氏戒之曰汝父爲吏典縣獄嘗言生人慘苦無過囹圄中偶扑一人輒數日不怡曰彼得無自恚哉其生乎汝佐人其無忘此意輝祖

自外歸必問不入人死臯否不破蕩人家產否對曰無則歡然終日或言法不免王氏與徐氏相視訖然曰吾聞刑名家多獲陰譴兒能無懼乎其歲廩所入必句稽其數曰兒無以貧故受非分錢不長吾子孫也王氏性方嚴行止有節度雖遭詬侮未嘗厲聲色尤不喜談人過輝祖或偶及之必戒曰汝能不爾便佳此何與汝事自模他徒晚益窘復來依輝祖王氏遇以恩禮終其身徐氏居常布衣操作方歲饑日織布一匹易三斗粟病瘡不休里人爲之語曰莫怕瘡機聲促一匹布三斗粟擁一絮被餘二十年輝祖請易之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及有疾輝祖進人薆湯卻之曰汝父客死吾不獲以此進吾不忍飲也王氏再三彊之微啜之而已疾亟訓輝祖曰深刻者不祥毋以刑名敗先德存好心行好事吾無憾矣卒年五十一其後二年爲乾隆二十九年有司具王氏徐氏行實聞于

朝得建坊旌門如制又四年而輝祖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而王氏卒

年六十三

彭紹升曰傳汪氏二節婦者多矣予覽雙節堂贈言集其軼事見于它文多可述者于是綴次之爲之傳輝祖治刑名遇大獄屢有平反蓋二

母之教使然也嗚呼賢哉

又蕭山汪氏世德傳

魯仕驥

蕭山汪氏有爲河南淇縣尉以循良著稱諱楷字南有者處士諱之翰之長子也處士之先徽州婺原人其後遷於浙江之鄞縣又由鄞縣而遷蕭山大義村故處士遂爲蕭山大義村人處士爲人敦本行嘗慨先世歲祀舉廢無常期乃治丙舍植松楸稱墓田贏絀立規條酌豐儉之中俾可時修祀事其里黨有忿爭事處士至片言立爲釋之自傷少孤廢學旣生淇縣尉卽委之於學淇縣尉初學爲制舉業有聲以試不偶去習法家言已又去學爲賈遂以資補河南淇縣尉淇縣尉旣之官潔身砥行一以儒者素位之學處之視囚米省刑具禁獄卒私掠不以猥瑣廢事嘗白令穢一豪衿之暴橫平人者又嘗白冤民薄耕方之獄令爲平反之薄耕方者淇之愿人也有乳媼與鄰人私匿其室鄰反嗾其夫求婦於薄弗得誣以謀死訟之官鄰身證焉薄囚繫累年不得屍淇縣尉至矜其愿心知其誣罔密察之已而起他盜贓得媼於鄰室聞之令令爲抵鄰于法而薄以得釋淇縣人每樂道其事而誦尉之德不置也淇縣尉居官八年以處士年高引疾歸歸一年而處士卒旣竭力襄

葬而其弟上舍以縱博故破產且多逋負又老母在堂無以養淇縣尉皆以身任之乃之粵謀所以爲生計者遂卒于粵淇縣尉初娶方氏無子妾徐氏生一子處士名之以輝祖曰先人韜采弗章兒耀之他日告吾墓也方氏沒處士又爲娶王氏以繼之淇縣尉之卒也王氏年二十八徐氏二十九輝祖生十有一年耳王氏與徐氏厲志守節上以養老姑而下撫此孤子晝夜操作不怠上舍故以縱博破產多逋負至是又來求索王氏徐氏盡斥衣飾以應之上舍乃盡室他徙而老姑獨依兩寡婦以居垂沒歎曰吾不意婦之賢孝事我至此輝祖奉母教既長籍諸生亦習法家言客遊以爲養兩母戒之曰汝父故嘗習此而棄去懼其以失誤損德也汝其慎之文曰汝父爲吏嘗不得已而笞人輒數日不憚曰是人也受笞得毋以羞慙傷其生乎汝往佐人宜常以此爲人言也徐氏年五十一而卒旣卒輝祖以兩母之節行請旌得建雙節坊於里門而輝祖以乾隆乙未成進士王氏乃卒輝祖述先世事乞言於人輒涕泣人皆稱之曰汪孝子也論曰余嘗讀歐陽氏瀧岡阡表觀其序述太夫人所舉崇公之言行以訓其子者未嘗不慨然太息也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哉汪氏自

處士君隱德弗耀淇縣尉位不稱德兩節母艱難苦節以成其子至乃人稱之爲孝子一門之內孝友節義之風鬱鬱藹藹可謂世德者矣輝祖方以進士發聞其他日之顯榮袞大其先者未知視歐陽氏何如而要其一德之所流貫充滿盈溢世必有受其澤者吾將以驗其所施之普也

又蕭山雙節記

焦循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楷爲淇縣典史卒于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倔強乖厲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臧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匱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畢償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償飲博之負將以母遷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

難也。臧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夏楚請朴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栗終不忍朴。徐前卒病革，諱諱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尋釁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人盡感愧。嗚呼，二女同居食貧嫠處顛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白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三烈婦記

錢維城

某欲姓湯氏

袁榮妻李氏

長安李氏婢李某

女蘭香

烈婦多矣，此何以記？記奇節也。湯氏娼家婦，李氏婢也。出污泥而不染，故曰奇。李氏者，其事益奇，而死不死，未可知也。未可知曷云烈？存疑也。疑從重。

天下之有爲而爲者，非其至者也。有爲而爲者，非特其利也，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古聖賢之盡之者，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無求於人，非以見信於吾君父兄弟夫婦朋友也。盡其在我，則常歉

於己非謂吾已克盡乎臣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古來之以奇節苦行表著於一時揚名於後世者其皆所不得已乎吾不敢謂安常處順之一無可表見也亦不敢謂表著一時揚名後世者必以奇節苦行見也然而世每津津樂得而稱道之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皆其類也其有爲而爲者耶其無所爲而爲之者耶曾子之養親也可謂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矣孟子僅曰可以孝之本無可滿也而閔子特以孝稱楚懷王之於屈原也斥之放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而行吟澤畔冀君之悟卒至憔悴自沈於江而不悔嗚呼其何所爲而爲之耶世之稱節義者吾知之矣斃耳截髮殘毀支體刎頸縊首之死靡他其行甚苦然或者篤琴瑟之好顧名義之重耳烈婦湯氏則大不然烈婦瀋陽小家女也非有詩書之教母氏之訓也其嫁於某甲也食貧居賤無以爲生夫也不良視如讎寇非有惕於非義之不可爲而恩義之不忍背也侯氏者名娼也某甲舊所狎也侯氏以其資爲某甲娶婦非爲某甲娶婦也侯氏老而將謀代焉烈婦之始嫁也某甲與侯氏陽曖之繼而甘言以誘之華衣美食以餧之不可則怒詈之挫辱困苦之加笞楚焉凡屢死矣而終不可而終以死嗚呼烈婦何爲者耶士大夫不幸而處倫

常之變慷慨激烈以瀕於死亦未有如烈婦之酷者也君父雖不賢亦未有必欲其臣若子爲下流不肖如烈婦之所爲者也卽有欲爲其所爲而迫之以若是之酷委曲隱忍以自免於死天下後世未有不哀而諒之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自非特立不懼鮮不爲其所移讀書明理之士平居侈談忠義一旦遇事變或稍稍改節焉且以令名終者比比也烈婦何爲者也

李氏蜀之鄰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美而性沈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字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聞與語多不答居一年未嘗見其疾言且喜笑聲也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爲鄰里之所聞則給榮曰某寺之田肥貨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竇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給已詈之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篝燈爲組紅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趣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拉而

閉諸房加局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旣埋榮屍率婦若子與俱遁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負田而耕則復無左右鄰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出暮歸出則局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吾與讎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讎者不如死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則晚矣矧讎終不可復而又失吾身且吾伯氏不知不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乘間以白吾冤遂與之言且歡治子儒果大喜解佩刀啟戶竟出氏度其去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懇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嗚呼氏之所遭大不幸矣其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可得白中且輾轉自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其事往往與古人合論者謂其獨少一死耳當子儒伏法時持讎人頭以祭榮之靈遂自殺以報之豈不眞誠千古一烈丈夫哉氏之死不死未可知然吾知氏之必死也夫人能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言不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較之義不反顧號涕憤激以死於讎人之手或宛轉自裁於溝壑之中將孰難而孰易耶氏顧熟籌之忍而爲其所難獨不能爲其所易耶且氏

縱不死而以不爲其所易而并沒其所難非儒者與人爲善之道也故序而記之

烈女姓李名蘭香長安諸生李氏婢也年十六父某以貧故得錢十五千鬻焉烈女性沈靜寡言笑無事不出外室出則亟反遇諸僕無一語亦未嘗獨出也李生以烈女之不凡也不以婢畜將爲求偶而字焉其僕張三者與烈女齒相若私計得之而未敢自達欲挑之者屢矣不可得閒積二三年愈欲得之會李氏有貴客盛爲張具舉家入廚下命烈女返樓中取具張三竊知之尾以行烈女登樓張三局其門自後擁之烈女怒批其頰益持之堅烈女大呼而樓去廚中遠不得聞烈女益大呼張三度事不成且敗露欲殺以滅口而倉卒無兵刃以麻稽刺其腹深數寸遂死李生妻怪烈女久不至命小婢瞞之樓局則亟以白李生生與他僕至抉門門局堅梯而上張三踞屋角發石擊僕顛呼曰蘭香死矣門不可開也李生詐曰第下且得活吾無苦汝乃下執之官論如法故事婢妾之以節烈死者其主不得入節孝祠表墓而已嗚呼世之人也將徒取其家世閱閱足以取重一時已哉將別其賢否而論列之也禮貴者不與賤者齒特其生存無事之日貴賤不可混耳若其立

節表行卓卓不可磨滅則其出於庸流下賤者爲尤難且家世閥閱之足以取重一時者何限其噴噴爲當時所矜慕既死而猶稱道之弗絕則在彼不在此安在其爲貴爲賤也雖然烈女之烈非獨於其死然也其嚴正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已見於平日矣彼特葆其性之所固然而守其行之不可污而何祀與不祀之足云

四貞女傳

彭紹升

程樹聘妻宋氏

林某聘妻陳氏淑睿及宋婢衛喜陳壽附見

景衛妻張某

失聘妻姜氏

桂王岱東女

錢某名失聘妻

王志曾聘妻施氏

彭紹升曰予年旣冠治古文思得當世奇節偉異之行紀其本未成一

家言久之不可得乃獨于吾鄉里間得四女焉女子也嗚呼豈不難哉宋貞女景衛長洲人高祖學朱明崇禎中以御史巡按山東我兵攻濟南守城死景衛年十二字邑人程樹少慧能讀九經通周易大義年十三補諸生未昏以哭大父殯景衛亟請于父及樹之未葬也歸于程是時姑已歿服素服拜其舅于庭入家廟行廟見禮舅之父方在殯成功服于柩前易齊衰于姑之前然後哭拜其夫之柩成禮于殯所稅服三年先是同縣有陳媛者名淑睿字于林未及行而壻殯居頃之有請

昏者遂自經死景衛高其義又聞其爲明檢討五經先生繼之裔以媛爲能不墜其家學作詩美之條貫經義穿穴先儒論說破鄙生小言欲以正俗自己志其辭曰禮義廉恥四維立綱常名教萬古植無愧于口無愧身無愧于身尤汲汲婦人再醮知身汙若乃未昏心每惑一身那可容二心心失誰云身不失卓哉陳媛毓名閨五經先生蘭芽茁習禮明詩幼字林桃夭未賦所天卒烈女不育更二夫相從地下尋靈匹見者哀號聞者悲大吏上言采訪寶旌門表墓佇恩榮文人詩歌盛綿帙嗟予抱璞偶未亡傳聞益覺心悽惻閒嘗讀書考五經管窺易象參彖翼男女睽而其志通已字未娶可推測坤道含章利永貞從一而終恆其德苦節悔亡不節嗟安節之亨甘節吉人心道心辨尙書精一微危中允執勤罔不凶德二三終始唯一臻厥極忠貞世篤緬家聲無忝爾祖躬自飭詩經三復柏舟篇髡彼兩髦我儀特斯人去也矢靡它勿匿初心矢靡慝在室自誓首共姜聖人取爲後世則郝鄒諸儒闡說殷原郝仲輿鄒肇毓俱云共姜未嫁死同穴而穀異室柏舟齊女中壘編乍至城門衛赴急保母請還置罔聞竟入持喪表衛國凡未適人許嫁矣春秋經傳標特筆僖公九年書伯姬何休公羊洞經術字而笄之待成人繫屬于人養

貞一明與未字之女殊原貞援引曝書集原注朱竹垞爲高蔣
婦貞爲行旨左穀梁弗沿襲其姬比例聖所褒堯峯南呴說堪憶原注
比附軒南學于計未昏猶予從伯母哭孝貞志銘卽輦之其姜許嫁纓爲禮記文名
以行媒遂相識兩家齋戒告鬼神壹與終身不改革娶有吉日未成昏
夫死亦如婿弔泣女服斬衰往夫門未嫁服同已娶式婦人不二斬謂
何天不二耳儀禮悉可服可往明可從愛人以德休姑息舉世昧經謂
過中此旨不明道幾熄人求盡倫安能過五倫祇恐常不及由來夫婦
比君臣策名亦有未受職清風孤竹師夷齊商朝未祿周恥食推觀子
弟事父兄豈必一一親顏色父子繼絕或背生兄弟前後或南北追思
孝友自性成非緣見而乃盡力朋從尙友及神交寧須把臂投膠漆揆
此可知婦與夫性眞相感當循率殷勤何必同衾稠問名已定羞差忒
當知勉義非溺情身潔心安理亦得幼從父母最初言初命是遵戒私
暱不悖于理曰無違許嫁之語由親出弗虧其體弗辱親立志不渝貴
在必奪則隨亡不奪存志不可奪命則畢愧存不若無愧亡幾希人禽
謹出入守貞殉烈易地同一心不二絕矯飾卓哉陳媛大節章浩然正
氣兩閒塞傷悲自署望門寡門在望矣未許卽旣云寡矣難再雙茲言

至正非偏刻鵠甘獨宿歌三年鳩告雙飛媒一逼遂將性命付輕紹僅
留心事傳遺墨視死如歸豈博名舍生取義寧圖逸唯媛家學五經明
察于倫理昭作述天經地義古今垂永永幽光爭皎日景衛旣歸程益
治經好讀先儒論學書婢姪環侍輒亹亹爲講說其于天人情性之故
倫物之大原敬意義欲出入之幾反已自得沛然而不疑居常病女教
不明二南之風浸熄女子知書者往往務藻繪夸飾爲才不知本而列
女傳諸書泛雜失統不足該徧道理乃會通古訓括先聖賢修身盡倫
之要作詩令諸娣姪歌習之其辭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道柔與
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人參天地維綱常曰人自是兼男女女豈非人甘
自阻寧唯男子希聖賢媛聖女有徒侶五官同具官則思五常同秉
常獨知三從應亦惇三物四德由來張四維從父從夫及從子謂從大
道莫背此從茲不辱理無違步趨德行蓺而已功在宜家德潤身言關
名教謹笑顰容貌端莊非艷麗禮義廉恥當遵循正用其情是率性善
養其氣是立命惡欲更有甚死生偷彊祇因殊肆敬人心道心辨危微
克念罔念分是非精思弗奪立其大貞知用致審其幾守身慎獨唯求
是彼君子女釐女士無愧于影無愧衾庶免小人同受訾太上立德次

言功不朽當其男子同莫云女子無所事德功言在人倫中夫主如君原不異男忠女節曷有二繫纓結帨心齊堅處變安常身等致愛媳愛女等愛兒義方尤賴母兼師前遺旁出并抱嗣一視同仁方盡慈母邪父邪孝姑舅嫂婦諸姑信朋友同堂娣姒女兄弟妾婢視臣如足手爲女爲媳爲母妻平生閱歷涂毋迷自欺自畫皆暴棄徽音在昔宜思齊窮通壽天任彼遇特立毋隨流俗誤內則中饋事女紅不願乎外行我素雖然苦樂由它人樂可自尋苦勿瞋天爵良貴何曾賤日新富有何憂貧人生百年那能久外物奉身竟何有自來列女至今存德立名垂眞不朽具備功言洵美才才萼根本德生來有節無才便是德有才無節誠堪哀德爲主也才爲輔允矣能文亦能武貌非所重隨賦形崇德踐形須法古以書相證克儉勤何妨識字能詩文國風半屬婦人作傳經續史章令聞詩文闡理鄙雕琢作字甚敬卽是學德發爲才著德容超出庸凡迥卓犖世羨女佛爲女僕姑尼孰箇知眞詮空障淨塵唯遏欲入道豈必談元禪聖人不過人倫至察于人倫大賢示五官盡職備五常三才參贊體易始異爲風兮長女乎兌爲澤兮少女呼離明中女乾坤照女亦宜爲君子儒是人豈有居人後出見紛萼遂爾謬奉盈一

覆水難收尙其無愧于屋漏無形之刑每在懷斯人斯可謂之佳善信
充實乃爲美西方美人庶得儕慎終保始起迄止制外養中表符裏防
微處處銘盤孟避嫌刻刻巖瓜李嗟予未嫁侮未亡靡它靡慝師其姜
節大餓小伊川訓廣平鐵石爲心腸若夫所處無不幸端宜中正而主
靜蒙以養之自幼嬰少小習慣時加省女子須教本考亭明白論語及
孝經推之女戒并家範定性好學先人型夜氣凜凜旦晝楷幾希人禽
恆勉勸諸艱厯試久鍊金纖塵難染無瑕玉貞以得一清寧俾閑邪敬
直女德修仁可成而義可守天合剛而地合柔主一無適聖賢志天地
之道物不貳日月有光崇效天山川有恆卑法地方景衛之未歸也聞
其姑病刺指血書疏籲天祈以身代及歸服夫服畢復爲姑稅服三年
逮事舅十餘年董家事大小有法度及夫兄再有子曰光欽請于宗黨
告廟立爲後乾隆三十一年景衛歸程三十三年矣年五十有三大吏
聞于

朝得旌如制初舅姑之喪其夫兄貧不克葬景衛尺寸累積逾三十年
始反葬舅姑于休甯之祖墓別葬夫于吳門光欽天以其弟嗣曰光鑑
景衛有婢子二曰衛喜字于張已而張死不再字曰陳壽嫁朱氏年二

十餘而寡無子皆依景衛以老云

同時有姜貞女桂者字張氏子年十九將行而張氏子夭舅姑先後相繼歿無所歸遂老于室有母耄矣扶攜左右不忍頃刻離工詩善繪事憐景衛之志爲作柏舟圖賦詩以贈之年四十而終桂之先山東萊陽人也曾祖行人垓與兄給事垛竝以國亡流寓蘇州後遂爲蘇州著姓

隸元和

王貞女者吳縣舉人王岱東女也年十六字錢氏子十九而壻歿女聞僵臥絕粒其祖父母彊起之居三年有請昏者大慟曰兒死晚矣復絕粒數日而死家人環之泣移時復甦其母撫女曰兒何自苦女曰天不早死兒先年兒私吞金環不死倉銀硃又不死頃復取金環吞之命當畢是矣兒有言願聽兒俾我合葬錢氏之墓者死不恨矣女既死壻之兄弟不啻迎其喪恐其置後且析產也今二十年矣尙不克葬

施貞女者吳縣人年十餘喪父依母兄以居好清淨不樂有家木瀆有王氏者兄弟三人俱好道事純陽真人謹嘗構乙雲山房習長生術其少者志曾旣長亦不願娶其兄彊爲擇婦得貞女焉居二年志曾歿時貞女年二十未嫁也赴聞遂毀容變服長齋奉佛習女紅自活居六年

聞其姑卒遂肩輿入王家哭拜成服頃之復還兄居又八年始辭兄詣王家闢老屋三閒自爨爲食日常局戶家中人時聞經聲歲餘有疾其兄省之貞女謂曰兄少住吾將行矣已而疾少閒家人爲好語慰之貞女曰吾不復過今日矣遂逝年三十七事在乾隆四十一年

李氏二節婦傳

魯仕驥

龍圖妻謝氏

子希程繼妻吳氏

建甯李節婦謝氏者同邑謝某女也年十八嫁李龍圖爲妻五年而龍圖客死遺孤一人曰希程節婦初聞夫死卽閉戶欲自經家人環救之得免已念子幼舅姑老思代夫終其事獨處一室厲節操勤奉養日取肉汁和糜粥以供甘旨舅姑爲忘其老希程旣長好施與家漸落節婦不爲意且日節嗇以助其施年四十七卒瀕卒遺言謂希程曰爾父死於外附身之物勿具吾何忍獨厚斂手足形足矣然必致骨汝父旁以終吾志也希程殯葬之如禮節婦吳氏者希程之繼室也初希程娶於姜生子昌梓而姜卒繼娶節婦三年生一子曰昌標希程繼卒時節婦年二十有四艱難撫二孤愛之如一終喪持門戶甚謹未幾所生昌標又殤節婦時時悲泣或勸其改適者節婦指昌梓曰李氏三世此耳

去此何依且婦人再醮吾恥之言畢哽咽已而昌梓成立鄉里誦爲篤行君子諸孫並以文行顯仲孫大仁以孝子稱節婦年八十乃終贊曰余與二節婦裔孫大儒交大儒嘗爲余述二節婦事乞余爲傳因次第之如此噫以二節婦之自勵其志卓然不奪大儒兄弟之能有立宜哉蓋漸積所致有由然矣

三女貞節記

劉台拱

胡志熊女蕭箕聘妻 孫全敞女王某名失聘妻 彭元瑞女曹秀

先子某名失聘妻

教諭楊君自金壇以書抵余言胡氏女事曰胡氏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箕蕭君充四庫寫書官卒於京師箕扶櫬南歸道病亦卒女聞之請於父母將守志於蕭氏父母不能奪遂歸焉時乾隆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台拱曰嗚呼此可以知天道矣自古忠孝節義動天地感鬼神載在簡冊昭然可見豈虛也哉余生平所聞見有高郵孫氏南昌彭氏二女皆卓卓可稱道感楊君之言并述其事著於篇孫氏者已卯江

南省解元全敝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
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爲爲母
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無
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
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爲然許之旣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尙
何歸遂留王氏女今年四十餘彭氏者今兵部尙書南昌公第四女也
許故禮部尙書新建曹公爲子婦曹氏子殤女尙幼已確然有志操非
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爲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
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
月曹公薨於位旣殯髽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殤子失
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
天子聞之曰可憐可憐每尙書進見輒問貞女

天語褒嘉不置云台拱寶應人而南昌公門下士也是以書二女之事
尤得其詳焉

二女貞節記

陶澍

唐錫桐女雷承恭聘妻 王中發聘妻吳氏晚香

唐氏女澧州人父曰錫桐母黎氏幼許字州學生雷開寅之子承恭承
恭年十七沒於水乾隆癸丑八月也先是女夢日色欲暮而皓月亭亭
出於波際方徘徊瞻望忽墜其左耳又夢承恭來與語若有悲意次日
訃至女披髮號泣欲奔喪家人止之不可乃載以往及至呼搶投地氣
絕者數四遂欲成服舅姑憐其幼弗許也女泣曰所以來者爲亡人一
杯麥飯計耳不然獨不可母家老哉舅姑終憐其幼令女之父母諭意
女怒曰奈何以女許人死而背之令作無嗣鬼耶若必欲相强女惟一
死謝耳遂止不歸方承恭沒時兄承寬之次子存愷生甫一歲舅姑察
女意堅乃立以爲嗣女哺養辛瘁寒暑之災夜或十數起稍長授之書
慈嚴交濟居平幽靜自持足跡罕至戶外家人亦敬其操而愛其德待
之有加禮焉女年十七稱未亡人今四十有五矣其夫之昆弟孝廉承
厚等從余游故余得知其詳而州人所傳乃謂女晨起梳沐見其夫影
鏡中驚告其母少頃聞訃其語頗怪余以問承厚乃云得之外人此蓋
重女之節者欲神其事以張之而不知其近於誣也夫忠孝節義足以
感動天地鬼神是以其事往往有出於恆情之外者方承恭凶間未至
而女已夢中見之不可謂非精誠之感通有以示之兆也而究之節烈

之性由於天定即使妖夢未形亦必夭死靡他以自行其心之所安而何俟於語怪也哉近歲吾邑有吳氏晚香者許字王氏子中發未嫁而中發死欲奔喪不得則爲位而哭其父母大怒以爲不祥女哭益慟則父母詬益厲女知必奪其節遂縊而死而夫靈位身衰絰也時先君子方以纂輯邑志人城聞之泣告於令令亦泣旁坐者皆泣因使人詢其家其父母益怒標使者出諸門謂女縊鬼未嫁而喪安用節烈爲於是乃據其夫家狀詳請旌典復以無資格於司吏先君子病革時語及猶爲流涕澍奉諱歸里之次年言其事史柘溪方伯方伯惻然迭飭具狀歲丁卯乃得彙題被旌夫唐氏女之與吳氏女其心一也吳氏女不幸不遇賢父母不能遂其志而至於死唐氏女雖不幸而其舅姑父母卒能委曲以聽而爲其夫全已斷之縗則不幸而猶有甚幸者書之又以慶女之遭也

三烈婦傳

丁子復

朱國祥妻王氏 李鉉女錢璞堂聘妻 樊晉肱女婉李某欲聘

烈婦王氏嘉興餘賢里人年十八歸朱國祥世業農梅會里人六載夫

亡事姑撫兩女早夜勞作以爲事畜資終喪姑欲奪其志烈婦婉言願終事姑怒曰汝少無子將何賴汝夫兄行娶婦奉我焉用汝我意已決無自苦氏飲泣不言姑喜以爲從已也及迎者在門姑促行烈婦慰撫兩女色殊和徐起入臥室姑以其攜取所用物不少防久不出怪之闢其室縊牀頭死矣年二十六又前十餘年有錢璞堂所聘李氏國學生鉉女將結縭夫亡父母不使知有戚屬洩其事女手製喪服不食七日瀕死伏枕叩別父母請以喪服斂一慟而絕年二十五又前二十餘年李某逸其名聘樊氏晉肱女名婉婉性慧通女史未嫁夫亡樊屏飲食不進作絕命詞自縊死嘉慶十九年學使汪公廷珍以致命遂志扁其里門

任寨邨二十烈女合傳

耿興宗

何李氏 張王氏 劉王氏 馮劉氏 傅李氏 任趙氏 任周氏 任宋氏 任邱氏 任張氏 任趙氏 趙葉氏 李張氏 張趙氏 崔邢氏 何氏女 馮氏女 傅氏女 熊氏女

方伯栗公甄核中州貞孝烈節之婦若女將爲之請旌於

朝憲檄初下寶豐人士勾予敘其邑列女之行實者步武相銜時予已
謝遣學侶治嚴將旋爲之特留數夕分占以給不忍後時因於其中得
二十人焉死尤烈而志尤足矜也先是嘉慶庚申敎匪跳梁距任寨村
不十里男子勝兵者人自爲戰此二十人與同村之婦女避於樓羣匪
豔其中有佳麗併力以攻不能克乃擁禾黍之在場者環樓而焚之火
惑而蒸石烷瓦飛樓中人見勢迫有穴牆跳免者或欲與二十人踵其
後二十人同聲曰逆匪盈野理難自拔萬一求死不得何顏食息於人
間夫死於刃死於水與死於火死同也惟畢命於此迺不使輕薄者得
談助吾儕意決矣俄而風起火益怒二十人與樓俱爲灰燼後之人卽
其地招魂起墓焉唐人李習之雄於文以出沒人自負尤以傳高愍女
爲生平快心事且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又曰異哉
愍女之行而不家閨戶知也若此二十人旣已寵以

綸音布諸近遙矣天下之爲女與妻者有所勸以自愛鬚眉男子聞風
而革其頑鈍無恥之習又豈有異情耶二十人中已適人者爲何李氏
張王氏劉王氏馮劉氏傳李氏任趙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張氏
任趙氏趙葉氏李張氏張趙氏崔邢氏貞而未字者爲何氏馮氏傳氏

熊氏崔氏

三烈婦傳

張士元

吳榕妻沈氏

張召棠妻徐氏

賀邦達妻陸氏

昔俞定甫嘗爲余述震澤鎮吳烈婦事云烈婦沈氏嫁吳榕二年而榕死無子婦志不獨生其母遣三嫗守護之婦於是不復言死俗遭喪每七日一祭四十九日爲終七次日婦遣一嫗問母起居一嫗往佛寺禮佛其一嫗出房卽局戶自經死事聞於

上得旌門如制距今已十餘年復得桐鄉張烈婦事婦徐氏歸縣學生張召棠召棠病療死無子婦不食欲死所親守之數日不得死乃復食強爲款語守者司之稍怠一夕婦以好語遣之去夜半乃縊時嘉慶戊寅二月去夫死時餘一月是事得之余壻倪祖寬而張鐵夫復以賀烈婦狀示余烈婦陸氏居震澤之平望鎮許嫁賀邦達烈婦父母亡年十二養于賀氏後邦達遘疾且死賀翁信卜人言扶病成昏而邦達實不能昏也逾月竟死翁遂無子人謂陸氏女雖昏猶處子也因勸賀翁納事者愛妾實殺妾妾生死歸于賀氏有渝此志天其誅滅之於是舅姑壻婦聞之泣然曰誠若此吾必死遂邀賀氏族姻至拜且泣曰諸言妾

泣眾亦泣前議乃止久之婦語姑曰夜來數夢見吾夫豈常隨我耶尋閨閣不出姑麥戶而入則縊死矣嘉慶辛未四月十四日也距邦達死時蓋三年年十有八此三烈婦者死皆得其正而賀氏婦之殉夫爲尤難彼吳氏張氏所連皆衣冠之族漸濡詩禮之訓且成昏已歷歲月矣至賀氏名爲夫婦未有一日之燕好又家世業農無所受于庭訓而能自全其節此稟之天性者也余讀史見人臣遭國家之變嘗有同僚相約以死而遲滯久之竟改仕新朝者蓋死節之難如此區區婦女抗志閨閣之中乃毅然以一死謝故夫前後不相謀而符合豈不卓哉

張烈女馮孝婦傳

李兆洛

張蕙南女沈盤德聘妻

吉龍大妻馮氏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聞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傳之烈女姓張氏邑文成里人父曰蕙南女子于同里沈盤德而父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爲童養媳婿之父善寶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謔女女

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聞乘
閒得問安否而密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
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爲優舉家往觀女獨在
善寶驟逼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
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龍大童
養焉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臥起皆需
婦翁姑皆敬愛焉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婦
引之歸翁怒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閒得一人分其勞
甚善因攜臥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閒拮据操作龍大時時
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
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逼之
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還龍大
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
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網此聞者所爲
豎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爲婉轉徘徊以求保全

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柰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慕其舅其夫以自襍哉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碑傳集卷一百六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末上目錄

附存文

侯屏翰傳

張洲

黃江陶公必銓墓表

謝振定

紀聞

方孝標

跋劉虞清詩卷

藍千秋

沈君德鴻墓表

秦瀛

綜覈名實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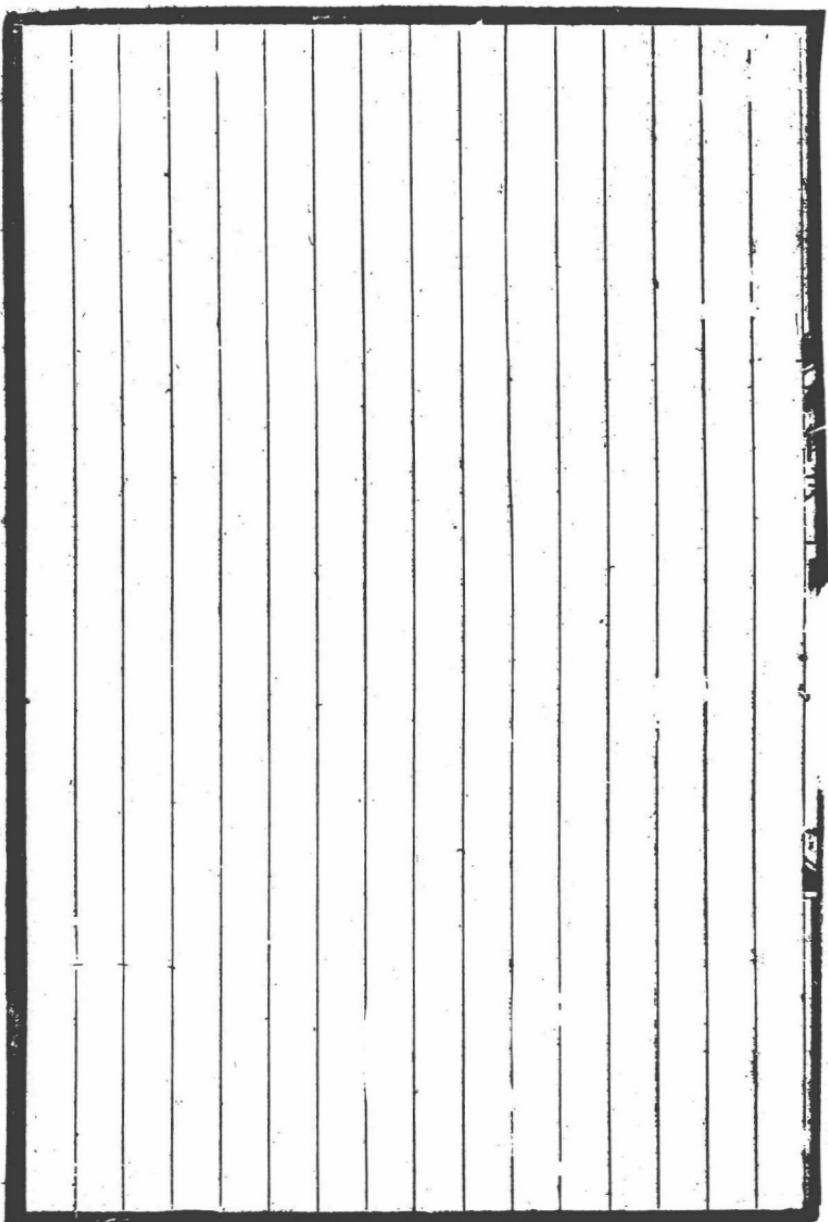
謝階樹

詩僧野蠶碎琴傳

秦瀛

潮音哀辭

顧陳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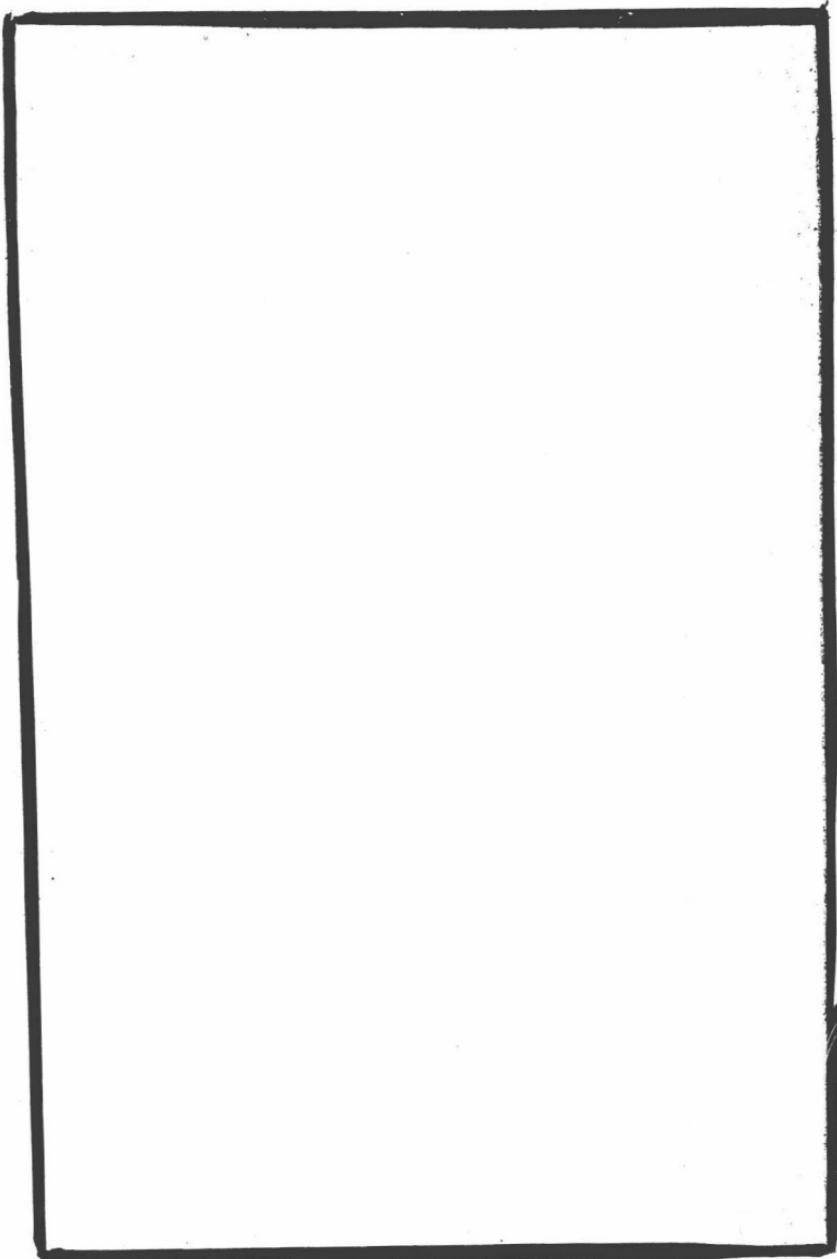
7336

碑傳集

第六十冊
附存文

集外文

卷末上
之末下



7338

碑傳集卷末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附存文

侯屏翰傳

張洲

侯憲百者名屏翰憲百其字號敬齋世居蓋屋西關里生而聰穎善誦讀然性敦重介介然動止必以禮見人非禮者心輒惡之爲縣學諸生倉廩餼乾隆丙子歲督學張公拜賡舉學行優者貢成均陝甘僅二人其一憲百也憲百以父母且老難遠違膝下辭不欲往父母趨之不獲已赴京就太學肄業初至眾見其介介然也或以爲迂且笑之久乃帖然服也顧愈益敬重己卯春關中人士居京邸者無已仕未仕爲酒會敘鄉誼焉侍御史公茂主茲會吾鄉居成均者共得數人故事人人專啟也侍御顧共一啟於是人人竊相議期謝不赴且笑歌行酒卽又爲呼手勢令羣共謹譁陽爲勿有侍御其目者以故謾之乃憲百則獨以爲非禮心弗樂鬱鬱然也夙嬰羸疾久之無何益甚是年六月遂卒於京邸訃音至蓋邑搢紳士聞者罔弗歎惜之其葬也庶常雒南薛寧廷表其墓至擬之二曲蓋甚重其人云

南林子曰憲百弟憲持暨良翰益咸從余遊故憲百行事知之獨特詳聞督學策試秀才時憲百顧第對所知而所弗知卽第自注弗知乃弗矯飾爲知或譏之以爲策對無茲體例曰業有未知而又胡可自欺欺人於平難哉儻所謂直諒其近之與夫世之冀倖獲取科名固不乏矯飾者矣

萸江陶公必銓墓表

謝振定

公諱必銓字士升姓陶氏湖南安化人也所居瀕茱萸江故號萸江其先世自江右吉州來遷於此代有隱德父寅亮公性純篤有還遺金事聞於時母李太安人夢吞桃實而誕公幼敏慧好學如成人及補博士弟子員益殫心經傳旣又從長沙余存吾太史湘潭羅慎齋鴻臚遊業益進試輒冠其偶先後受知於學使者泰和姚雪門昆明錢南園二先生二先生固皆以振興文教公慎廉明稱者也公爲文務沈思獨往宗天崇大家不屑時趨爲諸生幾三十年屢薦不獲雋終不易所學且以此訓其二子及庚申科鄉試與其長君同入闈同薦同出第九房比揭曉長君得附解而公以額滿遺論者謂科名關乎運數其信然也耶抑亦稽古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造物者之乘除消息固有不可測度

者在耶初公爲諸生時見義無不爲值儉歲有餓莩死者公倡義募棺槨葬之或費縮則躬任橐裡畚築之役不以爲瘁又嘗葺學校訂族譜修邑志率以實心力任之人亦信其誠慤每徒步糾貲鄉里閒立集至今安邑之言急公好義者必首公而公顧不自以爲功也居恆尙氣節重然諾胸中豁然無畛域里居時周困濟急無虛日見人有一善之長孜孜稱道之不絕於口常自以爲不及至意所不可者必面折之雷抒電激風馳雨驟事過復恬怡如故人亦諒其無他心故無怨之者有族子偕匪人遊誘之博公直前痛懲之後遂悔悟改行涕泣踰門謝其剛方正直誠能感人類如此長君之以計偕來都也公諭以不得第宜益奮於學又慮客居無書引新城王尙書每月三日購書琉璃廠事戒以勿惜旅貲荒學業長君以是益厲志閱歲成進士爲庶常蓋秉之庭訓爲多云已而長君請急歸省歲餘公數促之來謂受

朝廷官不宜家食且異日爲明體達用之材者在此行也歲乙丑長君散館入高等授編修譽且隆起惟時念力不能迎養輒望雲太息余數慰藉之而公竟以是年病卒於里舍年僅五十有一鄉里中識與不識無不爲之咨嗟而悽愴是非有道之士烏足以致此長君旣得間戴

星而奔瀕行手狀略示余又言公性情心術大致與余同諧謂以隧道之詞請夫以余之弇拙迂直不合於時宜也人方以爲怪而長君顧若有取焉則公生平之所自樹立與其所教人者可知也已公有著述若干種余未獲親展誦故不書其子姓世序及生卒月日兆域之方向別具於銘狀中者亦不復書也

紀聞

方孝標

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謹其欲以制禮故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又曰孝毋衰於妻子自世道日降於是六禮已定而或以貧富貴賤易其心者有遭時不幸而舍其親愛以圖全其輕重者雖不得已於禮實悖所恃有敦禮之士主持而表章之風俗始可以正潛德始可以彰然則有志者三要五聽之際苟事類此可不慎矜恤恒務得其當哉以余聞余友張公禹水所讞兩事雖亦聽訟之常而於世道豈曰小補張公以名進士始令陝西之延長縣繼佐河南之南陽府所至多善政於事之有關倫理者莫不其難其慎而此兩事則尤奇一爲延長縣儒生鄭賦奇幼卽締婚於諸生李友梅之女曰宋宋者後家落友梅遂欲以其女鬻妾於晉賈趙有材而使其兄國

俊脅賦奇以退婚賦奇不得已佯許之而辯訴公公株友梅問故友梅曰彼貧甚突無炊牀無蓐向索二十金以具聘不能應而晉賈實倍以娶我女我已約十金償彼付其半矣何訴諸公曰唯唯有李樹望者賦奇之舅鄭知命者賦奇之季父皆庶人而在官者公陰召之來曰汝甥汝姪不有其室如此汝忍坐視乎皆曰不忍然則柰何曰彼貧甚突無炊牀無蓐公曰汝但能推其不忍之心我能使之突有炊牀有蓐何如二人皆拜且謝公於是以銀若干授樹望曰以此買羊豕各一羣以此購米與酒各一石至期來毋洩又以銀若干授知命曰以此製衣履以此製衾褥至期來毋洩又問賦奇家尙何有曰牛一頭耳值幾何曰可十金公曰牽之來惟余命退命侍妾私具巾幘冠珥曰惟余命於是擇初六日吉遂期以初六日鞫此兩造必具母女必來友梅慙女出而私勾公公曰無他賦奇失妻十金不能厭余將視汝女果美當令趙賈益檄召當以明日往可集車騎鼓樂銃礮旌旗以俟蓋延俗朴惟令出而僅有車騎鼓樂銃礮旌旗也又命吏抱牘隨若將聞之守者初六日晨出卽命駕之郡友梅懼其聞守也頓首乞卽鞫公曰迫矣乞再三曰兩

造具否曰具矣母女來否曰來於是攝衣入座疾呼賦奇與友梅質無異呼晉賈人蒼顏皤腹蝟鬚如刺傖父也皆麾之下獨召宋宋前曰汝父於汝生時卽許婚鄭計十七年矣汝弱女也易約罪無與余觀汝夫年可十八九美丰神善應對異日將不終貧賤者汝又靜好如此佳耦也晉賈老且醜而遠父母兄弟且媵娣皆不可知汝願何適宋宋低首嘿無對曰汝羞言耶何願則何顧宋宋宛轉嬌懼良久注視鄭且淚下焉公大怒呼友梅而詈之曰汝尙得爲諸生乎六禮已定而貧富易心不義女意如此而強以不得所不仁不仁不義敢侮吾法哉侮法有常刑友梅曰彼貧甚柰何公曰汝苦其突無炊牀無蓐乎於是顧樹望曰羊豕米酒安在曰在左顧知命曰衣履衾褥安在曰在右問鼓樂曰疊奏矣問銃礮曰發聲矣友梅曰無聘柰何曰牛一頭可十金向所付五金具在而余割俸五金有之矣曰無巾幘冠珥柰何曰有出所具於飾無缺命其母當眾前爲女妝公易服以臨使兩少年旅進拜於庭乘車騎馬旌旗前導邑之人歡譁笑樂聚觀若堵及公擢南陽時賦奇與宋宋亦旣抱子送於道矣莅南陽有一日夜半忽傳聲急乃觀察某公之役持一籤曰某公夜飲歸有民王大有要告其弟王全匿逃人男

婦二命公協役捕之公曰匿逃重典觀察嚴令復協役夜至其家恐愚民懼有他變役曰某公方待晨報不可緩也公諭王大有曰此非小事匿逃實則汝弟罪無辭不實將反坐大有辭遁公曰有故矣問其地曰董官曰距城三十里於是卽命一役徒手偕道役往曰無擾擾無赦明日果拘王全及一少男子一少婦來察其貌全與少男子雖長幼不同而面目甚類於是訊全曰汝何故匿逃全曰此我子也豈逃人乎曰汝子何言逃曰我子向生七歲而掠於寇道遺唐縣某邨爲一王姓之翁嫗所拾養之十年我始聞而往視之翁嫗泣曰此而子何言但公姥老無嗣旦夕就木實不忍所養之生離也我有田數畝屋一區曷俟我公姥死而皆以歸而子乎去年嫗死我攜子歸豈逃人乎少婦何人曰我妾也曰妾買自軍營乎曰非也此唐縣謝萬程之妻李氏去年七月二十日萬程賣妻而我以二十四金買之爲妾妾性摯來涕泣不已惟願供織紝而已豈逃人乎公疑之急拘萬程來曰果我妻也何故賣曰我父廩生謝儀七月死而無棺我痛父尸之暴也又貧無計欲賣妻以葬父而不忍言妻知之哭請行遂歸諸王耳公驚曰古有傭身葬父者世傳至孝汝乃賣妻妻人至愛也而舍之可爲孝矣尙欲復合乎曰妻無

失德且生子名俊娃五月而離今彌歲矣又聞妻在王氏能艱難以守身我豈不欲合而無其償敢望諸公於是命抱其子入而出李氏使相見夫妻母子互抱持哭失聲動堂廡觀者皆沾襟公召王全曰萬程苦孝李氏苦節我以二十四金償汝而還所天可乎全叩首惟命乃數大有曰誑宜坐然非汝之誑無以顯萬程之孝是亦有闡幽功鞭而釋之取金花彩幣挂萬程夫婦同以歸而旌其門曰賣妻葬父由是一時司道守倅屬令皆傳以爲美談爭解金贈孝子或有市田與屋以居之者而萬程夫婦遂成中產云考其日亦七月二十日也距賣妻時適一周殆天乎嗚呼此兩事一爲風俗之正一爲潛德之章使聞而不爲之傳則愚者何勉賢者何勸故余爲紀而余友宋長石博學善音律又譜爲傳奇以播之非爲張公爲婚姻之禮也爲孝之毋衰於妻子也

跋劉虞清詩卷

藍千秋

詩起于聲卒復返於聲聲繇心生萬物莫不然物無心而有聲非無心也觸之能鳴則性情具焉物有聲而無言非無言也言具于聲故三犧之用介葛盧知之人靈於萬物維聲亦然聲之妙爲言言之妙爲詩詩被諸樂復還於聲以感萬物聲同故也古之詩不存存者三百篇感而

有言言無匿志彼直以性情相示耳去聲未遠故感人最易後世之詩不然記載繁則取資也博糾繩密則措步也危博且危故鈍者病之敏者溺焉強綴爲言支離堙鬱與古判矣李唐標之令甲陶鑄一代高者遂能入而不溺自揭其性情以與古近若李杜輩是已近代樹的於經義名甚美而課最又簡李唐所攻過而弗問可矣復不自己而强置力焉溺者弗出病者變爲剽賊眞宰亾而篇什溢栩栩然自喻適志於是萬彙之聲無不可知獨人之爲詩也不可知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虞清之詩微婉靜逸密而不纖彼直游泳性靈折旋唐律而未嘗有人之說者存也故吾一見而能知之而益歎世之強綴爲詩者之自汨其性情也然吾觀虞清之爲人淵靜而慤泊然若無所營其質與人異則其能爲詩也無惑焉

沈君德鴻墓表

秦瀛

秀水沈君秋渚以嘉慶七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先是南康謝公蘊山巡撫廣西君參其幕無何君歸謝公歿而君亦歿其孤作梅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逾年而余始表之君諱德鴻字磐谷秋渚其號也先世自吳江盛澤遷秀水祖聚元縣學生父世錦亦諸生以君職

贈奉直大夫妣陳氏贈宜人君少嗜讀書操觚爲文輒工補弟子員學使者試輒高等補增廣生家貧丁內外艱乃以幕游江南時謝公自翰林出守揚州延爲書記而君於刀筆筐篋之學無不通其後公罷官再起君雖嘗游歷他幕大抵從公之日爲多乾隆六十年公司臬浙江尋權布政使而余代其事君始來余幕會閩中饑浙江撫部請由海道運餉賑之舟甫發而海盜乘機肆劫掠撫部赴台州督勦捕而運艘之受雇者分泊甯波海口皆鼓噪余亟馳往挈君行至則集船戶曉以利害曰若輩羈此苦無食耳吾當給若輩食旦暮盜潰散卽令官兵護若輩行眾皆諾曰願如公言而署定海鎮獲難民蔡長興等以盜申撫部撫部遽入奏而檄余治其獄諸船戶多閩人與蔡長興等有連復闖于市欲俟其至而遮諸塗余出示解散之鞠之果難民遂以實報撫部時余晨見官吏晝治獄夜點鄉勇而以一切文書資之君君事至立辦無留滯屬撫部又檄蔡長興等械送台州君慮下府縣覆治仍周內其罪余曰撫部賢者也當面謁力爭之由是君復隨余至台覆治者果當蔡長興等爲盜余告撫部卒省釋提督某者方隨撫部在台余在甯波時以定海勢方殷趨提軍赴定海而提軍託疾不行署定海鎮某故懦怯又

誣難民爲盜余因並請撫部劾奏之屬君代草呈撫部事雖寢而余與
君商搉吏事議論多相中大率類此是年謝公遷晉藩去余亦謝臬事
越歲公復來君又在公幕凡三年謝公始奉撫粵之命君以道遠不欲
行公固要之乃行嘉慶六年余在湖南輒聞公張弛厝注得君爲助犧
然有當於人書間還往君數附書寄問情好無閒迨余謝病君以入貲
爲令候除歸而遽以病沒嗚呼以君之才洞曉時務僅假於人以略見
諸事今之幕僚非如唐宋節鎮得自辟置有職事不得已由他途進將
得官而天奪之余嚮以謝公以交君今皆沒朋舊之凌替人命之不常
不皆有恫于余心者耶君居家孝友工詩尤好藏書得三萬餘卷購介
石樓貯之法書名畫佳硯充牣其中援例捐布政使理問加一級繼以
工賑例捐知縣卽用娶吳氏諸生虔位女封宜人子二長作梅太學生
吳出作楫候選從九品側出後從父德融孫求焜求焯孫女三君生平
志行具行狀者大都前後參謝公幕時事余不具著而獨按古人義法
舉余之所以知君者以表之烏虖是亦足以表君矣

綜覈名實摺子

謝階樹

臣以愚闇過蒙知遇自去歲十月以來由編修擢至洗馬凡歷兩轉超

五階復蒙恩越次充補講官臣伏自循省職在記注與有言責恐以素
食見棄清時行止跼蹐身若負重廢寢忘餐以日以月進惟古者受祿
不誣之戒退念人臣先資拜獻之義用竭惓惓之思以畢顚顚之愚伏
乞

清燕之餘俯賜采覽臣不勝幸甚臣竊惟當今之務在於綜覈名實而
已名何在公卿大夫士農工商是也實何在公卿大夫所司之職士農
工商所執之藝是也制公卿大夫百官之位定士農工商四民之業今
非有異於古所云也然而治不古若者何也天下之人皆恬然各安於
其名而不自知其失實也故綜一事而覈之則法得其實焉綜一人而
覈之則用得其實焉綜天下之人之事而覈之則治得其實焉此古之
帝王乘時勢而獨用其權以礪世磨鈍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自卽位以來凡用人行政諸大端固已統攬天下之大勢以
知其利病之處而權衡於輕重緩急之間若挈裘領而頓之順者不可
勝數也國家立法制度以綱紀倫物至備也按籍而稽之至明也進言
者此畫一奇焉彼獻一策焉固未能灼然有見於其事之本末以爲必
如是而後可行者也臣所言者官不易人而立事不易法而治但使綜

覈之權操之自上名實之效應之於下人人官其官事其事而天下固已治矣臣請先言覈大臣之法舜告羣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是時事舜者五臣也而舜乃爲此過慮何也蓋聖人杜漸防微之意以爲後世人臣獻可替否者戒也臣聞古之官人也將大用之必先使之勞於外以習知民事故漢唐輔臣多自刺史郡守爰立以其閱天下之事多也夫人臣願忠非難能自致其忠爲難忠在心而所以致其忠者在事天下之事古今之變非一致也事有內有外人有知有不知吏之甘苦民之情僞非可據己見測識也非可援古書按驗也而詔旨之行則又自內以及外者也臣愚以爲樞密之地宜覈計大臣之通知內外者置諸左右朝夕承聖問贊皇謨然後事可無變而民聽不惑臣聞上之出令也如風之行而雷之奮不可違也昔唐太宗命中書門下駁正詔勅蓋亦欲簡近臣以資襄贊之益而後世或以爲貞觀之治由此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然則人臣之能議事而不迷者又在於學矣臣愚不足以知大臣之學而臣朝和也則言朝和也部督撫諸大臣前日之翰林也今日之翰林後日之閣部督撫諸大臣

也然則翰林者將使之學爲大臣者也未爲大臣而學之已爲大臣則將行之矣而今但以詩賦試之如有大臣於此曰習詩賦廢閣公事必絃白簡而罹刑章矣不必大臣也一旦推擇而外任之此事便廢矣是試乎其不必學也學乎其不必用也夫詩者六藝之一賦者古詩之流能者兼之可也采之以觀風俗可也自爲之以歌詠承平可也非所以徵實學也然則翰林之所謂實學者何也窮經研史以通時務而已國家之待翰林也不任以官守不苛以言責優其禮貌寬其考成可謂厚矣天下嚮於其名而慕之以爲此教育英才之地也臣亦以爲翰林之英才不乏也茲又伏遇

陛下敦崇實學之際思出其才學以戴翼

聖世者甚眾而或牽制於時俗之喜忌凡平日所爲講習討論於經世之學者鬱於胸而不得發臣甚惜之夫忠義之心根於性而生者也功業之建觸於事而發者也幹濟之略篤於學而成者也今大臣中之通曉時務而有守有爲者亦大半出於翰林蓋旣具忠亮之資而又久膺外任以自得於躬行閱歷之餘非考試詩賦之效然則同具願忠之心而或有不能自致者豈其慮事有未周哉素所學者非也

朝廷爲翰林而設掌院之官所以爲翰林率也所以爲翰林督也一院之事掌之一院之人才宜知之矣凡爲掌院者雖兼銜不必責以他劇任使得與諸翰林公見有期日至期會於庭講論乎經藝稽合乎同異考古今治亂之由審政事得失之故月課其所學時徵其所業歲計其所能書於籍而藏之其有敦行誼通古今習典故能文章是才學冠曹偶也則以時奏聞是雖未至大考之期而其考之固已久矣今大考申以六年爲時甚曠也試以詩賦爲法甚隘也臣愚以爲三年大比卽統翰林於廷而問以時務令傳經史以對以觀其守經達權之學經事綜物之識詩賦或再試之以驗其多識之敏涵養德性之功旣進御分爲等第高下而籍記之如法其列高等者令以月日輪班分直禁廬以待召見而隨事問之旣窮之以聖學而又照之以天光造次敷奏之際不可得而廢也旣有徵矣然後簡爲侍從番休遞上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如此則不特翰林無曠職之人而國家亦無難舉之事知人於是官人於是是故三年而得窮經研史之士矣六年而得博古通今之儒矣九年而得明體適用之大臣矣夫明體適用之大臣

朝廷豈不惟日望之而與之共天下事哉求之於實學而已臣伏見數

月之閒

陛下固已覈外臣而進退若干人矣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故天下一聞

宸旨之頒而咸服知人之哲羣然欲出其心腹腎腸於塵穢之中而湔之冰壺雖未嘗盡天下司牧之官而易之而固已盡天下司牧之官之心而易之矣匪獨外臣也卽在京諸司百執事皆旦夕自考其行爲一仰首而懷懷若帝天之臨其上及其鋒而礪之而綜覈之法可乘而施焉方今日而欲綜覈名實內則先自翰林始外則先自州縣官始覈翰林而後有佐治宣化之大臣覈州縣官而後有畏法愛民之小臣其他覈臺閣部院之法如翰林覈藩臬道府之法如州縣而又令州縣官覈其所治士農工商之民庶諸臣各得以其所司之職互相鈐轄而功過皆實覈翰林之說臣旣已明之矣而謂外吏之必先覈州縣官者何也爲其親民也夫民事孰重勸農桑興學校而已而今考績之期不以入計冊計冊所書乃其所自爲也大吏卽如其意而書之以爲不職者已劾之矣其餘皆魯衛之政也不得已則仍以資格爲斷以示公其以治績日月上聞得邀不次之擢者必曰斷疑獄若干起獲逸盜若干人是

亦爲政非政本也若其勸農則民有業若其興學則民有行獄且不興盜於何有宜先以此二事爲殿最而條別其他治行日著者附麗焉則政本立矣故事州縣官有治績者行取爲御史臣以爲宜復此典以獎賢能吏其利有四一曰民隱可達二曰吏情可通三曰內外相維四曰大小相制且令天下知

朝廷之重實政如此也則皆樂自効矣董仲舒策曰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考績之法未有善於此者也臣竊觀先王之世非獨其臣賢也雖野人亦知學問免置之詩是也蓋其時化行俗美眾賢雜遷上下相應以禮義之事天下聞其風而興起薰其德而善良故恣上之所取之而人才常不乏也是又當自舉人始矣何則翰林之官非舉人不得至焉州縣官亦大半舉人爲之夫生員不敢舍業以嬉者畏學政之考試教官之程督也彼舉人者無考試之事無程督之人自非豪傑能自立之士則頌詩書知禮義者鮮矣臣蓋見翰林州縣官之皆出於其中而其始或如此也夫名之爲舉人者以其見舉於人也今所舉者何等也則亦徒相美以名而已矣宜畀其綜覈之權於學政而試之其法與生員同而參問政事令作策論或判而甲乙之如此則舉人急於自

勑而問學矣生員之行若者優若者劣教官既於試日申學政矣舉人則飭州縣官平日參稽鄉論而豫察之具名籍署其行能亦以優劣申於學政如生員而驗之於文文行兼優者爲上次論行次論文有劣行者文雖中程不錄以歲終貢於吏部如貢士之法如此則舉人不敢爲非而敦行矣會試之後則又集試於吏部以觀學政之能然後差次選之以爲州縣官則所舉者實矣督撫大吏又從而廉察之則皆良吏矣其願應會試者聽若候選未得闕者則令爲本州縣書院之長以敎訓其鄉之秀士今之書院古之鄉學也今之院長古之鄉大夫也今則不擇行能而爲游談之士之利藪矣士何由勸教何由成匹夫行善於其鄉則不善人遠以其言行習而矜式近也故院長宜以鄉人爲之而又卽秀士之所造以察院長所以教之之法天下彬彬多經明行修之士矣此興學校之驗也古者取士之途甚寬而用人之法甚嚴今也取士之途甚隘而用人之法太濫故奇才異能不羈之士往往沉廢伏匿於下而奔競躁進之徒詭法以中有司之程度則擢高科而登顯仕非難也今正途惟進士一科而內外大小諸臣皆從此出是隘也一登進士不復澄汰雖濫竽之徒資格一深翔步而取卿相是濫也記曰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非一致也臣愚以爲宜
因古制立德事言三科以覈舉人德以教士事以治民言以習文皆令
學政參鄉舉里選之法而澄敘之猶是行今科舉之制而名實副矣舉
人以下則仍試以時文如例臣謂取士之法莫善於時文以其心聖賢
之心以立言學之所至不可誣也而今之時文無他焉勦說而已矣雷
同而已矣庸腐熟爛日益以甚於是卽其所朝夕誦習者亦名存而實
亡今日之見取於人者後日之所以取人者也如是遞相取以至于無
窮竊恐益務浮文而壞心術矣方今欲致治必先得賢欲得賢必先取
士欲取士必先正其士所取之具則文是也文風正然後士品端士品
端然後賢才出賢才之心不可見也而觀其文其心正者其文和以舒
其心邪者其文險以陂其心明者其文曲以暘其心闇者其文迂以緩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取士之道也且夫士亦民而已矣古之民四
士居其一農居其一工居其一商賈居其一而今之民五情游無業之
民又居其一非惟居其一且倍之矣夫此惰游無業之民卽其可士可
農可工可商之民也今不幸失業而爲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民而又
求衣食以困士農工商之民故民益貧而盜賊滋多彼豈甘餓殍其身

體哉又豈願鉄鑽其要領哉求所以衣食者不可得而姑出此焉是先
蒙士農工商之名而後據盜賊之實也爲政者不以士農工商治之而
以盜賊治之是向求爲士農工商而不得者今且甘爲盜賊而不辭矣
古者論民之行以士爲首論民之業以農爲本工商爲末而賤之故工
者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賈者不衣帛不乘車亦不與士齒所以賤
之也今之由工商而貴者蓋有之矣於是天下之背本趨末者眾而農
益困夫欲民富莫如力農農之爲業資於土而出於力王制曰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先王以土制土以民養民之道是以
不勞而民安不賞而民勸議者曰今之世不患有曠土而患有游民地
不加闢而民日以生謠曰一人二子十世千丁固可慮也而臣以爲不
然請卽臣所居之縣論之宜黃小縣也山眾而嶮水湍而激土饑而鳥
計一縣四至之境其地方二百里有奇山川原隰藪澤園林廬舍道途
墳墓三分去二其一以爲田地瘠民貧無踰於此者矣然一縣歲入之
穀中歲猶足餘來歲半歲之食豐歲則餘一歲非甚災沴民無菜色野
無餓殍如故也蓋自數十年閒人之自爲消息於一縣之地者其數亦
大略相當而天下可知已禹貢營九州之地而分九等之田雍州爲上

上揚州爲下下自陝以西古雍州之地也自江以南古揚州之地也今
田賦反是何也蓋古則就兩州之土性言之今則就兩州之人功言之
耳若以雍州之土而加以揚州之人功竊意雍州壤土所出必十倍於
揚州矣臣又卽所過之地言之臣嘗至貴州矣山之磊磈水之澈冽土
之境墳又有甚於宜黃者也壤地褊小不足以當江南之一郡而又險
絕懸繩度笮乃得至焉滇之金錫不可以方船而下也楚之魚米不可
以連軌而上也而其用亦足蓋民力勤也及驅車而過齊魯燕趙之郊
或赤地數十里無寸草焉此數十里之赤地治之皆田也然則北地之
曠土多矣臣又嘗問知其樹秧五穀其力盡於播種而止旣入土袖手
望雨而已若雨澤愆期往往盡東其晦而無一粒之粟者無一溉之功
也臣竊觀江以南之農夫則大異自始耕而播而耘而耔以至於築場
納稼粒粒皆膏血也苗未生則斃蓬顆以平之苗旣生則畚灰糞以培
澆固有以防之矣卽不幸遇旱抱甕相望也桔槔相聞也蓋土脈旣滋
則地利盡出地利旣出則人力益勤如是至於冬然後乃庶幾少休焉
猶未敢遽休也則又种果蔬蔬菜竹木蓋終歲無暇日矣終身無遺力

矣是故舉河以北之農而較之江南則惰農也且夫燕趙之地古所稱五穀不生者也而豐潤玉田諸縣至今多稻何也然則古之所謂五穀不生者非不生於地不生於人也而今之稻止於此者地之利未盡出人之力未盡施也人亦豈肯棄其地而不耕哉然而曠土多者以無水故也故欲民之富莫若重農欲民之力農莫若專行水之責於州縣官而考績以是加黜陟焉則農無不勸而地無不闢宋樊賓言荆湖江南兩浙數千里之地無人耕種地有遺利然則宋時東南亦有曠土而今盡爲腴田者以水利興也今朝臣亦曾抗疏而議興水利矣其說蓋始於元臣虞集集之時未行而行於明臣徐貞明六月之間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其效甚速而利甚大當時勳臣內監不便於兼并之私而嗾諫官王之棟劾之以故事遂已往者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行之而亦有效臣愚以爲若能奉行其法而廣之至今則西北皆稻田可以減東南之漕之半而永無河患河則土所出卽舟所運也計晦受田之夫皆治河之人也臣嘗考貞明所著潞水客談一書其言水曰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治水法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蓋善言水者也其意又欲致力於水之源而先之於禾

平近山瀕海數井之地以示可行之端所論因地導水之法皆能得其領要可見諸施行比者已奉

聖旨勅有司議行而臣區區欲有言者竊以爲治水之要有二一曰識地形二曰通水性此非久於其地不能知也而治水之難有三一曰得人二曰費財三曰勞民此三說者貞明已辨之矣而今日則尤不足慮何也茲事之建議非一日矣臣聞諸臣有志者蓋亦嘗講求其說以應國家異日之用然猶未見者以爲旣建非常之功當有不次之賞誠令其敘功加他治績一等必有應詔而起者矣常人操什一之利者計所入所贏猶或傾囊嘗爲之況倍蓰此者乎今但節國帑有餘之費而坐收無窮之利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此豈足關

聖心耶臣聞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令而不動者以未見有利故耳誠如貞明言先示之以可行之端則利見矣民且貪其利而忘其勞何患焉今以

陛下之明聖確然內斷於心頒布大令於天下如此則事不可止竊意但擇諸臣知水利者分主地方而司其事不必別置專職何也事類鑿空民憚改作若別置官則必變易耳目驚駭世俗利尙未興害或還至

惟縣不易官鄉不易民使官與民相習民與地相習然後相地之形爲水之勢灘渠分晦土潤苗肥田既常稔久則益信若水經其田界則以棄地償之既闢既翦以有其業孰不願爲之哉一縣成則令他縣受其法以臣度之不及十年無縣無水利矣如此固非但河漕之利已也且可闢不毛之地以安無業之民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然則無業之民其不能游談坐食以沒世也明甚今民之空兩手以游於市者填閼於塗巷朝食而夕不謀苟生爲幸耳彼將仰屋而坐待爲溝中瘠乎夫民知生之可樂而後知死之可畏知死之可畏而後知法之當從故人有身家則共樂生而力產業人惜廉恥則知自愛而重犯法困迫之餘何嚮而不可哉毋惑乎居民上者之難爲政而左道惑眾之徒之易爲招也酒誥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司虢曰以屬游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夫飲食小罪也殺戮大刑也以小罪而卽大刑殆類於情輕法重臣疑先王之制或亦有失於此及觀匪類之徒皆羣飲屬游者之所聚而成然後歎先王寓至仁於至嚴之中而慮患至深遠也其始亦不過姑爲惰游以自安而已惰游無衣食則爲盜賊盜賊有黨與則爲

匪類匪類者惰游無業之民之末路也臣嘗統天下之民之俗而論之大抵南人勤而不儉北人儉而不勤而又卽其地之俗以觀其地之民則勤而儉者士農工商之民而不勤不儉者惰游無業之民也今天下之言富者曰山西曰江南自臣觀之山西本富也江南末富也本富遴未富多其勢然也故久富莫如農而保富莫如儉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先王保富之道也而又慮工之妨農也而制之曰作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而又慮商之妨農也而制之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蓋奇異之物乃工之所爲商之所運以供惰游無業之民之所用者也今

陛下推不邇不殖之德先天天下以儉四海咸喻其出於

聖性之自然然其流風餘俗尙未能驟變者以奇器異服徧於市而奇袞之民眾也今士大夫或未能備朝祭之服而倡優僕隸下賤之人衣錦紝被文繡夸耀於通衢者相屬朝士之貧者粗糲或不給於炊而富家兒嘉會召賓客珍羞歷於騶從其事蓋作俑於市井奇袞之民而餘波今及於搢紳矣臣聞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不正風俗遂靡匪細故也夫奢多極則僭僞生物力窮則爭奪起其心固已騷然動

矣有司平日旣無具以教養撫輯反持之以操切之法而又不能無瑕
以自蓋以至姦民得詶其陰私過失而挾制之上下攻訐獄訟繁興民
與官訟固不勝已受屈者無所控訴則且相爲保聚以苟延喘息而桀
黠之徒又造爲禍福之說以中於其所患一夫振臂闖然操白梃而從
之姦黨成矣固法所不宥者也而有司則又不敢問此其故何哉畏事
一也惜費二也避處分三也彼蓋知其事而或不得其主名卽得其主
名而或遠颺於不可知之地則事不可制旣不可制又不可已徒滋事
耳幸而罪人得矣有委員會審之費有招解囚犯之費若黨與眾多則
必申上司會武弁營兵又有上司供給之費武弁車馬之費營兵衣食
之費俸如故也耆廉如故也費固無從出也事未集而家已糜爛矣事
集矣獄辭具矣終以失察結吏議也功則爭分咎將誰任則且幾幸及
身無事以遺後日所不知之何人抱火厝薪其勢必然固有焦頭爛額
者矣臣聞吳楚閩粵之區往往有姦民五合六聚而指目爲匪類者彼
固非生而爲盜賊者也蓋奇衰之民與惰游之民相構而不可解者也
民業不守官政不肅名實乖舛其弊至此然則如之何而治之民猶水
也不塞不流塞其盜賊匪類之徒以流爲農工商貿之業而臣又有慮

乎民求其業而不得者矣古之人有言曰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此言兵之不可廢也太上有民無兵其次以兵養兵其次以民養兵未聞以府庫財養兵者也今八旗之生齒日繁其有常業者士一而已無農工商之業而皆爲兵內府歲出之經費有常制凡爲兵者八口之家盡仰食於餉是又養兵之室家也及歲而領餉矣又僅得於蠶食之餘而耗其半爲士旣不能爲農工商而又不得是名爲養之實錮之也臣聞旗人之有地畝者大率雇莊頭佃作始亦計晦均收其後或以佃傳佃所納之租遞減遞耗以至於無且有子孫不能知其先疇處所者欲履晦而經畫之而旗人出入城闈有簿書期會不得稽留旦夕欲致訟度所費又與田等而終不能奪佃自種則亦且忍之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言天下有同民也書曰宅爾宅畋爾田比言民之自爲業也今吉林議開置屯田矣

陛下允富俊所奏而宅閒散分年移駐之法蓋自此八旗之人世世食德無窮已臣愚以爲宜廣其意使旗人得稽覈莊頭隱占之田以自佃無田者傭佃其已入營伍者留以扈衛京畿而閒散養育等人復聽其相度附近盛京水草肥饒之地得以已力次第開墾田牧如吉林一歲

中旗人有業者度亦不減二百戶然後居者有產以相授行者有糧以相齋凡道路居處飲食日用之事皆可自爲籌畫不領大府錙銖之費而是處皆屯田如吉林矣所至之處工商力役並令雜出入予符驗以期日按籍稽覈戶口如法於是畿輔內外左右前後股肱郡邑皆得籍有勇知方之人安居樂業以實留都而北邊徼京外之兵或以歲月更代如率更踐更過更之法如是者有年旗人殆無失業戶矣方今天下之勢東南困於漕運西北困於差徭漕運之艱自漢時已言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而今弊益多而民困益甚故上下相許而不可止臣卽去歲湖南論之以漕控於京者如雲而起是殆姦民欲與州縣官分漕規而不可得以致訟也州縣官亦豈樂與姦民訟哉然而卒如故者何也蓋自官以至於民凡有事於漕者皆將以漕與州縣市者也譬諸獵者一人射鹿十人分肥是皆陷州縣官以獵取之名而自享分肥之實也臣聞衛千總押寶運者一員每歲可得銀五四三千兩不等押空運者半之統而計之爲費不訾矣皆分州縣漕規者也糧艘至清江浦而北則又有沿河催趨之武弁威逼而取之非但此也本縣之胥吏分之本縣之生監豪猾分之入內河則巡河之兵分之至閘則守閘之官分之

牽船上閘之人役分之幸而至通州則書差斗級之屬又分之又非但此也臣所謂惰游無業之民者又散而充督漕收漕各衙門之門丁吏役押運催運等官之廝僕又分之故旗丁一人閘河尺寸皆用銀錢之地也若輩取於旗丁旗丁破家不足以償不得已而索於州縣官免費是也州縣官不得已而索於民漕規是也民又不得已而鬻妻子以償之是凡有事於漕者皆鬻貧民之妻子而敲其骨也今若輩且視爲固然矣而州縣官之朘民膏以肥私囊者亦有辭以箝民口也故欲清漕必先清運欲清運必先汰督運之冗官臣請明其效夫天庾之供歲有常數民固輸將恐後也旗丁輸重載而來其心亦願不日而至通州也況糧道已督之乎臣以爲衛干總之屬汰之爲便今且汰其半汰其三分之一所汰如是則漕規減亦如是而州縣官乃無辭以累民矣於漕固無妨也非但不妨漕也民樂於漕規之輕走粟而納於縣旗丁樂於需索之少飛芻而至於京竊意糧艘之抵通州必速於往歲矣臣聞自古謀國者惟患民貧不患財匱與其多一理財之人不如少一耗財之事漕其一也西北差徭之弊雖少減於漕而事多於漕官需一夫民出二十夫官需一車民出二十車官需一馬民出二十馬吏役藉端以多取

於民有錢則放之放其十九而取其一以應官名曰買放蓋大都如此
驛遞之差橋梁道路之差其小焉者也大者臣惟見河工而已去歲武
陟辦料之時臣適過其地竊計功令所定麻糾例價銀以償於民者一
轉手而剽之者多矣總管料廠之官吏一也分守料廠之官吏二也各
處巡催之官吏三也各縣承辦之差役四也各村承買之保長五也河
臣令各官分領例價銀以償民彼固不敢吞而有之也民納料則別索
規費必取盈乃止是時民有以四牛牽一車載料而來者數當得二千
斤官吏不得規費而匿報曰二百斤民不敢怨官而但鞭牛叱之曰牛
汝食芻豢久矣豈今日出力而一牛僅載五十斤乎吞聲而去臣考其
故蓋由於工次佐貳雜職太多名爲求差使報效實則補缺無期無所
謀衣食而姑出此焉上司欲爲之調停而不知其爲民害之至此極也
若此之屬今各省皆有之請照舉人分發例

勅總督巡撫嚴爲甄別酌留若干員以給差遣其餘盡勒歸本籍候選
則官私兩便而民不病矣臣聞古先王之治天下也度地以居民計民
而置官故官無虛授民無虛食此臣所爲汲汲於綜覈名實也且夫綜
覈之法非創自臣也禮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天子覈大

臣之謂也書曰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內大臣覈諸臣之謂也禮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此外大臣覈諸臣之謂也書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此州縣官覈民之謂也夫天子赫然以一人臨於億兆人之上作使天下之人材而進退之而無不率從音無他權而已矣權之用有二曰賞曰罰今使驥與牛同駕者必不能千里矣及出而策之以馳於九軌之衢則自秦適楚猶且莫也弱脊大腹馬之至下者也執鞭而隨其後亦驥首奮鬣而馳矣賞罰之喻也天下未嘗無才也才亦未嘗無用也天之生大才也必不數而其生小才也必不乏大才之生也其聰明才力命於天其功名事業決於己教之而成不教之而亦成小才之生也則散布於四海九州之地而各稟其山川土物之性故其才各有所偏而其用各有所宜夫然後教化之事尊而陶冶之功大矣天下可百年無麟鳳之瑞不可一日無馬牛之用大才猶麟鳳也小才猶馬牛也乃至名爲馬而實不可乘名爲牛而實不可服者則亦無所用之矣冗官是也莊周論牧馬曰去其害馬卜式論牧羊曰毋令敗羣牧民亦猶是也然則冗官必汰之矣蓋自河

漕外又有四焉鹽政之屬也內地之武職參游以下也府州之同知通判縣之縣丞主簿巡檢典史可各汰其一二也設官理鹽奉行故事久矣然自運同運判鹽大使以下摩肩蹋踵自相排逕於官途而如市今浙江尙裁鹽政矣安用此駢拇指爲乎可汰其半也邊疆衝要之地雖一兵一卒無濫設矧在將弁臣何敢輕議而內地自參將以下或可併省聽其冗雜則必生事彼非好事也謀生之道在於多事無事則又侵蝕兵糧以肥其身以長其子孫兵與民爭雖欲不爲祖護固不得也而地方官公事掣肘矣亦宜量汰之府州縣之有丞佐所以相助爲理也然此屬閒漕少則承事而效能多則爭功而委過其勢然也今府與州一而佐之者二縣一而佐之者四且有重官複闕者毋乃與朝廷慎名器專責成之法或有所窒與語曰十羊九牧羊必不行此善喻也應請

旨勅各省督撫詳覈所屬府州縣之事之閒劇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量置一二閒曹以佐之餘則歸併所任而漸汰之蓋官職猥濫則事不一制若曹自嫌見輕輒復巧生阻毀故雖賢能銳奮勤見撓掣官事曠廢殆由於此昔唐臣李泌楊綰奏罷參軍及觀察判官之屬誠非無見

也臣竊跡前事間曹廢置亦復不常今

陛下方日孜孜以澄敘官方爲急務將使朝無倖位此其先矣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此之謂也夫然後大臣奮興於上小臣觀感於下執此以綜覈天下之名實使有位之士與無位之民皆曉然於名之不可以不稱而實之不可以不盡於是官有實政士有實學民有實業庶幾才可相濟而功乃有成天下大矣四海之民眾矣何以知其有實業以州縣官覈之各省州縣之遠近自千里至萬里其去殿陛之間至遼遠也何以知其有實政以督撫大臣覈之文學侍從之臣未能日月進於廷而試之何以知其有實學以掌院及近臣覈之於是因大臣之所覈以觀大臣之所爲而卽以覈大臣然則

陛下之所覈者數人數十人而已矣其勢甚順其政甚簡其效甚速以臣之愚思之當今之務無踰於此者矣臣才識庸陋不敢妄言于政惟就今所已行者徵諸聖人以人治人之法而循其人之名以責其人之實此蓋先王制世御俗之大權而亦今日知人安民之急務臣所謂官不易人而立事不易法而治者此也方今

聖政日新效忠者眾臣雖拱默固位無足齒數然而不敢闇者竊自幸

躬逢

大舜至聖好問好察執兩用中敢竭傾陽之誠以備芻蕘之末若得仰承

恩慈曲宥狂瞽臣之遭遇實爲慶幸

詩僧野蠶碎琴傳

秦瀛

野蠶俗姓宋氏江南潁州人乾隆己丑予嘗遊中州相國寺見壁閒咏鶴詩詢之爲寺僧野蠶者作翼日訪之野蠶出見傲睨不具禮予與論詩乃驚曰居士知詩耶野蠶貌寢陋面黝默眇一目衲衣垢敝蟻蝨從項閒出其所與交自騷人墨士以至賈夫販豎無所擇獨不喜從貴人遊山陰何公煥爲河南布政使聞野蠶名招之不往給諫仁和湯公世昌罷官爲大梁書院山長屢訪不肯見給諫介予見之一日同登郭外古吹臺分體賦詩野蠶詩先成給諫語有彈射野蠶遂艴然怒絕交如初蓋其性僻不近人大率類是庚寅春予自大梁至濟源野蠶以詩贈行比還再過相國寺而野蠶已病不數月尋死野蠶之詩原本少陵沈雄激壯寥峩魁梧每以此自負其歿後有刻之者予未之見蓋聞之華先生嶽蓮云野蠶喜藏書工竹石又能弈棋識古硯尤工篆刻嘗自鐫

一石曰隻眼或曰野蠶嘗爲諸生不得意棄去爲僧故其詩多激楚之音同時有碎琴者亦工詩

碎琴族姓陳氏嶺南人獨漉先生孫也少爲儒年二十餘妻子皆死又爲怨家所訐避難吳門遂披剃爲浮屠碎琴雖逃於禪不習僧事惟以詩酒自豪中年貧困賣卜秦淮市乾隆辛卯余有事金陵見碎琴於卜肆與語恨相見晚碎琴短視善談論其詩好用故實間多率臆而出詩不如野蠶然能淹貫諸史於南北朝事尤熟又習知明季軼事予嘗邀飲水亭碎琴側帽清譚娓娓不少休維時錢塘袁大尹枚去官居金陵之隨園主盟壇坫其聲氣方籠罩一世碎琴顧獨與抵牾議論不相中坐益困嗚呼此亦可以見碎琴矣碎琴居一小菴賣卜則鑄以出中儲古帙數千卷歿後散佚所著書甚多予嘗見其遺民錄二卷載徐昭法金孝章諸人事頗可傳

論曰予常怪齊己詩所謂拔劍遶殘尊者不類僧語繼交野蠶碎琴知兩僧詩亦非僧詩也兩僧者不相識以皆友於余故爲連綴之予又嘗讀歐陽氏集疑祕演惟儼與石曼卿交其人俱有用世才若野蠶碎琴得非其人耶

乾隆二年正月四日女潮音豆殤後留孫之殤十有三日先當孫之殤
一日其後三日潮音之嬉伴龍鱗女亦斂東偏一區陔穉無一存余哭
兩孫慟而於潮音尤隱不能已潮音故舅氏之曾孫女也舅子旣遙貧
有子均贅寶山富民湯氏居瀕海始願婚大族已而知其貧也薄之均
不屑仰其沫自授徒脩脯悉以奉父母婦勤女紅以自給壬子七月十
六夜海大溢均夫婦被漂抱屋木過大樹婦得登均攀枯枝墜水死婦
欲從念腹孕而止癸丑二月十日旣免身則女也數月婦又以疫死甲
寅夏旣遙來泣訴如是且言吾老夫婦失吾子不異嬰之失乳也今又
苦乳其嬰余念此女在腹母全出腹母死意天所獨生也乞歸界妾沈
胥之命之曰潮音後微聞其母故未死已改適心賤之其舅諱之無足
怪也潮音始至寔瘠無人形逾年漸豐碩貪饕忮暴異於常兒余謂善
惡同情一轉關耳貪屬愛心忮屬勝心善用之卽仁義端也遂加之節
制示以威嚴每急食則驅遠之不索乃與之或爭食則掣去之不請乃
益之恆不許其手攫雖乾豆必剖爲兩令以筋夾取又逾年而知禮讓
喜激獎能先會余意自其養母以下皆所狎侮麾斥聞余聲欵卽帖然

不敢動凡食爲設小案座他兒不得指觸端坐舉筋如成人當食時或家尊策杖來余輶筋起潮音亦必卓然起立垂手仰視其坐時余過之亦必起立人或笑之則訶曰爺來阿婆猶當起況我邪何笑也呼龍鱗曰老老引爲已伴時共嬉遊留孫豆危戒勿往視每裴回曲廊弗踰戶限旣殤人或憚之曰爲老虎敵殺矣視其神致頓減留孫旣厝郊外余叩之曰留孫安在曰死矣果老虎敵殺耶曰出豆子耳胸次何了了也嗚呼曾不半月而汝卽繼之乎初舅氏賈僉曰阿午蠱甚均之贅湯也阿午實從均死阿午思歸旣遙不能畜還依湯爲傭每入城必覘潮音抱之旣遙家或嬉他所意甚珍重潮音殤之明日阿午晨至哭之哀曰異哉我昨夕忽心動夢寐顛倒五更若有促吾入城者旣行鬼繞吾足而鳴聲厲以悲吾心怦怦然痛哉乃以此故天乎人乎均孝慈婦賢貞此一縷脈猶絕之耶余詰之曰均婦誠死乎抑嫁也阿午頓足飲泣有頃勃然曰嫁耳病安能死吾主人暨湯家翁媼切切屬吾勿泄今已矣不復能忍吾事均如腹心日見翁媼之薄其壻也吾憤懣填膺均歿於潮翁媼如拔去肉中刺不復求其屍湯女泣謂吾曰阿午汝爲吾求不得不可已也吾乃徧厯港汊三日夜翻積屍數百幸乃得之維諸樹根

還報湯女被髮徒跣赴哭幾殯絕旣棺斂湯欲火之女不可埋諸塍畔均節衣損食置田十二畝十畝之券已漂失湯翁攘爲已有吾主人顏弱不敢爭其二畝券幸在城女埋均中田爲均占此尺土也旣產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餉舅姑其父母密謀嫁之十一月廿四日丙夜給言內戚某家相迎女覺之麻衣要絰抱嬰遠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歎息酸鼻眾劫女納肩輿中翁媼啟其嬰將抵諸石吾篡得之奔入城以免復至湯所則女行矣以兩疋布自纏裹周上下無隙至疁城彼家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雉經死來訃者云爾湯復稱威逼持彼家短長得賂乃已女棺在彼家墓旁吾欲盜之屢矣昇者憚不敢行余笑語阿午心忠跡盜乃自陷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儀吉案此要見其夫氏無忽明日

旣遙來余數責之曰誤我三年來指貞爲淫而何憤憤也假而子婦偷生至今誠不若疫死今而子婦且不死柰何以死晦之而何憤憤也旣遙流涕被面俛首不能言未幾阿午辭去浹旬復至曰湯聞當鳴官慮及密令彼家火女棺吾詭稱湯使往視斂其貌潛以空櫬易之矣余爲濟然曰此可盜也吾將以其孤女之骨隨母聚均所作潮音哀辭誄曰留乎當乎生弗存汝胡爲乎來吾門吾孫也而非吾孫潮音潮音死弗

去丁我之屯以及汝非吾女而今吾女潮音潮音而求父魂耶水中央
而求母魄耶衣火光而念而祖耶曾不辨穢與芳不忘怨耶毋卽於湯
不替恩耶毋違我旁

謹案此篇雖哀潮音而實則紀王均妻湯氏之節烈王僅阿午之
義行無可類列故入附存

碑傳集卷末上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末下

集外文

江西巡撫吳公光悅墓誌銘

李兆洛

贈太子太師謚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爾準墓

志銘

陳壽祺

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

李兆洛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敏肅

盧公坤

神道碑序

阮元

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陝西巡撫前兩廣總督安徽巡撫兼提督鄧

公廷楨

墓誌銘

陶澍

梅曾亮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晉贈通奉大夫布政使銜嚴公
如燭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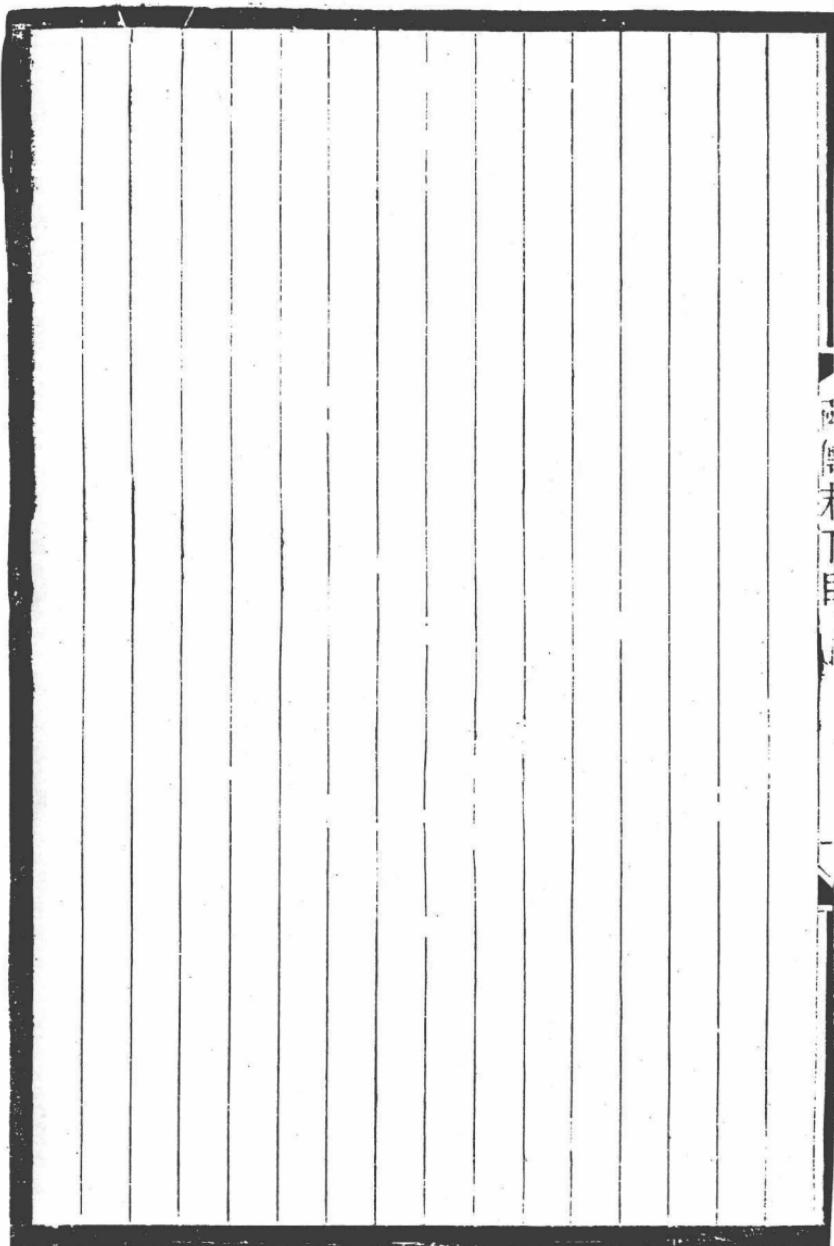
梅曾亮

阜甯縣學教諭陸君燿適傳

李兆洛

禮部左侍郎陳公用光行狀

梅曾亮



7380

碑傳集卷末下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集外文

江西巡撫吳公光悅墓誌銘

李兆洛

公諱光悅原名廷燮殿試時有同姓名者
純皇帝親更焉字星一號見樓曾祖爾常始由歛遷常州陽湖縣居邑
城東北內祖延昭父題鴈仍世隱德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封夫
人少食貧砥志勵學早擅文譽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元年丙辰
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己未入直軍機房壬戌川陝軍功告成敘勞遷吏
部主事癸亥補文選司主事甲子京察一等遷文選司員外郎公幹力
強正辨於古今政治得失之本而得其遷變閉塞旋轉之機當代憲典
時世情狀又悉綜練所擬批答諭旨恆稱

上意機廷委重時時從重臣讞獄瀋陽湖北山東沈心端度慎察本末
與輕重比無有枉撓恬和無鋒鏑而日迴霜肅莫干以私乙丑保送御
史戊辰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己巳巡視中城庚午轉廣東道御史壬申
調掌京畿道公內直久外省大吏陳奏利病異狀風俗異宜刑法異尚

既盡知之故在諫院所建白務權劑緩急求其切於施行者疏多留中未嘗剔一事擊一人以自爲名癸酉以京察選授甯國府知府是時兩江總督百齡前爲湖廣總督公讞獄時所鑄級者也銜前事以承審部控案有所平反深文持之以不實劾奏褫公職甲戌援例開復乙亥選福建建甯府以親老告近改浙江處州府旋署杭嘉等府所至治辦道光元年辛巳丁太夫人憂癸未服闋補直隸保定府畿輔郡綰轂天下勸勤稱最公張綱挈目不勞而理甲申授河南河北道分守漳衛懷三府兼管黃河北岸黃沁衛糧祥河下北曹考五廳堤埽工程儲茭相鍵屬役賦丈身駐工所晝夜巡視所督上下三省交汛五百餘里里有分巡立簿帳總之汛弁勤惰兵役聚散水勢漲涸堤形安危晷刻畢湊以相檢稽瞭若示掌莫遁銖黍河帥下其法以爲各道式乙酉升湖南按察使丁亥升湖北布政使甫三月

敏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蓋有閒之者言其老憊故也旣廷見奏對壯上意益嚮用之己丑正月簡放江西巡撫江西昆連閩粵贛州南安尤錯山谿險民囂悍時煽聚攻剽商旅或掠人口質以求贖劫殺之獄

曰上公至則請慎擇長吏寬其考成措置經費以裕其用明賞罰以作吏氣而重購募以絕比從量撫綏以開其悔悟且請照廣東福建劫質加等之例犯從重比以杜其萌

上皆從之由是量能授任幹吏爭奮土無匿奸民知向方時朝議鹽法日利弊由奸私當減官價以敵之緝私梟以杜之公奏曰官鹽有價有課有費私梟止有價而已卽多減勢不敵緝梟急懼轉而爲盜鹽之於民猶布帛菽粟茶烟竹木也聽其買賣任其流通關津征稅遠近利賴若設官征課于場竈民運販者旣出課稅卽任其取之則私梟皆良商國課裕而民食便

上然其言下其議直省督撫議竟格辛卯五月積雨大潦郡邑多罹其災公旣請發帑以賑又捐俸貶食勸分以濟之輸滯聚平市糴所以緩輯之者無不曲至奏截留漕米八萬石以裕民食民以忘其災儀古案此語不然時誤聽署藩劉重麟之言狃於籌濟數萬人號餬江岸求食公以憂勞至於大故可哀也重麟後爲副憲嘗讀獻案中瘦鼴者也而公遂積勞遘疾以十二月十三日薨於位年七十有三公面豐晳少鬚髯言語蘊藉雖抗論時務有所糾正未嘗疾言厲色恬素無嗜好粗衣惡食窮達同趣行已修潔絕去依傍而未嘗以矯介鳴節計平生服

官在軍機諫院稍久歟厯於外所至無三年淹而因民量地隨宜去泰
咸著成績施于家惟孝惟友事太夫人終身色養數日曠定省輒皇皇
如有求有弟負文望早逝恤其嫠以子嗣之室如一焉配陸氏繼配張
氏皆前卒皆贈夫人再繼配楊氏子四履仁候選鹽課大使文嘉四川
補用通判署敘州馬邊同知觀出爲叔父後咸監生孫八人兆洛少時
辱文字交又與公弟同筆硯比居京師公方直樞廷不獲朝夕其後予
客授揚州而公適主安定書院時從容從游每宴語而退私心充然謂
天下事有任之者而愧不能知公之深也文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
某鄉某原來請銘其何可辭銘曰

皇司亮天懋翼鄰哉寅蓋勤宣庶明焉資磊磊猗公始終不訾器以道
冒方圓具宜印敕庸瘞臣堪匪辭內慮密勿外綏睽攜惇實周行未爲
無施施取未竟噫畫我思存無藏力歿無遺貲不激不隨式僚案師揭
揭綱練洋洋表旗我辭質幽陵谷貞之

贈太子太師謚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爾準墓

志銘

陳壽祺

道光十有二年春正月己酉朔越二十有八日丁丑太子少保兵部尙

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薨於位

天子念海疆劇要遠失倚畀深軫惜之晉贈太子太師賜祭葬如禮賜
謚文靖子長子慧淳進士次子慧翼兵部員外郎復奉批答前疏曰曷

勝追悼之至曰已成夢幻矣天下感歎以爲

君臣遭遇之間數百年所未有也逾月兩公子奔喪至將扶輦歸葬以
壽祺與公久相知請銘墓壽祺往自武林還京師嘗拏舟莽湖訪公旣
而同在詞垣編摩天祿跡淡而志親及持英觴來茲土每從容諮民俗
虛懷海納言多聽從或縱論海內文章人物如契印齒公之下交壽祺
也恭壽祺之知公也亦悉於公子之請雖不文其曷可辭按公幼讀書
一目十行背誦如瀉水舉止端重器局英亮少隨侍父巡撫公貴州廣
西官舍弱冠從王述庵侍郎邵二雲學士受業丁外艱後游嶺南與德
清許周生南海黎簡民唱和年三十作自壽詞云但說文章能報國恐
蒼蒼未盡生才意公抱負非常不屑以文人自居於此見矣試禮闈出
大興大庚吉林三相國之門三相國門生故舊滿天下士之四方輻湊
者如入良醫之室集囊括之庭公又嘗爲吉林公子師然進退以禮獨
一無所依附及筦閩鹽筴大府桐城汪尙書公舉主也適有嘉定李藩

伯被訐獄尙書持之急撫部不能救壽祺謂公曰李君儒者而剛吏挫辱之必死矣公先進諫不聽踰數日李君竟雉經公哭之慟經紀其喪歸其孥徧告寮屬所以購贈之甚備雖觸大府忌弗顧也壽祺以是心服公之執義不阿不畏彊禦也通籍翰林凡院中制詞典冊悉以委公公雖處承明而研究朝章國政務爲經世之學比擁節旄十餘載章奏皆自屬草文檄亦多手定未嘗假之幕賓朝見庶僚晝治官書夕攷政策又以其閒綴詩筆披囊帙百務倥偬措之裕如每與監司守令有所謀政議未上而牘札先四馳矣遇事可否是非一言立剖及施之軍國靡不洞中窺會其知汀州汀介贛潮之間姦宄攘劫爲民害公治以嚴明坐堂皇鞫訟無虛日民無羈累屢奉檄赴屬邑勘獄勘阨隘奸無所容大吏召訊連江民黃貞煌失竊致死獄與權臬使時鞠福清革生林彌高抗糧鼓眾獄皆數言定讞眾驚以爲神其釐鹽政請復砠秤以補耗折定江西引地以配戶口分限完短課銀三十二萬有奇以紓商力商人德之其撫安徽前後遇宿州靈璧鳳陽泗州潛山五河霍邱水患放口糧銀二十餘萬兩緩征蠲免民寃凍餒逃亡者赴江甯監臨鄉試途次聞潁州警密飛檄藩司督守令營將勦獲迅速閭閻安堵其撫閩

稔知延建山徑叢雜易匿莠攘寇滋多請年撥鹽庫帑息萬兩資緝捕
先後獲盜首闕春喬等戮之又飭所屬行聯甲法迄今著爲令其巡閱
臺灣威立惠行禁佔番田建鳳山城勘屯餉埔地擘畫善以周議海口
謂鹿港沙淤淺狹噶瑪蘭山峻路險負戴難行請別設正口以五條港
隸嘉義縣丞烏石港隸噶瑪蘭頭圍縣丞通貿易疏積穀商賈皆悅而
願出于其塗其督軍事籌閩噶瑪蘭事宜凡十有四其中如番社墾地
分給民人田園不可加征減免餘租緩報升科豁民欠錢糧及田園之
水衝沙壓者存常平倉穀移營制增隘寮編保甲立族正皆撫馭之要
也公最重民社道光元年閩縣侯官穀不升卽開倉平糶且招販臺米
五年十一月閩中各屬米貴豫請弛海禁募商運浙米十數萬石其外
汀州請發倉者一龍巖甯洋德化請發倉者一永春請發倉者一二舖
無匱故歲儉而民不飢公好興水利莆田木蘭陂者創自宋熙寧閒侯
官李長者宏溉田四十萬畝瀕海東角遮浪兩邨堤以石千有一百餘
丈疏溝大小百七十有八設斗門涵洞旱澇洩啟閉以時久之陂圮
潮灌變膏腴爲斥鹵公憂之捐廉勸輸凡糜十數萬緡遴邑進士陳池
養董其役築石壩三於荷包瀨以遏衝沙并修溝洫及延壽陂南北二

洋咸浚復其舊歲以有稔石隄爲莆田保障令遵浙江海塘程式造焉工竣公大書鎮海隄三字刻石立隄側福州西湖者鑿於晉郡守嚴高唐宋以來屢修治漑田萬餘畝

國朝康熙後凡四濬之每間四十餘年一舉頃湖墊隘公委員履勘延鄉宦主土功周圍爲石隄使永鞏湖之北海柳橋始暢流而西北諸山之水有所鍾四野霑渥東湖在郡城東北久湮宋蔡忠惠復五塘卽其地也鄉民願自捐資開之公令先濬鶴嘴橋土壩口以釅水源三月竣事溝渠頗導達矣公亟振文教捐助鳳池書院餐錢請編臺灣粵籍生員額中一名增廣臺鳳嘉彰四縣文童額進各二名澎湖廳文童每試額進二名購書籍分貯海外學宮書院請以明儒黃石齋先生從祀兩廡又鳩貲鋟其全集重建貢院號舍改五爲四巷道改三爲二增號舍千有餘閒厚其牆垣道皆砌石礪十餘萬縷復以餘貲重纂省志親裁定之公尤嫻兵略其大者彰化賊李通等與粵民黃文潤挾嫌糾眾鬥殺奸徒誘燭乘機焚掠數日延及嘉義先是水師軍門適巡臺灣公慮臺地南北袤千餘里重兵駐南賊必北竄淡水檄閩安副將邵永福澎湖游擊謝建雍率兵自五虎門渡八里坌疾趨艋舺阻之調金門鎮總

兵陳化成率兵渡鹿港圍捕使賊不能遁入海公卽日馳抵廈門策應
又檄副將崇福延平都司聶標文興化副將佟樞率兵赴彰化淡水而
札諭戎帥嚴勦捕當是時賊氛熾蔓延月日所戕殺不下萬餘人屍相
枕藉於道室廬旣燬民無所歸不死則相從爲盜彰化距淡水二百里
間蹊蹻尤甚抗拒官兵頗有所傷而戎帥異懦按兵不得要領文報多
不實乃姑集眾講和損失威重賊愈張無忌釀禍且益鉅於是公奏請
陸路提督馬公濟勝移駐廈門而自率長福連羅水師千徑抵鹿港察
知許蔡二帥遲延謬誤狀劾罷之而議賊造謠焚掠非反叛律當以強
盜論淡水以北意在報復當以械鬥論助鬥者老弱單丁皆寬減鄉愚
附和脅從者不株連始公至臺民懼疑必興大獄旣而首戮六人皆素
名兇惡於是民爭相傳謂總督止誅強盜不誅良民也餘以次按律定
罪數百人旬日人心大定當是時也

上方出期門佽飛遣大臣前帥臺灣者率而南挾閩舊將及燕齊偏裨
丞倅與俱且許其便宜調沿途兵朝廷推轂以寄閩外慎重與征討等
公已由大甲赴淡水收餘燼疊疏言北路賊平彰化難民悉歸莊舉義
首自縛匪徒令以閩人捕閩粵人捕粵可省兵力而前所遣大臣者弗

果來軍需不糜亂亦遄已無何三灣番割之事起番割者漢奸能通番語與生番市竄入內山往往散髮易裘引生番潛出劫掠民常苦之三灣黃斗乃其尤暴也方淡水械鬥粵人輒有勾串番割卒生番出而助殺者公決計翦除之內山險阻蒙翳蹊徑不可尋公檄諸將三路入值秋霖溪漲賊匿後山懸崖滑如錫趾不容寸諸將攀藤上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寘於法人心大快自軍興閱三月事平乃撫恤難民以北路兵單請以南路遊擊一員移駐淡水以竹塹守備一員移駐大甲是役也公履險如夷不爲浮議動攝萬緒於寸心應百變於一瞬簿牘枹鼓之間從容鎮靜酷暑中繕疏飛書揮汗立辨籌筆徹宵須鬢爲之頓白僕從有勸以愛惜精神者公曰我受國恩此身豈尙爲我有耶聞者莫不感奮是年十二月奉

命晉太子少保賜花翎明年入覲蒙七召見垂詢海疆事甚悉上以公治事勤能且歲功速再賜服賜幣予次子候補光祿寺署正慧翼以主事卽用爲大吏勤職者勸踰年京察奉

旨議敘十有一年恭遇

皇上五旬萬壽以公年六十特賜御扁曰錫羨巖疆御書福壽字各一

其餘賞賚便蕃出於異數命公子慧翼恭齋至閩蓋公負名世之資席
世祿之闕竭忠誠以奉

君國才猷什倍於儕伍故朝廷寵顧之深超越尋常公歿而猶悼惜無
已也公自赴浙江閱兵感寒溼患瘧踰年將監臨鄉閭病劇乃乞假
上賞假兩月期滿請開缺仍賞假一月不數日而公遂逝春秋六十有
三於戲哀哉公天性孝友規摹宏達知人明而用之能盡其材任事勇
而行之不知其勤宅心夷白而不爲澆饁之行練才敏達而不爲詭詭
之聲色有黃次公抉摘之神而不矜趙張有寇子翼文武之略而不學
孫吳古之所謂孚一德宣四方鏤景鐘而銘衛鼎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系曰公諱爾準字平叔一字萊甫世爲無錫人後占籍金匱明萬曆甲
戌進士第一人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祀鄉賢諱繼皋者公七世
祖也

清贈中憲大夫江南淮徐兵備道諱仁溥者公高祖也贈資政大夫兵
部侍郎廣西巡撫晉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軍門諱廷鏞者公
大父也乾隆戊子舉人己丑

欽取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官廣西巡撫祀鄉賢諱永清者公考也乾

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第進士公之科名也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纂修文穎館提調全唐文總纂官敎習庶吉士大考二等京察一等十九年出知汀州府二十一年擢福建鹽法道二十四年授江西按察使仍調福建甫兩月遷布政使調廣東尋授安徽巡撫中途調廣東仍補安徽道光三年調福建五年授閩浙總督六年晉太子少保十二年贈太子太師公之駁厯也前湖北督糧道通州諱錫嘏女劉夫人者公之配也乙酉舉人內閣中書慧惇蔭生慧翼

今上賜進士與兵部主事晉員外郎者公二子也銘曰

皋颺益贊德義豐亮采惠疇岳牧崇梁谿清淑鍾我公海邦砥柱旄鐵雄甘雨崇朝興岱宗陂湖當復肥澤簒黃雲萬頃春膏釀有時中野安釐鴻亥倉減糶玉粒紅軸艤相望米舶通稽人雖薄釜不空往者蜩蠻紛鬥攻鰐人龍戶成沙蟲疾馳帆艤裨瀛東奏彈靺韜威如風扶桑出日彎天弓陸讐水慄收幪竇

天寵三錫酬厥庸勲伐榮哀垂始終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公之遺愛將毋同

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

李兆洛

公諱輔字仲甫一字衡友號杏莊世爲常州府武進縣人雍正三年析武進爲陽湖今爲陽湖人也曾祖德昌貢生宜康熙癸巳

恩科武舉人浙江杭州府督運千總署處州守備考鎮國子監生三世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幼而貧苦力學以躬行爲本爲文章必自道所得中乾隆癸卯科江南榜癸丑始成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安徽補南陵縣知縣旋署巢縣調霍邱以任南陵時錢糧未完五分以上革職巡撫朱文正公珪以業經全完咨部請免離任而部議已下

奉

旨引見旣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尋補合肥縣時

廷寄問安徽省各官政績巡撫荆公道乾奏左輔實心撫字寬嚴並濟輿情愛戴

上俞之而吏部以合肥之補不合例駁斥巡撫又亨指力請奉

旨左輔聲名原好朕所素知著如所請行越二年巡撫王公汝璧以命案取巧規避特參革職後撫讞前案無規避情事請開復部駁不准逾年巡撫初公彭齡至以人材可惜特疏請加錄用奉

旨左輔在安徽州縣中循名素著能得民心著加恩准其送部引見旣

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再署合肥縣尋補懷寧縣越一年奏升泗州

直隸州知州而公五十八矣在泗三年儀吉案先兄裴山皖撫時勘水次與左泗州倡和俱見詩集中

調署甯國府知府奏署潁州府逾年奉

旨升授潁州府謝恩召見養心殿問保薦何人以文正對

上曰爾是朕素日知道的人因惶恐謝

上曰好爲之逾年拜廣東雷瓊兵備道之命明年奉

旨補授浙江按察使陞見請訓

上曰朕知汝做官好故擢汝爲臬司勉爲之明年奉

旨補授湖南布政使

今皇上登極補授湖南巡撫道光元年入覲

上曰爾是

先皇帝識拔之人歷來辦事公正巡撫大要在用人不避嫌怨實心爲民才不負委任耳三年二月奉

上諭左輔年逾七十精力漸衰著來京聽候簡用五月召見觀政殿奉旨左輔年力已衰著以原品休致復面諭軍機大臣曰左輔精神尙去得然已七十三歲未可久恃現在京堂侍郎皆無缺若令候補轉受羈

累不如聽其歸去蓋

上之恩意惓惓如此公歸囊中不名一錢舊屋已不可居別構第于邑中賈口交當道者更迭延主書院講席誘進後學疊疊無倦宅旁有隙地結小圃蒔花木歲時集親故賦詩交懽從容起居者十年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薨於里第年八十三公少更坎坷多練世務審已量物必求其宜而勁持一節不詭俗自挫故爲親民官能究悉土俗疾苦出死力拯救在巢則禁溺女勘山田在南陵則頒墾學條規在霍邱則習壯丁禁帶刀鋤大慾在合肥則修縣志爭彌補章程在懷甯則移丞署修申明亭在泗州則設局教民紡織請豁民欠力爭開睢河利害爭孫國柱叛案至於編保甲崇學校葺名宦祠宇則所至皆然雖在官不過旬月而所設施常若已厯數考故所去則人民攀送或羣眾赴省請留去則思之不置數十年如旦暮及爲監司不苛細務勤遠慮消亂萌在瓊州則撫崖州黎以靖奸宄爭開採昌儋石綠以安黎人請豁儋州鹽課屯糧民欠以清官逋在浙則檄禽海濱無賴以安閩閭壅南北山寄場棺木以消沴氣在湖南則清屯界設農官慎義學詰漢奸精練勇修碉卡簡苗役以綏苗民立辰沅靖三府巡守河道章程以安行

碑傳志
旅疏奏具在炳炳不忝古名臣公起蹶縣令垂三十年雖治民獲上屢列薦剡而挫折愈甚落落自守不以爲憂喜旣任方面不六年遂膺峻擢至巡撫其所以膺特達之知者乃盡在盤桓邑令時蓋

聖主重親民之官又眷念舊臣信其舉主推心不疑至垂念耄老全其終始榮遇超越今古罕覩而公勵節慎身不負所學以仰承恩意者亦足以爲爲臣者法矣所著有念宛齋詩詞古文書牘官書五種已行世配陸繼配徐皆封夫人側室丁例贈孺人子男七人晟昂陸出晨智徐出易曜昭丁出晟先公卒昂蔭生候補光祿寺署正晨候選鹽運司經歷智監生易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出嗣從叔大任曜監生昭廩生孫六人公里居時於兆洛爲丈人行而不常見及兆洛出宰鳳臺而公方爲首邑相見以同官禮且誇其爲政於人甚暱也比公致政歸兆洛亦蟠伏閭巷歲時必相見獲聞治官諸績公自述生平所閱依年而譜之斷手於告歸之年今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昂等將葬公於新阡奉公所爲年譜又續告歸後之十年示予請爲銘不敢辭銘曰

天畏自民敬哉有土聖所敘欽恭生是與公之勤民適俗秉經因利而

導鑒祥而刑維民之勤而宦之拙什伯其最一再其黜
皇有信臣載雪載培抗章言之

帝曰俞哉爰遷其秩爰總方任解燒條苛靡有氛祲始何忡忡繼何隆
隆循之雍雍卽之沖沖匪奇於遇守以惇篤忱恂惟素忱恂
維素大哉

皇言惟曰好官惟曰得民不盡其力懼其衰至俾克永譽以全恩意
帝畀之間

帝畀之延從容堯天蓋闇十年令始令終何虧何陂

聖主之宏蓋臣之致蒿里悠悠貞之堅珉著言允臧庇其後人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敏肅
盧公坤神道碑序

阮元

敏肅諱坤字靜之號厚山居涿州涿州盧氏自漢已著高祖振裔贈文
林郎甘肅莊浪縣知縣曾祖大成祖秉健父士瑚本生父士夔皆以敏
肅貴贈光祿大夫敏肅以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授職兵部隨圍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廣
東山東兵備道皆在

仁宗朝

今上登極由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南山老林議者謂易藏奸不宜墾敏肅著論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酈閣頌爲據遂加墾治至今賴之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敏肅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糧二石用駝一需駝二百五十有奇每站置駝五百有奇始供一往一還之用共需駝一萬六千有奇關內外臺站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尚缺二萬有奇請剋期購撥出關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進剿至凱旋共撥軍需銀一千一百餘萬兩轉輸不竭用無虛糜敏肅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陞湖廣總督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敏

肅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凌阿已在甯遠之下壠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猺應賊起眾號數萬敏肅抵永州隨行士卒不滿百調諸路兵九千有奇未卽至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各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元亦奉

命發貴州兵一千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率往助之至獠頭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其眾屯於羊泉街羅思舉等晝夜督將弁及楚黔兵立泥淖中仰擲火丸火彈燒大屋數十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金隴易服乘閒遯爲我兵所殺遺有所負木像餘賊先後就殲

天子嘉獎之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御前大臣戶部尚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已歲事廣東逆猺趙仔青糾眾數千入楚界聲言爲金隴復仇卽與欽使率新任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勦辦敗之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仔青至衡州磔於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時廣東連山排猺又作亂官兵失利欽使奉

命率曾勝勦平之敏肅亦調任兩廣總督時排猺新定敏肅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

俸

報可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遊民馮生疔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官兵擊其八船餘悉平西洋來粵貿易喚咗哩國夷人嘩哩遣法度敏肅照例封船停其市嘩哩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闖入虎門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敏肅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命將弁備大石船過其歸又備草船火攻具脅之嘩哩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懼服澳門夷商伽哩怡等助之請命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上嘉諭之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敏肅之經濟表見者如此敏肅蚤年留心經濟爲有用之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疆所施設不自矜許細之則案牘法則析及纖微而曲盡人情宅心忠厚不爲苛刻鉅之則兵革無辟剗除凶弊綏服外夷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民練兵弭盜捄災備荒僻地設險諸政不勝書宜其上契

宸衷重邀倚任矣道光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賜謚敏肅諭祭葬長子端黼襲職幼
子端實孫長生等六人以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於涑水竝上之阡端

黼以大學士揚州阮元爲敏肅已未座師乞銘神道之碑并序之

銘乃
門下

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陝西巡撫前兩廣總督安徽巡撫兼提督鄧

公廷楨墓誌銘

梅曾亮

公諱廷楨字解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州六世祖旭官檢討始居江
甯曾祖重祖鑛考巨源皆諸生及曾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氏
皆得一品封贈公嘉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
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厯守榆林西安府
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令同州嫠母子事陝民歌頌由
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
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吏
事罷歸里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道陝西按察使布政使權陝西巡

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按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其鳳頑俗尤悍驕或軍興集事而公至比大水公親乘舟振災又悉識吏材鄙強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幻訟俗以大安故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紓未幾而林公則徐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旣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公改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遂授公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卻回蓋夷方銳欲入閩而閩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暑行星征籌應捷出畫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兵吏捕煙黨不力鐫職效力廣東戍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復起爲甘肅布政使且履行便水利州縣招戶墾田定得荒熟田二萬餘頃分田定稅凡六閱月畢功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而番賊

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

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然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遂卒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

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元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祔子爾

恆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咸國學生爾晉府學生

爾異尙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樞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

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厯封疆四十年雖屢起

屢蹟

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

曰如諸生時遇勝流名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綴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千聞者以爲難銘曰

公以文達乃握政經活囚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晉惟

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瘥十載無事
開府七州神旗爍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
山萬里一息

帝念勞臣舊恩載新光榮終始彼此後人子誌余墓公昔命我我詞無

慙幽宮永安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晉贈奉大夫布政使銜嚴公

如燈墓志銘

陶澍

皇帝卽位之初元首擢漢中知府嚴公爲陝安兵備道四年正月復以公宣力於陝有年功在南山特加按察使銜硃旨獎勵如漢聖書勞問故事旋實授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公遽以病卒

天子悼焉因秦人之恫俞其請俾奉祀名宦歲時享祀勿絕仍加贈一階以布政使銜入祠酬盡庸表遺愛也嚴氏出浙之桐廬宋末始遷湖南澈浦明景泰間有諱秀者當方瑛討黔苗時以諸生應募率熟苗破賊而不受官沒祀忠義祠是爲公八世祖數傳至諸生自治有隱德家益起祖應鼎國學生父君極貢生兩世贈如公官生母李夫人方孕公嫡母何夫人夢大星墜懷中光四溢因小字滿星始讀書目十行下年十三補縣學生師事少鴻臚羅先生典於嶽麓先生極重之乾隆己酉以優行貢學使者張姚成稱爲經世才足當大任時海內承平久武備弛公獨留心兵事會乙卯正月黔苗作亂據乾州犯鎮筰辰沅震動

朝廷命雲貴總督福康安督師進討湖南巡撫姜晟及兩湖總督畢沅以師會於辰姜公固嘗訪人才於學使張姚公者也夙知公延問計所出公草平苗議十二則言勦撫防禦之策甚備其要在急復乾州由乾進永綏可與保靖松桃鎮等聲勢相通而攻乾道瀘溪必先得大小章人乃無阻大小章人者故土司遺民散處邊界名曰狃狃最勁健與苗世讐苗之攻浦市也假道狃狃不應怒焚其寨狃狃率眾出保浦市兵勇漸集不能禦苗則執狃狃以爲功狃狃忿苗因誘與俱叛官軍頻失利公迺募能爲狃狃語者得向國果數人赴大小章開示利害挾其酋六人以出公推誠與同臥起咸感動歃血誓不反送子弟十九人爲質許率其屬陽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會雲貴主兵者欲專其功嚴檄楚軍毋輕動計遂不行然明年卒賴其力以救兩鎮兵於河溪通乾州東路自後復平隆戰花園掃諸巢卒常爲軍鋒而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奉必得公手書始行云公在姜幕凡四年嘉慶庚申始以孝廉方正科赴廷試時川陝湖北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事宜公對言軍興數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敝之眾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之中投誠之賊無地安置則已降

復亂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慮一旦
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爲莫若仿古屯田之
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
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
盜爲民計無出此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以公疏末有迫寸晷限尺幅未得盡攬愚忱之語
傳旨次日詣軍機處俾罄所言公迺復條上屯政方略十二事蒙

召見圓明園以知縣發往陝西并其疏交三省大帥督撫采行明年二
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之鄖西竹山竹谿陝
西之白河鎮安安康平利犬牙相錯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
乃力主堅壁清野之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且耕且守
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作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
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隘以守頃刻間警備逮數百里公念百姓可
勝不可敗賊鋒銳勿迎擊俟其無所掠必去去則出奇抄其尾視其夕
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以劫掠爲生所至飄忽而
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值兵衝者貯糗糧備供給由是

聲息連絡賊勢大蹙其年四月遂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觀五月殲賊徐添德樊人傑六月復與官軍夾擊張天倫張三標熊翠兒等七股賊於太平寨凡萬餘人一戰平之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連上其功得

旨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嗣復擊斃楚北逸匪二千餘人於蜀河口計斬賊目王詳擒方孝德伏誅方孝德故戕白河令黃袞者也羣賊憚公威名相戒勿入境督撫奏之

命以同知直隸州用癸亥八月補定遠廳是時賊勢益窮分竄山林而西鄉縣界川境多深箐初設廳以公守之公以廳爲全陝門戶乃建新城復於廳之西南各百餘里擇地曰黎壩漁渡壩分築二石城爲犄角團練武備如治洵陽時賊至輒殲先後擒陳心元及戕害朱副將之賊馮世周等巡撫方公維甸奏加知府銜旋丁生母憂僉議援金革例請留公以情不可奪名節當全婉辭大府重之聽扶柩歸丁卯服闋入都諭仍發陝西以同知用交軍機處記名己巳二月題補潼關廳同知特旨授漢中府知府公以兵燹後民困兵騎散勇逸匪羣不逞之徒心面未革教養之法宜先於是舉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

治堡寨團保甲以固民衛慎訟獄培學校禁邪說以正民俗疏節闢目
與民休息南山遂大安以其閒開諭悍回縛獻亡命賊七十二人於華
渭散軍功王姓匪徒數百於甯羌擒圓頓教首陳恆義等於城固皆推
誠心置人腹治渠魁寬脇從人心悅服令行禁止而十八年廂匪之變
至勤大兵勦討說者謂始事時苟得公治之當可不煩一兵雖旋踵撲
滅公亦以饑饋無缺加道銜然非公意也公在南山旣久亭障要隘村
寨徑路曲折無不口講指畫而心繫繚之窮鄉邃谷老兵婦孺皆識其
姓字關漢臺選髦儁躬親講授十三年如一日所成就士起家侍從牧
令者數十人率有聲然勞於治民拙於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公嘗歲
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歉已逾請賑之期遂元旦趨
撫轅稽首請棄一官爲百姓請命巡撫董教增卒爲破例奏獲請言聽
計從故得發舒及董公去而公十年不得調益懇懃飭吏治勤民事名
滿三省閒道光元年

特擢備兵陝安以廷臣條奏南巴二山情形下陝西四川湖北督撫議
時川督今大學士蔣公攸銛屢道陝安境亟稱公之治遂會奏委公總
勘公自川入楚反陝數千里相度形勝析官移治增營改汛條列井井

奏入

報可邊防遂密然公平日言山內州縣距各省會遠鞭長莫及推諉牽掣宜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明設鄖陽巡撫之例專設大員鎮撫而割三省邊郡州縣以附益之庶勢專權一百世無患以更張重大未竟其議也壬午巡撫盧公坤至特重公隨拜加銜之

命仍留陝安道任公愈感激思効盧公採其議奏增廳治於盩厔洋縣界增營兵於商州及略陽復委公興修水利先是公在漢中因平壩田衍艱灌漑履視山河五門楊鎮大小百餘堰皆加疏治至是欲廣其法於全秦奉檄視灤涇灞滻渭汭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疏鑿蓄洩規畫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推行焉乙酉十一月

詔授貴州按察使未行丙戌正月仍留陝西按察使入觀三承

召見奏對悉稱旨歸途感微疾抵任七日卒道光六年三月初二日也距其生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八公起諸生爲縣令擢道府至臬司皆出

特簡中閒小有阻主知弗替

今上用賢多不次與廷臣言畧吏才未嘗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

鎮靜之功非公莫屬故雖遷擢頻仍猶若不得已遲留之俾斂惠於一方比任久地方綏輯規畫已無遺

天子慨然思大其福於秦民驟用公而公不及待矣於厚惜哉其卒也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願比朱邑桐鄉請其柩入南山弗得則籲請祀名宦而湖南之人亦具公事狀請入鄉賢祠爲桑梓矜式皆得

旨報可公諱如煜字炳文生平慕范希文爲人取先憂後樂意自號樂園性豪邁去邊幅泊榮利晚更沖粹視之由夫野老人也及其馳騁古今理亂貫串天文河渠兵法星卜以逮輿地險要形格勢禁若聚米畫沙燭照而龜灼所規畫常在數百年外遇盤根錯節無不迎刃以解其措施往往見於所箸書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覽佐姜公籌苗疆有苗防備覽佐辰沅道傅鼐籌屯田有屯防書又有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友樂園詩文集若干卷後之有志經世者必將取鏡焉公配張夫人佐公治漢中手繅車教民婦紡織棉花之利遂興生子二長芝癸酉科副榜貢生以官學敎習分發河南試用知縣次正坊候選府經歷側室胡氏生女一適候補中書南海吳尙志又撫兒女一適沂州營都司世襲雲騎尉麻陽滕國興孫男女各一以丁亥十

月初七日葬本邑會仙亭右之青竹隴公子以狀來乞銘澍之先人與公敦古交知公最詳且將以備史館之采故繁而不殺焉銘曰倬彼南山維石巖巖分陝由之化逮漢南是稱陸海灌翳榛莽所守或非化爲夔魍桓桓嚴公匹馬南來亦文亦武蒞此漢臺自公之來再造鶴首披荆刈萊盪滌羣醜訟不再煥畝有餘糧以拯秦人於溝於隍听聞庠鼓跡屏城闕以革秦人於猶於狃秦人望公如歲如慈秦人敬公如保如師孝廉方正其名甚美如公克稱一人而已載茲蓋篤

天子所知貽爾樂利百姓是思百姓旣思

天子旣知循吏何負而人不爲奕奕南山其大千里公廟歸然與之並峙公廟在山公墳在南我辭可徵百爾式監

阜甯縣學教諭陸君耀適傳

李兆洛

道光十五年正月祁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卒於阜甯兩君皆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寓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折氣奪尙何言歟君姓陸氏諱耀適字劭文長祁生一歲予又長君二歲少時邑童子試卽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祁生私自課唐詩祁生銳敏君安雅穎邁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稍壯出游同客今大學

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見器重祁生舉於鄉君幕游陝西主朱虛舟中丞會教匪反滑縣上調陝甘督那彥成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兵事闊狹卽請見爲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寵而君歸會奉

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淮安府學教授而君游廣東當事者強留之遂歷十餘歲會祁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欲父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謝病去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甯縣敎諭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沈敏和柔慮事周慎曲當人情爲人謀必竭忠告或相倚任韜然無私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書隨所客名之凡十餘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證所得過王侍郎金石萃編者幾半卓然可傳於世予曩從游見兩君連茵接席東西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併而遽相從地下然則逮生存逢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

李兆洛曰世之信于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況瘁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嶮巇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沒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已客游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惜或因所聞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此雖君之仁心爲質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禮部左侍郎陳公用光行狀

梅曾亮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逢忌日哀感如成人庶母姚撫之慈甚喪其卒如所生事長嫂極恭嘗戒其好奔廢書卽屏去奔具年十四師以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爲題試之文成如萬中佳手卽今稿所存未有竄改者也翁學士方綱李侍郎潢皆器異之至京師朱文正彭文勤兩公尤加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

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
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升司業厯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
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
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一爲
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
及福建浙江兩省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自幼
學於舅氏魯進士仕驥爲古文純白無枝葉閩中朱仕琇文艱深奇重
於仕驥爲師友兩家之學自少時已講習之矣後游江甯師桐城姚郎
中鼐其詩文逐一以師之學爲學嘗以爲文章之事必合義理考證而
後成百餘年來博辨嗜古之士盛言俳偶文有意於六朝盛唐之製作
矣獨古文之學倡之者旣難其人其爲之者率多閩里書師目不習經
史之要最古人之大全惟取家習戶誦之篇及陋儒相沿訛謬之論幼
童守一藝白首不能更剽竊字句摹擬聲調以文章之能事盡此而已
於古今是非成敗名物象數訓詁聲音懵然張口如坐雲霧爲樸學者
關其口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奮然欲以經術緣飾文章張

絕學而說經者自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人之經解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近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益明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其大體其言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棄短取長集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剖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專門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好古積學之士爲之倡而流風相師變本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杜氏而宗何休至說之出於宋儒者一字之疵一言之累蹈瑕抵巇文致大惡詭論驚俗不顧所安而性理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涉之惟恐其汚鉤鉢析亂靡刃於毛舉鱗襍而不由其統黨同妒眞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失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扶微起廢之學則君之貴戚大臣也事君而惟其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謂之純臣治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不可謂之正學蓋公生平學術之大旨如此故於詩嘗惜陳氏稽古編以博物之學而深淺不平橫生瘡痏專以攻先儒爲心不以通經旨爲事而於春秋則自倣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說之合於

已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詞會義斷手於襄公而未成又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及刪改陳浩集說及四書通義未定本嘗置左右公精神過人家居翻閱書傳吟詠著作不少休一室中手抄胥錄零章斷句纍纍數十百本稍暇則過從賓客詆調棋酒終日無倦容年少時故沈默閉閣中不樂見人及游學後形開神釋頓與先異意氣務寬博無涯涘與人交歡然終身無問其貴賤能否有先宅在京師陳州曰子孫爲京官者居之無居者以爲會館公服闋補官遂捨爲新城西館後爲記文索舊契徵其始末或疑公悔之面訛曰柰何改先人成命公愕然徐知其誤揖謝曰深感教誨次日復往謝之其人深自媿後生有文藝未成立者嘘枯吹生尤靡所不盡稠人廣座薦寵褒歎稱心而談不顧人有厚薄然否嘉興王曇涇縣包世臣人皆稱其才而數困禮部試公爲同考官薦其文雖不售然兩人皆以爲暗中得我主試江南上元管同中式喜曰吾今乃得管生不虛此行常州吳德旋亦爲古文公至浙延之署中有所作必經其評論或有所改訂乃益歡德旋亦不以名位自嫌公嘗曰吾文自不及秦侍郎王學博況前人乎謂秦瀛王芑孫也其

謙抑如此然有問者未嘗詭其說以告雖年輩相若或先進成德言及文章之源流真僞雅俗信深於心矢口不移不以世俗酬答有所瞻顧循護學政例刊試牘公裁之而於福建刊陸清獻一隅集於浙刊姚郎中選四書文又自選先輩文數十篇曰續一隅集敘刊之蓋公雖天性和易與人無崖岸城府而介然之操不爲詭隨見於文字者亦其一端也公爲御史甚暫然嘗有深遠之論不計較趨避輕重擣摭細故自御史回翰林益貧甚端午召客戒曰至日吾啟後門待君客問故笑曰避債客耳人勸作游計公曰遊客非近臣事也無挾焉亦徒爲勞有挾焉則不可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奕棋盡日莫忘其所有事而返稍有餘散贍親友如未嘗貧乏者每歲莫以數金爲一封散置几上寒士告困者贈之計日盡兄弟貧者歲周之至變產舉債不爲輒不克葬者助之成禮爲外舅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千金或數百金里中饑賑荒米中絕寄資以濟同年查訥勤夫婦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皋之子嫁之故俸祿所入隨手輒盡終其身無一日不貧亦未嘗見其一日憂居官雖久不遷無進取心亦無戚戚困阨意達官有期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學士點

遷至閣學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任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覲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任滿適有廢員訐告事卽命公爲留訊蓋其立心精白孚於

上心者如此訊獄成以道光十五年三月至京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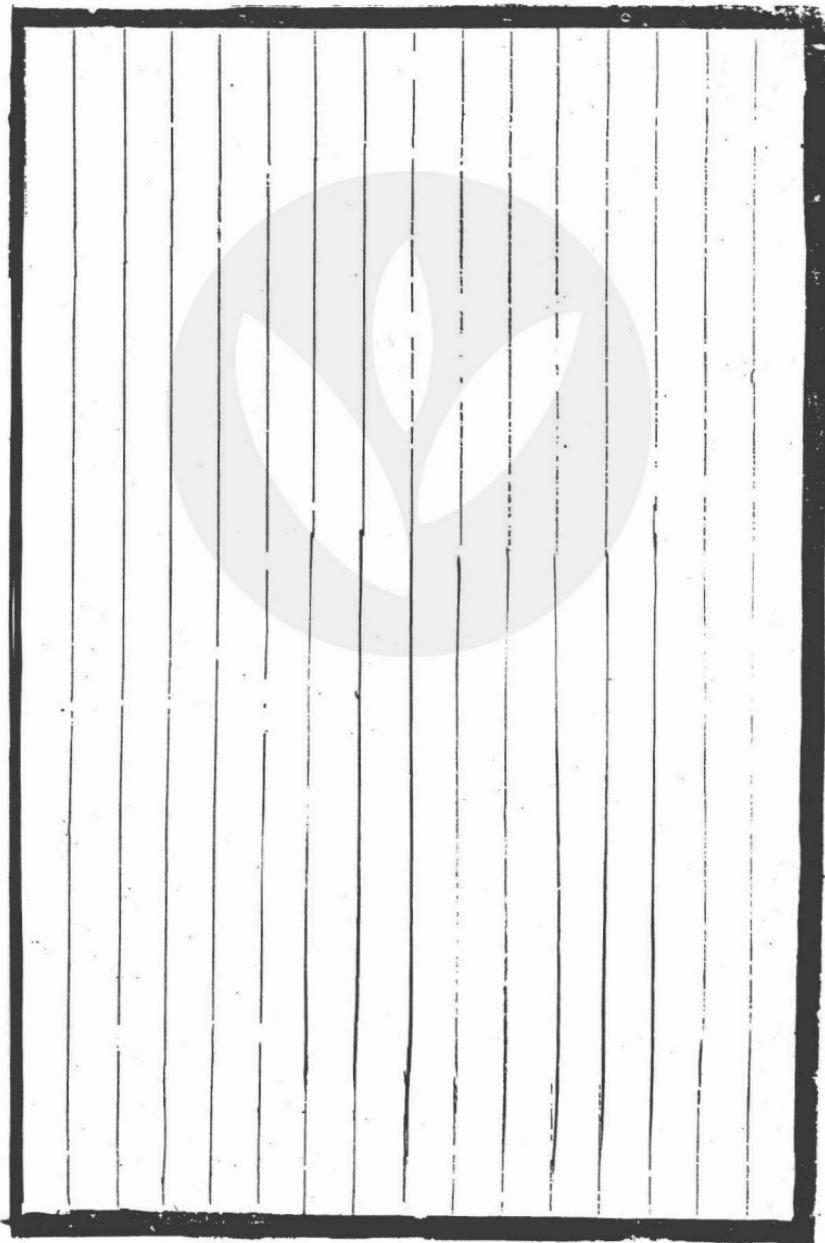
命未數月而病前三日嘗置酒召客時

上賜平定回疆圖與坐客敬觀歡笑竟日病中猶作乞薑詩致何尙書凌漢病已革屬姪孫溥曰吾生平不足於宋史茲事體大欲創述難矣惟屬詞會義一書先人遺意所屬吾心力在此亦數十年幸不死得

予告角巾南歸與汝共成之夫人及公子問所欲言愀然曰

皇上再賞假恩至矣吾不能勉強支厲副

聖恩命也無如何他無所言以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八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臺縣縣丞孫大煥大慶大基曾孫曾璋女七人適魯應祐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寓藻譚蘭祜曹祓公子蘭第以曾亮年家子弟習其事與文告曰將上之太史願有述也謹撰次如右



7419

碑傳集卷末下

貴筑黃彭年編訂